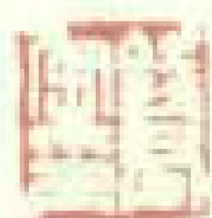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錢君匋題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醫學大成（全套共五十册）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一二,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二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值西學東漸，國內淺見倖進之徒，競尚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絕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值，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眞實之價值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夫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尙達萬種，學者既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尚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札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册；每册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
上海中醫學院

〔宋〕趙義德 衍義

〔清〕周揚俊 註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中國醫學大成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趙義德 衍義

〔清〕周揚俊 註

沈註金匱要略

〔清〕沈目南 編註

原 編 曹炳章

總審定 裘沛然

總審閱 蕭敏材 朱邦賢 沈麗君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值西學東漸，國內淺見倖進之徒，競尚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絕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值，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眞實之價值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夫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尙達萬種，學者既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尚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札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册；每册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
上海中醫學院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提要

宋、趙以德衍義。清、周揚俊補註。陳文述序云。漢張仲景醫理精深。以傷寒一門。爲時病中最要。既作傷寒論。以明傷寒治法。復作金匱玉函經。以爲治雜病之矩矱。爲岐伯、秦越人以後。一人而已。後人註者。以宋、趙以德衍義爲最精。嗣至清代周揚俊又爲之補註。於是本書有如儒者之經。有高密之訓詁。紫陽之集注。其價值可知矣。康熙二十六年。楚撫丁思孔梓於楚南。迄今一百四十餘年。世間鮮有傳本。吳門李君清俊。名醫也。於古人載籍。無所不窺。治症夙有奇效。蓋得自此書之精髓。因思有以公諸同好。而將此書重爲刊行。惟趙以德里籍不詳耳。金匱要略則云明人●但其文筆醇厚。遠非明儒所及。然亦不能以史乘失載而疑之。末有周揚俊附增補方一卷。又附葛可久十藥神書一卷。揚俊且有自序。及各方下附註方義。實爲治虛勞之要書。道光十二年。元和李春泉重刊。長洲葉萬青參校。本集則據養恬齋刻本印行。

葉序

自來學醫者、多講求傷寒。而雜病則略之。蓋傷寒分經論證。蹊徑瞭然。非若雜病之門類繁賾。博綜爲難也。不思仲景氏祖經方而集其大成。傷寒論中一百十三方。皆自雜病方中檢入。故無不可以治雜病。其專治雜病之方。則惟金匱要略一書。神而明之。足以推闡無餘。顧傷寒論。自成無已、韓祇和、龐安時以來。註釋論辨。代不乏人。厥後吾吳周君禹載。彙爲三註。學者益有所鑽仰尙已。金匱有國朝徐彬論註。雖云明顯。要未若宋趙以德之明且詳也。乃周禹載又爲之補其未備。暢其欲言。名曰補註。合衍義而成書。爲金匱玉函經二註。嘉惠後學。可謂仲聖之功臣。惜其書風行未廣。原板旋毀於火。致使學者不能家置一編。良足慨矣。今春余友春泉。見余案頭葉氏醫案存眞。及馬元儀方案。慫恿付梓。因論及此。爲歎息者久之。訪購抄本。苦多魯魚之訛。復爲徧求初印原本。相與昕夕校讎。醵貲重刊。公諸當世。醫林不朽之業也。功豈在周氏下哉。既已樂觀厥成。而積思頓釋。故誌其簡端如此。

道光十二年壬辰仲冬既望長洲葉萬青

陳序

漢、張仲景醫理最精。以傷寒一門。爲病中最要。既爲傷寒論以明治法。復爲金匱玉函經以爲治雜症之矩矱。岐伯、秦越人後一人而已。後之註者。以宋趙君以德衍義爲最精。國朝周揚俊又爲之補註於本書。益加融貫仲景之書。如四子六經。而兩君之註。則高密之訓詁。紫陽之集義也。康熙二十六年。楚撫丁思孔。梓於楚南。迄今百四十餘年。世鮮傳本。吳門李君清俊名醫也。於古人載籍。無所不窺。治症神效。既得此本。思以公諸當世。因爲重付諸剞劂。余之識君也。在嘉慶丙子。適病後左足短二寸。不能着地。君治之兩月而痊。至今將二十年。步履如少壯。道光戊子。余扶病重至漢上。邀君同行。君爲人施診。應手立愈。爲余製藥施人。亦皆靈驗。漢上人至今稱之。蓋君之造詣淵微。立心誠篤所致。今刊此書。猶前志也。昔余弟鴻慶。亦深於醫。與君最契。重刊傷寒活人書。未竟而殂。君議爲竟之。俾與此書並行於朋友之際。可云篤矣。余素不習醫。近以學道。從事三尼。醫世功訣。讀金碧龍虎靈寶畢法諸書。稍知養生之理。因兼讀素問難經傷寒論及是書以相印證。

余謂醫與仙皆非余所及。其理則固能言之矣。趙君不著里籍。金匱要略又云明人。君因欲去序中宋字。余謂舊本不宜輕改。且其文筆醇厚。語多近儒。非明人所及。樸學之士。潛德隱曜。不必以史乘失載爲疑也。若夫道家之書。如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胎息經云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南華經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神將守形。乃可以長生。黃庭經云。寸田尺宅可治生。閉子精門可長活。皆身心性命之主旨。苟能守而行之。風濕寒暑。皆不能侵。留形住世不難。又何雜病之足慮乎。以質李君。知余言之不誣也。

道光癸巳八月錢塘陳文述序於吳門妙香天室

自序

嘗思事不師古。其法不立。師古而不師聖人。其理不精。聖人每於禮樂教養之外。凡可以愛護施民者。無所不至。視人疾痛。如在乃身。故仲景既著傷寒論垂萬世法。而復出其心思著金匱玉函經爲雜證矩範。使天下後世有志此者。於此啓悟。以拯濟斯人。固聖人無已之心。不易之學也。後之學者。若東垣之脾胃。河間之溫熱。丹溪之濕熱。王安道之統論。易思蘭之發明。薛立齋之虛弱。莫不各擅其長。要皆得力於此。今之學者。能稱述諸家。而不知溯流窮源。上稽聖訓。積數十年之敏悟。爲百尺竿頭之進步。終爲淺寡而已矣。然則要略爲雜病方圓之至也。爲方不多。立論殊少。其間推測病由。如六淫之氣。七情之感。腑臟之傷。及湯丸之補泄。氣味之緩急。罔不畢備。有志之士。苟得其二三。已足名世。及觀從來註釋諸家。未能久讀其書。豈能心知其意。又何從闡發其理。邇者程公雲來、徐公忠可。各有疏註行世。已足發揮底蘊。表彰絕業。獨趙以德先生衍義。理明學博。意周慮審。本軒岐諸論。相爲映照。合體用應變。互爲參酌。庶幾大道之明也。惜乎未有梓本。讀者甚

少。更有遺編。註遞頗缺。余購之二十餘載。未得全璧。因不揣疏陋。擬爲補註。又大半採嘉言之議。融會成之。而續貂之誚。知不免也。倘海內君子。有志以斯道自任者。如脈訣、藥性賦、回春入門等書。決不可讀。幸免力於聖論。無自安於苟且。

康熙二十六年秋月吳門周揚俊識於星沙寓中

重刊

金匱玉函經二註目錄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二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二十三至二十五三卷俱有方無論不註因不具載詳金匱要略篇中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一

臟腑經絡先後病脉證第一 論十三首 脉證二條 方一首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可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準此。

〔行義〕經謂五藏相傳者。又是臟氣因邪倂之。邪正相合。發動則有餘。故得傳於不勝也。今乃云肝虛。虛證知其傳脾。然肝虛必弱。弱則必爲所勝者尅。奚能傳於不勝也。藏氣法時論曰。肝欲補急食辛以補之。欲瀉以酸瀉之。今云肝虛之病。補用酸。又奚爲與內經相反也。試嘗思之。金匱首篇之所敍者。由人稟五行氣味以成形。形成則聲色漸著。於是四者日行變化於身形之中。未嘗斯須離也。故列於篇首。以爲治病之規範。此條特明於味者耳。夫陰陽者。在天爲風、寒、濕、熱、燥、火之氣。在地成水、火、金、土、木之形。在人化辛、酸、鹹、苦、甘之味。是故人之五藏從五行生數。配其奇偶。互成體用。天一生水。在體爲精。在氣爲寒。地二生火。在體爲神。在氣爲熱。精與神配。寒與熱配。二者形之始著。自合一奇偶也。天三生木。在體爲魂。在氣爲風。地四生金。在體爲魄。在氣爲燥。魂與魄合。風與燥配。居形生成之中。亦合奇偶。然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偶。以偶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鹹以耎。熱之氣耎。故其味可用苦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酸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辛以散。土兼四時。行無定位。無專性。陰陽冲氣之所生。故其味甘以緩。洪範亦曰。稼穡作甘味之成者

爲體。氣之成者爲用。有諸體而形諸用。故肝木者必收之而後可散。非收則體不立。非散則用不行。遂致體用之偏之氣。皆足以傳於不勝也。偏於體不足者。必補酸以收之。偏於用不足者。必補辛以散之。故補體者必瀉其用。補用者卽瀉其體。因知内經云辛補。爲其用也。仲景云酸補。爲其體也。然仲景之言。亦出内經。内經謂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豈非酸乃肝之本味。以本味補本體。不待言而可知。故正言時論補瀉其用之行變化者。亦不可以爲仲景相反也。又云弱水壯火。使金氣不行。則肝氣自愈者。水乃木之母。火乃木之子。此卽母能令子虚。子能令母實之義。由子尅退鬼賊故也。然不止一法。又有所謂虚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二者之法。常對待而立。爲五行逆順而設。逆行則相勝。順行則相生。治相勝者。則當弱水旺火。治相生者。則當益水瀉火。水能生木。於木虚者。便當補水。水盛則木得受其所生矣。於木實者。便當瀉火。火退則金氣來制。而木平矣。仲景謂肝虚用此。實則不用者。意則在是。觀夫内經治勝復之氣。於既復之後。兩氣皆虚。必補養安全而平定之。使餘之氣自歸。其所屬少之氣自安其所居。初勝之際。其氣爲實。則瀉其有餘。由是以言。仲景此條之意。又未必不

似於斯也。

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藏元真通暢。人卽安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爲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爲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若人能養愼。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腑臟。卽醫治之。四肢纔覺重滯。卽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辛酸甘。不遣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爲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衍義〕此條舉生身之氣而言。所謂五常者。五行經常之氣也。上應列宿。在地成象。名曰剛柔。金、木、水、火、土也。在天無質。名曰陰陽。風、寒、濕、熱、燥、火也。人在氣交中。稟地之剛柔。以成五臟百骸之形。稟天之陰陽。以成六經之氣。形氣合一。神機發用。駕行穀氣。出入內外。同乎天度。升降浮沉。應夫四時。主宰於身形之中者。謂之元真。其外感者。皆客氣也。主客之氣。各有正不正。主氣正則不受邪。

不正則邪乘之。客氣正則助其生長。不正則害之。主氣不正者。由七情動中。服食不節。房欲過度。金刃蟲獸。傷其氣血。盡足以虛之。客氣之不正者。由氣運興衰。八風不常。盡足以虛之客氣傷人。或謂風寒濕熱燥火。但有德化。政令行於時。和則化。乖則變。變則眚。豈獨風能生能害於物哉。今仲景止言風而不及五氣。何也。曰陰陽在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是理。人稟是氣。卽以爲命。受是理。卽以爲性。若仁者乃風木之理。風木乃仁之氣。先儒且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兼統五常之性。其風木者。亦天地生物號令之首。必兼統五常之氣。五氣莫不待其鼓動以行變化。故內經曰。之化之變。風之來也。大抵醫之獨言風。猶儒之專言仁也。內經又曰。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狀。靈樞曰。虛邪不能獨傷人。必因身形之虛而後客之。又云。風寒傷人。自經絡傳入經脈肌肉筋骨。內經內臟。仲景所謂人能慎養。不令邪中。爲內外所因者。蓋取諸此以分表裏者也。非後世分三因之內因也。語同而理異。三因之內因。由七情房室。虛其元真。以致經絡臟腑之氣。自相尅伐者也。

〔補註〕此條首言元真通暢。人卽安和。末言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蓋重陽氣以固

其陰也。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一云腹中冷苦痛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其時者死。其目正圓者。痙不治。又色青爲痛。色黑爲勞。色赤爲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衍義〕青者。肝之色。肝苦急。急則痛。苦冷者。是厥陰挾其腎水爲寒。寒極則陽亡。陽亡則死。微黑者。腎之色也。腎屬水。水停則色微黑而不照。若照者是水勝火而血死。黃者脾之色。脾主土。輸穀氣於上焦以化榮衛。今胸中有寒。穀氣不化。鬱爲胃熱。顯出其黃色。黃爲中焦畜熱。今不謂中焦熱而爲胸中有寒者。乃指其致病之本而言也。白者肺之色。肺主上焦。以行榮衛。榮之色充則面華。不充則面白。知其亡血也。赤爲火色。若非火令之時。加於白色之上。是火重來尅金也。故死。目通於肝。眼皮屬之脾。其肺金不能制木。風木得以自盛。反勝脾肺。是故風急則眼皮歛澀。目爲之正圓。甚則筋強肉重而成痓。痙由木賊土敗。故亦不治。雖然色不可一例取。則又云青爲痛者。與正文義同。黑爲勞者。房勞也。入

房太盛。竭精無度。情火熾而腎水乏。則又與水氣之黑異矣。此屬之火也。火之色雖赤。然是火發於腎水之中。故不赤而反黑。其黑必枯燥。不似水氣之黑。黑而光澤者也。赤爲風者。由熱生風。子令母實故也。黃爲便難者。以中焦熱燥其液。腸胃不潤。是以便難。然是黃色必枯而不澤。所以又謂若鮮明者爲留飲。留飲以津液不行。滯其穀氣化熱致黃也。雖然。同此論也。及考夫內經。其五色又有從觀於面。察於目。謂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皆不死。又謂青如翠羽。赤如雞冠。黃如蟹腹。白如豕膏。黑如烏羽者。是生色也。青如草茲。赤如衃血。黃如枳實。黑如炲煤。白如枯骨。是死色也。又有從五臟分部顏頰鼻頤者。如刺熱篇謂赤色是也。由是推之。五藏善惡之色。更必有隨其氣。顯露其色。各於其所司目脣鼻竅之內外者。蓋仲景欲明望色知病之道。故舉此略耳。

師曰。病人語聲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

〔衍義〕此條舉聽五行之病聲而言。所謂寂然者。欲語而默默處也。夫陰靜而陽躁。此病在厥陰。故好寂然也。厥陰在志爲驚。在聲爲呼。在體爲筋。筋束關節。所

以厥陰之病善驚。在聲爲呼。則知其病在骨節也。喑喑然不徹者。聲出不揚也。蓋肺主氣。膈乃肺之部。宗氣行呼吸入出升降於是焉。語聲之不徹。則知其氣不得升。是心膈之有病也。啾啾者。聲小啾喞也。細而長者。其氣起自下焦從陰則細。道遠則長。蓋是巨陽主氣。少陰與之爲表裏。巨陽有邪。則少陰上從而逆於巔。腎在聲爲呻。陽主躁。故呻吟之聲。從陽變而爲啾喞細長也。巨陽脈在頭。是頭中病。亦仲景特發聽聲察病之一法耳。若更推而廣之。則五音之宮、商、角、徵、羽。五聲之歌、哭、笑、呻、吟之變。皆可求五藏表裏虛實之病。五氣之邪。尤醫者之當要也。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咳。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

〔衍義〕息者。呼氣出粗。類微喘而有聲也。呼出心與肺。今火乘肺。故呼氣奔促而爲息也。搖肩者。肩隨息氣搖動。以火主動故也。其心之經脈掣引也。因心中有堅實之邪。不得和於經脈。故經脈抽掣搖動。息引胸中上氣欬者。胸中脈所主也。宗氣之所在。火炎於肺。則肺收降之令不行。反就燥而爲固澀堅勁。氣道不利。所以上氣出於胸中者則咳也。息張口短氣。肺痿唾沫。此又火炎於肺之甚

者。收降清肅之氣亡。惟從火出。故張口不合也。宗氣亦衰而息短矣。津液不布。從火而爲沫唾矣。此仲景因呼息以爲察病之法。與後條吸對言以舉端耳。然息病屬於內外者。豈止此而已。動搖與息相應者。又寧獨在肩而已。豈無陰虛以火動者焉。如內經謂乳子中風熱。喘鳴息肩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是又在脈別者也。

師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卽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

〔衍義〕穀之精氣。乃分三隧。清者化榮。濁者化衞。其一爲宗氣。留胸中以行呼吸焉。呼吸固資於宗氣。然必自陰陽闔闢而爲之機。於是呼出者。心肺主之。吸入者。腎肝主之。心、肺陽也。腎、肝陰也。若中焦有邪實則阻其升降。宗氣因之不盛於上。吸氣因之不達於下。中道卽還。宗氣不盛則吸微。中道卽還則往來速。速則數。故吸而微數。瀉中焦實則升降行而吸卽平矣。不因中焦實。卽是腎肝之陰虛。根本不固。其氣輕浮。上走脫陰之陽。宗氣亦衰。若此者死日有期。尚可治乎。然則上焦固是主乎呼。下焦固是主乎吸。若陰陽之配合。則又未始有相離

者。故上焦亦得而候其吸焉而心肺之道近。其真陰之虛者。則從陽火而升。不入乎下。故吸促。肝腎之道遠。其元陽之衰者。則因於陰邪所伏。卒難升上。故其吸遠。此屬真陰元陽之病。皆難以治。若夫人身之筋骨血肉脈絡。皆藉陰氣之所成。生氣無所尅。然後得以鎮靜而爲化生之宇。今陰氣憊矣。生氣索矣。器宇亦空矣。惟呼吸之氣往來於其中。故振振動搖不自禁也。若此者。卽內經所謂出入廢則神機化滅是也。故鍼藥無及矣。

師曰。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時色脈。皆當病。

〔衍義〕內經有謂五藏之脈。春弦夏鈎。秋毛冬石。強則爲太過。弱則爲不足。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有胃氣曰平。胃少曰病。無胃曰死。有胃而反見所勝之臟脈甚者。今病微者。至其所勝之時病。又謂五藏之色。在王時見者。春蒼。夏赤。長夏黃。秋白。冬黑。所主外榮之常者。白當肺當皮。赤當心當脈。黃當脾當肉。青當肝當筋。黑當腎當骨。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脈色。可以萬全。其內經之言如此。斯論殆將本於是之節文也。

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爲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此謂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謂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謂至而太過也。

〔衍義〕夫斗建子月中辰。卽冬至節也。節陽至。一之氣卽至。故律管飛灰。候於是日今仲景乃云。冬至後甲子夜半候以至未至者。何歟。殆以天干地支所合節至之日。便名甲子。非直待其眞甲子日至以候氣也。不然假如乙丑丙寅日冬至。兩月後方是甲子。其時始候之乎。考之內經。候氣至不至。有謂四時者。有謂五運者。有謂六氣者。發明詳矣。至四時。則曰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會。六甲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六氣爲一時。四時爲一歲。而各從其治主焉。求其氣之至也。皆從春始。未至而至。此爲太過。則薄所不勝乘所勝也。命曰氣淫。至而不至。此爲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然在脈應春弦夏鈎秋毛冬石。太過者病在外。不及者病在內。在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陽年先天而至。當歲之運。則氣太過。陰年後

天而至當歲之運。則氣不及。與其年和。則非太過不及而平。與司天地氣不和。則勝而報復。復則鬱發待時而作。作則風濕燥熱火寒之氣。非常而暴。在六氣則曰六氣之勝。淸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熱氣大來。火之勝也。燥金受邪。肺病生焉之類。在脈應則曰厥陰之至弦。少陰之至鈎。少陽之至大而浮。太陰之至沉。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危。然候六氣之應。常以正月朔旦平明視之。觀其位而知其所在。而其至則從運之先天後天也。由是觀之。仲景言四時之定法者。若遇氣運加臨主位。則必將奉天政之寒溫。雖與四時氣有反者。難爲逆時也。候同也。且經曰。主勝逆。客勝從。又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此又不在獨守四時之氣。而參之以運氣者矣。

師曰。病人脈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裏。腰痛背強。不能行。必短氣而極也。

[衍義] 脈浮爲虛。關前屬陽。主表。關後屬陰。主裏。所謂表者。以足太陽言也。裏者。以足少陰言也。一府一藏。是其表裏所合。其太陽經自足從背至項腰者。腎府

也。是故表病則背強不能行。裏病則腰痛短氣而極少。雖然。寸尺脈浮。非一經一病之可盡。今獨出此病。何也。大抵用表裏而言病。必舉太陽腎爲例。蓋太陽是諸陽之屬。凡受邪必自此始。腎是治內之主事。書獨言此例以推之。

問曰。經云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此爲有陽無陰。故稱厥陽。

上言陽虛。此言亡陰。

〔衍義〕厥者。猶極也。獨行無陰與配也。王冰註內經一水不勝五火。謂五藏厥陽也。經又謂六陽幷至。謂之至陽。又云至陽盛。地氣不足。由是觀之。火卽陽也。至陽。卽厥陽也。獨行。獨幷至也。皆是陰不足而陽盛之極者也。

問曰。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爲實。滑則爲氣。實氣相搏。厥氣入藏卽死。入府卽愈。此爲卒厥。何謂也。師曰。脣口青。身冷。爲入藏。卽死。如身和。汗自出。爲入府。卽愈

〔衍義〕沉、陰象也。滑、陽象也。陰主血。陽主氣。邪在於血則血實。邪在於氣則氣實。故血實者脈沉。氣實者脈滑。邪盛者脈大。五藏治內屬陰。主藏精宅神。今血氣幷其邪而入。堵塞於藏。身之精氣不行。神機化滅。升降出入之道皆絕。榮絕則脣口青。靈樞曰。是厥陰氣絕則脣青。夫六府治外屬陽。主傳用水穀之氣。充乎

内外者也。今血氣幷邪入於府。府陽動不比藏之陰靜。靜者得其邪則因而堵塞不行。動者邪雖入。終不能久閉其氣道。何則。爲在内之神機。應乎外主養榮衞之氣。則散行於表而身和。和則腠理開。邪散而汗自出。榮衞之氣行。故愈矣。此仲景舉陰陽藏府之大端如此。至若厥病多由。難以槪論。内經曰。血氣幷走於上。則爲大厥暴死者。其上非膻中三焦之府者乎。而乃以氣反則愈。不反則死。又如邪客五絡。狀若尸厥者。以通脈絡爲治。非頭面諸脈證爲難槪論也。

問曰。脈脫入藏卽死。入府卽愈。何謂也。師曰。非爲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卽死。

〔衍義〕脫者去也。經脈乃藏府之隧道。爲邪氣所逼。故絕氣脫去其脈而入於内。五藏陰也。六府陽也。陰主死而陽主生。所以入藏卽死。入府卽愈而可治。非惟藏府之陰陽然也。凡内外陰陽之邪毒出入表裏者。皆然也。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五藏病各有十八。合爲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爲一百八病。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淸邪居上。濁邪

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槃飪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風中於前。寒中於暮。濕傷於下。霧傷於上。風令脈浮。寒令脈緊。霧傷皮腠。濕流關節。食傷脾胃。極寒傷經。極熱傷絡。

〔補註〕此總內經所著之病而爲之分陰陽。悉表裏。合上下內外以立言。庶幾經絡明。府藏著。所因顯。不致散而難稽也。如三陽在外病頭痛等六證。則各有所行之經。各顯本經之證。三而六之。非十八乎。而三陰之在裏者亦然。五藏各有十八。合計爲九十病。其爲病則於靈樞論心脈爲瘈瘲。班班可考矣。若六府則何如。府居內而實合於經者也。故言府者取諸合。如胃合三里。大腸合巨虛上廉。小腸合巨虛下廉。三焦合委陽。膀胱合委中央。膽合陽陵泉。故邪之在府者合外於經。其受患爲淺。而欲散不難。不若五藏之深且甚焉。故曰微也。其爲病。內經有分屬。仲景括爲一百八病。蓋因府之六以爲數也。凡此共二百三十四病。統內外而言之也。乃專爲內因者。如所謂五勞。即視久傷血等云云也。夫行立坐臥。俱不可強。乃至久者。必迫於所不得已也。其爲傷孰甚焉。然後知人之有體。固有以用之也。不用則體爲不運。然使過於用。則體亦太勞而失所養矣。

若七傷。則太飽傷脾等云云也。夫五藏各有所司。苟無以節之。或貪於可欲之事。或任其性氣之偏。皆足害其和。而況形爲外之氣侵。志爲內之情動。乎至極者。又各極其偏之謂也。氣血也。肌肉也。筋骨也。精神也。相均始爲無弊。設有過則必有不及者矣。婦人三十六病。瘕居十二。謂月不應期。而所下之物。不一色也。夫婦人爲陰。其痛屬腰半以下居多者。以衝督任三脈之病。有九痛也。七害五傷三因。各詳於經。共爲三十六病焉。然則人之病也。邪有以中之也。明乎所中之邪。則此邪非彼邪。從可識矣。人之一身。上下表裏盡之矣。而所謂淸濁大小邪者。一爲霧露。一爲地濁。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百病之長。傷人之陽。肅殺之氣。傷人之陰者是也。從口入者爲內傷。亦足使人發熱腹痛。喘嘔脹滿。不去其陳、而致新。不足以爲功。然邪之本於外中者。因乎六氣。乃仲景以爲五邪。如風、寒、濕、霧、熱。而遺燥之一氣。豈非以風寒與火。皆足以成燥。則燥本非一致。而其情已兼三氣之內歟。夫風之傷人。三時俱有。若寒必於冬。故云暮。其脈證詳於傷寒論中矣。而仲景復詳於此者。以其統論病之陰陽。不可不言天地之陰陽。分論人之五藏。不可不言所淫之五邪。蓋五氣之勝在天地。五行之不足

在人也。故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也。

問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謂也。師曰。病醫下之。續得下利淸穀不止。身體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體疼痛。淸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也。

〔補註〕先表後裏者。不易之法也。乃有救裏先於表者。豈無謂乎。答曰。攻表者。正以裏爲急也。邪在表。苟不依法治之。將延遲時日。勢必內入而大患。醫乃不明此理。下之或早或重。遂使下利淸穀。至於不止。則裏已急矣。表證雖在。法當救裏。裏和而表未解。仍當救表。此亦一定之法也。然仲景何以不言所以救之之法耶。而四逆以佐正桂枝以退邪。已詳於太陽篇中矣。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當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也。

〔補註〕痼疾。謂病已沈痼。非旦夕可取效者。卒病。謂卒然而來。新感而可取效於旦夕者。乘其所入未深。急去其邪。不使稽留而爲患也。且痼疾之人。正氣素虛。邪尤易傳。設多瞻顧。致令兩邪相合。爲患不淺。故仲景立言於此。使後之學者。知所先後也。

問曰。五藏病各有得者愈。五藏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爲病。病者素不應

食。而反暴思之。必發熱也。婁全善作暴食之

〔補註〕五藏配五味。理之正也。言理之自然。而見其性焉。即以見其情焉。何也。如仲景言藏之各得者。得其性之近也。內經則言欲非以其情乎。仲景言所惡。亦以其性也。而復云不喜。亦即內經之所云苦非以其情乎。然則五藏既各有性。則惟遂其性而情始洽焉。斯病者愈矣。使拂其性而所惡乘之。則情抑而爲病。固其常也。雖然。肝欲酸。喜其收也。又云肝欲辛。又喜其散。五臟皆然。豈其欲本有相反者耶。殊不知木曰曲直。曲直作酸。酸以固其體也。木喜條達。實近於散辛。以益其用也。天下無體不立。無用不生。體用得而自和矣。論如肝惡風。木性不喜動也。而木又自足生風。風性急。木失其養。足以生之。故又云肝苦急也。苦急而肝病矣。經謂急食甘以緩之。則病可愈。假使忽思食苦。是反得子助。而氣爲有餘。則發熱可必。他藏如之。故五味得其平。則足以相養。而無偏勝之患。四時合於正。則各以相生。而無不足之虞。此在人之善調之也。

夫諸病在藏。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猪苓湯。餘皆倣此。

〔衍義〕此概言諸病在藏之屬裏者。治法有下之、泄之、奪之、消之、溫之、寒之、和之以

平之。各量輕重。從宜施治。務去其邪。以要其正。故引渴病以比類之。而是證之用猪苓湯。見卷十三消渴證中。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二

痓濕暍病脉證第二　論一首脉證十二條方十一首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痓。

〔補註〕此論痓病也。非傷寒也。非寒而何得以太陽目之。以其頭痛腰脊痛。與太陽傷營不異。故以太陽定之。然既曰太陽。又何以名痓。其角弓反張。正內經之所謂痓也。痓亦爲寒因。故寒鬱面熱。氣閉皮毛。汗無由出。全是傷營本證。所異者。止是不惡熱而反惡寒爾。其所以反惡寒者。何也。因其人先傷於濕。後復感寒。兩陰相合則寒。雖發熱。終爲濕氣挾持。經絡筋節之間。閉而不宣。一身之陽。

鬱抑而不外越。故身卽熱而情則惡寒也。又濕在筋節。則寒爲所持。遂流連而不得去。正氣阻滯。邪氣獨留。又安望其屈伸如故。轉運無礙乎。角弓反張。有由來也。名曰剛者。寒氣堅勁。性使然也。後諸名家。惟王海藏得之。以擴仲景之意。謂三陽太陰皆病痓。項背反張屬太陽。若低頭視小。手足牽引。肘膝相搆。陽明痓也。若一目或左右斜視。幷一手一足搐搦者。少陽痓也。若發熱腹痛脈沉細者。太陰也。此論固善矣。惜其不及少陰厥陰。以全三陰之痓。豈二藏之經。不爲內外之強。有類於太陰者乎。且靈樞曰。足少陰之筋。循脊內挾脊上至項。與足太陽筋合。其病在此。爲主癇瘈及痓。在外陽病者。不能俛。在內陰病者。不能仰。此非少陰之病痓者乎。況厥陰肝臟主筋。又豈有風寒過甚。猶不自傷其筋。以致其筋緛短者耶。是可觸而悟矣。

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名曰柔痓。

〔衍義〕是症亦出傷寒論中。註謂太陽病。發熱汗出爲表虛。則當惡寒。其不惡寒者。爲陽明病。今發熱汗出而不惡寒者。非陽明症。則是太陽中風。重感於濕。爲柔痓也。表虛感濕。故曰柔痓。卽上條所引內經爲表裏兼濕內攻。大筋緛短。小

筋弛長之痓也。所謂柔痓者。非不強也。但剛痓強而有力。柔痓強而無力爲異爾。

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痓。爲難治。

〔衍義〕此條嘗出傷寒論痓病篇。彼不言難治。於是成無已止註其重感於濕。意殆以沉而細。係寒濕之本脈。故不言其難治。設不因寒濕之邪。而沉細見於太陽發熱之表病則是陽病見陰脈。誠爲難矣。若朱奉議以痓病脈盡沉遲弦細者非也。如脈經云。脈沉細名曰陽中之陰。少氣陰氣不通爲痓病發熱者。殆與此無少異爾。

〔補註〕太陽、陽經也。發熱、陽證也。何以知爲痓。以有或剛或柔之證見也。脈沉與細。陰脈也。沉爲少陰本脈。而復不能鼓之使顯。乃有如絲者來去其間。則是無陽中又屬陰虛矣。何也。惟無陽令沉。無陰因細也。陽症陰脈。豈易治乎。嘉言爲難治。初非不治。比類而觀。則仲景少陰例中。原有麻黃附子細辛湯之法。余以爲不可也。蓋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以脈沉是本。而發熱爲標。是少陰兼太陽之表。猶易爲力也。若夫太陽顯少陰之脈。有不難爲功者乎。況較少陰更多一

細乎。雖然。後條太陽病。脈亦沉細。何以不云難治。以有濕也。濕不但細宜。即沉并宜矣。然則又何以知其病之非濕乎。濕必流於關節。今關節無疼痛。故知之。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痙。

〔衍義〕成無已註傷寒論。謂發汗太多則亡陽。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陽微不能養。則筋脈緊急而成痙。雖然。發汗之陽。陽亡寒起。致緊急而爲痙。固也。然發汗復爲痙者。難以緊急概言。發汗必用辛熱之劑。汗雖出。熱不爲汗解。反得辛熱之劑以助之。熱愈甚而拘攣。其筋脈亦有之。又如傷寒論中有云。傷寒頭痛。翕翕發熱。形象中風。常微汗出。自嘔者。不可發汗。發汗則成痙。身強難以屈伸。註云。傷寒當無汗惡寒。今頭痛發熱。微汗自嘔。則傷寒之邪傳而爲熱。欲行於裏。若發汗則虛其表。熱甚經絡。熱歸風生。故身強直爲痙。

夫風病。下之則痙。復發汗。必拘急。

〔補註〕筋者肝之合。脈者心之合。風內應於肝。外應於筋。熱內應於心。外應於脈。是故風病而成熱者。其邪氣即以應筋脈。若更下之。則虛其陰。復汗之。則虛其陽。陰虛則榮血微。筋無養而成痙。陽虛則衛氣衰。脈無養而拘急。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痙。

〔衍義〕此條亦見傷寒註。謂表虛聚熱則生瘡。瘡家自疼。如傷寒不可發汗。發汗則表愈虛。熱愈甚。虛熱生風。故變痙也。雖然瘡已。以其熱從腠理開。汗出而散之可也。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痙病也。若發其汗者。寒濕相搏。其表益虛。卽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脈如蛇。一云其脈滄滄。

〔衍義〕傷寒註曰太陽中風。重感寒濕。乃變爲痙也。身熱足寒者。寒濕傷下。時頭熱面赤目赤。風傷於上也。頭搖者。風主動也。獨頭搖者。頭爲諸陽之會。風傷陽也。若純傷風者。則一身盡動搖。手足搐搦。此皆內挾寒濕。故頭搖也。口噤者。寒主急也。卒口噤者。不常噤也。有時而緩。若風寒相搏。則口噤而不時開。此皆加之風濕。故卒口噤也。也風寒客於足太陽。故筋脈拘急。頭項強。背反張也。此症出傷寒論中。其衍文者。無發其汗已後二十五字。

愚按金匱有此。則所重者。正在此二十五字矣。豈可無以註之乎。故謂痙病之發其汗者。誤也。誤則陽氣徒虛。而邪不復出。且反以動其濕而濕不去。兩相搏

聚。蒂固根深。遂使衛氣更虛。較之未汗前之惡寒。爲尤甚矣。試言其脈。則因誤汗。逼令真陽脫入濕中。所以形容其如蛇也。言脫出之陽。本疾急親上。輕矯若龍。爲濕氣所紐。則遲滯如蛇之象。儘力奔迸。究竟不能奮飛矣。此脈之至變。義之至精者也。

暴腹脹大者。爲欲解。脈如故。反伏弦者痓。

〔衍義〕肝在五行爲木。在六氣爲風。所勝之者燥金。不勝之者爲濕土。若金旺則木受制而鬱矣。木鬱必發。發則從火。過其所不勝之中土。故脾土得木火而腹爲暴脹大。如內經所謂厥陰在泉者腹脹。與諸腹脹大皆屬於熱者同類也。是故以腹之暴脹。因知木之鬱於脾者也。已出之脾而木氣行矣。火與俱而燥金之氣退矣。金退木行。故曰欲解。解則其脈行。應脈大。今不浮大而如故。反伏弦者。則是風猶鬱在肝而自病。其所合之筋脈已成痓矣。此條暴脹之先。不見敍症。遽曰欲解。必有所解之病在也。

夫痓脈。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一作築築而弦

〔衍義〕痓病由風寒互爲之。重感於邪。寒脈則緊。風脈則弦。是本脈也。脈經謂直

上下行者。督脈也。見之則大人癲。小兒癇。二者盡爲背反張。由督脈與太陽合。行於脊裏相引而急。故顯出督脈之象也。今痙強無異於癲癇之背反張者。是亦相干於督脈。而見其上下行之象矣。

痓病有灸瘡。難治。

〔衍義〕痓病有風熱燥急其筋骨。不當復灸以火。且助火深入。風熱得之。愈固而不散。所以難治。

脈經云。痓家其脈伏。堅直上下。

〔衍義〕內經謂脈沉而堅。病在中。今所伏非沉者歟。堅非如腎之彈石者歟。此兩條出脈不出症。殆爲前條明其表。此見其病在內外。如內經之柔痓骨強之類也。

太陽病。其症備。身體強几几音如然。脈反沉遲。此爲痓。栝蔞桂枝湯主之。

栝蔞桂枝湯方

栝蔞根二兩　桂　枝三兩　芍　藥三兩　甘　草二兩

生　薑三兩　大　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取微汗。汗不出。食頃啜熱粥發。

〔衍義〕謂太陽病。其症備。是何症之備也。大抵太陽經脈。自足上行。循背至頭項。此是其所過之部。而爲之狀者。皆是其症也。考之傷寒論有謂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然。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亦是其一也。正與此同。而少異者。彼以汗出惡風。其脈必浮。此言脈沉遲。必汗不出。不出則亦不惡風。故不加葛根而加栝蔞根。俱是益津和血養筋之劑。彼之几几然。項背強。雖未至於痙。然經脈已拘急。不利於運動。故用葛根之甘。行陽從表分衞中。以生津液。和其經脈。沉遲。汗必不出。不出則亦不惡風。則是病在表之榮血分。榮血陰也。其體沉。其行遲。所以脈應其象。外息於寸口。內不養於筋經。故痙強之病作焉。所以栝蔞根味苦入陰。用以生榮血。益陰分津液。養其筋經者爲君。桂枝之辛以散。芍藥之酸以收。一陰一陽。在裏在表者爲臣。甘草、薑棗合辛甘之味。行脾之津液。而和榮衞者爲使。立方之旨。其在斯歟。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能語。欲作剛痙。葛根湯主之。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芍藥二兩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湯法將息及禁忌。

〔衍義〕按傷寒論中有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註曰。輕可去實。以中寒表實。故加麻黃葛根以祛風。桂枝湯以和表也。今以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能語。欲作剛痙者。亦用之何也。蓋太陽欲入傳陽明。然陽明不受邪。故氣逆上衝胸。而陽明筋脈內結胃口。外行胸中。過人迎。環脣口。以其經多氣多血。胸中肺部也。上焦主分布津液。行水道。今太陽與陽明熱幷胸中。故水道不行則小便少。津液不布則無汗。人迎在結喉兩旁。近會厭發聲機關之處。由陽明所過筋脈。遇所幷之熱。遂攣急牽引。以口噤不能語。欲作剛痙。胸中近表。論其在上。則屬太陽。論其居前。則屬陽明。宜乎是方治其兩經之病也。何以言之。蓋葛根本陽明經藥。能生津出汗。行小便。解肌。易老云。太陽初病。未入陽明。不可便服葛根。是引賊破家也。又云。用此以斷太陽之路。即是開發陽明經

氣。以卻太陽傳入之邪也。故仲景治太陽、陽明合病。桂枝湯加麻黃、葛根也。

痙爲病。上一本痙字有剛字胸滿口噤。臥不著蓆。脚攣急。必齘齒。可與大承氣湯。

大承氣湯方

大　黃四兩酒洗　厚　朴半斤炙去皮　枳　實五枚炙　芒　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煑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煑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一二沸。分溫再服。得下。止服。

〔衍義〕此傳陽明風熱之深者也。無己謂傷寒症。以陽明入府。腹滿者下之。而胸滿者未深入。猶帶表邪。所鬱陽氣不宣故爾。非汗卽吐。然而未論及此痙病之胸滿也。胸滿豈可一概而言帶表乎。有表則屬表。有裏則屬裏。若此背不著蓆。齘齒與項肩強口噤之屬表者不同。由熱入甚深之所致。故此言胸滿。亦熱之極也。況風熱燥爍津液。陰血消亡。至於下焦屬陰之筋脈皆攣急矣。然其熱入深者。非苦寒鹹下之不足以除其熱。救其陰。夫傷寒病瘈瘲者。以熱生風而搐。尚爲難治。況此甚於搐者。非下之不能療也。然亦有不治者。若靈樞熱而痙者死。腰折瘈瘲齒齘也。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沈而細者。(一作緩)此名濕痺。(玉函云中濕)濕痺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衍義〕此症出傷寒論註云。霧傷皮腠。濕流關節。疼痛而煩者。濕氣內流也。濕同水也。脈沉而細者。水性趨下也。痺、痛也。因其關節煩疼而名曰濕痺。非脚氣之痺也。內經曰濕勝則濡泄。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濕氣內鬱勝也。但當利其小便。以宣泄腹中濕氣。故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雖然。大抵此爲小便通陽氣。行水道。今爲濕氣內勝。陽氣被鬱。故小便不利。利之則陽氣行。雖在關節之濕。亦得宣泄矣。設小便利已。而關節之痺不去。必又自表治之。

濕家之爲病。一身盡疼。(一云疼煩)發熱。身色如熏黃也。

〔衍義〕此症見傷寒註曰。色黃如橘子色者。陽明瘀熱也。此身色似熏黃。即非陽明瘀熱者。梔子柏皮主之。爲表裏有熱則身不疼痛。此一身盡痛。非傷寒客熱也。知濕邪在經而使之。脾惡濕。濕傷則脾病而色見。是以身發黃者。爲色黃如煙熏。非正黃色也。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一云利)

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中有寒。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衍義〕按傷寒論成無己註曰。濕家有風濕。有寒濕。此寒濕相搏者也。濕勝則多汗。傷寒則無汗。寒濕相搏。雖有汗而不能周身。故但頭汗出也。背、陽也。腹、陰也。太陽之脈。挾脊抵腰。太陽客寒濕。表氣不利而背強也。裏有邪者。外不惡寒。表有邪者。則惡寒。欲得被覆向火者。寒濕在表而惡寒也。若下之蚤。則傷動胃氣。損其津液。故致噦而胸滿小便不利。下後裏虛。上焦陽氣因虛而陷於下焦。爲丹田有熱。表中寒乘。而入於胸中。胸中有寒。故使舌上生白胎滑。藏燥則欲飲水。以胸中客寒濕。故不能飲。而但口燥煩也。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一云不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衍義〕傷寒論註曰。本是後條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黄加朮四兩發其汗。妄下之。因致此逆。蓋逆則真陽自上越。陰自下脫。其額上汗出微喘者。陽之越。小便利與下利不止者。陰之脫也。陰陽離決。必死之兆也。自此而推之。下之雖額上汗出微喘。若大小便不利者。是陰氣不退。而陽之根猶在也。下之雖大小便利。若額上無汗出與喘。是陽氣不越。而陰之根猶在也。則非離決。可以隨其虛而救

之。

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蓋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

〔衍義〕按傷寒論註是條。曰。值天陰雨不止。明其濕勝也。內經曰。陽受風寒。陰受濕氣。又云。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風濕相搏。則風在外而濕在內。汗大出者。其氣暴。暴則外邪出而裏邪不能出。故風去而濕在。汗微微而出者。其氣緩。緩則內外之邪皆出。故風濕俱去也。

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脉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脉經云病人喘而無濕家病以下至而喘十三字）

〔衍義〕按傷寒論是條。註曰。病有淺深。症有內外。此則濕氣淺者也。何以言之。濕家不云關節煩疼。而云身上疼痛。是濕氣不流關節。而外客肌表也。不云發熱身似熏黃。復云發熱面黃而喘。是濕不干於脾。而薄於上焦也。陰受濕氣。則濕邪爲深。今頭痛鼻塞而煩。是濕邪客於陽而不客於陰也。濕家之脉沉細爲濕

內流。今脈大者。是濕不內流而在表也。又以自能飲食。胸腹別無滿痞。爲腹中和無病。知其濕氣微。但內藥鼻中。以宣通頭中寒濕。是註其理明且盡矣。若夫脈經之無身上疼痛十三字。豈無其說乎。頭痛鼻塞。其痛在頭。身上疼痛發熱。其病在經脈。內藥鼻中者。爲去頭中寒濕。故減十三字爾。然則三陽經皆上於頭。太陽與陽明。俱到鼻頞。今頭上寒濕而鼻爲之塞也。則二經脈皆不通。鬱而發熱。身無疼痛。內藥鼻中。頭上之濕散。則二陽之經脈行。而病可盡愈矣。

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愼不可以火攻之。

麻黃加朮湯方

麻　黃二兩去節　桂　枝二兩去皮　甘　草一兩炙　杏　仁七十個去皮尖

白　朮四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

〔衍義〕此爲氣濕之邪。蓋邪者濕與寒合。故令人身疼。大法。表實成熱。則可發汗。無熱。是陽氣尙微。汗之恐虛其表。今是症雖不云發熱。而煩已生。煩由熱也。所

以服藥不敢大發其汗。且濕亦非暴汗可散。故用麻黃湯治寒。加朮去濕。使其微汗爾。然濕邪在表者。惟可汗之。不可火攻。火攻則增其熱。必有發痓之變。所以戒人慎之。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名風濕。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水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方

麻黃（去節半兩湯泡）　甘草（一兩炙）　薏苡仁（半兩）　杏仁（十個去皮尖炒）

右剉麻豆大。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煮八分。去滓。溫服。有汗微避風。

〔衍義〕按傷寒論註曰。身盡疼痛。濕也。發熱日晡而劇者。風也。若汗出當風而得之者。則先客熱而後感風。若久傷取冷得之者。則先傷風而後中濕。註文若是。其謂日晡而劇爲風者。則義未了。予按內經太陰陽明論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脉也。外合肌肉。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所以風濕客之。則一身肌肉盡痛。夫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陽氣生。屬少陽。日中陽氣隆。屬太陽。日西氣門內閉。屬陽明。是故陽明之氣。主乎申酉。所以日晡而劇也。方用麻黃治寒濕取汗

爲主。杏仁利氣。薏苡仁除風熱濕痺爲臣。甘草和脾胃解肌肉爲使。

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

防己黃耆湯方

防己一兩　甘草半兩炒　白朮七錢五分　黃耆一兩一分去蘆

右剉麻豆大。每抄五錢匕。生薑四片。大棗一枚。水盞半。煎八分。去滓溫服。良久再服。　喘者加麻黃半兩。胃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　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　服後當如蟲行皮中。從腰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腰下。溫令微汗差。

〔衍義〕此症風濕。皆從表受之。其病在外。故脈浮汗出。凡身重有肌肉痿而重者。有骨痿而重者。此之身重。乃風濕在表。故不作疼。虛其衛氣而濕著爲身重。由是以黃耆實衛。甘草佐之。防己去濕。白朮佐之。然則風濕二邪。獨無散風之藥何耶。蓋汗多知其風已不留。以表虛而風出入乎其間。因之惡風爾。惟實其衛。正氣壯。則風自退。此不治而治者也。若其有喘者。濕中兼寒也。則加麻黃以散之。若風內應肝木。傷其胃中不和者。則加芍藥以瀉之。芍藥味酸。能自土中瀉

木。若氣上衝者。則加桂枝以散其逆。若下有陳寒者。謂下焦肝腎之分。則加細辛以溫之。細辛散裏之表藥也。服後云云者。方中令作一段。然考之當在下有陳寒加細辛之後。連爲一段。何則。細辛佐防己去寒濕。黃耆實表。表尙全實。則濕不退。所以皮中如蟲行。表實未全。則陽氣未周。於是從腰以下。其陳寒者猶得如冰。必以被令溫。助接其陽。使之微汗。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大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四兩去皮　生薑三兩切　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分溫三服。

白朮附子湯方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兩炙　生薑一兩半切

大棗六枚

右五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分溫三服。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蝟狀。勿怪。卽是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爾。

〔衍義〕按是症亦出傷寒論。其註曰傷寒與中風。至八九日。邪氣多在裏。必不苦疼痛。今日數多。復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者。風濕相搏也。煩者風也。身疼不能自轉側者濕也。脈浮虛爲風。濇爲寒濕也。不渴不嘔。裏無邪也。風濕俱在經也。與桂枝附子湯。以桂枝散表之風。附子逐經中之濕。小便利。大便堅。爲津液之不足。桂枝發汗。走津液。故去之而加白朮。雖然自病而察藥。自藥而察病因知身之不能自轉側者。非惟濕邪所致也。亦爲陽氣不充。筋脈無養。故動之不能也。欲去陽氣不充之濕者。必以辛熱氣味之藥。則可補其陽而逐其濕。與治傷寒同法。是症之用附子者殆此歟。於是雖大便堅而不爲微結者亦用之。如後條身疼不能屈伸。用附子甘草湯治者。亦此意。不然身疼脈浮。爲病在經。又不言其有汗。必取汗而解。乃云其服藥如蝟者。得非陽虛不勝夫邪藥之相逐而然歟。

〔補註〕傷寒至八九日。亦云久矣。既不傳經。復不入府者。因風濕持之也。所顯外

症煩疼者。風也。不能轉側者。濕也。不嘔不渴者。無裏症也。其脈浮虛而濇。正與相應。然後知風濕之邪在肌肉而不在筋節。故以桂枝表之。不發熱爲陽氣素虛。故以附子逐濕。兩相綰合。自不能留矣。然在經曰傷於濕者。必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今其人與此相反者。知膀胱之氣化無傷。而胃府之津液已耗也。又安取於桂枝之散布乎。加白朮者。所以安胃也。然白朮性燥。仲景何以復燥其結耶。殊不知內已結者。邪入必易。況外無熱症。必濕多風少可知矣。設濕氣內入。將有初鞕後溏之慮。故用朮草以和中氣。仍薑附以驅外邪。略轉易間。便是因人而施之大道也。然則人病何常。精神不等。仲景又何能逐一以相告耶。

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甘草附子湯方

甘　草二兩炙　附　子二枚炮去皮　白　朮二兩　桂　枝四兩去皮

右四味。以水六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服六七合爲妙。

〔衍義〕此亦出傷寒論。其註曰。風則傷衞。濕流關節。風濕相搏。而邪亂經。故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也。風勝則衞氣不固。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爲在表。濕勝則水氣不行。小便不利。或身微腫。爲濕外薄也。此湯散濕溫經固衞。觀夫此方與前意同。但此不用薑棗爲汗出更不發之。白朮以去濕取汗。益短氣也。

〔補註〕此條方是風行於皮毛關節之間。濕流於腠理筋骨之際。阻遏正氣。不令宣通。遂致痛不可近。不得屈伸。此其徵也。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邪風襲入而中。衞之正氣俱虛也。小便不利。身微腫者。中外爲濕所持。而膀胱之化不行也。安得不以甘朮和中。桂附去邪耶。然此症較前條更重。且裏已受傷。曷爲反減去附子耶。前條風濕尙在外。在外者利其速去。此條風濕半入裏。入裏者妙在緩攻。仲景正恐附子多則性猛且急。骨節之竅未必驟開。風濕之邪豈能托出。徒使汗大出而邪不盡爾。君甘草者。欲其緩也。和中之力短。戀藥之用長也。此仲景所以前條用附子三枚者。分三服。此條止二枚者。初服五合。恐一升爲多。宜服六七合。全是不欲盡劑之意。學者於仲景書有未解。卽於本文中求之。

自得矣。

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卽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其汗。則惡寒甚。加溫針。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衍義〕按是症亦出傷寒論。其註曰。病有在表。有在裏。有表裏俱病者。發熱惡寒。身重疼痛者。表中暍也。脈弦細芤遲者。中暑脈虛也。小便已。洒洒毛聳。手足逆冷者。太陽經氣不足也。小有勞。身卽熱者。謂勞其陽氣而暍卽發也。口開前板齒燥者。裏有濕也。口開爲喘暍也。以喘暍不止。故前板齒乾燥。若發汗以去表邪。則外虛陽氣。故惡寒甚。若以溫針助陽。則火熱內攻。故發熱甚。若下之以除裏熱。則內虛。而膀胱燥。故淋甚。註雖已解過治之失。於當救之道則未明。予嘗思之。此症屬陰陽俱虛。脈弦細者。陽虛也。芤遲者。陰虛也。所以溫針復損其陰。汗之復傷其陽。此症惟宜甘藥補正。以解其熱爾。卽靈樞所謂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補陰則陽脫。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剛劑。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　母六兩　石　膏碎一斤　甘　草一兩　粳　米六合

人　參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煑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衍義〕此症亦出傷寒論。其註云。汗出惡寒身熱而不渴者。中風也。汗出惡寒而渴者。中暍也。然而未有明其至理者。蓋此但言中風初得表症。與自汗出身熱惡寒相似。獨以渴不渴爲辨爾。吁、豈謂中風終無渴者耶。若傷寒中風。則皆有背微寒。與時時惡風而渴者矣。亦以白虎人參湯治之乎。夫此症汗出惡寒。身熱而渴。豈不與彼證所同者哉。蓋此證爲令火之氣。酷其金。肺主氣者也。肺傷則衞氣虛。然太陽膀胱。屬水主表。肺金之子也。母虛而子亦不足。衞虛表不足。由是汗出身熱惡寒。內經曰。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膈消則渴也。皆相火傷脈之所致。此可知其要在救肺也。石膏雖能除三焦火熱。然仲景名白虎者。爲石膏功獨多於淸肺。退肺中之火。是用爲君。知母亦就肺中瀉心火。滋水之源。人參生津。益所傷之氣而爲臣。粳米、甘草補土。以資金爲佐也。

太陽中暍。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

一物瓜蒂湯方

瓜　蒂二十個

右剉。以水一升。煑取五合。去滓頓服。

〔衍義〕此證嘗見傷寒註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身熱脈微弱者。暍也。身體疼痛者。水也。夏得暑熱。以水灌洗而得之。一物瓜蒂散服之。嘗觀仲景暍病。惟出三證。豈偶然哉。舉其端。將爲後世準繩。一者明其表裏俱虛。一者言其暍中表之熱。而此言外邪鬱令火而成中暍也。若是邪鬱令火。比類而推其因。殆有不可勝言者焉。如取風涼者。感霧濕者。食生冷者。素有積熱者。陰血素虛不勝夫熱者。宿邪感動者。處陰地者。凡是之因。皆足以鬱其令火。爲中暍之病。或輕或重。或表或裏。或虛或實。隨證發現。若論其治邪退熱。較量權衡。又可一言盡哉。諸集類方論。徒多其證。聚其方。未有明言其脈證屬於何因。害於何經。用何藥爲君以治之。苟不潛心於仲景書者。吾未信其泛然從方論者。果切於病情乎。瓜

蒂本草謂其主胸腹邪氣。皆吐下之。此以夏傷冷水。水行皮中。而皮中者。豈非屬表。何乃用是藥去胸中之水乎。蓋內經有形寒飲冷則傷肺。況皮乃肺之所合。內外相應。且瓜蒂又治四肢浮腫下水。而冷水之在皮中者。不惟灌洗得散。而飲冷停水者。亦得散於皮中。故兩者皆得而用之。嘉言合論治暍。用白虎加人參湯瓜蒂湯二方。

〔補註〕金匱治暍病。止出二方。一者白虎加人參湯。專治其熱。以夏月之熱淫。必僭而犯上。傷其肺金。耗其津液。用之以救肺金。存津液也。孫思邈之生脈散。李東垣之清暑益氣湯。亦旣祖之矣。一者瓜蒂散。專治其濕。以夏月之濕淫。上甚爲熱。亦先傷其肺金。故外漬之水。得以聚於皮間。皮者肺之合也。用以搐其胸中之水。或吐或瀉而出。則肺氣得以不壅。而皮間之水。得以下趨也。何後人但宗仲景五苓散爲例。如河間之通苓散。子和之桂苓甘露湯。非不得導濕消暑之意。求其引伸瓜蒂湯之制。以治上焦濕熱而清肺金。則絕無一方矣。抑知無形之熱。傷其肺金。則用白虎加人參湯救之。有形之濕。傷其肺金。則用瓜蒂湯救之。各有所主也。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三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論一首　證三條　方十二首）

論曰。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然。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每溺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時頭不痛。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各隨證治之。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百合知母湯方

百　合擘七枚　知　母切三錢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去滓後合和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百合病下之後者。滑石代赭湯主之。

滑石代赭湯方

百　合擘七枚　滑　石三兩碎綿裹　代赭石如彈丸大一枚碎綿裹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後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溫服。

百合病吐之後者。百合雞子湯主之。

百合雞子湯方

百　合擘七枚　雞子黃一枚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雞子黃攪勻。煎五分。溫服。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

百合地黃湯方

百合七枚擘　生地黃汁一升

右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常如漆。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百合洗方

右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煑餅。勿以鹽豉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蔞牡蠣散主之。

栝蔞牡蠣散方

栝蔞根　牡蠣熬等分

右爲細末。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百合病變發熱者。一作發寒熱　百合滑石散主之。

百合滑石散方

百　合炙一兩　滑　石三兩

右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當微利者。止服。熱則除。

〔衍義〕所謂百脈一宗。悉致其病者。然則經脈十二。絡脈十五。此云百脈。果何脈歟。蓋脈者血之府。卽是血行於脈。灌漑表裏。聯絡俞會。遍布形體。言其百者。舉夫數之衆多也。猶言百骸爾。且又脈之循行。與天地合度。應水漏百刻。是故脈之流行者。各有定位。因之而爲百脈亦宜矣。又何其一宗而悉致病耶。蓋盡歸於手心主也。手心主者。主血主脈。而心又爲火之主。心、君也。君不用事而手心主代之。由是手心主得專行一身陰血之生化。因號之爲母氣。百脈皆宗之。若火淫則熱。熱蓄不散則積。積則毒生而傷其血。熱毒之血流於脈。本因母氣之淫邪。是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考之內經。有解㑊證。與此百合證無少異。解㑊既屬之熱中無血。百合豈非亦是熱中無血者乎。請試逐病論之。血屬陰。陰者腎水之所主。內經曰。腎虛則饑不欲食。故欲食復不能食也。陰虛者惡煩。所以常默默也。衞氣者。夜行陰則寐。今衞氣因陰虛不得降。故欲臥而不得臥也。足得血則能步。血既病。於是欲行不能行也。飲食者。由血氣運化而後安。脾屬

血而喜香。血時和則食美。時不和則聞食臭也。氣陽而血陰。若氣盛則熱。氣衰則寒。今病在血。不干於氣。所以雖如寒而無寒。雖如熱而無熱也。血氣和合則流通。不和則塞。塞則熱。上熱爲口苦。下熱爲便赤也。藥雖治病。然必藉胃氣以行之。若毒血在脾胃經絡。而閉塞之。藥雖入。亦莫行也。胃弱不安於藥者。得藥則反劇吐利。有如鬼神之爲祟也。病不在皮肉筋骨。則身如和。惟熱在於血而血虛。故脈微數也。脈之微數。陰之虛也。陰虛則腎虛。腎與膀胱爲表裏。腎虛則膀胱不得引精於腎而亦虛。膀胱之使下入會陰。上至巔。爲諸陽主氣。今溺而膀胱之脈。爲氣下泄。輕則不能舉之於上而上虛。上虛則淅然。頭眩重虛。氣逆上於巔。而爲頭痛。以此之輕重。則可知愈日之遠近也。夫病有定所。則可言定期。今以百脈之痛。流轉無定處。故其證之發現。亦無定期。或未病而見。或數日一月而見。用是以察其病之表裏淺深。出見形狀。如下文之陰陽見者。隨證而救之。故以所列方觀之。日華子謂百合安心定膽。益志五藏。爲能補陰也。治產後血眩運。爲能去血中熱也。除痞滿。利大小便。爲能導滌血之瘀塞也。而是證用之爲主。蓋可見瘀積者矣。若汗之而失者。是涸其上焦津液。而上焦陽也。陽

宜體輕之藥。故用知母佐以救之。知母瀉火。生津液。潤心肺。若下之而失者。則損其陰。瘀血下積。而下焦陰也。陰宜鎮重之劑。故用滑石、代赭佐以救之。滑石開結利竅。代赭除脈中風痺瘀血。若吐而失者。則損上中二焦之血。用雞子黃補血。佐以救之。若不經吐下發汗。未有所治之失。病形得如初者。但佐之生地黃汁。補血涼血。涼則熱毒消。補則新血生。蘊積者行。而自大便出。如黑漆矣。其一月不解。百脈壅塞。津液不化而成渴者。故用百合洗。則一身之脈。皆得通暢而津液行。其渴自止。勿食鹽豉。以味鹹而凝血。且走之也。若渴不差。是中無津液。則以栝蔞、牡蠣主之。若變發熱者。乃因脈塞鬱而成熱。以硝石通利。佐之滑石性涼。又可治熱血之積塞者。自微利而出。故熱除矣。夫百合病。自見金匱要略。後諸方書。皆不收。獨朱奉議收之。謂傷寒變成斯疾。此乃病由之一端爾。竊嘗思之。是病多從心主。或因情欲不遂。或因離絕菀結。或憂惶煎迫。致二火鬱之所成。百脈既病。故百體皆不安。所以見不一之病狀。自今觀之。諸方書不收百合病。乃有勞瘵之名。殆將以百合病與勞瘵同形狀。或瘀血積於脈亦同。因而不收。但幷其方而棄之。深爲可惜。於脈病救之二法。遂不明於世矣。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

〔衍義〕傷寒治法。有謂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今百合病所云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與傷寒之語意。大同而小異。何則。在彼直言其盛。所以行汗下之法。此但言其見以救之。則是無汗下之宜施。何以知其然。所敍百合病。皆持兩端。欲臥不臥。欲食不食。如寒無寒。如熱無熱。爲其脈行表裏之病。但當救之。非如傷寒陽氣之變。見於內外。必行汗下者也。設用傷寒法。見病在表輒汗。入裏輒下。雖表裏不逆。然亦傷之。是以前條用方救之是也。其後所結汗下之逆者。爲反表裏汗下之逆者也。

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黑乍赤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喝。一作嗄 甘草瀉心湯主之。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　黃芩　人參　乾薑各三兩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　半夏半升

右七味。水一斗。煑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

〔衍義〕狐惑病。謂蟲蝕上下也。世謂風中有蟲。凡蟲自風生固矣。然風陽也。獨陽不生。必有所憑而後化。蓋因溼熱久停。蒸腐氣血而成瘀濁。於是風化所腐爲蟲矣。設風不由溼熱。而從寒涼者。肅殺之氣。縱然腐物。蟲亦不化也。由是知此病也。蟲生於溼熱敗氣瘀血之中。其來漸矣。遇極乃發。非若傷寒一日而暴病者也。病發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者。皆五藏久受溼熱。傷其陰精。衞不內入。神不內寧故也。更不欲食。惡聞食臭者。倉廩之府傷也。其面乍赤乍黑乍白者。由五藏不足。更爲衰旺。迭見其色也。其蟲者。從溼熱之極所發之處而蝕之。蝕上部者。內損心肺。外傷咽喉。肺者氣之主。咽喉聲音之戶。由是其聲嗄矣。故用甘草瀉心湯主之。治其溼熱。分利其陰陽。而黃連非惟治心脾熱也。而亦治蟲。後世方論謂是證。或初得。狀似傷寒。或因傷寒所變也。然皆蟲證也。又謂傷寒病。腹內熱。飲食少。腸胃空虛而蟲不安。故隨所食上下部而病名狐惑也。

以此二或字觀之。則非獨傷寒變是證。凡熱病皆得生蟲也。

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

〔衍義〕蟲蝕下部則咽乾者。下部腎之所在。任脈附焉。腎、水也。溼熱甚於下。則蟲蝕於上而腎水受傷。經脈乏水以資之。挾溼熱逆而燥其咽嗌。故用苦參湯洗。苦參能除熱毒。療下部䘌。因以洗之。雖然此治之外者爾。若究其源。病則自內而外出。豈獨治其標而已哉。試用上部服瀉心湯者觀之。則下部亦必有可服之藥。自下部用洗法者觀之。則上部咽喉亦必有可治之理。此仲景特互發之爾。不然。何後世方論有服下部藥者。與內食五藏者乎。

蝕於肛者。雄黃散熏之。

雄黃一味爲末。筒瓦二枚合之。燒向肛熏之。

脈經云。病人或從呼吸。上蝕其咽。或從下焦。蝕其肛陰。蝕上爲惑。蝕下爲狐。狐惑病者。猪苓散主之。

〔衍義〕蝕於肛。溼熱在下。二陰雖皆主於腎。然肝脈循於肛。肛又爲大腸之門戶。大腸、金也。溼熱傷之。則木來侮。是以蟲蝕於此焉。雄黃本主䘌瘡殺蟲。又有治

風之義。故用熏之。註引脈經猪苓散主之者。亦分別溼熱爾。

病者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臥。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眥一本此有黃字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

赤小豆當歸散方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乾　當歸十兩

右二味。杵爲散。漿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衍義〕凡脈數則發熱而煩。此熱在血。不在榮衛。故不發熱。但微煩爾。汗出者。以血病不與衞和。血病則惡煩。故欲默。衞不和則陽陷。故欲臥。腠理因開而津液泄也。三四日目赤如鳩眼者。熱血循脈炎上。注見於目也。七八日四眥黑者。其血凝畜。則色變成黑也。若能食膿已成者。溼熱之邪散漫。則毒血流。傷其中和之氣不清。故不能食。若能食。可知其毒血已結成膿。胃氣無擾。故能食也。用赤豆、當歸治者。其赤小豆能消熱毒。散惡血。除煩排膿。補血脈。用之爲君。當歸補血生新去陳爲佐。漿水味酸。解熱療煩。入血爲輔使也。

陽毒之爲病。面赤斑斑如錦文。咽喉痛。吐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鼈甲

湯主之。

陰毒之爲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升麻鱉甲湯方

升麻二兩　當歸一兩　蜀椒一兩炒去汗　甘草二兩

鱉甲手指大一片炙　雄黃半兩研

右六味。以水四升。煑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汗。肘後千金方。陽毒用升麻湯。無鱉甲。有桂。陰毒用甘草湯。無雄黃。

〔衍義〕按古方書謂陽毒者。陽氣獨盛。陰氣暴衰。內外皆陽。故成陽毒。謂陰毒者。陰氣獨盛。陽氣暴衰。內外皆陰。故成陰毒。二者或傷寒初得便爲是證。或服藥後變而成之。陽毒盡治以寒涼。陰毒盡治以溫熱。藥劑如冰炭之異。何乃仲景用一方治之乎。雖曰陰毒。去雄黃、蜀椒。則是反去其溫熱者矣。且註曰肘後千金方。陽毒用升麻湯。無鱉甲。有桂。陰毒用甘草湯。無雄黃。豈非皆是熱毒之傷於陰陽二經絡耶。在陽經絡。則面赤斑斑如錦文。吐膿血。在陰經絡。則面青身

如被杖。此皆陰陽水火動靜之本象如此。豈是寒熱之邪乎。嘗以升麻、鼈甲之藥考之。本草謂升麻能解時氣毒厲。諸毒攻咽喉痛。與熱毒成膿。開壅閉。療發斑。當歸能破惡血。養新血。補五藏肌膚。甘草和中。利血脈。緩急止痛。調藥奏功。鼈甲去惡血。雄黃破骨節積聚。辟鬼邪惡氣。骨蒸熱極。蜀椒通血脈。調關節。逐肌骨皮膚死肌。去留結破血。治天行時氣。諸藥所能者如此。即此觀之。仲景於陰陽二毒之證。總用一方。蓋可見矣。病形雖由陰陽發證。論邪則一屬熱毒與血病也。所以不分表裏。俱以升麻解熱毒爲君。當歸和血爲臣。餘者佐之而已。但雄黃、蜀椒。理陽氣藥也。故病在陰者去之。如肘後千金。陽毒去鼈甲有桂枝者。鼈、水族。乃陰中之陽。不如桂枝能調陽絡之血。陰毒不去蜀椒者。蜀椒亦陰中之陽。非若雄黃陽中之陽。故留之以治陰也。方旨如此而已。所謂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者。五日乃土之生數。熱未極也。尚可以治。七日爲火之成數。熱之極。陰陽消滅。不可治矣。其邪比之傷寒。加之以毒。故傷寒至七日猶得再經。而此至七日。不惟滅其陰。且火極亦自滅矣。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四

瘧病脈證并治第四 證二條 方六首

師曰。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針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

〔衍義〕今觀此篇。雖未盡內經諸篇論瘧之詳。然亦取其一二立方以明其治。此條敍脈。固亦未盡瘧脈之變。然舉其自弦。則自之一字。已該其脈之要。何則。弦者。少陽甲木之象也。瘧邪客於榮氣之間。與衞氣合而病作。寒熱者。正隸少陽半表半裏之分。所以少陽爲瘧之舍。故弦乃瘧疾之本脈也。於是少陽引邪退

而就陰。陰則寒。寒則遲。進而就陽。陽則熱。熱則數。寒用溫而熱用涼可知矣。此明表裏進退。乘其虛實而調之者也。復言小緊與弦緊汗下之者。此又明表裏之有實邪而攻之者也。浮大者。以明病不在表裏而在上者也。非若內經之謂瘧脈大虛者。斯因其浮而用吐也。弦數風發者。非前多熱之所云。乃更論其熱之變。而木從火則風生。風得火則旺。旺則尅土。火發木淫。必先實脾。實脾莫如資以飲食消息寒涼之味以止之。此乃明其病在中者也。仲景凡一言一字皆立準繩。學者詳之。

嘉言云。即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

病瘧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如其不差當云何。師曰。此結爲癥瘕。名曰瘧母。急治之。宜鱉甲煎圓。

鱉甲煎圓方

鱉甲十二分炙　烏扇三分燒　黃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婦三分熬　乾薑三分　大黃三分　芍藥五分
桂枝三分　葶藶一分熬　石韋三分去毛　厚朴三分

牡丹皮五分　瞿麥二分　紫葳三分　半夏一分
人參一分　䗪蟲五分熬　阿膠三分炙　蜂窠四分炙
赤消十二分　蜣蜋六分熬　桃仁二分

右二十三味爲末。取煅竈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盡一半。著鼈甲於中。煑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爲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千金方用鼈甲十二片。又有海藻三分。大戟一分。䗪蟲五分。無鼠婦、赤消二味。以鼈甲煎和諸藥爲丸。

〔衍義〕內經云。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然人之三陰三陽。上奉之而爲之應焉。是瘧有發於月一日者。至十五日則一氣終。人氣亦更。故瘧氣隨變而散。設有未愈。則至月盡又歷第二氣終其天之月。以應人之血。月再生魄。血亦更新。邪當從其更新而解矣。若又不愈。則是榮氣內著。不得流行與日月度數相應。而肝藏血。血并其邪歸之於肝。是以瘧母多結左脇下。由是用柴胡行氣。鼈甲破血爲君。餘二十一味。佐之行血、補血、散結、導滯而已。雖然。天人氣候之相應者。大法如是。然人之稟

質有強弱。邪中有重輕。質弱邪重。雖不內結瘧母。亦至連月者有之。質強邪輕。不待一候卽瘥者。亦有之。然仲景此論。補內經未言耳。二錢五分爲一分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寃。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

〔衍義〕內經云。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寃。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又云。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因有用力。風寒舍於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盛而不衰。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故命曰癉瘧。此二者。一爲先傷於風。一爲肺素有熱。所感之邪雖不一。然病是陽盛。又內經之陽盛逢風。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制盛火。而陽獨治。此熱如火。當爍肉也。由是觀之。瘧之寒熱更作。因陰陽之氣。互爲爭併。若陰衰少則離絕眞陽。先自退處。不與之併。而陽亦不併於陰。故陽獨發。但熱而已。此總論二者之癉瘧。其少氣煩寃。肺主氣。肺受火抑故也。手足熱者。陽主四肢。陽盛則四肢熱也。欲嘔者。火邪上衝。胃氣逆也。內藏於心者。心乃五藏陽火之主。故陽盛則直隸而藏之。外舍分肉之間也。消爍肌肉

者。消萬物者莫甚於火。火甚則肌肉爍矣。然此條固無治法。自後條除溫瘧者觀之。亦可治此癉瘧也。何則。白虎湯退熱藥也。分肉四肢。肉屬脾胃。非切於其所舍者乎。又瀉肺火。非救其少氣煩寃者乎。設其別有兼證。豈不可推加桂之例以加別藥乎。仲景於此。雖不言方治。蓋可知矣。凡立一法。則足以比類用之。雖然。自其陰氣孤絕一語觀之。又足有可論者。夫陰陽之在身者。血與氣也。水與火也。內屬乎心與腎也。而寒本於陰。熱本於陽。以寒治熱。固可退陽而回陰也。然治病有輕重。豈一法而盡哉。小熱之氣。涼以取之。大熱之氣。瀉之於內。或反佐以取之。取之不衰。求其屬以衰之。謂壯水之主。以消陽光也。

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痛。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白虎加桂枝湯方

知母六兩　甘草炙二兩　石膏半斤　粳米二合

桂枝三兩去皮

右剉末。每五錢。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汗出愈。

〔衍義〕內經名溫瘧。亦有二。一者謂先傷風。後傷寒。風、陽也。故先熱後寒。一者爲

冬感風寒。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夏邪與汗出。故病藏於腎。先從內出之外。寒則方復反入。是亦先熱後寒。二者之溫瘧。則皆有陰陽往來寒熱之證。而此之無寒但熱。亦謂之溫瘧。似與內經不侔。然繹其義。一皆以邪瘧爲重而名之。夫陰不與陽爭。故無寒。骨節皆痺。不與陽通。則疼痛。火氣上逆則時嘔。用白虎治其陽盛也。加桂療骨節痺痛。通血脈。散瘧邪。和陰陽以取汗也。

瘧多寒者。名曰牡瘧。蜀漆散主之。

蜀漆散方

蜀　漆（洗去腥）　雲　母（燒二日夜）　龍　骨（等分）

右三味。杵爲散。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匕。溫瘧加蜀漆半分。臨發時服一錢匕。

一方雲母作雲實

〔衍義〕心者牡藏也。邪在心而成瘧。故曰牡瘧。何以言之。心肺居上。陽也。而心乃陽中之陽。今邪氣結伏心下。則心虛。內經曰。心虛者熱收於內。則陽氣不行於外。故外寒。積聚津液以成痰。是以牡瘧反多寒也。用蜀漆和漿水以吐所結痰邪。龍骨以療氣伏心下者。雲母安藏補虛。以除內收之熱。若夫溫瘧亦用是。少

加蜀漆治者。亦爲邪氣結伏在心下。致傷氣而不入於陰。反獨盛在外。以成熱而不寒。故亦以此去其所結也。

牡蠣湯治牡瘧方

牡　蠣 熬四兩　麻　黃 去節四兩　甘　草 二兩　蜀　漆 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煑蜀漆、麻黃。去上沫。得六升。內諸藥。煑取二升。溫服一升。若吐則勿更服。

〔衍義〕此與前牡瘧名同。故治亦同。略以有初感寒邪爲異。牡蠣者。能軟堅消結。除滯血。今更佐之蜀漆。以理心下所結之邪。而甘草佐麻黃。非獨散寒。且可發越陽氣而通於外。陽通結去。其病卽瘥。

柴胡去半夏加栝蔞湯　亦治勞瘧。

柴　胡 八兩　人　參　黃　芩　甘　草 各三兩

栝蔞根 四兩　生　薑 二兩　大　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煑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嘉言云。渴雖陽明津竭。而所以致陽明津竭者。全是少陽之邪。故卽小柴胡去

半夏加栝蔞也。

〔衍義〕內經謂渴者刺足少陽。此證胃土被木火之傷。則津液涸而燥渴。故用柴胡、黃芩治木火。人參、甘草補胃。括蔞生津益燥。薑棗發越榮衞。若勞瘧由木火盛。榮衞衰津液竭者。亦治以此。

柴胡桂薑湯　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一劑如神。

柴　胡半斤　桂　枝三兩去皮　乾　薑二兩　栝蔞根四兩

黃　芩三兩　牡　蠣二兩熬　甘　草二兩炙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無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衍義〕是瘧也。以寒多言之。若與牡瘧相類。以藥論之。則非也。牡瘧邪客心下。此風寒濕痺於肌表。肌表行陽以溫分肉。痺則陽氣不得通於外。遂鬱伏於榮血之間。半表半裏之分也。陽化氣熱。血滯成瘀。著於其處。遇衞氣行陽二十五度及之則病作。其邪之入榮者。既無外出之勢。而榮之素痺者。亦不出而與陽爭。故少熱或無熱也。是用柴胡爲君。發其鬱伏之陽。佐以桂枝、乾薑。散其肌表之

痺。栝蔞根、牡蠣爲臣。除留熱。消瘀血。佐以黄芩助柴胡。治半表裏。甘草以和諸藥。調陰陽也。得汗則痺邪散。血熱行而病瘥耳。

瘧疾總論

揚俊謂人之瘧證。由外邪之入。每伏於半表半裏。入而與陰爭則寒。出而與陽爭則熱。故寒熱往來主少陽。謂兼他經證則有之謂全不涉少陽。則無是理也。仲景曰。脉自弦正以或數或遲。或小緊或浮大。皆未可定。要必兼弦。弦爲少陽脉也。夫邪犯少陽。與衛氣併居。衛實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邪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若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氣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然則偏陰多寒。偏陽多熱。其純熱無寒而爲癉爲溫。純寒無熱而爲牡。莫不自少陽而造其極偏。補偏救弊。必從少陽之界。使邪去而陰陽適歸於和而後愈也。蓋補救之道。非藥不可。乃仲景復云弦數者風發。以飲食消息之。抑又何耶。數爲熱。熱極則風生。勢必肝木侮土而傳以不勝。遂坐耗胃家之津。陽愈偏而不復。是未可徒求之藥也。須以飲食消息而

止其熱。即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內經謂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耳。不然其熱之移於胃者。必上熏心肺。少氣煩冤而心肺病。手心熱。欲嘔。而胃亦自病。人豈能堪之耶。故知消息以止入胃之邪。真聖法也。然仲景之法。亦不越內經。經謂瘧脈緩大虛。便宜用藥。又謂虛者不宜用鍼。以甘藥調之。即此意也。夫溫瘧其脈平。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如內經言溫瘧有二。俱先熱後寒。非但熱不寒。有似癉瘧而實不同也。癉瘧兩陽合邪。上熏心肺。肺主氣者。少氣煩冤。則心主脈者。陽盛脈促。津虧脈代。從可推矣。溫瘧脈如平人。則邪未合。而津未傷。其所以但熱而不寒者。以其人素有癉氣。榮衞不調。故瘧之發於陽。不入於陰。即入而陰不受。所以骨節煩疼時嘔。邪氣扞格之狀。有如此者。惟用桂枝加於白虎中。既有以去陽邪。復有以通榮衞。斯陰陽和。血脈通。得汗而愈矣。然桂枝陽藥也。何以用於只熱不寒之證。不知用白虎以大清氣分之熱。即少加桂枝以通榮衞。未爲不可也。至若內經所稱先熱後寒之溫瘧。一者先傷於風。後傷於寒。發時先陽後陰。故先熱後寒也。其一爲冬感風寒。深藏骨髓。內舍於腎。至春夏時令。大熱而始發。邪從腎出之於外。俟熱勢少衰。復返於

腎。而陰精與之相持。乃始爲寒。設不知壯水之主。以急救其陰。十數發而陰盡矣。若多寒者曰牡瘧。非純寒無熱也。多寒者。如十分之中七八分也。夫邪伏於心下。適在膻中心包之位。心爲陽。陽邪從之。則心經虛。曰心虛者。熱收於內。既收其邪。不易外出。此寒多之一因也。邪入心胞。君主之官震恐。周身津液悉力內助。遂使所受之邪。爲外圍而不得出。又多寒之一因也。心爲牡藏。故以名瘧。治用蜀漆散。和漿水吐其心下結伏之邪。則內陷之邪與之俱出。一舉而蕩逐無餘矣。夫蜀漆常山苗也。常山善吐。何故不卽用之。而必取意於其苗者何居。苗性輕揚。入重陽之界。引拔其邪。合之龍骨鎭心寧神。蠲除伏氣。雲母安藏補虛。媚茲君主。仲景煉石補天之功也。乃溫瘧亦用此方。更加蜀漆。以取快吐者。正以一吐則結伏之邪盡開。而周身之痺者通。榮衞幷可藉以無忤。是又以吐法爲和法者也。豈牡與溫證有相反。而必以方爲異處耶。卽如仲景治瘧病發渴。謂亦治勞瘧。乃出柴胡去半夏加栝蔞方。明係小柴胡湯渴者加括蔞根。去半夏。爲一定之法。蓋以弦爲少陽之脈。寒熱不外半表半裏。故渴雖陽明津竭。而所以致陽明津竭者。全是少陽之邪。且內經刺法篇云渴者。取之少陽。非以

其木火之勢劫奪胃津而然耶。夫瘧邪進退於少陽。亦即以此方進退以施其巧。誠如趙先生所註藥性。故曰亦可以治勞瘧也。假如寒多微有熱者。又或但寒少頃而不熱者。又主柴胡桂薑湯。且云服之如神。觀其證或有似於牡瘧。而微甚則大不同。故仲景不立論。且云如神。知其邪之輕且淺矣。誠以衞即表也。榮即裏也。胸中之陽散行於分肉之間。今因邪氣痺之。則外衞之陽反鬱伏於內守之陰。而血之痺者。愈結而不散。遇衞氣之行陽而病發。則其邪之入榮。既無外出之勢。而榮之素痺者亦不出而與陽爭。所以多寒少熱。或但寒無熱有如此也。小柴胡湯本隨邪之進退以爲進退者。加桂枝、乾薑。則進而從陽痺著之邪。可以開已。況加牡蠣以攻其堅。以破其結。陰陽不可豁然而汗解乎。故曰服一劑如神也。然則加芩連之寒。以退而從陰。不又可於茲悟耶。余本仲景之義。并集嘉言之議。合而爲論。以爲善治瘧者一助云爾。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五

中風歷節病脈證治第五（論一首　脈證三條　方十二首）

夫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爲痺。脈微而數。中風使然。

〔衍義〕此證半身不遂者。偏風所中也。但臂不遂者。風邪上受也。風之所客。凝澀榮衛。經脈不行。分肉筋骨俱不利。故曰此爲痺。衛者水穀之悍氣。陽也。溫分肉。肥腠理。循行脈外。佐其動也。滑利充溢。榮者水穀之精氣。陰也。循脈中應刻而動。沈動翕徐。今因風著爲痺。榮遂改微。衛遂變數。故脈微數也。此卽內經風論謂風各入其門戶所中者之一證耳。其餘散於各篇。不言風而病偏枯者。則不

可勝數。或得之汗出偏沮。或得之陽盛陰不足。或胃脈內外大小不一。或心脈小堅急。或腎水虛者。靈樞亦敍於熱病篇中。皆能致偏枯瘖痱之病。觀夫經旨不言其邪。惟從陰陽藏氣有餘不足之故。豈無深旨。是六淫七情飲食起居房勞。凡能傷其陰陽藏氣之虛。致榮衛經脈痺而不能周流於身者。皆其邪也。不可一言而盡指之故耳。劉河間因不以此證列於風類。而乃入火類。曰中風癱瘓者。非謂肝木之風實甚。亦非外中於風。良由將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而熱氣拂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卒倒無知也。或即不死。發過而偏枯者。由經絡左右雙行而熱。鬱結氣血不能宣通。若一例得通則否者。痺而癱瘓也。此論發前人所未發。觀是書者。尤宜兼通焉。

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府。即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即難言。口吐涎沫。

〔衍義〕內經有謂十二經絡脈者。皮之部也。百病之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腠理開。開則邪入。客於經絡。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留而不去。傳入於府。廪於腸胃。仲

景今言是病。卽此之謂也。絡脈。蓋經脈行氣。皆在皮部。絡脈浮近於皮膚。故善惡之色見於外。經脈伏行於隧道故善惡之脈。覩於寸口而後見。絡脈不自動。隨經脈而動。此由絡脈之血空虛。所以脈見得也。寒邪之氣緊束。故浮緊之脈。並見於寸口。絡脈從經脈。左右雙行。當邪入之時不治。至於其邪隨絡脈流行。邪所在之側。則血虛。虛則經氣緩。邪所不在之側。則血和。和則經氣行如度。而急。緩急牽引。故口緩喎僻不遂。邪在於絡。其衞氣循於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者。與之相遇。則不榮於肌膚。故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則榮氣之行澀。內不養於骨。則骨重。外不滋於肉。則身重而不勝。仲景所謂入府入藏者。府六藏五。果何屬也。意卽內經之所謂稟於胃者也。夫胃者土也。水穀之海。十二經皆受氣於胃。胃者六府之總司。多氣多血者也。心者神明之宅。五藏之主。由是諸府經絡受邪。變氣則歸於胃。胃得之則熱甚。津液壅溢爲痰涎。閉塞隧道。榮衞不行。胃之支。別脈上絡於心者。幷塞其神氣出入之竅。故不識人也。諸藏受邪。極而變者。亦必歸於心。於是心得邪。則神散而樞機息。舌者心之竅。機息則舌縱。廉泉開。舌縱。則難以言。廉泉開。則口流涎。此是俗所宗之說也。

侯氏黑散　治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外臺治風癲

菊花四十分　白朮十分　細辛三分　茯苓三分
牡蠣三分　桔梗八分　防風十分　人參三分
礬石三分　黃芩五分　當歸三分　乾薑三分
芎藭三分　桂枝三分

右十四味。杵爲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溫酒調服。禁一切魚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藥積在腹中不下也。熱食即下矣。冷食能助藥力。

〔衍義〕心主血。陽藏也。榮衛不布。內無所養。則心中惡寒不足生焉。是以菊花爲君。治風兼治濕。治風以防風佐。治濕以白朮佐。桔梗亦能治風痺通膈氣。舟楫諸藥。細辛、桂枝助防風。礬石、茯苓助白朮。黃芩、乾薑、牡蠣。開利內外寒熱痺氣。參、歸更與乾薑、杜蠣。治心中惡寒不足者。初治欲開其痺著。則用溫酒以行藥勢。禁諸熱物。宜冷食者。爲礬石能固澀諸藥。助其久效。而礬石性得冷即止。得熱即下故也。

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爲寒。緩則爲虛。榮緩則爲亡血。衛緩則爲中風。邪氣中經。則

身癢而癮疹。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

〔衍義〕天道乾健而坤靜順。人道亦應之。氣健而血順也。血氣和平。然後脈不緩不急。不遲不數。日行百刻。以周於身而朝寸口。是以候寸口以求其虛實。遲則知陽氣之不能健運。緩則知榮氣之應刻不逮。榮氣不逮則亡血。衞氣不運。因而中風。經虛邪入。榮衞不布於皮膚。血凝津滯。發爲身癢癮疹。然疹有赤白。不獨屬風也。原屬津凝血滯。治與濕同。且榮衞不健。與邪混鬱於胸中。則害其宗氣之布息。故胸滿而短氣也。

風引湯　除熱癱癇。

大　黃　乾　薑　龍　骨各四兩　桂　枝三兩

甘　草　牡　蠣各二兩　寒水石　滑　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　膏各六兩

右十二味。杵麤篩。以韋囊盛之。取三指。提井花水三升。煮三沸。溫服一升。

治大人風引。少小驚癇瘈瘲。日發數十次難療等證。熱邪以除。巢氏云。脚氣宜風引。

〔衍義〕風者外司厥陰。內屬肝木。上隸手經。下隸足經。中見少陽相火。所以風自內發者。由火熱而生也。風生必害中土。土主四肢。土病則四末不用。聚液成痰。癱瘓者。以風邪挾痰於四肢故也。癇者。以風熱急其筋脈。內應於心主故也。由是二者。盡可用此湯治之。首用大黃之寒走而不止者瀉之。俾火退風息。凝痰掃去矣。復用乾薑之熱止而不走者。何哉。前哲有云。大黃之推陳致新。如將軍之戡定禍亂。然使將無監軍。兵無嚮導。能獨成其功乎。夫一陰一陽之爲道。故寒與熱相濟。行與止相須。然後寒者不慘。熱者不酷。行者不疾。止者不停。所以大黃逐熱行滯。以通榮衛而利關節。則必以乾薑安之。桂枝導之。佐大黃之達四肢藏府而不肆其峻快。不然。將從諸藥石而下走矣。桂枝又散風木。乾薑又能治血。祛風濕痺。去風毒痺。二者因得以相制爲使。猶慮乾薑之熱。中更以石膏、滑石制之。稟清肅之金性。以制木救土。瀉陽明肺熱。解肌肉風痺也。陰水不足。火因妄動而生風。滿招損。自役其心。精神不守。非鎮重之劑。則不能安其神。益其水。故以寒水石補陰水。紫石英、白石脂、赤石脂、牡蠣、龍骨斂精神定魂魄。固根本也。

防己地黃湯 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寒熱。其脈浮。

防己一分 桂枝三分 防風三分 甘草一分

右四味。以酒一杯。漬之一宿。絞取汁。生地黃二斤。㕮咀蒸之。如斗米飯久。以銅器盛其汁。更絞地黃汁。和分再服。

〔衍義〕狂走譫語有熱。脈長者則陽明。若此無寒熱。其脈浮者。非其證也。然脈浮者。血虛從邪。併於陽而然也。內經曰。邪入於陽則狂。此狂者。謂五藏陰血虛乏。魂魄不清。昏動而然也。桂枝、防風、防己、甘草。酒浸其汁。用是輕清歸之於陽。以散其邪。用生地黃之涼血補陰。熟蒸以歸五藏。益精養神也。蓋藥生則散表。熟則補衰。此煎煑法也。又降陰法也。陰之不降者。須少升以提其陽。然後降之。方可下。不然。則氣之相併不得分解矣。

頭風摩散方

大附子一枚炮 鹽等分

右二味。爲散。沐了。以方寸匕摩上。令藥力行。

〔衍義〕頭者諸陽之所會。太陽爲之長。若風寒濕客之。諸陽不得流通。與邪壅塞

於巔而作痛。故用附子性之走者。於疾處散其邪。以鹽味之潤下。從太陽膀胱水性者佐之用以引諸藥下降。則壅通而病愈矣。

寸口脈沉而弱。沉卽主骨。弱卽主筋。沉卽爲腎。弱卽爲肝。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歷節黃汗出。故曰歷節。

〔衍義〕腎主水。骨與之合。水性下。故脈沉者。病在骨也。肝藏血。筋與之合。血性濡。血虛則脈弱。故脈弱者病在筋也。心主汗。汗出入水。其汗爲水所主。心氣不得越。因而傷之。水汗相搏。聚以成濕。濕成則內應於脾。脾、土也。土尅腎水。是以濕傷其骨。關節者。骨之所湊。筋之所束。故濕獨善流關節。以尅其所勝。侮其不勝。然水汗所鬱之濕。久變爲熱。濕熱相蒸。濕屬土。土色黃。是以歷節發出黃汗也。

趺陽脈浮而滑。滑則穀氣實。浮則汗自出。

〔衍義〕趺陽胃脈屬土。土濕所化也。脈經謂浮滑爲有宿食。此雖非宿食之谷。然滑乃陽盛也。內經曰。食入於胃。長氣於陽。是乃飲食肥美所長之陽。成其濕熱之氣。宜乎亦得稱以穀也。脈浮汗自出者。內經曰。汗者穀之精氣。今穀之盛陽出之於表。浮爲衞虛。不能固腠理。因自汗出也。

少陰脈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爲風。風血相搏。卽疼痛如掣。盛人脈濇小。短氣。自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此皆飲酒汗出當風所致。

〔衍義〕少陰脈者。太衝腎脈也。腎脈本沉。因飲食當風使之浮。浮則腎傷。腎屬陰。主血。傷必不足而脈弱也。肥人本多氣多血。其脈充盛。今反濇。由其血不足也。小者氣衰也。由飲酒所致。蓋因酒濕熱有毒。飲之過則傷衞傷榮。迫津爲汗。汗出當風。乘虛入客。與衞相干。則短氣自汗出。入傷筋骨。則歷節疼痛不可屈伸。

諸肢節疼痛。身體魁羸。脚腫如脫。頭眩短氣。温温欲吐。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

桂枝芍藥知母湯方

桂枝四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麻黃二兩
生薑五兩　白朮五兩　知母四兩　防風四兩
附子二兩炮

右九味。以水七升。煑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衍義〕此風寒濕痺其榮衞。三焦之病。頭眩短氣。上焦痺也。諸肢節疼痛。身體魁羸。筋骨痺。韻書以魁爲火。以羸爲筋結也。然濕多則腫。寒多則痛。風多則動。故

用桂枝治風。麻黃治寒。白朮治濕。防風佐桂。附子佐麻黃、白朮。其芍藥、生薑、甘草。亦和發其榮衛。如桂枝湯例也。知母治脚腫。引諸藥祛邪益氣力。附子行藥勢爲開痺大劑。然分兩多而水少。恐分其服而非一劑也。三因方云。每服四錢。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榮氣不通。衞不獨行。榮衞俱微。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爲歷節也。

〔衍義〕內經云。味過於酸。肝氣以津。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以津。蓋謂津液不仁而內溢。短肌。謂走血而肌縮。大骨氣勞。謂鹹入骨走血。髓無養也。由是知此之謂泄。即溢也。津液不溢。畜而成濕。筋得濕則弛長而緩。故名爲泄。髓無血也。鹹多傷骨。因致痿而爲枯。血走。絕而不流。謂之斷。濕勝謂之泄。血不流則榮不通。榮與衞相將。榮不通。則衞不獨行也。三焦形體。皆藉血以養。血亡則三焦無所依。四屬者。皮肉脂髓也。無血以滋。則身體羸瘦。獨有所蓄之濕。下流傷腎。腎主下焦。故脚腫大。濕勝則多汗。脾色黃。濕本於脾。故黃汗出。腎虛而陽不下降。則脛冷。假令陰虛濕鬱變熱。則濕不泄而流於筋骨關節也。夫仲景誠善於立

言者矣。即歷節一證。各分其因。以水。以酒。以天氣。此又以飲食之味。然獨出治天氣一方。人或怪其不具。噫。方可具哉。病有不常。體有強弱。時有寒暑。已出之方。猶自爲準繩而已。又焉可執而不變也。若能求經氣。辨邪正。明藥性。亦何患其有證而無方歟。

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烏頭湯主之。

烏頭湯方　治脚氣疼痛不可屈伸。

麻黃　芍藥　黃耆各三兩　甘草炙

川烏五枚㕮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即出烏頭

右五味㕮咀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盡服之。

〔衍義〕此湯概治歷節不可屈伸疼痛。於方下又復言治脚氣疼痛。必仲景書歷節條下有方而無藥。石見脚氣中方名同而有藥。集書者遂兩出之。且二病皆因風寒傷於筋。麻黃開玄府。通腠理。散寒邪。解氣痺。芍藥以理血痺。甘草通經脈而和藥。黃耆益衞氣。氣壯則邪退。烏頭善走。入肝筋逐風寒。蜜煎以緩其性。

使之連留連骨。以利其屈伸。且蜜之潤。又可益血養筋。并制烏頭燥熱之毒也。

礬石湯　治脚氣衝心。

礬　石二兩

右一味。以漿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

〔衍義〕脚心病者。古人謂感水濕之邪。即內經痿痺厥逆證也。東垣有飲乳酪之說。予思足六經起於足五指間。若天之六淫。飲食寒熱勞逸之氣。凡留滯於下者。皆足以致其腫痺不仁。屈伸不利。氣逆上衝也。豈獨水濕之邪。白礬味酸澀性燥。可去濕消腫。收歛逆氣。然脚氣衝心。水尅火也。豈細故哉。

附方

古今錄驗續命湯　治中風痱。身體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處。或拘急不得轉側。

麻　黃　　桂　枝　　當　歸　　人　參

石　膏　　乾　薑　　甘　草各三兩　　芎　藭一兩五錢

杏　仁四十枚

右九味。以水一斗。煑取四升。溫服一升。當小汗。薄覆脊。憑几坐。汗出則愈。不汗更服。勿當風。幷治咳逆上氣。不得臥。面目浮腫。

〔衍義〕痱病者。榮衞氣血不養於內外。故身體不用。機關不利。精神不治。然是證。有虛有實。虛者。自飲食房勞七情得之。內經謂內奪而厥。則爲瘖痱是也。實者。是風寒暑濕感之。虛以實治。則氣血愈散。此方乃治實邪也。故麻黃爲君。佐乾薑開寒痺。石膏解風痺。當歸和血。人參益氣。芎藭行血散風也。其幷治欬逆上氣面浮者。亦爲風寒所致也。

千金三黃湯　治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經日不欲飲食。

麻黃五分　獨活四分　細辛二分　黃耆二分

黃芩三分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分溫三服。一服小汗。二服大汗。心熱加大黃二分。腹滿加枳實一枚。氣逆加人參三分。悸加牡蠣三分。渴加栝蔞根三分。先有寒。加附子一枚。

近効方朮附湯　治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暖肌補中益精氣。

白　朮二兩　附　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　草一兩炙

右三味剉。每五錢匕。薑五片。棗一枚。水盞半。煎七分。去滓溫服。

崔氏八味丸　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

乾地黃八兩　山茱萸　薯　蕷各四兩　澤　瀉

茯　苓　牡丹皮各三兩　肉　桂　附　子各一兩炮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千金方越婢加朮湯　治肉極熱則身體津脫。腠理開汗大泄。厲風氣。下焦脚弱。

麻　黃六兩　石　膏半觔　生　薑二兩　甘　草二兩

白　朮四兩　大　棗十五枚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煑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煑服三升。分溫三服。　惡風。加附子一枚炮。

重刊

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六

血痺虛勞病脈證治第六 論一首 脈證九條 方九首

問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困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脈自微濇。在寸口關上小緊。宜鍼引陽氣。令脈和。緊去則愈。

〔補註〕陽所以統夫陰者也。統陰則血必隨氣行矣。乃經言血痺。而不言氣。何哉。不知血之痺。由於氣之傷也。經曰。入於脈則血凝而不流。夫所以不流者。氣爲邪阻也。然邪之足以傷者。必因於作勞。則衞氣不能固外。而後邪得以入之。故

仲景發其不流之故。以明得病之由。言天下惟尊榮人。爲形樂志苦。形樂。故肌膚盛。志苦。故骨弱。骨弱則不耐勞。肌盛則氣不固。稍有勞困。汗易出也。夫汗者。血之液也。衞不固。斯汗出。汗出斯陽氣虛。雖微風且得以襲之。則血爲之痺。故一見脈微。則知其陽之不足。一見脈濇。則知其陰之多阻。此血痺之本脈也。而其邪入之處。則自形其小緊。小緊。小爲正氣拘抑之象。緊爲寒邪入中之徵。然仲景明言微風。何以反得寒脈耶。蓋邪隨血脈上下。阻滯汁沫。未有不痛者。故痛爲脈緊也。鍼以泄之。引陽外出。則邪去而正自伸也。否則終於痺也。然則固外之陽。所重惜也。富貴者能知陽氣素不自強。則不敢作勞。即不獲已而勞。或亦有以知節而不至於汗出。汗出矣。不致臥後動搖。又何致虛風痺血耶。仲景言虛勞。乃以血痺發其先。良有以也。

血痺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風痺狀。黃耆桂枝五物湯主之。

黃耆桂枝五物湯方

黃　耆三兩　桂　枝三兩去皮　芍　藥三兩　生　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補註〕此條是申上條旣痺之後。未能鍼引以愈。遂令寸口微者。今則陰陽俱微。且寸關俱微矣。且尺中小緊矣。夫小緊旣見於尺。則邪之入也愈深。而愈不得出何也。正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也。脈經內外謂之陰陽。上下亦謂之陰陽。今尺旣小緊。則微屬內外也明矣。若言證以不仁概之。蓋身爲我身。則體爲我體。而或爲疼痛。或爲痲木。每與我相阻。其爲不仁甚矣。故以風痺象之。非眞風痺也。經曰。風寒濕三者合而成痺。然何以單言風痺也。邪有兼中。人之受者必有所偏。如多於風者。則其痛流行不常。淫於四末。蓋血以養筋。血不通行。則筋節爲之阻塞。且血藏於肝。肝爲腎子。腎旣受邪。則血無不壅滯。於是以黃耆固衞。芍藥養榮。桂枝調和榮衞。托實表裏。驅邪外出。佐以生薑宣胃。大棗益脾。豈非至當不易者乎。

夫男子平人。脈大爲勞。極虛亦爲勞。

〔補註〕虛勞爲不足之病。則必爲不足之脈也。經云。煩勞則張。精絶。正以勞則陽

氣外張。舉之有餘也。然其餘也。既非內蘊之充。又豈外邪之助。以是大爲勞也。至問脈之重虛對以上虛尺虛。言上下皆虛也。又云脈虛者。不象陰也。不似手太陰之充盛也。故極虛者亦云勞。然則大者固爲勞力飢飽。而極虛者則不免於房勞矣。

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脈浮者。裏虛也。

〔補註〕此仲景出望之法以教人也。經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其華在面。而其充在血脈。故手少陰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然使憂愁思慮。則足以傷之。夫神傷則體弱。體弱則所生者不足。自未能榮於色矣。蓋心所以生血。而色者。神之旂也。陰血既少。則津液自枯。故主渴也。渴必引水以自救。而渴不復爲水止。則飲多而停於心下。阻其呼吸之隧而爲喘。失其君火之司而爲悸。所不免也。若此者脈必浮。豈非所生之血。不足鼓其脈於外乎。心所以合脈者也。於是知其心氣之虛於裏焉也。

男子脈虛沉弦。無寒熱。短氣裏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時目瞑。兼衄。少腹滿。此爲勞使之然。

〔補註〕人之身以陽氣爲主。惟作勞則動傷元氣。故於此先言脈。并言證。以見男子之陽虛也。夫虛者。勞之本脈也。舉按不實之中。而復見少厥二陰之象。則其爲內傷陽氣何如。而陽虛者必惡寒。內傷者多發熱。故脈經云。假令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灑淅惡寒也。假令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今三部同等。已非上入下陷之候。則其無寒熱可知。然膻中者。氣之海也。穀之精氣。濁者化衞而一爲宗氣。行胸中以司呼吸。於是呼出者心肺主之。吸入者腎肝主之。心肺陽也。腎肝陰也。夫以舉按豁然之脈。而止見其有陰無陽。是中之宗氣不能爲之資。斯呼者無以壯其出。而吸者不能深其入。遂令升降無力。而短氣不足以息也。中州之氣既虛。使水穀未能消腐。而清氣不能上升。則腎陽未旺。肝氣下乘。故頻圊而裏急。膀胱爲州都之官。氣不化而水道不出。至如經謂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皆上於面。然肺爲氣之總司。若氣虛則肺亦虛。故面雖諸陽之會。而色獨如金也。且陰氣盛則目瞑。今陽衰。有不爲之目瞑者乎。兼衄者。陽絡傷則血外溢而爲衄也。少腹滿者。因小便不利也。此爲勞傷元氣。所以至此。然則仲景卽不言治法。自當調以甘藥。培中

土以益元陽。不待言矣。若舍黃耆建中。又何以爲法耶。

勞之爲病。其脈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瘥。陰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

〔補註〕夫脈之大有二。一曰大爲實。一曰大則爲芤。芤則爲虛。今屬之于勞。則所傷在元氣。而無血以和之也。然傷者在氣。而何損於血也。經曰。陽生則陰長。故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舉按之間。但覺其大。而非有力於去來也。然何以他脈不兼見。夫惟不兼見。故盛於外者。非由於素養之得宜。祇因營衞之氣。滿於中焦。致火不生土而太陰病。故手足煩者。脾屬四肢也。經曰。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故逢收藏之時而稍差。不似春夏之散見也。經曰。強力舉重則傷腎。又曰。腎者精之處也。其充在骨。夫既眞陽不能守。而陰精有不外遺者乎。酸削不能行。亦所必至也。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芤遲。爲淸穀。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桂枝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一兩　芍藥一兩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一兩

大棗十二枚　龍骨三兩　牡蠣三兩

上七味。以水七升。煑取三升。分溫三服。

〔補註〕經曰。腎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又曰。厥氣接於陰器。則夢接內。蓋陰器。宗筋之所繫也。而脾胃肝膽之筋亦皆聚焉。故厥陰主筋。則諸筋統於肝也。腎爲陰。主藏精。肝爲陽。主疏泄。故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氣不固。若遇陰邪客之。與所強之陽相感。則或夢或不夢。而精脫矣。是腎虛則無有不虛者也。膀胱與腎爲表裏。故少腹弦急爲陰結。而氣不化者可知。水不生木。則血不養筋。致宗筋僊而陰頭寒。以致虛風生則目眩。血不會則髮脫。種種虛狀。悉本諸此。而其脈則爲虛爲芤爲遲。可想而知也。夫陽虛則水穀不化。陰虛則亡血失精。故芤爲陰虛。復陰陽相搏而爲動。微則陽微。又微緊相搏而爲邪。皆脈經所云至虛者也。然則男子失精。女子夢交。何能已哉。此病之原。皆起於腎之不固。遂令三焦皆底於極虛矣。斯於法必以固精爲主治也。於是以桂枝和榮衞。芍藥收陰。生薑散寒。甘草、膠、棗益脾補氣。更用龍骨以濇其陽。牡蠣以濇其陰。庶腎肝旣固。榮衞調和。而諸證自愈爾。

男子脈浮弱而濇。爲無子。精氣淸冷。此條一本在夫失精家之前

〔補註〕浮、爲陽脈也。擧之有。按之無也。乃於擧之時未見其力。則浮兼弱矣。浮弱。陽氣之虛也。若濇。陰脈也。爲陰血不足。脈經曰。榮爲根。衛爲葉。榮衛俱微。則枝葉枯槁。是生氣微矣。又何能必其有子乎。正以精氣之淸冷也。其在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謂傷其生也。

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善盜汗也。

〔補註〕虛弱細微。絕不見陽。陽虛甚矣。經云。陰氣有餘。身寒多汗。然所謂有餘者。非誠餘也。卽陽之不足言之也。故肺主氣。又合皮毛。司腠理。惟陽氣衰。則衛不固而自汗出。邪在於內。則元府不閉。而汗從府藏出。邪在於外。則腠理不緻。而汗從經絡出。藏府之陰扞格。衛氣浮散於外。無所依從。則汗出衛虛。水穀氣散脫者。汗自出。此皆不因動作而自出之汗也。至盜汗則陽衰因衛虛而所虛之衛行於陰。當目瞑之時。無氣以庇之。故腠開而汗。若一覺則行陽之氣。復散於表而汗止矣。故曰盜汗也。夫至盜汗。而其虛可勝道哉。

人年五六十。其病脈大者。痺俠背行。苦腸鳴。馬刀俠癭者。皆爲勞得之。

〔補註〕人生五十始衰。六十天癸竭。則已精少腎衰矣。使復有動作。遂令陽虛而邪得以客之。痺太陽經道。蓋太陽行於背者也。經謂陽氣者。精以養神。柔以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故病痺俠背行也。又云。中氣不足。腸爲之苦鳴。至陷脈爲瘻。留連肉腠。爲馬刀俠癭。癭者。卽瘰癧也。以其形長如蛤。爲馬刀。或在耳前後。連及頤頷頭下。或下連缺盆。以及胸脇。皆謂之馬刀。此手足少陽經主之也。總以動作忿怒。憂忿氣鬱過甚。而爲風邪內腠。故其脈則大而舉按不實。其因則勞而元氣不足。仲景言之。恐後人復疑爲有餘而誤攻其邪耳。

脈沉小遲。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手足逆寒。腹滿。甚則溏泄。食不消化也。

〔補註〕人之所以運動無苦。四體溫和。食入自化者。皆吾身之真陽爲之也。故陽固則流行於脈中者。各安其部。而無陽衰陰見之象。今沉。少陰脈也。以其所處之位至下也。若寸關皆見。則各府藏之陽何在乎。況其兼者。曰小曰遲。脈經云。小者氣血俱少。又云。遲爲榮中寒。彼此俱陰。絕不見陽。則其氣已大泄矣。故名脫也。夫尺虛之人。行走恇然。象其步履之不正也。而況於氣脫者乎。故行稍疾上喘喝。雖曰呼出心肺。吸入腎肝。自非宗氣行其呼吸。則升降出入。且無以安

於自然矣。況勉強以動其氣乎。是故人之陽。盛於中焦者也。脾之陽不固。則四肢上逆而冷矣。且脾之陽又原於下焦者也。腎之真陽大虛則不足以消腐水穀。爲腹滿爲溏泄。正未有已也。

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寒虛相搏。此名爲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

〔補註〕傷寒論中有此條。方中行先生註。寒言陽氣減損而不足。芤言陰血衰竭而空虛。革言革易常度也。婦人陰血充足而能化。則得坤順之常。半產漏下。則不足以言坤之資生矣。男子陽精充盛而能化。則得乾健之常。亡血失精。則不足以言乾之資始矣。故天地之大德曰生。男不足以言資始。女不足以言資生。則人道大壞。故曰革也。一說革讀亟。變而促迫也。亦通。

愚按。禮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即音亟也。

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

小建中湯方

芍藥六兩　桂枝三兩去皮　甘草三兩炙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膠飴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煑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補註〕經云。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爲重虛。蓋氣不足者。如中氣不健。頻欲更衣。心下悸。或陽明內熱而血外溢。或腹中痛。或夢接內而遺。種種悉氣之不足爲之也。形不足者。卽如四肢不但不強健而痠疼。甚至手足煩熱。津液少而乾燥。種種皆形之不足爲之也。經謂不可刺。以重虛者。宜補之以甘藥。此其意惟仲景遵之。培中央以灌輸腑臟百脈。主以小建中。正稼穡作甘之意也。然觀此證。則腎虛爲多。水虧當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火衰則益火之原。以消陰翳。獨仲景不屑屑於此。而惟以樹立中氣爲第一義者何居。聖人曰。精、穀氣也。可見腎爲藏精之處。伎巧出焉。苟非有五穀之養。五味之調。則亦從何而生。然經又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假使胃不能納。脾不能運。又如之何。故聖人以建中主治。使中州之土。已壞復起。將飲食入胃者。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如經所云者。則五藏百脈自裕矣。豈但已病乎

哉。

虛勞裏急諸不足。黃耆建中湯主之。

黃耆建中湯方

黃　耆三兩　桂　枝三兩　芍　藥六兩　甘　草二兩
生　薑三兩　膠　飴一升　大　棗十一枚

右七味用水七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補註〕不足之證不一。未有不因於氣虛者。夫陽生陰長。氣苟不充。則日就於損矣。故曰衞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開闔失其常度。則裏急見焉。於是爲證之不足者。且不可以概述矣。主以黃耆建中。正於補益中土者。兼足以托實肌表矣。

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丸主之。

八味腎氣丸方

乾地黃八兩　薯　蕷四兩　山茱萸四兩　澤　瀉三兩
茯　苓三兩　丹　皮三兩　桂　枝一兩　附　子炮一兩

右八味。爲末。煉蜜和丸梧子大。火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五丸。日再服。

〔補註〕腰者腎之府。腰痛爲腎氣之虛寒可知矣。惟虛寒。故少腹拘急。而膀胱之氣亦不化也。苟非益火以助真陽。以消陰翳。恐無以生土。而水得泛溢。不至上凌君火不止矣。主以八味。固補益先天之至要者也。

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薯蕷丸主之。

薯蕷丸方二錢五分爲一分

薯　蕷二十分　當　歸　桂　枝　乾地黃

麴　豆黃卷各十分　甘　草二十八分　芎　藭

麥門冬　芍　藥　白　朮　杏　仁各六分

人　參十分　柴　胡　桔　梗　茯　苓各五分

阿　膠七分　乾　薑三分　白　蘞二分　防　風六分

大　棗百枚爲膏

二十一味末之。煉蜜和丸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百丸爲劑。

〔補註〕虛勞不足之證。最易生風。倘不爲調攝。必致火氣日見不足。則所以善行

數變者。不益流連而不息耶。故於手足太陰少陰上下分補。而仍以中土爲主。務令三焦並益。榮衞和諧。而諸風自息矣。如桂枝、柴胡、防風。藉以固表升陽爲力頗多。非謂以此驅風。轉燥津液也。

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仁湯主之。

酸棗仁湯方

酸棗仁二升　甘草一兩　知母二兩　茯苓二兩

芎藭二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棗仁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補註〕按嘉言論此方云。素問謂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可見虛勞虛煩。爲心腎不交之病。腎水不上交於心火。心火無制。故煩而不得眠。不獨夏月爲然矣。方用棗仁爲君。而兼知母之滋腎爲佐。茯苓、甘草調和其間。芎藭入血分而解心火之燥煩也。

五勞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飲食。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饑傷、勞傷、經絡榮衞氣傷。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緩中補虛。大黃䗪蟲丸主之。

大黃䗪蟲丸方

大　黃蒸十分　黃　芩二兩　甘　草三兩　桃　仁一升
杏　仁一升　芍　藥四兩　乾地黃十兩　乾　膝一兩
蝱　蟲一升　水　蛭百枚　蠐　螬一升　䗪　蟲一升

右十二味。蜜丸。小豆大。酒飲服五丸。日三服。

〔補註〕嘉言云。七傷。金匱明謂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饑傷、勞傷、經絡營衛氣傷、及房勞傷。但居其一。後人不知何見。謂七者陰寒、陰痿、裏急、精速、精少、陰下濕、精滑、小便苦數。臨事不舉。似乎專主腎傷爲言。豈有五勞分主五藏。而七傷獨主一藏之理。雖人身恣逞傷腎者恆多。要不可爲一定之名也。故虛勞證。凡本之內傷者。有此七者之分。而虛勞發熱。未有不由瘀血者。若無內傷。則營衛運行。不失其次。瘀從何起。是必飲食起居。過時失節。營衛凝泣。先成內傷。然後隨其氣所阻塞之處。血爲瘀積。積之久。牢不可拔。新生之血。不得周灌。與日俱積。其人尚有生理乎。仲景施活人手眼。以潤劑潤其血之乾。以蠕動噉血之物。行死血。名之曰緩中補血。豈非以行血去瘀。爲安中補虛上著乎。然此特世稱乾

血勞之良法也。血結在內。手足脈相失者宜之。兼入瓊玉膏潤補之藥同用。尤妙。試爲細參其證。肌膚甲錯。面目黯黑。及羸瘦不能飲食。全是營血瘀積胃中。而發見於肌膚面目。所以五藏失中土之灌溉而虛極也。此與五藏之本病不同。故可用其方而導其胃中之血。以內穀而通流營衛耳。許州陳大夫傳仲景百勞丸方云。治一切勞瘵積滯。不經藥壞證者。宜服。大夫其長於謀國者歟。方用當歸、乳香、沒藥各一錢。蝱蟲十四箇。人參二錢。水蛭十四箇。桃仁十四箇。浸去皮尖爲細末。煉蜜丸如桐子大。都作一服可百丸。五更用百勞水下。取惡物爲度。服白粥十日。百勞水卽甘瀾水。以杓揚百遍者也。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七

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證治第七 論三首脈證四條方十五首

〔補註〕嘉言云。金匱於肺痿、肺癰二證。則徹土綢繆。治之於蚤。然先從脈辨其數虛數實。次從口辨其吐沫乾燥。然更出一捷要之法。謂咳嗽之初。即見上氣喘急者。乃外受風寒所致。其脈必浮。宜從越婢加半夏之法。及小青龍加石膏之法。亟爲表散。不爾即是肺癰、肺痿之始基。故以咳嗽上氣病證。同敍於肺癰、肺痿之下。而另立痰飲咳嗽本門。原有深意。見咳而至於上氣。即是肺中壅塞。逼迫難安。尚何等待。不急散邪下氣以清其肺乎。然亦分表裏虛實爲治。不當誤

施。轉增其困矣。

再論肺癰、肺痿之病。皆燥病也。肺禀清肅之令。乃金寒水冷之藏。火熱熏灼。久久失其清肅而變爲燥。肺中生癰。其津液全裹其癰。不溢於口。故口中辟辟然乾燥。肺熱成痿。則津液之上供者。悉從燥熱化爲涎沫濁唾。證多不渴。較胃中津液盡傷。母病累子之痿。又大不同。祇是津液之上輸者。變爲唾沫。肺不霑其惠澤爾。若夫痿病。津液不能滅火。反從火化。累年積歲。肺葉之間。釀成一大火聚。以清涼投之。扞格不入矣。然雖扞格。固無害也。設以燥熱投之。以火濟火。其人有不坐斃者乎。半夏燥藥也。投入肺中。轉增其患。自不待言。但清涼既不能入。惟燥與燥相得。乃能入之。故用半夏之燥。入清涼生津藥中。則不但不燥。轉足開燥。其濁沫隨逆氣下趨。久久津液之上輸者。不結爲涎沫。而肺得霑其潰潤。痿斯起矣。人但知半夏能燥津液。孰知善用之。即能驅所燥之津液乎。此精蘊也。

總按肺爲嬌藏。肺氣素爲形寒飲冷而受傷。久久出汗過多而不瘥。氣餒不振。即爲肺痿。其風傷皮毛。無傷血脈。風熱相搏。氣血稽留。遂爲肺癰、肺痿多涎沫。

乃至便下濁沫。肺癰膿血。乃至便下膿積。凡胃強能食而下傳者。皆不死也。夫血熱則肉敗。營衛不行。必將爲膿。是以金匱以通行營衛爲第一義。欲治其子。先建其母。胃中津液。尤貴足以上供而無絕乏。後世諸方錯出不一。不明大意。今閱金匱十五方。固已用之不盡矣。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爲肺痿。肺痿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脈數。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爲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欬卽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爲肺癰。咳唾膿血。脈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

〔補註〕按嘉言云。人身之氣。稟命於肺。肺氣淸肅則周身之氣。莫不服從而順行。肺氣壅濁。則周身之氣。易致橫逆而犯上。故肺癰者。肺氣壅而不通也。肺痿者。肺氣萎而不振也。纔見久咳。先須防此兩證。肺癰由五藏蘊崇之火。與胃中停蓄之熱。上乘乎肺。肺受火熱熏灼。血爲之凝。痰爲之裹。遂成小癰。所結之形漸長。則肺日脹而脇骨日昂。迺至咳聲頻併。痰濁如膠。發熱畏寒。日晡尤甚。面紅鼻燥。胸生甲錯。始先卽能辨其脈證。屬表屬裏。極力開提攻下。無不愈者。迨至

血化爲膿。肺葉朽壞。傾囊吐出。始識其證。十死不救。嗟無及矣。間有癰小氣壯。胃強善食。其膿不從口出。或順趨肛門。或旁穿脇肋。仍可得生。然不過十中二三耳。仲景治法最精。用力開提於未成膿之先。今人施於既成膿之後。其有濟乎。肺痿者。其積漸已非一日。其寒熱不止一端。總由胃中津液不輸於肺。失其所養。轉枯轉燥。然後成之。蓋肺金之生水。精華四布者。全藉胃土津液之富上供罔缺。但胃中津液暗傷之竇最多。粗工不知愛護。或腠理素疎。無故而大發其汗。或中氣素餒。頻吐以傾倒其囊。或瘅或消中。飲水而渴不解。泉竭自中。或腸枯便秘。強利以求其快。漏巵難繼。只此上供之津液。坐耗歧途。於是肺火日熾。肺熱日深。肺中小管日窒。咳聲以漸不揚。胸中脂膜日乾。咳痰艱於上出。行動數武。氣卽喘鳴。衝擊連聲。痰始一應。金匱治法。貴得其精意。大要緩而圖之。生胃津。潤肺燥。下逆氣。開積痰。止濁唾。補真氣。以通肺之小管。散火熱。以復肺之清肅。如半身痿廢。及手足痿軟。治之得法。亦能復起。而肺近在胸中。呼吸所關。可不置力乎。肺癰屬在有形之血。血結宜驟攻。肺痿屬在無形之氣。氣傷宜徐理。故癰爲實。誤以肺痿治之。是爲實實。痿爲虛。誤以肺癰治之。是爲虛虛。此

辨證用藥之大略也。然兩手寸口之脈。原爲手太陰肺脈。此云寸口脈數。云滑數云數實數虛。皆指左右三部統言。非如氣口獨主右關之上也。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沫。頃之遍地者爲肺痿。言咳而口中不乾燥也。若咳而口中辟辟燥。則是肺已結癰。火熱之毒。出現於口。咳聲上下。觸動其癰。胸中卽隱隱而痛。其脈必見滑數有力。正邪氣方盛之徵也。數虛數實之脈。以之分別肺痿肺癰。是則肺痿當補。肺癰當瀉明矣。

問曰。病咳逆。脈之何以知此爲肺癰。當有濃血。吐之則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爲風。數則爲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衞。呼氣不入。熱過於榮。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肺。其人則咳。口乾喘滿。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爲之凝滯。畜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補註〕按嘉言云。肺癰之脈。既云滑數。此復云微數者。非脈之有不同也。滑數者。已成之脈。微數者。初起之因也。初起左右三部脈微。知其衞中於風而自汗。左右三部脈數。知爲榮吸其熱而畏寒。然風初入衞。尚隨呼氣而出。不能深入。所傷者不過在於皮毛。皮毛者肺之合也。風由所合以漸舍於肺俞。而咳唾振寒。

玆時從外入者。從外出之易易者。若夫熱過於榮。卽隨吸氣所入。不出而傷其血脈矣。衞中之風。得榮中之熱。留戀固結於肺葉之間。乃致血爲凝滯。以漸結爲癰膿。是則有形之敗濁。必從瀉法而下驅之。使其邪毒隨驅下移。入胃入腹入腸。再一驅。卽盡去不留矣。安在始萌不救。聽其膿成而腐敗耶。

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補註〕肺爲氣之總司。主呼吸者也。今云上氣至於面浮腫。至爲肩息。是其肺氣壅逆。而肩爲動搖矣。何也。肺之所畏者。火也。設中焦邪實。阻其升降。而炎上之性。有加無已。則所呼之氣。邪有以助之。而所吸之氣。不復下達。遂使出入息肩矣。加以脈浮大。火勢方張。本體既衰。而邪削更甚。又何法可令其內還而下趨乎。故不治也。然猶有可圖者。庶幾中土尚培。生氣未絕耳。若加利。爲尤甚也。

上氣喘而燥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

〔補註〕同一上氣也。此則作喘而不息肩者。正以皮毛乃肺之合。爲邪所蔽。遂令肺氣不得外達。故寒傷營者。亦作喘也。彼燥陰也。上氣何以復燥。肺氣既塞。遂令下流不化。水既不化。又令木氣不疏。此皆以母病而兼及於子也。一發其汗。

則塞者得以外通矣。逆者得以下達矣。故曰愈也。

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爲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薑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四兩炙　乾薑二兩炮

右二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補註〕嘉言云肺熱。則膀胱之氣化亦熱。小便必赤澁而不能多。若肺痿之候。但吐涎沫而不咳。復不渴。反遺尿而小便數者。何其與本病相反也。必其人上虛不能制下。以故小便無所收攝爾。此爲肺中冷。陰氣上巔。侮其陽氣。故必眩。陰寒之氣。凝滯津液。故多涎唾。若始先不渴。服溫藥卽轉渴者。明是消渴飲一溲二之證。更當消息之矣。

愚按、肺寒。上虛也。便數。下虛也。聖人只溫其中。豈非以補其母。則子自安。總司之地溫而膀胱亦溫。下泉無冽彼之患矣。

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

射干麻黃湯方

射干三兩　麻黃四兩　生薑四兩　細辛三兩

紫菀三兩　款冬花三兩　五味子半升　大棗七枚

半夏半升洗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煑麻黃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分溫三服。

〔補註〕嘉言云。上氣聲如水雞。明係痰阻其氣爾。阻之務在去之。而仲景不專於去痰者。以肺受風寒。主氣之司。已爲邪困而不能自持。莫若主於發表而佐以潤燥下氣開痰四法。聚於一方內。以分解其邪。不使之合。此因證定藥之大法也。

咳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

皂莢丸方

皂莢八兩刮去皮用酥炙

右一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以棗膏和湯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補註〕經謂上氣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依從也。今咳逆上氣。是

濁氣上干。清虛之位。反爲濁陰所據。故雖時時唾。而濁不爲唾滅也。皂莢性能驅濁。其刺又能攻堅。且得直達患處。用意神巧。誠不可思議者。嘉言云。大熱之毒。聚結於肺。表之溫之。曾不少應。堅而不可攻者。用此丸豆大三粒。朝三服。暮一服。吞適病所。如棘鍼徧刺。四面還攻。如是多日。庶幾無堅不入。聿成蕩滌之功。不可以藥之微賤而少之也。胸中手不可入。即爲謂代鍼丸可矣。

咳而脈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

厚朴麻黃湯方

厚朴五兩　麻黃四兩　石膏如雞子大　杏仁半升

半夏半升　乾薑二兩　細辛二兩　小麥一升

五味子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麥熟。去滓。內諸藥。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補註〕嘉言云。若但咳而脈浮。則外邪居多。全以散邪爲主。用法即於小青龍湯中去桂枝、芍藥、甘草。加厚朴、石膏、小麥。仍從肺病起見。所以桂枝之熱。芍藥之收。甘草之緩。概示不用。而加厚朴以下其氣。石膏以清熱。小麥引入胃中。助其

升發之氣。一舉而表解脈和。於以置力於本病。然後破竹之勢可成爾。一經裁酌。直使小青龍載肺病騰空而去。神哉。

咳而脈沉者。澤漆湯主之。

澤漆湯方

半夏半升　紫參五兩一作紫菀　澤漆三升以東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

生薑五兩　白前五兩　甘草三兩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桂枝三兩

右九味。㕮咀。內澤漆汁中。煮取五升。溫服五合。至夜盡。

〔補註〕浮爲在表。沉爲在裏。表裏二字。與傷寒之表裏大殊。表者邪在衞。卽肺之表也。裏者邪在榮。卽肺之裏也。熱過於榮。吸而不出。其血必結。血結則痰氣必爲外裏。故用澤漆之破血爲君。加入開痰下氣。清熱和榮諸藥。俾堅壘一空。元氣不損。製方之妙若此。

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

麥門冬湯方

麥　冬七升　半　夏一升　人　參二兩　甘　草二兩
粳　米三合　大　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八升。煑取六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補註〕嘉言云。胃中津液枯燥。虛火上炎之證。治本之良法也。夫用降火之藥而火反升。用寒涼之藥而熱轉熾者。徒知與火熱相爭。未思及必不可得之數。不惟無益。而反害之。凡肺病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卽死。胃氣者。肺之母氣也。本草有知母之名者。謂肺藉其清涼。知清涼爲肺之母也。有貝母之名者。謂肺藉其豁痰。實豁痰爲肺之母也。然屢施於火逆上氣。咽喉不利之證而屢不應。名不稱矣。孰知仲景有此妙法。於麥冬、人參、甘草、粳米大補中氣。大生津液隊中。增入半夏之辛溫一味。其利咽下氣。非半夏之功。實善用半夏之功。擅古今未有之奇矣。

肺癰喘不得臥。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葶藶大棗瀉肺湯方

葶　藶熬令色黃搗丸如彈子大　大　棗十二枚

右先以水三升煑棗。取二升。去棗。內葶藶煑取一升。頓服。

〔補註〕此治肺癰喫緊之方也。肺中生癰。不瀉何待。恐日久癰膿已成。瀉之無益。日久肺氣已索。瀉之轉傷。惟血結而膿未成。當急以瀉肺之法奪之。況喘不得臥。不云甚乎。

咳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爲肺癰。桔梗湯主之。

桔梗湯方

桔　梗一兩　甘　草一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分溫再服。

又方此方係宋人所增並錄之以備用

桔　梗　貝　母　當　歸　瓜蔞仁

枳　殼　薏苡仁　桑白皮　百　合各一錢五分

五味子　葶　藶　地骨皮　甘草節

知　母　防　己　黃　耆　杏　仁各五分用清水煎服

〔補註〕肺癰由熱結而成。其濁唾腥臭。因熱瘀而致。故咳而胸滿。是肺不利也。振寒。陰鬱於裏也。咽乾不渴。阻滯津液也。彼邪熱搏聚。固結難散之勢。用桔梗開之以散其毒。甘草解之以消其毒。庶幾可圖。無使滋蔓。即至久久吐膿之時。亦仍可用此湯者。一以桔梗可開之使下行。亦可托之俾吐出。一以甘草可以長血肉。更可以益金母也。

咳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

越婢加半夏湯方

麻　黃六兩　石　膏半斤　生　薑三兩　大　棗十五枚

甘　草二兩　半　夏半升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煑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分溫三服。

〔補註〕咳而上氣。則其氣之有衝而不下可知矣。其咳之相連而不已可知矣。此皆屬肺之脹使之也。邪入於肺則氣壅。肺壅則欲不喘不可得。惟喘極故目如脫。所以狀脹與喘之至也。脈浮。邪也。兼大則邪實。而所以遺害於肺。正未有已。故必以辛熱發之。亦兼以甘寒佐之。使久合之邪。渙然冰釋。豈不快乎。然久畜

之飲。何由得泄。故特加半夏於越婢湯中。一定之法也。

肺脹。咳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小青龍湯加石膏湯方

麻黃三兩　細辛三兩　芍藥三兩　乾薑三兩

甘草三兩　桂枝三兩　五味子半升　半夏半斤

石膏二兩

右九味。以水一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強人服一升。羸者減之日三服。小兒服四合。

［補註］此條證與上條無異。所異者加躁。脈但浮爾。然前條躁者欲作風水。此條躁者心下有水。可見躁爲陰躁。而水爲陰之至也。君主之地。水氣上凌。豈細故耶。故前方於麻黃以杏仁易石膏。加薑棗。發散之力微且緩。此於麻桂藥中加石膏。其力轉猛。然監以芍藥、五味、乾薑。其勢下趨水道。不至過汗也。然後知小青龍亦能翻江倒海。引水潛藏。不若大青龍之騰雲致雨也。夫越婢湯有石膏、半夏。小青龍方有半夏。無石膏。觀二方所加之意。全重此二物協力建功。石膏

清熱。藉辛溫亦能豁痰。半夏豁痰。藉辛涼亦能淸熱。不然。石膏可無慮。半夏不在所禁乎。仲景加減一味。已見因心化裁矣。

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淸涕出。不聞香臭。酸辛。咳逆上氣。喘鳴迫塞。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補註〕經云。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然而喘咳。胃氣不升。大腸之氣亦不降。則鼻塞不聞香臭。遂使周身腫浮。有種種之證也。然此表證尙多。豈可專瀉。不知肺癰始因邪由外入。及其成癰。則證復自內顯出。故論其常。當升散開提者。且未可下奪。論其亟當下奪者。倘牽制於外。反昧膿成則死之大戒。安得不審所輕重哉。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八

奔豚氣病脈證治第八論二首　方三首

師曰。病有奔豚。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從驚發得之。

〔補註〕此仲景言奔豚之始本於驚。故並及他病之亦因於驚者。夫奔豚。水獸也。奔豚證。腎病也。經曰。東方肝木病發驚駭。夫肝爲火之母。故肝病則不足以生君火。而所勝者侮之也。肝爲水之子。故肝病則必至於擾腎水。而所生者顧之也。厥陰藏爲藏血之地。驚則氣凝。氣凝則血滯。故厥陰篇有嘔家癰膿。膿盡自愈也。陽明土本畏木者也。木得邪助。下尅斯土。故傳而爲驚怖。所以經謂見肝

之病。當先實脾也。至肝病已不得水之滋養。必熱甚生風。故火熾而未得熄焉。要之皆因於驚而隨人之所虛以致病焉耳。

師曰。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

〔補註〕夫驚者。實有可畏觸於我也。因其可畏而惴惴焉恐。惕惕焉懼。則曰恐。故驚則傷心。恐則傷腎。腎爲作強之官。受傷則邪氣斯盛。心爲神明之出。受傷則正氣以衰。水本尅火者也。於是腎邪欲上凌心。斯從少腹而上衝咽喉也。何也。夫少陰脈循喉嚨。因其所繫之經。而上衝殊便。縱使土可制水。乃由驚病肝。則木氣足以勝土。且因驚病心。則火氣又不足以生土。然則水氣之止。亦其勢衰而復還耳。豈誠陽明太陰足以提防之耶。

奔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之。

奔豚湯方

甘草　芎藭　當歸各二兩　半夏四兩

黃芩二兩　生葛五兩　芍藥二兩　生薑四兩

甘李根白皮一升

右九味。以水二斗。煑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補註〕氣上衝胸。較衝咽喉稍緩。然腹痛。明係木來乘土。若往來寒熱。少陽本病。以厥陰與少陽相表裏也。故以作甘者益土爲制水。半夏、生薑消散積滯。以辛溫去寒。以苦寒解熱。當歸益營芍藥止痛。凡發於驚者。皆以本湯主治。即以病名湯。

發汗後。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主之。

桂枝加桂湯方

桂　枝五兩去皮　芍　藥三兩　生　薑三兩　甘　草二兩炙

大　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補註〕奔豚。北方腎邪也。燒鍼令汗。縱不合法。與少陰何與而作奔豚。蓋太陽相與表裏也。鍼處被寒。核起而赤。吾知前此之邪未散。而後此之邪復入矣。惟桂能伐腎邪。所以用桂加入桂枝湯中。一以外解風邪。一以內泄陰氣也。各灸核

上者。因寒而腫。惟灸消之也。

發汗後。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　苓半觔　甘　草二兩炙　大　棗十五枚　桂　枝四兩

右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煑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補註〕汗本心之液。發汗而臍下痛悸者。心氣虛而腎氣動也。腎邪欲上凌心。故臍下先悸。取用茯苓直趨腎界以泄其水氣。故真武湯以此爲君。尙能攝外散之水。坐收北方。况於少陰藏中欲作未作者耶。

甘瀾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九

胸痺心痛短氣病脈證治第九 論一首 脈證六條 方九首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卽胸痺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痺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

〔補註〕痺者痞閟而不通也。經云。通則不痛。故惟痛爲痺。而所以爲痺者。邪入之。其所以爲邪入者。正先虛也。故曰。脈取太過不及。不及爲陽微。太過卽陰弦。陽虛故邪痺於胸。陰盛故心痛。仲景已自申說甚明。乃知此證。總因陽虛。故陰得以乘之。設或不弦。則陽雖虛而陰不上干可知也。然胸痺有微甚之不同。則爲

治因亦異。微者但通上焦不足之陽。甚者且驅其下焦厥逆之陰。通陽者。以薤白、白酒、半夏、桂枝、人參、杏仁之屬。不但苦寒不入。卽清涼盡屏。蓋以陽通陽。陰分之藥不得預也。甚者。用附子、烏頭、蜀椒大辛熱。以驅下焦之陰。惟陰退而陽可以漸復耳。可不留意乎。

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

〔補註〕陽不足。則陰上入而爲寒。陰不足。則陽下陷而爲熱。陰陽未嘗偏勝。故無寒熱如平人。然短氣不足以息者。是邪痺於中。而滯其升降之氣。不可信其中虛而輒補之以蹈實實之戒也。

胸痺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括蔞薤白白酒湯主之。

括蔞薤白白酒湯方

括蔞實一枚搗　薤白半升　白酒七升

右三味。同煑。取二升。分溫再服。

〔補註〕寒濁之邪。滯於上焦。則阻其上下往來之氣。塞其前後陰陽之位。遂令爲

喘息。爲咳唾。爲痛。爲短氣也。陰寒凝泣。陽氣不復自舒。故沉遲見於寸口。理自然也。乃小緊數復顯於關上者何耶。邪之所聚。自見小緊。而陰寒所積。正足以遏抑陽氣。故反形數。然陽遏則從而通之。括蔞實最足開結豁痰。得薤白、白酒佐之。既辛散而復下達。則所痺之陽自通矣。

胸痺不得臥。心痛徹背者。栝蔞薤白半夏湯主之。

栝蔞薤白半夏湯方

栝蔞實一枚搗　薤白三兩　半夏半升　白酒一斗

右四味同煮取四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補註〕胸痺在氣。氣在上焦。故即不言脈。而與上條無異。即證亦不甚相異也。所異者。止不得臥耳。經云。晝行於陽則寤。夜行於陰則寐。然則不得臥。以氣之行於陽而不行於陰故也。經以小半夏湯覆杯即臥。非半夏爲得寐藥也。特以草生於夏。夏半爲一陰初生。由陽入陰。使氣歸於肝。而血亦入焉。故於本湯增此一味。而能事畢矣。可不謂神乎。

胸痺。心中痞氣。氣結在胸。胸滿。脅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人參湯亦主

之。

枳實薤白桂枝湯方

枳　實四枚　厚　朴四兩　薤　白半升　桂　枝一兩

栝　蔞一枚搗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煑枳實、厚朴。取二升。去滓。內諸藥。煑數沸。分溫三服。

人參湯方

人　參　白　朮　甘　草　乾　薑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煑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補註〕同一病也。一用通痞去滿之藥。一用辛散補中之味。全不相謀。謂治一證。豈仲景自爲矛盾耶。不知證有久暫。病有虛實也。假如氣果有滯。上焦痞滿。下氣亦上逆。不得不於通痺藥中加降氣消滿。調和榮衞之藥也。若夫病久而中氣大虛。宗氣不利。時時滿。或從脅下搶心。不用甘溫。必不足以益中州之氣。不用辛散。且不足以破凝滯之陰。氣足而淸者自升。濁者自降。將結去而搶消矣。又何痺之有焉。

胸痺。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枳薑湯亦主之。

茯苓杏仁甘草湯方

茯　苓三兩　杏　仁五十粒　甘　草一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再服。

橘枳薑湯方

橘　皮一觔　枳　實三兩　生　薑半觔

右三味。以水五升。煑取二升。分溫再服。

〔補註〕胸痺既有虛實。又有輕重。故痺之重者。必徹背徹心者也。輕者不然。然而何以亦言痺。以其氣塞而不舒。短而弗暢也。然一屬手太陰肺。肺有飲。則氣每壅而不利。故以茯苓逐水。杏仁散結。用之當矣。又何取於甘草。蓋以短氣則中土不足也。土爲金之母也。一屬足陽明胃。胃中實。故君橘皮以理氣。枳實以消滿。且使積滯去而機竅通。更加生薑之辛。無處不宣。靡有遏抑。庶邪去而正自快。此同一實證中。而又有藏府之別也。

胸痺緩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薏苡仁十五兩　大附子十枚炮

右二味。杵爲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補註〕胸痺緩急者。痺之急證也。寒飲上聚心膈。使陽氣不達。危急爲何如乎。故取薏苡逐水爲君。附子之辛熱爲佐。驅除寒結。席卷而下。又烏能不勝任而愉快耶。

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薑枳實湯主之。

桂枝生薑枳實湯方

桂枝三兩　生薑三兩　枳實五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煑取三升。分溫三服。

〔補註〕枳實、生薑。原以治氣塞。況於痞乎。故較前條稍減輕分兩。使痞者下其氣以開之。懸痛屬飲者。得生薑以散之。既足建功矣。乃去橘皮而用桂枝者。以所逆非一。或腎氣上衝。正未可知。桂伐腎邪。正其能事。不但調和榮衞。爲去痞臣也。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丸主之。

烏頭赤石脂丸方

烏　頭一分炮　赤石脂一兩　蜀　椒一兩　附　子半兩炮

乾　薑一兩

右五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加服。

〔補註〕心痛徹背背痛徹心。乃陰寒之氣厥逆而上干者。橫格於胸背經脈之間。牽連痛楚。亂其氣血。紊其疆界。此而用氣分諸藥。則轉益其痛。勢必危殆。仲景用蜀椒烏頭。一派辛辣。以溫散其陰邪。然恐胸背既亂之氣難安。而即於溫藥隊中。取用乾薑之泥。赤石脂之澀。以填塞厥氣所橫衝之新隊。俾胸之氣自行於胸。背之氣自行於背。各不相犯。其患乃除。此煉石補天之精義也。今人知有溫氣、補氣、行氣、散氣諸法矣。亦知有堵塞邪氣攻衝之竇。令胸背陰陽二氣並行不悖者哉。

九痛丸　治九種心痛。非仲景方

附　子二兩炮　生狼牙一兩炙香　巴　豆一兩去皮心熬研如脂

人　參　乾　薑　吳茱萸各一兩

右六味。末之。煉蜜丸如梧子大。酒下。強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

〔補註〕丸以九名。能治九種心痛。吾不知其治何者爲九也。且兼治卒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并冷衝上氣。落馬墮車。血疾等皆主之。由此言之。則知熱以去冷。辛以開鬱。降以治逆。香以散結。甘以補正。毒以攻毒。萃羣力於一方。合諸毒而不顧。用力少而成功多者。正以君主之地。無使竊發。故無禮於側。鷹鸇逐之。況於胞絡受害。不啻震驚輦轂者乎。此寧速無寧緩者也。然則火痛亦可治歟。曰可。何也。此從治之法也。觀落馬墮車以及血疾。則皆因傷而滯。或素有瘀。所痛即不關於心者。無不可治也明矣。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十

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第十 論一首 脈證十六條 方十二首

趺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

〔補註〕嘉言云。趺陽脾胃之脈。而見微弦。爲厥陰肝木所侵侮。其陰氣橫聚於腹。法當脹滿有加。設其不滿。陰邪必轉攻而上。決無輕散之理。蓋陰邪既聚。不溫必不散。陰邪不散。其陰竅必不通。故知其便必難。勢必逆攻兩胠而致疼痛。較腹滿更進一步也。虛寒之氣從下而上。由腹而胠。纔見一斑。亟以溫藥服之。俾

陰氣仍從陰竅走散。而不至上攻則善矣。

〔衍義〕仲景所謂此虛寒自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包舉陰病證治。了無剩義。蓋寒從下上。正地氣加天之始。用溫則上者下。聚者散。直捷通快。一言而終。故卒病論雖亡。其可意會者。未嘗不宛在也。

愚按、趺陽爲足陽明胃。在跗上五寸間。夫府陽也。土本大。今微弦。陰脈也。脈微者本虛。必有乘之者矣。故兼木脈。尅賊隨之。中州之氣衰。安能清升而濁降乎。微腹滿必至。理自然也。設不滿。則真陽既不足以生土。是命門大虛。而膀胱之氣亦不化。何者。胃固司腎之開闔者也。便既難。則兩胠不但拘急而疼痛矣。總之。腎氣一衰。不傳於胃。必傳膀胱。故曰虛寒自下上也。然則舍溫法何以爲治乎。吾知腹滿者必附子理中。便難者八味丸。甚者四逆湯。仲景即不出湯而意已躍然言外。

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實。可下之。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

〔補註〕夫腹滿。亦有屬實。實則非虛寒也明矣。豈概以溫藥治之乎。故有試之之法。痛與不痛。虛實較然矣。蓋胃實必熱。熱蒸必舌黃。黃、土色也。下其實熱。黃不

自已乎。有此一辯。幷虛者愈審已。

病者痿黃。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補註〕嘉言云。痿黃乃中州土敗之象。躁而不渴。乃陰盛陽微之象。胸中寒實。乃堅冰凝沍之象。加以下利不止。此時卽極力溫之。無能濟矣。蓋堅在胸而瘕在腹。堅處拒藥不納。勢必轉趨其瘕而奔迫無度。徒促其藏氣之絕耳。孰謂虛寒下利。可不乘其胸中陽氣未漓。陰寒未實。蚤爲溫之也乎。

〔衍義〕此論寒證亦有實者。實者何。邪實也。蓋惟正虛而邪實也。虛屬眞陽虛。本腎。實屬胃家實。因寒。夫惟無火。不能消腐。故多滯多泄也。言其形則痿黃。證則躁而不渴。何也。躁爲陰躁。不渴則正陰凝之象也。嗟乎。陽不生則寒不去。寒不去則利又何能止耶。

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爲寒。當與溫藥。

〔補註〕曰時減。非竟不滿也。若不滿則病已愈矣。不復如故矣。今則不然。時或稍可。乃復如故。則非實滿可知也。實則未有或減者也。故斷斷爲寒。寒無不溫。虛無不補。此正法也。

寸口脈弦者。即脅下拘急而痛。其人嗇嗇惡寒也。

〔補註〕前既言寒疝矣。此則言其脈與證也。夫弦。陰脈也。上見寸口。已非若發榮滋長之木。合旺於春者比矣。故拘急而痛。應在脅下。脇下者。肝之幕也。爲寒所持冷洌之氣。自不舒容。寒常在。則惡亦不已也。試觀其人。知內氣之餒矣。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發熱色和者善嚏。

〔補註〕惡寒數欠。衛氣虛也。衛既不固。則寒易乘而中氣自餒。故喜欠。然則肺主皮毛。外受邪而肺氣有不傷者乎。清涕之出。勢所必至也。若夫陽氣稍復。則寒邪自衰。而陰凝之色亦自此而消解。邪之出亦從肺開。故經曰已而嚏。

中寒。其人下利。以裏虛也。欲嚏不能。此人肚中寒。

〔補註〕寒之所中。不外陰陽兩經。然寒即中陰亦曰經耳。何以即利。以陰經循乎裏也。然寒又何以即中陰經。以陽氣大衰。邪即中裏。故云裏虛也。裏虛下利。陽氣不能上升。故欲嚏而未能。乃知陰寒內凝。陽氣未復。不若前條之所傷者。在皮毛間也。

夫瘦人繞臍痛。必有風冷。穀氣不行。而反下之。其氣必衝。不衝者。心下則痞也。

〔補註〕臍位乎陰。繞之而痛。必有所閼而不通者。况瘦人則榮氣素薄者乎。或風或冷。其有襲之者矣。風冷既入。則必陽不盛。陽既不盛。孰爲消腐水穀。治之者必以辛溫之味。鼓散其邪。庶幾可已。乃反以寒藥下之。則其邪必不服。猶之太陽反下。其氣上衝也。經謂氣上衝胸。邪在大腸。若不上衝。則其邪尚在於胃。經又謂客氣上逆。而心下痞也。

病腹滿發熱十日。脈浮而數。飲食如故。厚朴七物湯主之。

厚朴七物湯方

厚　朴半觔　甘　草三兩　大　黃三兩　枳　實五枚

桂　枝二兩　生　薑五兩　大　棗十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煑取四升。溫服八合。日三服。　嘔者。加半夏五合。　下利去大黃。　寒多者。加生薑至半觔。

〔補註〕此有裏復有表之證也。腹滿而能飲食。亦熱邪殺穀之義。發熱脈浮數。此表邪正熾之時。故以小承氣治其裏。桂枝去芍藥以解其表。內外兩解。渙然冰釋。卽大柴胡湯之意也。以表見太陽。故用桂枝耳。

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脅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

附子粳米湯方

附　子一枚炮　粳　米半升　半　夏半升　甘　草一兩

大　棗十枚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補註〕嘉言云。腹中陰寒。奔迫上攻胸脇。以及於胃而增嘔逆。頃之胃氣空虛。邪無所隔。徹入陽位則殆矣。是其除患之機。所重全在胃氣。乘其邪初犯胃。尙自能食。而用附子、粳米之法。溫飽其胃。胃氣溫飽。則土厚而邪難上越。胸脇逆滿之濁陰。得溫無敢留戀。必還從下竅而出。曠然無餘。此持危扶顚之手眼也。愚按、人之生。陽氣爲之耳。陽氣生於下焦。盛於中而會於上。豈得復有寒乘之。於是陰陽通。清濁分而上下因以位。由是清氣上升。遂不致於下陷。濁氣下降。亦不至於上僭也。若使腹中有寒。則入者已不化。承者已不生。又何能生尅不差。府藏相安乎。於是爲雷鳴。爲切痛。爲胸脇間逆滿。勢必至於嘔吐不已者。無他。地氣之寒爲之也。試觀氣寒者。於天時則爲嚴寒。於王事則爲兵刑。去生不

幾違乎。故聖人以附子回陽。陽回而寒氣去矣。以半夏散滿。滿散而嘔吐止矣。若論養胃何如粳米。安脾何如甘味。此言痛之因於寒。寒則未有不本於虛者也。

痛而閉者。厚朴三物湯主之。

厚朴三物湯方

厚　朴八兩　大　黃四兩　枳　實五枚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煑二味。取五升。內大黃煑取三升。溫服一升。以利爲度。

〔補註〕此又言痛之實證也。閉者氣已滯也。塞也。經曰。塞因塞用。此之謂也。於是以小承氣通之。乃易其名爲三物湯者。蓋小承君大黃以一倍。三物湯君厚朴以一倍者。知承氣之行。行在中下也。三物之行。因其閉在中上也。繹此可啓悟於無窮矣。

按之心下滿痛者。此爲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

大柴胡湯方

柴　胡半觔　半　夏半觔洗　黃　芩　芍　藥各三兩
生　薑五兩　枳　實四枚炙　大　棗十二枚　大　黃二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煑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
〔補註〕心下者。胸也。滿且痛。不屬有形乎。故曰實。實則當去。然何取於大柴胡湯。柴胡。表藥也。非有外邪。無取兩解。乃必出於此者。正以實則必滿。按則必痛。以至內發熱。津液耗而元氣下陷。勢所必至也。故仲景以柴胡升清陽爲主治。而散滿者。去熱者。收陰者。下結者。各有分治。且兼薑棗以益脾液。取意豈淺鮮哉。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須下之。宜大承氣湯。
大承氣湯方
大　黃四兩酒洗　厚　朴半觔去皮炙　枳　實五枚炙　芒　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煑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煑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煑一二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補註〕大承氣。大下藥也。在傷寒入府。每每慎戒。何宿食而遽可用乎。觀上腹滿不減。減不足言二句。吾知必用下。如大柴胡等而不爲稍減。須大下之。不可觀

望以坐耗胃家津液耳。

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不可觸近。大建中湯主之。

大建中湯方

蜀　椒二合　乾　薑四兩　人　參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煑取二升。去滓。內膠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一炊頃。可飲粥二升。後更服。當一日食糜。溫服之。

〔補註〕上中二焦所以受寒邪者。皆由於中氣素虛也。虛則陽氣不布。而所積者爲寒飮所衝者爲寒氣。所顯者有影無形。爲寒痛。故取辛熱之品以散其邪。甘溫之味以培其土。則中州已圮而復立矣。故名曰大建中。

脇下偏痛。發熱。其脈緊弦。此寒也。以溫藥下之。宜大黃附子湯。

大黃附子湯方

大　黃三兩　附　子三枚炮　細　辛二兩

右三味。以水五升。煑取二升。分溫三服。若強人煑取二升半。分溫三服。服後如

人行四五里。進一服。

〔補註〕此寒邪之在中下二焦也。脇下屬厥陰之部分。於此偏痛。必有所積。積而至於發熱。其爲實可知也。乃視其脈不滑數而緊弦。洵爲陰脈。果是陰邪結於陰位矣。且緊屬痛。固因寒而痛。弦爲實。亦因寒而實。故非下則實不去。非溫則寒不開。然肝腎同一治也。厥陰之實。係少陰之寒而實。苟不大用附子之熱。可獨用大黃之寒乎。入細辛者。通少陰之經氣也。以寒實於內而逼陽於外也。或裏有寒。表有熱。俱未可定也。仲景於附子瀉心湯中。既用三黃。復用附子。以畀寒汗出。陽氣之虛在於外也。此大黃附子湯。陰氣之結深於內也。然則痞證用三黃。固正治之法。偏痛用大黃。豈非從治之法乎。合觀之。知有至理存焉矣。

寒氣厥逆。赤丸主之。

赤丸方

烏頭二兩炮　茯苓四兩　細辛一兩千金作人參　半夏四兩洗

右四味。末之。內真硃砂爲色。煉蜜爲丸。如麻子大。先食飲酒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以知爲度。

〔補註〕寒氣厥逆。下傳於上。明係君火既衰。而腎家之真陽亦不足。故上逆者。兼有水汎以凌君火之意。爲害不淺。況陰霾僭乘。濁流爲患。於是以大熱大猛之力。始有補天浴日之量。兼用攝水氣。通陽氣。散陰氣。而不敢後也。然猶恐寒逆特甚。復以硃砂之赤色者可以鎭君火。性重者可以墜濁陰。名曰赤丸。殆畏水寒之侮火也。

腹痛。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卽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卽爲寒疝。寒疝繞臍痛。若發則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脈沉緊者。大烏頭煎主之。

大烏頭煎方

烏　頭（大者五枚熬去皮不㕮咀）

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內蜜二升。煎令水氣盡。取二升。強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

〔補註〕寒入既深。則陽氣閟而爲痛。陰氣內凝。無冲和之度。使衛外者不固。而不耐寒。中藏者既虛而不欲食。於是邪正兩不服。搏結於臍之偏旁而爲疝也。所積既久。有所觸動。卽復發作。然必自汗者何也。傷寒中衛則不能有汗。謂邪自

外入。蔽其氣也。若寒之在腹者。則自不令陽固乎外矣。又必手足厥冷者何也。寒邪中陰。則必至於厥逆。謂陰氣內深。過其陽也。況痛並繞臍。則脾屬四肢。而真陽大衰矣。非用大熱大力。何以建驅除之功。於是思天下之熱且雄猛者。莫過烏頭。更非多用不可也。佐以蜜者。熱則必燥。益之以潤也。

寒疝。腹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當歸生薑羊肉湯方

當歸三兩　生薑五兩　羊肉一觔

右三味。以水八升。煑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者。加生薑成一觔。痛多而嘔者。加橘皮二兩。白朮一兩。加生薑者。亦加水五升。煑取三升二合服之。

〔補註〕疝主寒氣入裏。腹與脅不言定左右也。故但言衝脈者為非。何者。衝為肝之幕。但言衝。豈疝必偏於左而不屬於右耶。故不分指之。即是統言之。乃以當歸走血。生薑散邪。羊肉補中。有發屢試屢驗。亦已神矣。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

抵當烏頭桂枝湯方

用爲頭一味。以蜜二斤。煎減半。去滓。以桂枝湯五合解之得一升後。初服二合。不知。卽服三合。又不知。復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狀。得吐者爲中病。

〔補註〕寒氣非爲頭不治。此則全以蜜熬。熬成卽膏矣。乃復以桂枝湯解之者。正以桂枝主手足也。況味甘正以扶脾。蜜與桂合。又得建中之意歟。以逆冷不仁身痛。及諸治不效者。似皆中州之憊爲之也。

其脈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脈數弦者。當下其寒。脈緊大而遲者。必心下堅。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也。可下之。

〔補註〕夫曰疝氣。則寒者特氣凝而不化。非誠有積滯於其間也。雖然。氣既凝。則血必滯。熱則流通。寒必結聚。理之常也。假如因寒而有聚者。於法不得不去。又於何知之。故聖人反覆以言脈也。脈者血氣之會也。有虛有實。殆必見焉。故數緊乃弦狀。至按而不移。其爲寒也。不得謂之虛矣。夫數者陽也。弦者陰也。緊且遲陰也。大則陽也。大旣陽也。緊又陰也。疝爲陰脈合矣。而又兼見陽。是必有滯。故曰可下。然所下者何。曰下其寒。曰陽中有陰。已出手眼矣。其卽以溫藥下之之義乎。

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濇。尺中亦微而濇。故知有宿食。大承氣湯主之。

[補註]寸口。卽氣口也。宿食停滯。關與寸浮大有力。是不待言。若按之反濇。知中有所傷。阻抑中氣。不得宣越。遂令尺中亦微濇。所滯之物。原已深重。設不大下。所傷不亦多乎。然余觀傷寒下例。用大承氣。非試不敢漫投。甚以不可輕攻爲戒。何至宿食更無顧忌耶。蓋旣無外感。則不致有結胸痞痛之變證可知也。且有惡食不大便。或實滿之裏證可知也。又何憚而不爲此。

脈數而滑者實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

[補註]數爲在府。食積於胃而爲熱。故顯數。遂使各部顯有餘之象。乃兼滑。苟不急下。其爲熱耗津液何限乎。

下利。不欲食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補註]不欲食。言傷食惡食也。脾土受傷。不能健運。豈能去故而新是謀乎。蓋言受病未幾。而利數旁流。雖下利而積聚未消也。苟久利之後。中州敗壞。致不能食者。卽欲溫補。尚恐難救。豈可反用承氣。讀者當於下利不欲食句著眼。始知

下利爲宿食。不欲食亦止因宿食也。

宿食在上脘。當吐之。宜瓜蔕散。

瓜蔕散方

瓜　蔕一分熬黄　赤小豆一分煑

右二味。各别擣篩爲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熟湯七合。煑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溫服。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之。

〔補註〕食既云宿。決非上脘。既非上脘。何以用吐。今言上脘。又言宿食。則必有痰載物。不使得下。則爲喘爲滿。不能具見。故一吐而痰與食俱出矣。

脉緊如轉索無常者。有宿食也。

〔補註〕緊至於轉索無常。此胃氣垂絶之象。亦已危矣。又或停滯冷物。遂令胃氣不復發越耳。

脉緊頭痛。風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

〔補註〕傷食者不頭痛。今頭痛。故知或風或寒。乃浮緊又寒脉也。若但緊不浮。則

知腹有所滯。雖兼外邪。因不見浮。治之者須知內傷外感。用藥自有分寸。而不急於下也明矣。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 衍義
清 周揚俊 補註
曹炳章 圈點

卷十一

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治第十一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身運而重。冒而腫脹。

〔衍義〕肺者。手太陰燥金。與足太陰同爲濕化。內主音聲。外合皮毛。屬上焦陰部。行營衞。在五行生尅。畏火尅木。今爲風中之。夫風者。內應肝木之氣。得火反侮所不勝之金。然木之子火也。火必隨木而至。風能勝濕。熱能燥液。故爲口燥。風火皆陽。二者合。則搖動不寧。動於肺。則燥其所液之濕。鼓其音聲。有出難入。而作喘鳴。動於榮衞。鼓其脈絡肌肉。則身運作腫脹。雖然。此特風中於肺。失其運

用之一證耳。若內經所論肺風者。多汗、惡寒、色白、時欬、晝瘥、暮劇。是又敘其邪在肺作病狀如是。各立一義以爲例耳。然後人自此而推。皆可得之。其在藏在舍在經絡。凡所見之病。不患其不備也。餘藏皆然。

肺中寒。吐濁涕。

〔衍義〕肺者。陰也。居陽部。故曰陰中之陽。謂之嬌藏。惡熱復惡寒。過熱則傷所稟之陰。過寒則傷所部之陽。爲相傳之官。布氣化液。行諸內外。陽傷則氣耗。陰傷則液衰。今寒中之。則氣液蓄於胸而成濁飲。唾出於口。蓄於經脈。乃成濁涕。流出於鼻。以鼻是肺藏呼吸之門也。

肺死藏。浮之虛。按之弱。如蔥葉。下無根者死。

〔衍義〕肺金主秋。當下四十五日後。陰氣微上。陽氣微下之時。內經論其平脈曰。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又曰。微毛而有胃氣。又曰。厭厭聶聶。如落榆葉狀。其陰陽微上下之象如此。又曰。死脈則爲真肺脈至。大而虛。如毛羽中人膚。又曰。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又曰。但毛無胃。則是陽氣不下。陰氣不上。盛陽當變陰而不變。既不收斂。又不和緩。惟浮。欲死可知已。因火尅金而陰亡。內經謂其不

過三日死。正與此同。蓋陰者陽之根。浮者有之。沉者亦有之。根壯而後枝葉茂。敍平脈惟貴輕虛以浮。非全無沉者。但浮沉皆止三菽之重耳。不欲其如石之沉也。今浮之虛。按之又弱如葱葉。於三菽其有幾哉。越人曰。肝與肺有生熟浮沉之異。生浮則熟沉。生沉則熟浮。蓋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更始體用之氣在二藏。故二藏之形亦如之。緣肺居陽部。故體輕浮主氣以象陽。陽極變陰。故用收歛以象陰。肝居陰部。故體重沉藏血以象陰。陰極變陽。故用升發以象陽。浮沉正此耳。五藏陰陽。各具一體用。不可不察。

肝中風者。頭目瞤。兩脇痛。行常傴。令人嗜甘。

[衍義]五氣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藏爲肝。與筋合。肝之筋與經脈。皆出足大指之端。過股內。上循兩脅。出胸中。至於巔。今中於風。則動搖。上者爲頭目瞤。風甚則亢。亢則害。承乃制。兼金之體。於是血液皆衰。經絡盡從收歛而急束。故兩脅痛。不能俯仰。傴而行。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故令嗜甘也。若內經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蒼。嗌乾。善怒。時憎女子。此又幷其藏之體用而言也。

肝中寒者。兩臂不舉。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食則吐而汗出也。千金云時盜汗

出欬食已吐其汁

〔衍義〕肝者。陰之陽。其氣溫和。啓陳舒榮而魂居之。並神出入。所畏者金也。金性涼。其氣收斂肅殺。故尅之。令更中寒。金乃水之母。母必從子而至。以害其木。凝泣氣血。生化失職。不榮於上之筋脈。則兩臂不舉矣。

肝死藏。浮之弱。按之如索不來。或曲如蛇行者死。

〔補註〕曷言死藏。已無生氣也。肝屬木應濡。是弱猶爲本脈。然但浮之弱。既非長竿末梢之循矣。及按之曰如索。則弦緊俱見。曰不來。則脈有來去。乃陰陽往復之理。今但去。是直上下而無胃氣也。否則真氣將散。出入勉強。有委而不前。屈且難伸之狀。故曲如蛇行也。嗚呼。木之生也。有鼓動條達發榮柔婉之妙。其死也。非強直而不復。卽矯曲而不遂。木曰曲直。所以始之終之也。

肝著。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旋覆花湯主之。

旋覆花湯方

旋覆花三兩　葱十四莖　新絳少許

右三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頓服。

〔補註〕肝主疎泄。言其用也。儻鬱抑不舒。勢必下乘中土。土必弱而時滿。氣必結而不開。故喜人之按之揉之也。肝氣之弱。言著之心胸之間也。先欲飲熱者。木汲在水。喜其生已。熱則能行。樂其散結。以此消息。病情斯得矣。故以旋覆爲君。主結氣脅下滿。消胸上痰。而以葱通陽氣也。使徒治肝氣而不及血。似與所著不宣。故取有色無質者。能入藏血之地而不著耳。

心中風者。翕翕發熱。不能起。心中饑。食卽嘔吐。

〔補註〕心爲君主。胞絡衞焉。邪豈得以干之乎。然則心中風者。殆胞絡受邪也。風爲陽邪。善行數變。而所傷在君火之地。兩熱相合。勢必外蒸。傷寒言翕翕爲溫熱而不至於大熱也。夫君火之官受困。則四肢自不能起。而蘊熱於內。懸懸如饑狀。乃痰飲畜聚上脘。初非胃虛也。食又何能下乎。是不至嘔吐不止也。

心中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噉蒜狀。劇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譬如蠱注。其脈浮者。自吐乃愈。

〔補註〕心主散。寒入而火鬱矣。鬱則氣既不舒。而津液聚爲濁飲。故其苦病如噉蒜者。正形容心中懊憹不得舒坦。若爲辛濁所傷也。至甚者。正以陰凝之邪。襲

於陽部。阻其升降前後不通。亦猶胸痺之痛。徹背徹心。比如蟲之蟲注。其狀更有甚於啖蒜者矣其脈浮者邪在上也。因高越之使所結之飲上湧。則所受之邪亦外出矣。蓋吐中自有發散之義也。

心傷者。其人勞倦。即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煩。發熱。當臍跳。其脈弦。此爲心藏傷所致也。

〔衍義〕內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明則下安。否則十二官危矣。形乃大傷。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孔所安之宅乎。仲景謂心傷者。心之神因七情所傷也。蓋神乃氣之主帥。氣乃神之從卒。憒亂則神遷。遷則藏真之氣應之而亂。久則衰。衰則心傷矣。心既傷而復加之勞役。藏之真陰不能持守其火。而火亂動。動則上炎。其頭目即發赤。藏真從火炎。不從下行。而陰獨在下。故重。心虛則腎水乘之。內作心痛而煩。外作經絡之陰。不得入與藏通。故發熱。心脈絡於小腸。火氣不行。伏鼓而動作。故當臍跳。仲景以弦脈爲陰爲虛。今見於心之陰藏。皆因心傷所以得是脈也。

心死藏。浮之實如丸豆。按之益躁疾者死。

〔衍義〕內經心脈如鉤。但鉤無胃曰死。心脈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又云。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乃死。心死脈不可一氣言。心藏氣來。象雖不一。陰陽之道。未之或異。何也。心脈主夏。陽氣盛極於陰始生之時。極而不能生陰者死。陰極而反勝其陽者死。以陰靜。往來候之而已。來者候其陽。去者候其陰。來盛而去衰如鉤。終乏雍容和緩氣象。其能久而不死乎。和平之鉤者。則前曲後居之反也。所以如操帶鉤。無胃氣故也。陰陽生化。從守其藏。若薏苡子短數而動又能無死乎。動如麻豆。殆與薏苡子象同。蓋躁疾者。氣脫亡陰也。故主死。

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於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陰氣衰者爲癲。陽氣衰者爲狂。

〔衍義〕神之所任物而不亂者。由氣血維持而養之以靜也。若氣血衰少。則神失所養而不寧。並神出入者謂之魂。守神之舍者謂之魄。神不寧則悲。悲則魂魄不安矣。心與目內外相關。目開則神存於中而應事。目合則神散於外而妄行。故畏合目。經云。陽盛則夢飛。陰盛則夢墜。今以虛不以盛。故夢遠而不飛墜耳。所言癲狂。非陰陽上下相并之病。乃獨持心藏。分氣血。陰陽相傾也。蓋陰在內。

爲陽之守。陽在外。爲陰之衛。若陰氣衰。陽氣幷於內。神亦入於陰。故癲。癲病者。神與聲皆閉藏而不發。若陽氣衰陰氣幷於外。神亦出於陽。故狂。狂病者。神與聲皆散亂而妄動也。

脾中風者。翕翕發熱。形如醉人。腹中煩重。皮目瞤瞤而短氣。

〔衍義〕風、陽邪也。內應肝。在心藏者。尚有翕翕發熱。况屬脾土。是賊邪乎。故外掣其皮。目瞤瞤。內亂其意。如醉人而腹中煩也。脾受賊邪。氣力散解。故重而短氣。且內經脾風者。身體怠惰。四肢不欲動。當不止腹中煩重而已。

脾死藏。浮之大堅。按之如覆杯。潔潔狀如搖者死。

〔衍義〕內經死脾脈至。脈來堅銳。如雀之啄。如鳥之距。狀其獨陰獨陽而不柔和也。如屋之漏。狀其動止之不常也。如水之流。狀其去之無節也。如弱而乍數乍疎。狀其進退無度也。今浮之大堅。非類鳥啄乎。按之如覆杯。非類鳥距乎。潔潔如搖者。非類屋漏與乍數乍疎乎。

趺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則堅。其脾爲約。麻子仁丸主之。

麻子仁丸方

麻　仁二升　芍　藥半斤　枳　實半斤　大　黃一斤

厚　樸一尺　杏　仁一升去皮尖

右末之。煉蜜丸如梧子大。飲服十丸。日三。以知爲度。

〔補註〕趺陽脈。土也。浮爲陽。濇爲陰。故浮之見陽。沉之見陰也。夫陽有餘。則胃氣強。陰不足。則太陰不固。故小便數。然則脾正爲胃行津液者也。藏濇而不能約束水津。則留於胃者甚少。而胃自失所潤。然則胃之不潤。脾爲之也。故曰爲約。於是以大黃、枳實去實。先以麻仁潤燥。芍藥養陰。且用厚樸佐杏仁以利肺氣。兼補益陰氣之用。斯得之矣。

腎著之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甘薑苓朮湯主之。

甘薑苓朮湯方

白　朮二兩　甘　草二兩　乾　薑四兩　茯　苓四兩

右四味。以水五升。煑三升。去滓。分溫三服。腰卽溫。

〔補註〕腎爲水藏。而真陽伏焉。腎著之病。腎氣本衰。故水火俱虛。而後濕氣得以著之。何也。水與水爲類。故易召也。其人身重。溼也。腰如坐冷水。有水狀。濕氣勝也。不渴者。陽明未嘗熱也。小便利。膀胱未嘗病也。飲食如故。中焦亦不病也。故曰病在下焦。而又申明所致病之由。言身勞則陽氣張而汗出。濕入則陰氣久而不散。以致冷痛腹重有如彼也。然論病固下焦症也。而立方皆中焦藥。豈無故哉。人之陽氣。原於下而盛於中。今因中州無恙之時。再一厚培脾土。使土旺可以制濕。陽壯足以發越。故取乾薑之辛熱。茯苓之淡滲。加於補中味內。三服可令腰溫。全不及下焦藥者。恐補腎則反助水益火。無由去濕也。仲景明言下焦。藥反出中焦者。不令人想見微旨耶。

腎死藏。浮之堅。按之亂如轉丸。益下入尺中者。死。

〔衍義〕內經死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又謂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是皆無胃氣、而天真之陽已亡。惟真藏之殘陰。隨呼吸而動。單見本藏之象耳。浮以候外。外陽也。堅者。猶彈石奪索。乃真陰出於陽也。按以候裏。裏、陰也。動則爲

陽。亂動如轉丸。乃真陽將脫。動無倫序。不能去來。惟係息於其中。若益入尺。是陰。陰陽離決。死兆彰彰矣。

問曰。三焦竭者。上焦竭。善噫。何也。師曰。上焦受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故能噫耳。下焦竭。卽遺溺失便。其氣不和。不能自禁制。不須治。久則愈。

〔衍義〕竭者涸也。上焦屬心肺。一陰一陽之部。肺主氣。心主血。以行榮衞。爲氣爲血。有一衰弱。則榮衞不能相持而行。上焦之化政竭矣。雖中焦受穀氣。亦不消散。而聚於胸中。必待噫而出之。下焦屬肝腎。亦是一陰一陽之部。腎主閉藏。肝主疎泄。其氣不和。則榮不能內守。衞亦不能外固。下焦如瀆。氣化之政竭矣。故小便不禁而遺溺也。久而榮衞和。則自愈。嘗攷傷寒論脈法中云。寸口脈微而濇。微者衞氣不行。濇者榮氣不逮。榮衞不能相將。三焦無所仰。不歸其部。上焦不歸者。噫而吞酸。中焦不歸者。不能消穀引食。下焦不歸者。則遺溺。正此之謂。噫者。內經謂出於心。又以爲出於胃。靈樞以爲脾是動。病爲噫。如是。則噫不惟出於上焦。而中焦亦噫也。內經以督脈所生病爲遺溺。靈樞以肝所生病爲遺溺。則遺溺亦不惟此已。

師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爲肺痿。熱在中焦者。則爲堅。熱在下焦者。則尿血。亦令閉不通。大腸有寒者。多鶩溏。有熱者。便腸垢。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熱者必痔。

〔衍義〕熱在上焦爲肺痿。義同肺痿條。然中焦爲堅滿。亦與脾約同義。熱在下焦尿血及淋閉者。三焦下輸入絡膀胱。卽與內經胞移熱於膀胱爲癃溺意同。蓋膀胱爲州都之官。氣化而溺出焉。熱在血。則血滲入膀胱。尿而出之。熱在氣。氣鬱成燥。水液因凝。故小便赤而淋閉不通。雖淋閉屬氣鬱。亦有屬血者。氣病溺色白。血病溺色赤。爲熱在下焦。下焦固不獨膀胱。若腎若肝若小腸。皆居下焦。各能積熱。如胞之移熱膀胱者。入則必自其竅出之。亦有不因下焦而溺血者。如內經悲哀太過。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之類。病名有標本。急治本。緩治標。凡遇是證。未可獨以下焦熱一語。而更不求其所來。鶩溏者大腸寒。則陽衰不能堅實糟粕。故屎薄少結。而中如鶩屎也。腸垢者。大腸屬金主液。有熱則就燥。鬱滯其液。澁而不行。積爲腸垢。若膿若血。頻幷窘迫。故重下而不徹。亦有垢不因大腸移熱而生者。小腸後重下血。正與內經所謂結陰下血相類。小腸

屬火。爲心之腑。心主血。小腸寒。則陽不得越。因鬱爲下重。血亦不入於脈。隨其所鬱而便下。然亦有便血因火熱而溢者。不惟小腸而已。小腸有熱痔者。小腸從臍下入大腸肛門。由肛門總爲大小腸出入之門戶也。然大腸筋脈橫解者亦爲痔。督脈生病者亦作痔。仲景舉小腸寒熱病中因心及之耳。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槃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藏病也。終不移。聚者。府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爲可治。槃氣者。脅下痛。按之則愈。復發爲槃氣。諸積大法。脈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上。積在臍旁。上關上。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少腹。尺中。積在氣衝。脈出左。積在左。脈出右。積在右。脈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

〔衍義〕仲景立積聚之名。蓋以藏者陰者。府者陽也。陽動而陰靜。藏主血。藏病則血凝。凝故不移。而名曰積。府主氣。府病則氣停。停則終必動而名曰聚。槃氣者。卽首章槃飪之邪。從口入。宿食之氣也。脅下脾之幕。章門穴是其處。凡飲食入胃輸精於脾。脾若不勝其氣之所宜者。則不布於三陰而積之於幕。故按之則所積之氣開。而痛暫愈。後集則又痛。是名槃氣。蓋飲食之氣味。各有所喜入之

藏。寧無從其所入之處而病者乎。故脅下痛。亦非獨槃氣也。懸飲亦痛。寒邪泣血在肝亦痛。但按之散與不散爲異耳。雖然寒氣之客於小絡者。按之煖。其痛亦愈。及攷內經靈樞。有積瘕而無聚。仲景去瘕而名聚。內經不分積瘕動靜。仲景分屬之。靈樞有著筋經之動靜。仲景不言及。巢氏又增之爲四。曰積、曰聚、曰癥、瘕。積聚藏府虛弱。受風邪搏氣之所致也。癥瘕由飲食不消。聚結漸長所致。盤牢不移者癥也。可以推移者瘕也。陳無擇遂以積聚氣結者屬肺。癥瘕血結者屬肝。更有五藏相傳之積。此與仲景所名又不同矣。內經靈樞以風寒飲食七情。俱爲積瘕之邪。巢氏陳氏分之如此。仲景獨以動靜立名。又不關內經靈樞。巢氏或因仲景不言其邪。遂有四者之名。陳氏又從而立肺肝之名。名愈分而理愈不明。名以人立。固從時遷可也。邪可遷乎哉。內經靈樞。未常以風寒不病血。飲食不病氣。而乃紛紛若是。古之然耶。今之然耶。

重刊

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點

卷十二

痰飲咳嗽病脈證治第十二

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問曰。四飲何以爲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謂之痰飲。飲後水流在脅下。咳吐引痛。謂之懸飲。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咳逆倚息。氣短不得臥。其形如腫。謂之支飲。

〔衍義〕水性走下。而高原之水。流入於川。川入於海。塞其川。則洪水汎溢。而人之飲水亦若是。內經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

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今所飲之水。或因脾土壅塞而不行。或因肺氣澁滯而不通。以致流溢。隨處停積。水入腸間者。大腸屬金主氣。小腸屬火。水與火氣相搏。氣火皆動。故水入不得流走腸間。瀝瀝有聲。是名痰飲。然腸胃與肌膚爲合。素受水穀之氣。長養而肥盛。今爲水所病。故肌肉消瘦也。水入脅下者。屬足少陽經。少陽經脈從缺盆下胸中。循脅裏。過季脅之部分。其經多氣。屬相火。今爲水所積。其氣不利。從火上逆胸中。遂爲咳吐。弔引脅下痛。是名懸飲。水汎溢於表。表、陽也。流入四肢者。四肢爲諸陽之本。十二經脈之所起。水至其處。若不勝其表之陽。則水散當爲汗出。今不汗。是陽不勝水。反被阻礙經脈榮衞之行。故身體疼重。是名溢飲。水流入腸間。宗氣不利。陽不得升。陰不得降。呼吸之息。與水迎逆於其間。遂作咳逆倚息。短氣不得臥。榮衞皆不利。故形如腫也。是名支飲。

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

〔衍義〕心屬火。火、陽也。陽主動。腎屬水。水、陰也。陰主靜。靜則堅。今水在心下。水尅火。水守於外。故堅。火內鬱不寧。故築築然動而短氣。水既外停。故惡水不欲飲

也。

水在肺。吐涎沫。欲飲水。

〔衍義〕仲景凡出病候。隨其藏氣變動而言之。不拘定於何邪也。如吐涎沫。屬肺藏。在肺痿證中者。上焦有熱者。肺虛冷者。皆吐涎沫。今水在肺亦然。蓋肺主氣。行榮衞。布津液。諸邪傷之。皆足以閉塞氣道。故榮衞不行。津液不布。氣停液聚。變成涎沫而吐出之。若咳若渴者。亦肺候也。皆無冷熱之分。但邪與氣相擊則咳。不擊則不咳。津液充其玄府則不渴。燥之則渴。隨所變而出其病。亦不止於是也。而在他證。方後更立加減法。便見仲景之意。

水在脾。少氣身重。

〔衍義〕脾居中焦。與胃爲表裏。受穀化精。輸於五藏百骸。脾實則中氣強盛。體質強健。今水在脾而脾病矣。中虛則少氣。肌肉不得所養。唯受水氣。水陰也。故身重。

水在肝。脇下支滿。嚏而痛。

〔衍義〕肝有兩葉。布在脇下。經脈亦循於是。與少陽膽爲表裏。今水客於肝。表裏

氣停。故支滿。嚏者。氣噴出也。少陽屬火。火鬱則有時而發。邪雖發動。不得布散。惟上衝於鼻額。故作嚏。弔引脇下所結而痛。原病式曰。嚏以鼻痒而作聲。鼻爲肺竅。痒爲火化。火干陽明。痒爲嚏也。

水在腎。心下悸。

〔衍義〕心屬火而宅神。畏水者也。今水在腎。腎水愈盛。上乘於心。火氣內鬱。神靈不安。故作悸動。築築然懼也。

夫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掌大。

〔衍義〕心之俞出於背。背陽也。心有留飲。則火氣不行。惟是寒飲注其俞。出於背。寒冷如掌大。論其俞之處。明其背之非盡寒也。

留飲者。脇下痛引缺盆。咳嗽則輒已。一作轉甚

〔衍義〕脇下爲厥陰之支絡。循胸出脇下。足厥陰脈布脇肋。而缺盆是三陽俱入。然獨足少陽從缺盆過季脇。飲留脇下。阻礙厥陰少陽之經絡。不得疏通。肝苦急。氣不通故痛。少陽上引缺盆。故咳嗽則氣攻衝。其所結者通。而痛輒已。一作轉甚如上條咳而痛同也。

胸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脈沉者。有留飲。

〔衍義〕胸中者。肺部也。肺主氣以朝百脈。治節出焉。飲留胸中。宗氣呼吸。惟以布息。故短氣。氣不布則津液不化而膈燥。是以渴也。足厥陰肝藏主筋。束骨而利關節。其經脈上貫於膈。而膽之經亦下胸中貫膈。夫飲者。即濕也。其濕喜流關節。從經脈流而入之。作四肢歷節痛。留飲水類也。所以脈亦沉也。

膈上病痰滿喘咳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劇。必伏飲。

〔衍義〕膈上表分也。病痰滿喘咳。乃在表之三陽。皆鬱而不伸。極則化火。衝動膈上之痰。吐發然膈間之伏飲。則留而不出。因其不出則三陽之氣雖動。尙被伏飲所抑。足太陽經屈而不伸。乃作寒熱腰背疼痛。其經上至目內眥。故目泣自出。足少陽經氣。屬風火之化。被抑不散。幷於陽明。屬在肌肉之分。故振振身瞤而劇也。是條首以痰言。末以飲言。二者有陰陽水火之分。痰從火而上。熬成而濁。故名曰痰。飲由水濕留積不散而清。故名曰飲。亦是五行水清火濁之義。

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裏虛。脈偏弦者飲也。

〔衍義〕飲水多留於膈。膈氣不行則喘滿。食少胃氣虛。復多飲。胃土不能運水。水停心下。心火畏水。甚則神不安。爲怔忡驚悸。微者陽獨鬱。而爲短氣。夫脈弦者。爲虛爲水。若兩寸皆弦。則是大下之後。陽氣虛寒所致。若偏見弦。則是積水之處也。

肺飲不弦。但苦喘短氣。

〔衍義〕脈弦爲水爲飲。今肺飲而曰不弦。何也。水積則弦。未積則不弦。非謂肺飲盡不弦也。此言飲水未積。猶得害其陽。雖不爲他病。亦適成其苦喘短氣也。

支飲亦喘而不能臥。加短氣。其脈平也。

〔衍義〕脈平當無病。何以有病而反平也。正與上條不弦意同。明其雖有支飲而飲尚不留伏。不停積。以其在上焦。未及胸中。不傷經脈。故脈平。然終礙其陰陽升降。故喘不能臥。短氣耳。

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

〔衍義〕痰飲由水停也。得寒則聚。得溫則行。況水行從乎氣。溫藥能發越陽氣。開腠理。通水道也。

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苓桂朮甘湯主之。

苓桂朮甘湯方

茯　苓四兩　桂　枝　白　朮各三兩　甘　草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煑取三升。分溫三服。小便則利。

〔衍義〕心胞絡循脇出胸下。靈樞曰胞絡是動。則胸脇支滿。此痰飲積其處而爲病也。目者心之使。心有痰水。精不上注於目。故眩。本草茯苓能治痰水。伐腎邪。痰、水類也。治水必自小便出之。然其水淡滲手太陰。引入膀胱。故用爲君。桂枝乃手少陰經藥。能調陽氣。開經絡。況痰水得溫則行。用之爲臣。白朮除風眩。燥痰水。除脹滿。以佐茯苓。然中滿勿食甘。用甘草何也。蓋桂枝之辛。得甘則佐其發散。和其熱而使不僭也。復益土以制水。甘草有茯苓。則不支滿而反滲泄。本草曰。甘草能下氣。除煩滿也。

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朮甘湯主之。方見右 腎氣丸亦主之。方見婦人雜病中

〔衍義〕微飲而短氣。由飲水停蓄。致三焦之氣升降呼吸不前也。二方各有所主。苓桂朮甘湯主飲在陽。呼氣之短。腎氣丸主飲在陰。吸氣之短。蓋呼者出心肺。

吸者出腎肝。茯苓入手太陰。桂枝入手少陰。皆輕清之劑。治其陽也。地黃入足少陰。山萸入足厥陰。皆重濁之劑。治其陰也。一證二方。豈無故哉。

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爲留飲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

甘遂半夏湯方

甘　遂大者三枚　半　夏十二枚　芍　藥五枚　甘　草如指大一枚炙

右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藥汁。煎取八合。頓服之。

〔衍義〕仲景嘗謂天樞開發。胃和脈生。今留飲之堵塞中焦。以致天真不得流通。胃氣不得轉輸。脈隱伏而不顯。留飲必自利。自利而反快者。中焦所塞暫通也。通而復積。續堅滿。必更用藥盡逐之。然欲直達其積飲。莫若甘遂快利。用之爲君。欲和脾胃。除心下堅。又必以半夏佐之。然芍藥停濕。何留飲用之乎。甘草相反甘遂。何一方兼用之。蓋芍藥之酸。以其留飲下行。甘遂泄之。本草謂其獨去水氣也。甘草緩甘遂之性。使不急速。徘徊逐其所留。入蜜亦此意也。然心下者。脾胃部也。脾胃屬土。土由木鬱其中而成堅滿。非甘草不能補土。非芍藥不能

伐木。又可佐半夏和胃消堅也。雷公炮炙法。有甘草湯浸甘遂者矣。

脈浮而細滑。傷飲。

〔衍義〕脈之大小皆從氣血虛實變見者也。傷於飲。則氣虛而脈浮。血虛而脈細。陽火被鬱則微熱而脈滑也。

脈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

〔衍義〕此言其脈邪之不相應也。寒飲反見數脈。數是內經有用熱遠熱。有用寒遠寒之戒。在夏用熱藥治飲。則數脈愈增。在冬用寒藥治熱。則寒飲愈盛。皆伐天和。所以在冬夏難也。在春秋。或可適其寒溫而消息之。

脈沉而弦者。懸飲內痛。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

十棗湯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各等分

右三味擣篩。以水一升五合。先煑肥大棗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平旦溫服之。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錢。得快之後。糜粥自養。

〔衍義〕脈沉。病在裏也。凡弦者爲痛爲飲爲癖。懸飲結積在內作痛。故脈見沉弦。

此條言病脈而不言藥。後出一條。言藥而不言病脈。可知懸飲之痛。不止上條。傷寒中懸飲。亦用是湯。則知十棗湯之治懸飲之證最多也。故將下條粘連上條。成注謂芫花之辛以散飲。甘遂、大戟之苦以泄水。大棗之甘以益脾而勝水也。

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杏仁（四十個去皮尖）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石膏（如雞子大碎）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溫粉粉之。

小青龍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　芍藥（三兩）　乾薑（三兩）　五味子（半升）
甘草（三兩炙）　細辛（三兩）　桂枝（三兩去皮）　半夏（半升湯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衍義〕傷寒論寒邪傷榮。麻黃湯。風邪傷衞。桂枝湯。風寒兩傷榮衞者。大青龍湯。稍迫心肺證。小青龍湯。今溢飲亦是榮衞兩傷治之。何也。出方不出證。又何也。蓋溢飲之證。已見首篇。故不重出。水飲溢出於表。榮衞盡爲不利。猶傷寒榮衞兩傷。故必發汗以散水。而後榮衞行。經脈行。則四肢之水亦消矣。

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湯主之。虛者卽愈。實者三日復發。復與不愈者。宜木防己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

木防己湯方

木防己三兩　石膏雞子大十二枚　桂枝二兩　人參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分溫再服。

木防己加茯苓芒硝湯方

木防己三兩　桂枝三兩　人參四兩　芒硝三合　茯苓四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去滓。內芒硝。再微煎。分溫再服。微利則愈。

〔衍義〕心肺在膈上。肺主氣。心主血。今支飲在膈間。氣血皆不通利。氣爲陽主動。血爲陰主靜。氣不利。則與水同逆於肺而爲喘滿。血不利。則與水雜揉。結於心下而爲痞堅。腎氣上應水飲。腎氣之色黑。血凝之色亦黑。故黧黑之色亦見於面也。脈沉爲水。緊爲寒。非別有寒邪。卽水氣之寒也。醫雖以吐下之法治。然藥不切於病。故不愈。用木防己者。味辛溫。能散留飲結氣。又主肺氣喘滿。所以用爲主治。石膏味辛甘微寒。主心下逆氣。淸肺定喘。人參味甘溫。治喘。破堅積。消痰飲。補心肺氣不足。皆爲防己之佐。桂枝味辛熱。通血脈。開結氣。且支飲得溫則行。又宣導諸藥。用之爲使。若邪之淺。在氣分多而虛者。服之卽愈。若邪客之深。在血分多而實者。則愈後必再發。故石膏是陽中之治氣者則去之。加芒硝味鹹寒。陰分藥也。治痰實結。賴之去堅消血癖。茯苓伐腎邪。治心下堅滿。佐芒硝則行水之力益倍。

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

澤瀉湯方

澤　瀉五兩　　白　朮二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煑取一升。分溫再服。

〔衍義〕明理論。眩爲眼黑。冒爲昏冒。傷寒之冒眩。以陽虛。中風亦有眩冒。乃風之旋動也。原病式以昏冒。由氣熱衝心也。目暗黑。亦火熱之氣。鬱二論曰虛。曰風。曰火。各一其說。三者相因。未始相離。風火不由陽虛。則不旋動。陽虛不由風火。則不冒眩。蓋傷寒者以寒覆其陽。陽鬱化火。火動風生故也。

〔衍義〕風火之動。散亂其陽。則陽虛。濕飲者。亦如傷寒之義。雖然。陽虛風火所致。然必各治其所主。寒者治寒。濕者治濕。察三者之輕重。以藥佐之。此乃支飲之在心者。阻其陽之升降。鬱而不行。上不充於頭目。久則化火。火動風生。而作旋運。故苦冒眩也。利小便以泄去支飲。和其中焦。則陽自升而風火自息矣。澤瀉能開胃關。去伏水。泄支飲。從小便出之。佐以白朮。和中益氣。燥濕息風。藥不在品味之多。惟要中病耳。

支飲胸滿者。厚樸大黃湯主之。

厚樸大黃湯方

厚　樸一尺　大　黃六兩　枳　實四枚

右三味。以水五升。煑取二升。分溫再服。

〔衍義〕凡仲景方多一味。減一藥。與分兩之更重輕。則易其名。異其治。有如轉丸者。若此三味加芒硝。則謂之大承氣。治內熱腹實滿之甚。無芒硝。則謂之小承氣。治內熱之微甚厚樸多。則謂之厚樸三物湯治熱痛而閉。今三味以大黃多。名厚樸大黃湯上三湯皆治實熱而用之。此支飲胸滿何亦以是治之。儻胸滿之外。復有熱蓄之病。變遷不一。在上在下。通宜利之耶。胸滿者下之。然此水飲也。不有熱證。況胸滿未爲心下實堅。且胸中痞鞕。脈浮。氣上衝咽喉者。則半表半裏和解之。至有醫誤下。爲心下鞕痛。名結胸者。以大陷胸湯下之。不甚痛。猶不可下。以小陷胸利之。今支飮之胸滿。遽用治中焦實熱之重劑乎。是必有說。姑闕之。

支飲不得息。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方見肺癰中

〔衍義〕支飲留結。氣塞胸中。故不得息。葶藶能治結利飲。大棗通肺氣補中。此雖與肺癰異。而方相通者。蓋支飲之與氣。未嘗相離。支飲以律液所聚。氣行則液行。氣停則液聚而氣亦結。結氣陽也。結亦化熱。所以與肺癰熱結者同治。

嘔家本渴。渴者爲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

小半夏湯方

半　夏一升　生　薑半升

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衍義〕嘔家爲有痰飲動中而欲出也。飲去盡而欲解矣。反不渴。是積飲所留。由氣不暢。結聚津液而成耳。半夏之味辛。其性燥。辛可散結。燥可勝濕。用生薑以制其悍。孫真人云生薑。嘔家之聖藥。嘔爲氣逆不散。故用生薑以散之。

腹滿口舌乾燥。此腸間有水氣。己椒藶黃丸主之。

己椒藶黃丸方

防　己　椒　目　葶　藶熬　大　黃各一兩

右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飲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兩。

〔衍義〕肺與大腸合爲表裏。肺本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今不輸膀胱。僅從其合。積於腸間。水積則金氣不宣。膹鬱成熱爲腹滿。津液遂不上行。以成口燥舌乾。用

防己、椒目、葶藶。皆能利聚水行積結氣。而葶藶尤能利小腸。然腸胃受水穀之氣。若邪實腹滿者。非輕劑所能治。必加芒硝以瀉之。

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小半夏加茯苓湯方

半　夏一升　生　薑半升　茯　苓三兩一法四兩

右三味。以水七升。煑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衍義〕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陽氣必不宣散也。經云以辛散之。半夏、生薑皆味辛。本草。半夏可治膈上痰。心下堅嘔逆者。眩亦上焦陽氣虛。不能升發。所以半夏、生薑並治之。悸則心受水凌。非半夏可獨治。必加茯苓去水下腎逆以安神。神安則悸愈也。

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癲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五苓散方

澤　瀉一兩一分　猪　苓三分去皮　茯　苓五分　白　朮三分

桂二分去皮

右五味爲末。白飲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煖水。汗出愈。

〔衍義〕人瘦有稟形。有因病瘦者。金土水形之人肥。火木形之人瘦。今云瘦人者。必非病瘦。乃親形也。朱丹溪云。肥人多虛。瘦人多熱。蓋肥人由氣不充於形。故虛多。瘦人由氣實。故熱多。肥人不耐熱者。爲熱復傷氣。瘦人不耐寒者。爲寒復傷形。各損其不足故也。巢氏病原。爲邪入於陰則癲。瘦人火木之盛。爲水邪抑鬱在陰。不得升發。鼓於臍下作悸。及至鬱發。轉入於陽。與正氣相擊。在頭爲眩。在筋脈爲癲。爲神昏。腎液上逆。爲涎沫吐出。故用五苓治之。茯苓味甘淡。滲泄水飲內蓄。故爲君。猪苓味甘平用爲臣。白朮味甘溫脾惡濕。水飲內蓄。則脾氣不治。益脾勝濕。故爲佐。澤瀉味鹹寒爲陰。泄瀉導溺。必以鹹爲助。故爲使。桂枝辛熱。腎惡燥。水蓄不利。則腎氣燥。以辛潤之。故亦爲使。多飲暖水。令汗出愈者。以辛散水氣。外泄得汗而解也。

附方

外臺茯苓飲　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後。心胸間虛。氣滿而不能食。消痰氣。令能食。

茯　苓三兩　人　參三兩　白　朮三兩　枳　實二兩

橘　皮半二兩　生　薑三兩

右六味。以水六升。煑取一升八合。分溫三服。如人行八九里進之。

〔衍義〕此由上中二焦氣弱。水飲入胃。脾不能轉歸於肺。肺不能通調水道。以致停積爲痰爲水。吐之則下氣因而上逆。積於心胸。是謂虛氣滿不能食。先當補益中氣。以人參白朮下逆氣。行停水。以茯苓逐積消氣滿。以枳實調諸氣。開脾胃而宣揚推布發散凝滯。賴陳皮生薑爲使也。

欬家其脈弦。爲有水。十棗湯主之。方見上

〔衍義〕脈經以弦爲水氣。爲厥逆。爲寒。爲飲。風脈亦弦。若欬者。如水氣。如厥逆。如寒。如風。皆能致欬。欲於弦脈而分諸邪。不亦難乎。設或水邪之弦稍異。果何象乎。前條懸飲者沉弦。別論支飲者急弦。二者有沉急之不同。而欬脈之弦。豈一字可盡。仲景嘗論水蓄之脈曰沉潛。今謂爲水。其弦將仿彿有沉潛之象乎。將有沉急之象乎。凡遇是證是脈。必察色聞聲問所苦。灼然合脈之水象。然後用是方下之。獨據脈。恐難憑也。

夫有支飲家。欬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宜十棗湯。方見上

〔衍義〕心肺在上。主胸中。陽也。支飲乃水類屬陰。今支飲上入於陽。動肺則欬。動心則煩。搏擊膈氣則痛。若陽虛不禁其陰之所逼者。則榮衞絕而神亡。爲之卒死矣。不卒死猶延歲月。則其陽不甚虛。乃水入於肺。子乘於母所致也。

久欬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脈虛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

〔衍義〕三脈固爲支飲之欬。然諸邪之病。皆不越此。內經曰。久病脈弱者生。實大者死。又脈大則病進。蓋弱脈邪氣衰。實大邪氣盛。久病者正氣已虛。邪氣亦衰。雖重可治。若邪盛加之脈數。火復刑金。豈不死乎。其脈虛苦冒者。蓋胸中乃發越陽氣之地。支飲停積。阻其陽氣。不得升於上。又不得充於下與陰接。惟從支飲浮汎眩亂。頭清道。故苦冒也。治其飲。則陽氣行而可愈矣。

欬逆倚息不得臥。小青龍湯主之。方見上

青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寸脈沉。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衝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熱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

氣衝。

桂苓五味甘草湯方

茯　苓四兩　桂　枝四兩去皮　甘　草三兩炙　五味子半升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衝氣卽低。而反更欬。胸滿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湯去桂。加乾薑、細辛。以治其欬滿。

苓甘五味薑辛湯方

茯　苓四兩　甘　草三兩　細　辛三兩　乾　薑三兩

五　味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欬滿卽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薑爲熱藥故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爲支飮也。支飮者。法當冒。冒者必嘔。嘔者復內半夏。以去其水。

苓甘五味薑辛半夏湯方

茯　苓四兩　甘　草二兩　細　辛二兩　乾　薑二兩

五　味半升　半　夏半升

右六味。以水八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水去嘔止。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其證應內麻黃。以其人遂痺。故不內之。若逆而內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夏杏仁湯方

茯　苓四兩　甘　草三兩　五　味半升　乾　薑三兩

細　辛三兩　半　夏半升　杏　仁半升去皮尖

台七味。以水七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若面熱如醉。此爲胃熱上衝熏其面。加大黃以利之。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杏大黃湯方

茯　苓四兩　甘　草三兩　五　味半升　乾　薑三兩

細　辛三兩　半　夏半升　杏　仁半升　大　黃三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衍義〕此首篇支飲之病也。以飲水。水性寒下。應於腎。腎氣上逆入肺。肺爲之不利。肺主行榮衛。肺不利則榮衛受病。猶外感風寒。心中有水證也。故亦用小青

龍湯治。服後未已。爲水停未散。故多唾。津液未行。故口燥。水在膈上。則陽氣衰。寸口脈沉。痳黃發陽。則陰血虛。故尺脈微。尺脈微則腎氣不得固守於下。衝任二脈相挾。從小腹衝逆而起矣。夫衝任二脈。與腎之大絡同起腎下。出胞中主血海。衝脈上行者至胸。下行者至足少陰。入陰股下抵足跗上。是動則厥逆。任脈至咽喉。上頤循面。故氣衝咽胸。榮衞之行澁。經絡時疏不通。手足不仁而痹。其面翕然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水在膈間。因火衝逆。陽氣不得輸上。故時復冒也。內經曰。諸逆沖上。皆屬於火。又曰。衝脈爲病。氣逆裏急。故用桂苓五味甘草湯。先治衝氣與腎燥。桂味辛熱。散水寒之逆。開腠理。致津液以潤之。茯苓、甘草行津液。滲蓄水。利小便。伐腎邪。爲臣。甘草味甘溫。補中土。制腎氣之逆。五味酸平以收肺氣。內經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服此湯。衝氣卽止。因水在膈不散。故再變而更欬胸滿。卽用前方去桂加乾薑、細辛。散其未消之水寒。通行津液。服湯後。欬滿卽止。三變而更復渴。衝氣復發。以細辛、乾薑乃熱藥。服之當遂渴。反不渴。支飲之水。蓄積胸中故也。支飲在上。阻遏陽氣。不布於頭目。故冒。且衝氣更逆。必從火炎而嘔也。仍用前湯加半夏。去水止嘔。服後水去嘔

止。四變水散行出表。表氣不利。其人形腫。當用麻黃發汗散水。以其人遂痺。且血虛麻黃發其陽。逆而內之必厥。故不內。但加杏仁。杏仁微苦溫腎氣上逆者。得之則降下。在表衞氣得之。則利於行。故腫可消也。服後五變。因胃有熱。循脈上衝於面。熱如醉。加大黃以洩胃熱。蓋支飲證。其變始終不離小青龍之加減。足爲萬世法也。

先渴後嘔。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小半夏茯苓湯主之。方見上

〔補註〕云渴未有不飲水者。渴飲水。則渴爲水解。而水亦爲渴消矣。乃復作嘔者何哉。爲水不爲渴消。而且不得下歸於胃。下趨膀胱。致停於心下也。雖然。就下。性也。水又何以停。因上脘本有痰飲。阻抑上升之津。故先爲渴。然後知先能爲上阻者。亦卽後能下阻者也。心下去上未遠。爲清華之位。豈得容水少刻。勢必嘔出。故仍以小半夏茯苓湯主之也。

重刊 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十三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證治第十三 脉證九條 方六首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卽吐蛔。下之不肯止。

〔衍義〕是症傷寒傳厥陰症中。但曰吐蛔。下之利不止。此曰食卽吐。下不止。豈食入便至於利下不止乎。成註曰。邪傳厥陰。則熱已深也。邪自太陽傳至太陰。止咽乾。未成渴。傳少陰。止口燥舌乾而渴。未成消。傳至厥陰。熱甚。多飲水。乃成消渴也。飲水多而小便少。謂之消渴。火生於木。厥陰客熱。氣上衝心。心中疼熱。傷寒至厥陰受病。時爲傳經盡。當入府。胃虛熱客。饑不欲食。蛔在胃中。無食則動。

聞食臭即出。得食吐蛔。此熱在厥陰經。若便下之。虛其胃氣。厥陰木邪相乘。必吐下不止。傷寒雜症病起之由雖異。至成六氣之熱邪則一。五藏傳來之熱與色欲勞役飲食之熱。客於厥陰。其熱皆無異也。

寸口脈浮而遲。浮即爲虛。遲即爲勞。虛則胃氣不足。勞則榮氣竭。趺陽脈浮而數。浮即爲氣。數即消穀而大堅。一作緊 氣盛則溲數。溲數則堅。堅數相搏。即爲消渴。

〔衍義〕內經云。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寸口爲上焦。趺陽候中焦。寸口遲爲勞者。即勞役致傷也。勞即陽氣退下。穀氣不得升舉。以充上焦。上焦主行榮衛。穀氣不充則衛虛而脈浮。榮竭而脈遲。蓋穀氣不輸於上下。壅而盛於中。數則消穀者。壅盛之氣。鬱而爲熱。即消穀。數即熱也。大堅者。水穀雖入。不化津液。中焦遂燥。堅即燥也。內經所謂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中焦熱甚。火性疾速。水穀不得留停。下入膀胱而溲水去。其內即燥而又熱。即爲消渴。近世謂消中也。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腎氣丸主之。方見婦人雜病中

〔衍義〕醫論云。女子陰物也。晦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仲景獨稱男子。倘亦此意。

腎者主水主志。藏精以施化。若惑女色以喪志。則泄精無度。火扇不已。所主之水所藏之精無幾矣。水無幾。何以敵相火。精無幾。何以承君火。二火爲得不熾而爲內熱惑蠱之病耶。二火熾。則肺金傷。肺金傷則氣燥液竭。內外腠理因之乾澁而思飲也。且腎乃胃之關。通調水道。肺病則水不復上歸下輸。腎病則不復關鍵。不能調布五經。豈不飲一斗而出一斗乎。用八味補腎之精。散其本也。不避桂附之熱。爲非辛不能開腠理。致五藏精輸之於腎。與其施化四布以潤燥也。每恨古今論消渴者。多集其症。而不舉其所自者有之。舉其端而不明其源者有之。仲景因當時失第六卷論六氣之詳。故止就金氣而言。病不及乎火。惟張子和論君相二火。可補仲景之未備。相火遊行五藏間。火主動。動之和者。則助本藏氣生化之用。動之不和者。卽爲害之大也。妄動之火勢盛。必挾本藏氣同起。當時藏氣有虛有實。有陰有陽。主氣主血。升降浮沉。各一體用。是故治火之中。必當先審藏氣。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在陽則調其氣。在陰則理其血。當升而反降者。必舉之。當降而反升者。必抑之。須兼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性。從而治之。使無扞格之患。則火有所歸宿而安矣。腎氣丸內有桂附。治消渴恐有水

未生而火反盛之患。不思內經王註。火自腎起。爲龍火。當以火逐火。則火了滅。以水治之。則火愈熾。如是則桂附亦可從治者矣。

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宜利小便發汗。五苓散主之。

〔衍義〕傷寒論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註曰。若脈浮者。表未解也。飲水多而小便少者。謂之消渴。裏熱甚實也。微熱消渴者。熱未成實。上焦燥也。與是藥生津液、和表裏。

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方見上

〔衍義〕傷寒論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症。渴欲飲水。水入吐。名曰水逆。註曰。六七日發熱不解。煩者。邪在表也。渴欲飲水。邪傳裏也。裏熱甚。則能消水。水入則不吐。裏熱少。則不能消水。停積不散。飲而吐也。與此藥和表裏。散停水。

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文蛤散方

文　蛤五兩

右一味。杵爲散。以沸湯五合。和服方寸匕。

〔衍義〕文蛤散治傷寒冷水潠若灌。其熱不去。肉上粟起。意欲飲。反不渴者。此治表之水寒。今不言表。而曰飲不止。屬裏者亦用之。何也。嘗攷本草文蛤、海蛤治浮腫。利膀胱。下小便。則知内外之水。皆可用之。其味鹹冷。鹹冷本於水。則可益水。其性潤下。潤下則可行水。合鹹冷潤下。則可退火。治熱證之渴飲不止。由腎水衰少。不能制盛火之炎燥而渴。今益水治火。一味兩得之。内經曰。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者。尤宜以鹹味。切於入心也。

淋之爲病。小便如粟狀。小腹弦急。痛引臍中。

〔衍義〕淋如粟狀者。因脾胃不足。流濁下入胞中。而膀胱屬水。濕濁下流。土尅之也。土尅則水氣不行。鬱化爲熱。煎熬胞中。濁結如粟之水。則胞之下系。與溺竅皆滯澀不利。且厥陰之脈。循陰器。主疏泄。胞澀不利。則厥陰之氣亦不利。故攻尅於膀胱之分。作急痛引臍中。臍中者。兩腎間。膀胱上口也。巢氏病源云。膀胱有熱者。水澀淋澀。小腹弦急。痛引臍中。蓋本此耳。

趺陽脈數。胃中有熱。卽消穀引食。大便必堅。小便則數。

〔衍義〕消萬物者莫甚於火。胃有熱卽消穀。消穀則饑。饑則引食。食雖入。以火燥其玄府。水津不布。下入膀胱。腸胃津液不生。故大便堅。膀胱內熱。則損腎陰。陰虛則水不得固藏。故數數出之。巢氏病源云腎虛則小便數也。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衍義〕淋者。膀胱與腎病熱也。腎屬於陰。陰血已不足。若更發汗。則動其榮。榮動則血泄矣。

小便不利者。有水氣。其人苦渴。栝蔞瞿麥丸主之。

栝蔞瞿麥丸方

栝蔞根二兩　茯苓三兩　薯蕷三兩　附子一枚炮

瞿麥一兩

右五味。末之。煉蜜丸梧子大。飲服三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溫爲知。

〔衍義〕內經云。肺者。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又謂膀胱藏津液。氣化出之。盖肺氣通

於膀胱。上通則下行。下塞則上閉。若塞若閉。或有其一。即氣不化。氣不化。則水不行而積矣。水積則津液不生而胃中燥。故若渴。用栝蔞根生津液。薯蕷以強肺陰。佐以茯苓治水。自上滲下。瞿麥逐膀胱癃結之水。然欲散水積之寒。通開陰道。使上下相化。又必附子善走者爲使。服之小便利。腹中溫爲度。若水積冷而方用之。否則不必用也。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並主之。

蒲灰散方

蒲　灰七分　　滑　石三分

右二味。杵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滑石白魚散方

滑　石二分　　亂　髮燒二分　　白　魚二分

右三味。杵爲散。飲服半錢匕。日三服。

茯苓戎鹽湯方

茯　苓半升　　白　朮二兩　　戎　鹽彈丸大一枚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減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衍義〕小便不利。爲膀胱氣不化也。氣不化。由陰陽不和。陰陽有上下。下焦之陰陽。肝爲陽。腎爲陰。腎亦有陰陽。左爲陽。右爲陰。膀胱亦有陰陽。氣爲陽。血爲陰。一有不和。氣卽不化。自三分觀之。悉爲膀胱血病澁滯。致氣不化而小便不利也。蒲灰、滑石者。本草謂其利小便。消瘀血。蒲灰治瘀血爲君。滑石利竅爲佐。亂髮、滑石、白魚者。髮乃血之餘。能消瘀血。通關便。本草治婦人小便不利。又治婦人無故溺血。白魚去水氣。理血脈。可見皆血劑也。茯苓戎鹽者。卽北海鹽。膀胱乃水之海。以氣相從。故鹹味潤下。佐茯苓利小便。然鹽亦能走血。白朮亦利腰臍間血。故亦治血也。三方亦有輕重。亂髮爲重。蒲灰次之。戎鹽又次之。

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方見中暍中

〔衍義〕傷寒論陽明脈浮而緊。咽燥口苦。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云云。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成註以苦下之。熱客中焦。是謂乾燥煩渴。凡病屬陰陽熱甚在表裏之間者。卽可用之。陽明爲水穀之海。氣血俱盛。熱易歸之。傷寒雜病飲食之熱。與夫五邪之相傳。俱客之耳。

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

猪苓湯方

猪　苓去皮　茯　苓　阿　膠　滑　石

澤　瀉各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煑四味。取二升去滓。內膠烊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衍義〕前條有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用五苓散利小便取汗。利小便與此證無異。何藥之不同也。前條太陽證發汗。復大汗出。胃中乾。欲得飲水。少少與之。令胃中和即愈。脈若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此乃陽明證咽喉燥。發熱汗出身重。下後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脈浮同也。而有太陽陽明之異。熱同也。而有微甚之異。邪客入裏同也。而有上焦下焦之異。邪本太陽。入客上焦。所以宜取汗利小便。邪本陽明。雖脈浮發熱。然已經下之。其熱入客下焦。津液不得下通。而小便不利矣。惟用茯苓、猪苓、澤瀉。滲泄其過飲所停之水。滑石利竅。阿膠者。成註謂其功同滑石。不思此證。既不可發汗。下之又耗其氣血。必用參耆。手太陰足少陰藥。補其不足。助其氣化而出小便也。

須參之。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十四

水氣病脉證第十四 論七首 脉證五條 方九首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風水其脉自浮。外證骨節疼痛。惡風。皮水其脉亦浮。外證胕腫。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正水其脉沉遲。外證自喘。石水其脉自沉。外證腹滿不喘。黃汗其脉沉遲。身發熱。胸滿。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膿。

〔衍義〕風水者。腎本屬水。因風而水積也。內經大奇病論曰。幷浮爲風水。註以浮脉爲風水。脉浮下焦。主水風薄於下。故曰風水。水熱穴論曰。腎至陰。勇而勞甚。

則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入於藏府。外不越於肌膚。客於玄府。行於皮裏。傳爲胕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評熱病論曰。腎風。面胕龐然壅害於言。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至必少氣。時熱。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轉側。月事不來。煩不能正偃。正偃則咳。名曰風水。今止言外證骨節痛惡風。不言胕腫。腎外合於骨。水則病骨。肝外合於筋。風則筋束關節。故骨節痛。脈浮惡風者。知其風水之證在表耳。皮水者。皮膚胕腫也。靈樞曰。腹脹者。寒氣客於皮膚間。鼛鼛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巢氏病源。則以皮水者。腹如故而不渴。與靈樞異。蓋肺主氣以行榮衛。外合皮毛。皮毛病甚則肺氣膹鬱。榮衛停滯不行。然肺氣之滿異於他邪。氣雖成水。終本輕清。故鼛鼛然不堅。按之沒指。腹亦窅而不起。玄府閉塞而不惡風。鬱火燥其液而不渴。當發其汗。散皮毛之邪。外氣通而鬱解矣。此開鬼門也。正水者。腎主水。腎經之水自病也。內經曰。腎者胃之關。關不利。故聚水成病。上下溢於皮膚。胕腫腹大。上爲喘呼不得臥。標本俱病也。石水者。乃水積小腹。胞內堅滿如石。內經曰。陰陽結邪。陰多陽少。名曰石水。又曰。腎肝幷沉爲石水。註曰。

肝脈入陰。內貫小腹。腎脈貫脊中。絡膀胱。兩藏井藏。氣熏衝脈。自腎下入於胞。今水不行。故堅而結。然腎主水。水冬冰。水宗於腎。腎象水而沉。名曰石水。因水積胞內。下從足手少陰上逆於肺而爲喘。巢氏病源石水者。引兩脇下脹痛。或上至胃脘則死。看來上條雖同爲石水。與此條少異。此偏於腎氣多。腎爲陰。陰主靜。故病止在下而不動。彼則偏於肝氣多。肝爲陽主動。故上行尅胃脘也。黃汗者病水。身黃汗出如柏汁。自後條諸證各有所致。其因不一。大抵黃色屬土。由陽明胃熱。故色見於外。今之發熱胸滿四肢頭面腫者。正屬足陽明經脈之證也。熱久在肌肉。故化癰膿。若巢氏云。疸水因脾胃有熱。流於膀胱。小便澁而身面大黃。腹滿如水狀。此亦黃汗之一也。

脈浮而洪。浮則爲風。洪則爲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爲癮疹。身體爲痒。痒者爲泄風。久爲痂癩。氣強則爲水。類以俛仰。風氣相擊。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爲風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爲黃汗。

〔衍義〕風者外感之風也。氣者榮衛之氣也。風乃陽邪。從上受之。故脈浮。榮衛得風而熱。故脈洪。洪、大也。內經曰。脈大則病進。由邪之盛耳。榮行脈中主血。衛行

脈外主氣。風強者。風得熱而強也。風熱入搏於衞。客於皮裏。氣滯鬱聚而風鼓之爲癮疹。火復助風。腠理開。毫毛搖。則身體痒。痒爲泄風。內經曰。諸痛瘡瘍皆屬於火。又曰。風氣外在腠理。則爲泄風。久之不解。風入分肉間。相搏於脈之內外。氣道澁而不利。與衞相搏。則肌肉膹䐜而瘡出。風入脈中。內攻榮血。風氣合熱而血胕壞。遂爲痂癩也。內經曰。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衞氣相干。其道不行。使肌肉膹䐜之而有瘍。又曰。脈風成癘。癘卽癩也。所謂氣強者。衞因熱則怫鬱。停而不行。氣水同類。氣停則水生。所聚之液血皆化水也。不惟榮衞不能和。筋骨肌肉鬱熱之邪。且禁固難俯仰也。至於風氣復行相擊。榮衞之熱與水。皆散溢於肌表而爲洪腫。及風氣兩解。則水散衞行。汗出乃愈。惡風者。不敵於風。與水同爲汗散而表虛。因名風水。不惡風者。衞氣不從汗散。外得固腠理。則不惡而得固上焦。則小便通利。所謂上焦有寒者。因風邪在上焦。非真有寒冷也。如傷寒證邪客上焦。則中焦之穀氣。不得上輸於肺。鬱爲內熱。津液凝積爲胃熱。熱則廉泉開。廉泉者。津液之道也。開則發。涎出流於脣口。此黃汗由身倦浮腫。胃熱發出土色也。

寸口脈沉滑者。中有水氣。面目腫大。有熱。名曰風水。視人之目窠上。微擁如蠶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時咳。按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風水。

(衍義)內經脈沉曰水。脈滑曰風。面腫曰風。目腫如新臥起之狀曰水。頸脈動喘咳曰水。又腎風者。面胕龐然。少氣時熱。其有胕腫者。亦曰本於腎。名風水。皆出內經也。

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反不疼。身體反重而酸。其人不渴。汗出卽愈。此爲風水。惡寒者。此爲極虛。發汗得之。渴而不惡寒者。此爲皮水。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爲黃汗。骨節痛。咳而喘。不渴者。此爲肺脹。其狀如腫。發汗則愈。然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皆不可發汗。

(衍義)傷寒論脈浮而緊者。爲風寒。風傷衞。寒傷榮。榮衞俱病也。榮衞者。胃之穀氣所化。從手太陽所出。循行表裏。則外則榮筋骨。溫皮肉。在內則貫五藏。絡六府。故浮沉變脈。皆見於寸口。此條首言太陽病脈緊爲太陽屬表。榮衞所受風水。隨在諸經四屬。隸於太陽之表者。分出六等。於肝藏所合。則骨節痛。若風水挾木尅土。脾合肌肉。則肌肉不利。骨節反不痛。身體重而酸。內經曰。土不及。則

體重而筋肉瞤酸也。因不渴則可發汗。汗則邪散乃愈。此由風勝水也。亦名風水。其汗皆生於氣。氣生於精。精氣若不足。輒發其汗。風水未散。而榮衞之精。先從汗散。遂致虛極。不能溫膝理。故惡寒也。若發汗辛熱之味。上衝於肺。亡其津液。則肺燥而渴。榮衞不虛。則不惡寒。風水之邪。從肺虛風入。幷於所合之皮毛。遂爲皮水。皮水久不解。榮衞與邪幷。外不得溫分肉。至於身腫冷。狀如周痺。內窒胸膈。脾胃氣鬱成熱。故不能食。胃熱復上。與外入之水寒相擊。故痛聚胸中。暮躁不得眠也。脾土之色發於外。是爲黃汗。若骨節疼痛而胕腫者。是腎之候也。咳而喘者。是肺之候也。二病俱見。由腎脈上貫肝入肺。乃標本俱病。言脾脹。恐肺字之誤。靈樞曰。肺是動病則肺脹滿膨膨而喘欬是也。然病雖變更不動。盡屬在表。故浮、緊之脈。皆得汗之。但渴與下利小便數亡津液者。不可汗耳。

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如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朮湯主之。（方見中風）

〔衍義〕內經三陰結謂之水。三陰乃脾肺少陰腎也。蓋胃爲五藏六府之海。十二經皆受氣焉。脾爲之行津液者。藏府經絡。必因脾乃得稟水穀氣。今脾之陰不

與胃之陽和。則陰氣結伏。津液凝聚不行。而關門閉矣。關閉則小便不利。不利則水積。積則溢。面目一身。水從脾氣所結。不與胃和。遂從土色發黃腫。結自三陰。故曰裏水。其脈沉也。如小便自利。則中上焦之津液。從三陰降下而亡。故渴也。是湯見後。

趺陽脈當伏。今反緊。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醫反下之。下之卽胸滿短氣。

〔衍義〕趺陽脈當伏者。非趺陽胃氣之本脈也。爲水蓄於下。其氣伏。故脈亦伏。脈法曰。伏者爲水。急者爲疝瘕。小腹痛。脈當伏而反緊。知其初有寒疝瘕痛。先病者治其本。先當溫其疝瘕。治寒救陽而後行可也。若反下之。是重虛在上之陽。陽氣不布化。而成胸滿短氣也。

趺陽脈當伏。今反數。本自有熱。消穀。小便數。今反不利。此欲作水。

〔衍義〕此與上條一寒一熱。互舉其因。此爲熱消穀。不能上化精微。熱濁下流。致膀胱不化。小便畜成積水。故脈不伏而從熱反數也。

寸口脈浮而遲。浮脈則熱。遲脈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沉。趺陽脈浮而數。浮脈卽熱。數脈卽止。熱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

搏。水走皮膚。卽爲水矣。

〔衍義〕寸口、趺陽合診者何。寸口者。肺脈所過。趺陽者。胃之所過。候脾肺合病。必是二處也。寸口脈浮而遲。浮脈卽熱者何。浮爲衞。衞爲陽。衞不與榮和。其陽獨在脈外。故浮脈卽熱矣。遲脈卽潛者何。遲爲榮。榮、衞陰也。榮不從衞。匿行脈中。陰行遲。故遲脈卽潛矣。熱潛相搏。名曰沉者何。脈者氣藏也。榮衞之出陽入陰。陰皆肺藏主之。故百脈朝之也。今榮衞不和。熱潛之邪相搏而至。則肺藏之氣不得布。故結而沉矣。趺陽脈浮而數。浮脈卽熱者何。脾土中焦。與胃爲表裏。脾、陰也。胃、陽也。脾與胃行津液化血者也。胃經之陽。不與脾經之陰合。失陰之陽獨在表。故脈浮卽熱矣。數脈卽止者何。脈者血之府。血陰也。血實則脈實。陰失則脈緩。今脾經之陰血虛不足。脈被氣促而數。數則陰血不得周流於脈。故脈數卽止矣。熱止相搏。名曰伏者何。藏之於經。表裏相資者也。藏在裏。以藉經脈之運動。今二經以熱止之邪相搏。名曰水者何。脾肺。手足太陰經之藏也。夫陽爲火。陰爲水。今手足兩太陰持。所結沉伏之陰相搏。故化爲水矣。內經曰。三陰結爲水也。沉則絡脈虛者何。肺合皮毛。絡脈之在皮膚者。因肺氣沉。不發於外。榮

血又澀。不入於內。絡脈虛矣。伏則小便難者何。小便以通行津液。今脾氣復不爲胃行津液。則津液不入膀胱。故小便難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卽爲水者何。小便難則水積。積則溢。溢則乘絡脈之虛。而走注於皮膚。故爲水病矣。在內經則曰三陰結謂之水。仲景則舉經絡榮衛之變而條析之。以核病之源。察脈論證。其可不究心而消息之乎。

寸口脈弦而緊。弦則衞氣不行。緊卽惡寒。水不沾流。走於腸間。

〔衍義〕脈弦爲水。緊爲寒。衛氣喜溫而惡寒。水寒則衞氣無以溫分肉。肥腠理。故惡寒也。然肺者榮衞之主。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氣化出溺。今衞氣不行。卽肺之治節不行。治節不行則輸化之職廢。故不得沾流水道。反走腸間。腸、大腸也。大腸與肺合。若上條之走皮膚。皮膚亦肺所主。二者對出以明肺之不調。則隨其所屬而爲病耳。

少陰脈緊而沉。緊則爲痛。沉則爲水。小便卽難。脈得諸沉。當責有水。身體腫重。水病脈出者死。

〔衍義〕脈可一法取之乎。不可也。此脈沉有水。脈出爲死者。是脈不可出而浮大

也。試以氣強爲水者觀之。非脈之浮大者乎。而風水皮水脈皆浮。懷孕婦病水亦浮。水病豈獨取沉脈爲例哉。此條之論。蓋獨爲少陰病水耳。少陰者。至陰盛水也。合四時主冬。故脈沉。水之象當然也。少陰經氣當然也。當沉故不可出。出則少陰經氣外絕。死之徵矣。凡言浮沉遲數之脈。爲其各有所由。故不可以一法取之也。雖然腎藏獨病。其水則沉。兼風則不沉。所爲出者。非獨爲浮也。爲經氣離出其藏。沉之亦無有也。

夫水病人。目下有臥蠶。面目鮮澤。脈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沉絕者有水。可下之。

〔衍義〕內經色澤者。病溢飲。溢飲者。渴而多飲。易入肌皮腸胃之外。註云。是血虛中濕。又曰。水、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也。故水在腹。便目下腫也。靈樞曰。水始起也。目下微腫如蠶。如新臥起之狀。其人初由水穀不化津液。以成消渴。必多飲。多飲則水積。水積則氣道不宣。故脈浮矣。所積之水。溢於腸胃之郭。則腹大。三焦之氣不化。則小便難。若脈沉絕者。知其水積在內已甚。脈氣不發故也。必下其水。乃可愈。

問曰。病下利後。渴飲水。小便不利。腹滿陰腫者。何也。答曰。此法當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當愈。

〔衍義〕下利血虛液少。故渴。渴而暴飲。水停不散。故小便不利。溢於內外。以成腫滿。故小便利而汗出。則所停之水行而腫滿愈矣。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臥。煩而躁。其人陰腫。

〔衍義〕心、君火也。其氣蕃茂。遇寒水則屈伏。今水客於心。火氣鬱蓄。不得發於分肉。則身重。不充盛於氣海。則少氣。煩熱內作。則躁而不得眠也。火氣不舒。其味從鬱所化而過於苦。水積於外。其味從濕所化而過於鹹。鹹味歸陰。苦乃從鹹潤下。入於胞囊。故陰腫也。如病腎水者。止以鹹滲泄。但陰下濕而已。此因苦與鹹相合。苦性堅。因火與水相搏。所以鹹味不得滲泄而結爲陰腫矣。

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脅下腹痛。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

〔衍義〕足厥陰之脈。過陰器。抵少腹。挾胃、屬肝、絡膽、布脅肋。今客於經。傷其生發之氣。肝藏之陽。故病如此。然肝在下。主疏泄。雖受水鬱。終有時而津可微生。則小便得以暫通也。

肺水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溏。

（衍義）肺主皮毛。行榮衛。與大腸合。今有水病。是榮泣衛停。其魄獨居。陽竭於外。則水充滿皮膚。肺本通水道。下輸膀胱。爲尿溺。今既不通。水不得自小便出。反從其合。與糟粕混。成鴨溏也。

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氣。小便難。

（衍義）脾居中。及四肢。與胃合。爲其脈自足入腹。屬脾絡胃。爲陰藏也。中主藏物。今水在脾。而脾胃之氣不行。蓄積於中。故腹大。四肢不得拌水穀。故苦重。穀精不布。故津液不生。胃之賁門不化。則宗氣虛而少氣。胃之幽關不通。則水積而小便難。

腎水者。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溺。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

（衍義）足少陰之脈。起足心。循內踝。貫脊屬腎。絡膀胱。爲胃之關。今水在腎。關門不利。故聚水而爲腹大臍腫腰痛不得溺也。夫腎爲水之海。然水在海者。其味必鹹。鹹必滲走囊外。濕如牛鼻上汗也。鹹水之病作。則心火必退而衰微。惟孤陰而已。故逆冷也。心火退伏。則榮衛諸陽盡退。不榮於上。而脾胃穀精亦不循

脈上於面皮。故瘦也。

師曰。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

〔衍義〕分腰上下爲便利發汗何也。蓋身半以上。天之分陽也。身半以下。地之分陰也。而身之腠理行天分之陽。小便通地分之陰。故水停於天者。開腠理而水從汗散。水停於地者。決其出關而水自出矣。卽內經開鬼門潔淨府法也。

師曰。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爲水。遲則爲寒。寒水相搏。趺陽脈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鶩溏。胃氣衰則身腫。少陽脈卑。怯音少陰脈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通。經爲血。血不利。則爲水。名曰血分。

〔衍義〕仲景脈法。寸口多與趺陽合。何也。蓋寸口屬肺。手太陰之所過。肺朝百脈。十二經各以其時來見於寸口。脾胃二經出在右關。胃乃水穀之海。五藏皆稟氣於胃。則胃又五藏之本。所以經脈尤爲諸經之要領也。邪或干於胃者。必再就趺陽診之。趺陽。足跗上衝陽。胃脈之源也。此條寸口沉爲水。遲爲寒者。非外入之邪。卽脾胃衝脈二海之病。因水穀之陽不布。則五陽虛竭。虛竭則生寒。下焦血海之陰不生化。則陰內結。內結則生水。水寒相搏。十二經脈盡從所稟。而

變見於寸口也。脾與胃爲表裏。脾氣衰。則不能與胃行其津液。致淸濁不分於裏。而爲鶩溏。胃氣衰。則不能行氣於三陽。致陽道不行於表。則身體分肉皆腫。二經既不利。則趺陽之脈伏矣。邪在血海。血海者。衝脈所主。衝脈與腎之大絡。同出腎下。男女天癸之盛衰皆係焉。內經曰。腎爲作強之官。伎巧出焉。自越人以兩腎分左右。右腎爲男子藏精施化。女子係胞成孕。則衝任正隷其所用之脈也。王叔和分兩腎於左右尺部。皆以足少陰經屬之。其表之府。亦並以膀胱足太陽配之。但在左尺。足太陽下註一說。與三焦爲表裏。嘗攷其由。出自靈樞。謂足三焦下輸出於委陽。太陽之別也。手少陰經也。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癃閉。又曰。三焦者。中瀆之府。水道出焉。膀胱是孤府也。今以邪搏血海。血海屬右腎之藏。三焦是其府。是以男女亦必從陰陽氣血表裏而分。在女則是其陰。血海者病。在男則是其陽。三焦者病。衝脈非大經十二之數。附見於足少陰脈者。是故男子少陽脈革。爲三焦氣不化。氣不化。則小便不利。婦人少陰脈細。則經水不通。經爲血。血不利。則爲水。名爲血分。雖然。小便不利。因水者。不獨由於氣。亦或有因血所致。如前用蒲黃散等方治血。概可見也。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脈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咳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沉而緊。沉爲水。緊爲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咽喉塞噎。脇下結痛。醫以爲留飲而大下之。氣擊不去。其病不除。後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又與葶藶圓下水。當時如小差。食飲過度。腫復如前。胸脇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浮咳喘逆。當先攻擊衝氣令止。乃治咳。咳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當在後。

〔衍義〕此水病。脈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等病。當時記其說者以爲異。非異也。是從色脈言耳。脈沉爲水。緊爲寒。爲痛。水寒屬於腎。足少陰脈。自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凡腎氣上逆。必衝脈與之並行。因作衝氣。從其脈所過。隨處與正氣相擊而爲病耳。要知其病始由關元。夫五藏六府。在內有強弱榮悴。盡見於面部。分五官五色以辨之。關元是下紀足三陰任脈所會。寒結關元。其腎部之色。必微枯而黑。知是久痺之證。非一日也。及陽衰之後。榮衛失常。陰陽反作。寒結之邪。衝腎氣而上。故作此證。醫不治其衝氣。反

吐下之。遂損其胃。致水穀不化。斯津液不行。而渴欲飲水。小便不利也。由是揚溢於面目四肢。浮腫並至。衝氣乘虛愈擊。更有象若奔豚喘咳之狀。必先治其衝氣之本。衝氣止。腎氣平。則諸證自差。未差者。當補陽瀉陰。行水扶胃。疏通關元之久痺。次第施治焉耳。

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腹痛者加芍藥。方見濕病

〔衍義〕脈浮表也。汗出惡風。表之虛也。身重。水客分肉也。防己療風腫水腫。通腠理。黃耆溫分肉。補衛虛。白朮治皮風止汗。甘草和藥益土。生薑、大棗辛甘發散。腹痛者。陰陽氣塞。不得升降。故加芍藥收陰。

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

越婢湯方

麻黃六兩　石膏半斤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甘草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惡風者。加附子一枚炮。風水者。加白朮四兩。古今錄驗

〔衍義〕榮、陰也。水亦陰也。衛、陽也。風亦陽也。各從其類。水寒則傷榮。風熱則傷衛。脾乃榮之本胃乃衛之源榮傷胃卽應而病。脾病。則陰自結。不與胃和以行其津液。胃病。則陽自壅。不與脾和以輸其穀氣。而榮衛不得受水穀之精悍。故氣自削。不肥腠理。惡風不充分肉皮膚。唯邪自布。故一身悉腫。其脈浮者。卽首章水風脈浮是也。續自汗出者。爲風有時開其腠理也。無大熱者。止因風熱在衛。而衛自不成其熱也。不渴者。以內無積熱。外無大汗。其津液不耗。故不渴也。用越婢湯主之。與前條所謂裏水脈沉者相反。何亦用是方治之乎。蓋裏水爲脾之三陰結而化水。不得升發。故用是湯發之。此證表虛惡風續自汗出者。亦欲發中焦之穀氣。以輸榮衛。東垣云。上氣不足。推而揚之。是二證雖有表裏之分。皆當發越脾氣。以一湯治。或曰。麻黃能調血脈。開毛孔皮膚。散水寒。石膏解肌退風熱。今不言藥。而云發越脾氣以愈病。何也。曰仲景命方。如青龍、白虎。各有所持。豈越婢而漫然。天人萬物氣皆相貫。邪之感人。必客同類。當假物之同類者以祛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非惟祛之而已。且能發越脾氣。無一味相間。豈非仲景有意於名方哉。夫五藏各一其陰陽。獨脾胃居中而兩屬之。脾主陰而

胃主陽。自流利者言之。土固五行之一。自生成者言之。則四氣皆因土而後成。故萬物生於土。死亦歸於土。然土不獨成四氣。土亦從四維而後成。不惟火生而已。故四氣有水之陰。卽應於脾。風熱之陽。卽應於胃。飲食五味寒熱。凡入於脾胃者亦然。一有相干。則脾氣不和。胃氣不清。而水穀不化其精微。以榮營衞而實陰陽也。然甘者土之本位。脾氣不清。清以甘寒。要而行之。必走經脈要而合之。必通經隧。經隧者。藏府相通之別脈也。是故麻黃之甘熱。自陰血走手足太陰經達於皮膚。行氣於三陰。以去陰寒之邪。石膏之甘寒。自氣分出走手足陽明經達於肌肉。行氣於三陽。以去風熱之邪。用其味之甘以入土。用其氣之寒熱以和陰陽。用其性之善走以發越脾氣。更以甘草和中。調其寒熱緩急。二藥相合。協以成功。必以大棗補脾中之血。生薑之辛。益胃中之氣。惡風者陽虛。故加附子以入陽。風水者。則加白朮以散皮膚間風水之氣。發穀精以宣榮衞。與麻黃、石膏爲使。引其入土也。越婢之名。不亦宜乎。

皮水爲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動者。防己茯苓湯主之。

防己茯苓湯方

防己三兩　黃耆三兩　桂枝三兩　茯苓六兩

甘草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分溫三服。

〔衍義〕此證與風水脈浮用防己黃耆同。而有淺深之異。風水者。脈浮在表。土氣不發。用白朮、薑、棗發之。此乃皮水鬱其榮衛。手太陰不宣。金鬱者泄之。水停者以淡滲。故用茯苓易白朮。榮衛不得宣行者。散以辛甘。故用桂枝、甘草以易薑、棗。內經云。肉蠕動。名曰微風。以四肢聶聶動者。爲風在榮衞。觸於經絡而動。故桂枝、甘草亦得治之也。

裏水。越婢加朮湯主之。甘草麻黃湯亦主之。

越婢加朮湯方見上內加白朮四兩

甘草麻黃湯方

甘　草二兩　麻　黃四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煑麻黃。去上沫。內甘草。煑取三升。溫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服。愼風寒。

〔衍義〕此條但言裏水。不敍脈證。與前條裏水用湯俱同。何兩出之。將亦有異乎。前條裏水證。止就身腫。小便不利。亡津液而渴者。大抵一經之病。隨其氣化所變。難以一二數。其經之邪無明。其變不可詳。惟在方中佐使之損益何如耳。

水之為病。其脈沉小。屬少陰。浮者為風無水。虛脹者為氣水。發其汗則已。脈沉者。宜麻黃附子湯。浮者。宜杏子湯。

麻黃附子湯方

麻　黃三兩　甘　草二兩　附　子一枚炮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煑麻黃去沫。內諸藥。煑取二升半。溫服八分。日三服。

杏子湯方缺恐即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衍義〕少陰主水。其性寒。此條皆少陰證也。非獨脈沉小者屬之。但因其從風出於表。水不內積。故曰無水。若不因風。止是腎脈上入於肺而虛脹者。則名曰氣水。然腎水風水。已有治法。獨氣水分脈浮沉。發其汗。由少陽水寒之邪。其本尚在於裏。陰未變。故用麻黃散水。附子治寒。脈浮者。其水已從腎上逆於肺之標。居於陽矣。變而不寒。於是用杏子湯。就肺中下逆氣。註謂未見其湯。恐即麻黃

杏子石膏甘草湯。皆發汗散水者。獨附子、杏仁分表裏耳。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方見消渴中、

〔衍義〕此病水不言病形之狀。惟言止用蒲灰散。何也。大抵此證與首章同。然彼以發汗。此得之於厥。故治法不同。厥者逆也。由少陰經腎氣逆上入肺。肺與皮毛合。故逆氣溢出經絡。經絡之血泣。與腎氣合。化而爲水。充滿於皮膚。故曰皮水。用蒲黃消經絡之滯。利小便爲君。滑石開竅通水。通以佐之。小便利則水下行。逆氣降。與首章皮水二條。有氣血虛實之不同。只此可見仲景隨機應用之治矣。

問曰。黄汗之爲病。身體腫。重一作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柏汁。脈自沉。何從得之。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耆芍桂酒湯主之。

黄耆芍藥桂枝苦酒湯方

黄　耆五兩　芍　藥三兩　桂　枝三兩

右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和。煑取三升。溫服一升。當心煩。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煩不解者。以苦酒阻故也。一方用美酒醯代苦酒

〔衍義〕汗本津也。津泄則衛虛。水血同類。陰也。水入則榮寒。寒則氣鬱。鬱則發熱。水熱相搏於分肉。則身腫。榮出中焦。榮之鬱熱內蓄於脾。則津液不行而濕。衛虛。腠理不固。則汗出。脾土發熱。則黃色見於面如柏汁也。所以補衛爲要。黃耆益氣。入皮毛。肥腠理。退熱止汗之功尤切。故爲君。桂枝理血。入榮散寒。通血脈。解肌肉。用之調榮以和衛。故爲臣。榮氣因邪所阻。不利於行。芍藥能收陰氣。故佐桂枝。一陰一陽。以利其榮。苦酒醋也。用之使引入血分以散滯。註一方用美酒。美酒性熱入心。可以致煩。醋但刺心而不煩。未審孰是。

黃汗之病。兩經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食已汗出。又身常暮臥盜汗出者。此榮氣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必身瞤。瞤卽胸中痛。又從腰已上必汗出。下無汗。腰髖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躁。小便不利。此爲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桂枝加黃耆湯方

桂枝二兩　芍藥二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黃耆二兩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須臾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衍義〕黃汗病。由陰陽水火不既濟。陰陽者。榮衛之主。榮衛者。陰陽之用。陰陽不既濟。而榮衛亦不循行上下。陽火獨壅於上。為黃汗。陰水獨積於下。致兩脛冷。設陽火熱甚。及肌肉則發熱。陰水寒及筋骨。則歷節痛。若起居飲食過節之勞。必傷脾胃。將榮衛不充於腠理。而食入所長之陽。即與勞氣相搏。散出為汗。又或日暮氣門不閉。其津液常泄為盜汗也。凡汗出必當熱解。今汗已反發熱者。是邪氣勝而津液亡也。斯肌肉無以潤澤。久久必枯澁而甲錯。發熱不已。其熱逆於肉裏。乃生惡瘡。若邪正相搏於分肉間。則身重汗出已。雖身重輒輕。然正氣又從汗散而虛。榮衛衰微。脈絡皆空。久久邪氣熱生風火。動於分肉脈絡間。必作身瞤。瞤即胸中痛者。由胸中屬肺金主氣。行營衛之部。氣海在焉。既虛之氣。不勝風火之擊。是以痛也。又從腰以上必汗出者。腰以上陽也。陽與榮衛俱虛。腠理不密。故津液被風火泄出也。腰以下陰也。為孤陰痺於下。故無汗。所以腰髖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者。即內經所謂痛痺逢寒之類也。劇則不能食。身

疼煩躁。小便不利者。爲榮衛甚虛。穀氣不充。故不能食。榮衛不充於分肉。故身疼重。胃中虛熱上注心中作煩躁。小便不利者。因津液從汗出故也。

師曰。寸口脈遲而濇。遲則爲寒。濇爲血不足。趺陽脈微而遲。微則爲氣。遲則爲寒。寒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脇鳴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卽身冷。陰氣不通。卽骨疼。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則痺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實則失氣。虛則遺溺。名曰氣分。

〔衍義〕人之血氣榮衛。皆主於穀。穀入於胃。化爲精微。脾與胃以膜相連。主四肢。脾輸穀氣於三陰。胃輸穀氣於三陽。六經皆起於手足。故內外悉藉穀氣溫養之也。寸口以候榮衛。趺陽以候脾胃。脾胃之脈虛寒。則手足不得稟水穀氣。故逆冷也。手足逆冷。則榮衛之運行於陰陽六經者皆不利。榮衛不利。則逆冷之氣。入積於中而不瀉。不瀉則內之溫氣去。寒獨留。寒獨留。則宗氣不行而腹滿。脾之幕在季脇章門。寒氣入於幕。止當少陽經脈所過。且少陽爲樞。主十二官行氣之使。少陽之府。三焦也。既不得行升發之氣於三焦。以化榮衛。必引留幕之寒。相逐於三焦之下輸。下輸屬膀胱也。當其時。衛微營衰。衛氣不得行其陽

於表。卽身冷。營氣不得行其陰於裏。卽痛。陽雖暫得前通。身冷不能卽溫。斯惡寒也。陰旣前通。痛應少愈。然營氣未與衛之陽合。孤陰獨至。故痺而不仁。必從膻中氣海之宗氣通轉。然後陰陽和。榮衛布。邪氣乃從下焦而散也。下焦者。中瀆之官。水道出焉。前後二竅皆屬之。前竅屬陽。後竅屬陰。陽道實則前竅固。邪從後竅失氣而出。陽道虛則從前竅遺尿而去矣。爲大氣一轉而邪散。故曰氣分。

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桂枝去芍藥加麻黃細辛附子湯主之。

桂枝去芍加麻黃細辛附子湯方

桂　枝三兩　生　薑三兩　甘　草二兩　大　棗十二枚

麻　黃二兩　細　辛二兩　附　子一枚炮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卽愈。

是症與上條所敍不同。名氣分卽同。與下條亦同。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枳朮湯主之。

枳朮湯方

枳　實七枚　　白　朮二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煑取三升。分溫三服。腹中耎。即當散也。

〔衍義〕心下。胃土脘也。胃氣弱。則所飲之水。入而不消。痞結而堅。必強其胃。乃可消痞。白朮健脾強胃。枳實善消心下痞。逐停水。散滯血。

附方

外臺防己黃耆湯。治風水。脈浮爲在表。其人或頭汗出。表無他病。病者但下重。從腰以上爲和。腰以下爲腫及陰。難以屈伸。方見風濕中

頭汗者風。腰以下腫者。水甚於風。故表無他病。當治腰下爲要。然是湯前條治風水在表。此可治風水在下之病。何也。攷本草防己療風水腫。手脚攣急。李東垣亦以治腰下及足濕熱腫甚。脈浮頭汗。雖曰表無他病。然與表同。故可通治。

重刊
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十五

黃疸病脈證并治第十五 論二首脈證十四條方七首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爲風。緩則爲痺。痺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以行。

〔衍義〕脾胃者。主四肢。合肌肉。其色黃。其氣化溼。其性痞著。其脈遲緩。所畏風木。風者。善行數變。若中風而風獨行者。開則泄皮毛而出汗。閉則熱肌肉以悶亂。今風與溼相搏則成痺。所以痺之風則不能中風之善行數變。內鬱爲瘀。熱鬱極。乃發風。風性動。挾脾胃之積熱以行。從而走四肢。欲散不散。爲之苦煩出肌膚。爲之色黃。緣風所致。故脈浮。因取痺。故脈緩也。

趺陽脈緊而數。數則爲熱。熱則消穀。緊則爲寒。食則爲滿。尺脈浮則傷腎。趺陽脈緊則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卽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卽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勞疸。腹如水狀。不治。

〔衍義〕穀疸症。趺陽脈緊數者。何寒而致緊。何熱而致數。尺浮何爲傷腎。趺陽緊何爲傷脾。風從何生。不詳其源。莫知其所治矣。蓋天之六氣。感人藏府而應於脈診。因以數爲熱緊爲寒矣。然人藏府氣化。亦有風寒溼熱燥火。與天氣同其名。寒熱溼溫涼同其性。陰陽表裏同其情。浮沉遲數同其病。將何以別天與人之氣乎。天氣從八風之變。邪自外入。人氣從七情食色勞役之傷。邪自內出。穀疸由藏氣所化之淫邪爲病。非天氣也。蓋脾胃之土有陰陽。脾陰而胃陽。陰陽離決。二氣不合。則胃獨聚其陽以成熱。爲病消穀。脾獨聚其陰以成寒。爲腹滿。於是寒熱見緊數之脈而緊又爲之傷脾者。乃肝木挾腎寒乘虛尅土。故曰風寒相搏。食入於胃。長氣於陽。肝木之風。得陽則動。故食穀則頭目眩運也。腎屬

水。藏精。實則脈沉。虛則脈浮。而精生於穀。穀不化。則精不生。精不生。則腎無所受。虛而反受下流之脾邪。故曰尺浮傷腎。又曰陰被其寒。陰謂腎。寒謂脾也。此穀氣不化。所積之瘀濁。屬於脾之寒者。下流則傷腎。屬於胃之熱者。下流則傷膀胱。由是小便不通。身體盡黃。生於胃熱食穀之濁。故曰穀疸。陳無擇謂是症用苦參丸方。苦參用龍膽除胃中伏熱。本草以二藥能益肝膽。平胃氣。以豬膽爲使。此退胃之木火。用大麥者。五穀之長。脾胃所宜。將苦參龍膽入脾土也。本草又曰破冷氣去腹滿。此療脾陰寒結。

〔衍義〕女勞疸。惟言額上黑。不言身黃。簡文也。後人雖曰交接水中所致。特其一端耳。然以此連穀疸之後。必胃先有穀氣之濁熱。下傷於腎而後黑。黑疸因黃而發也。二藏并病。安得不交見其色乎。蓋胃陽明也。陽明與宗筋合於氣街。飲食入內。宗筋通用。陰精泄脫。而陽明之溼熱。乘虛下流於腎之中。腎中之火。亦乘陽明上下交馳。胃土發越而色黃。相火入炎水中而色黑。二藏并病。故二色並見。其黑色先見於額者。膀胱脈上巔交鼻額。火性炎上。故腎火從膀胱上越。額爲神庭。屬心部。心火之主也。心腎子午同化。足經之火。炎就手經。亦必出於

額。額、火之巔也。心主汗。火越於此。汗亦出此。所以額黑微汗也。手足心熱者。手心乃包絡滎穴。足心乃腎之井穴。心腎火盛則應之。薄暮卽發。膀胱急。小便自利。乃陽明主闔。日暮陽明收斂。濕熱下流。膀胱之氣雖滿急。其氣降。故小便自利。若濕熱相火鬱甚。腎水之氣不行。停積於腹。脹如水狀者。則腎衰矣。故難治。此以氣受病者言之。若血病而黑。則如下條女勞疸云。

心中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欲吐。名曰酒疸。

〔衍義〕此飲之過當所致也。酒爲五穀所致。醞而成。濕熱有毒。其氣歸心。味歸脾胃。胃陽主升。脾陰主降。胃得之。則熱甚。脾得之。則陰傷。陰傷則不能降。不降則所飲停而不去。氣熏於心。心神不寧。而作懊憹。氣痞中焦。故不能食。畜極乃發。故時欲嘔而爲疸也。

陽明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衍義〕傷寒陽明證註。陽明病脈遲。邪方入裏。熱未爲實。食入於胃。長氣於陽。胃中有熱。食難飽。飽則微煩而目眩者。穀氣與熱氣相擊。兩熱合。消搏津液。若小

便利者。不發黃。熱得泄也。小便不利。則熱不得泄。身必發黃。以其發於穀氣之熱。故名穀疸。熱實者下之。脉遲爲熱氣未實。雖下之腹滿亦不減也。經曰。脉遲。尙未可攻。且脉遲不但爲熱未實。脉經曰關脉遲滯而弱者。無胃氣而有熱。則胃虛而脉遲。尤不可攻也。

夫病酒黃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

〔衍義〕酒爲濕熱之最。膀胱者。淸淨之府。津液藏焉。氣化所出。若過於酒。傷其氣化。小便必難。積氣於中。則心熱。流於腎則足下熱。積成瘀熱。發於外而爲黃疸也。

酒黃疸者。或無熱。淸言了了。腹滿欲吐。鼻燥。其脉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

〔衍義〕酒入胃而不傷心。則無心熱。故神不昏而其言淸朗也。不傷腎。則無足熱。但酒停於膈。欲吐。陽明氣鬱。成腹滿。陽明脉上入額中作鼻燥。脉浮者。在膈上。積多在陽。先吐上焦。而後治其中滿。沉弦者。在膈下。積多在陰。先下其中滿而後治其上焦也。

酒疸。心中熱。欲嘔者。吐之愈。

酒停胃上脘。則心中熱而欲嘔。必吐之乃愈。

酒疸。下之久久爲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噉蒜虀狀。大便正黑。皮膚爪之不仁。其脈浮弱。雖黑微黃。故知之。

〔衍義〕酒疸之黑。非女勞疸之黑也。女勞之黑。腎氣所發也。酒疸之黑。敗血之黑也。因酒之濕。熱傷脾胃。脾胃不利。陽氣不化。陰血不運。若更下之。久久則運化之用愈耗矣。氣耗血積。故腐瘀濁色。越肌面爲黑。味變於心。咽作嘈雜。心辣如噉蒜虀狀。榮血衰而行於皮膚。爪之不仁。輸於大腸。便如黑漆。其目青與脈浮弦。皆血病也。

師曰。病黃疸。發熱煩喘。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火劫其汗。兩熱相得。然黃家所得。從濕得之。一身盡發熱而黃。肚熱熱在裏。當下之。

〔衍義〕黃疸必由濕熱所發。濕有天地之濕。有人氣之濕。有飲食之濕。三者皆內應脾胃。鬱而成熱。鬱極乃發。則一身熱而土之黃色出見於表。爲黃疸也。此證先因外感濕邪。大法濕宜緩取微汗。久久乃解。今因火劫其汗。汗縱出而濕不去。火熱反與內之鬱熱相并。客於足陽明經。故發熱煩喘胸滿。熱仍在。故燥。此

際宜寒涼之劑。如肚熱入府。則當下之矣。
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皆發黃。
〔衍義〕大抵黃疸。俱屬太陽陽明。熱蒸其上而然也。而陽明又屬金。金得火則臏鬱燥。渴燥與濕熱相搏。則津液不化。故上焦渴而欲飲。下焦約而小便難。上下不通。鬱極而發於皮膚。故作黃。此條在裏之熱甚。故脈沉。傷寒論陽明病。有發熱頭汗出。身無汗。渴飲水漿。小便不利者。茵陳湯主之。
黃疸之病。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已上差。反劇者難治。
疸而渴者。其疸難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
〔衍義〕疸卽癉也。單陽而無陰。濕熱甚。脾胃之津液乏竭無陰。熱蒸不已。孤陽能獨生乎。內經曰。剛其剛。陰氣破散。陽氣消亡。其難治爲此。若不渴則陰氣猶存。故可治。陰部者。脾太陰也。陽部者。胃陽明也。熱甚於裏則嘔。熱在於表則發熱振寒。靈樞曰。脾是動者嘔。陽明是靜者。洒洒振寒也。傷寒發黃渴。亦茵陳湯主之。

穀疸之爲病。寒熱不食。食卽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爲穀疸。茵蔯蒿湯主之。

茵蔯蒿湯方

茵蔯蒿六兩　梔子十四枚炒　大黃三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煑茵蔯減六升。內二味。煑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衍義〕此湯治陽明瘀熱在裏。身黃發熱。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又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今又治是證。三者盡屬裏熱。但務去其邪。病狀之異弗論矣。此寒熱不在表。脾胃內熱。達於外而成肌膚寒熱者。亦不能食。靈樞曰。肌膚熱者。取三陽於下。補足太陰。以出其汗。皆因脾胃熱。故不解其表。而遽治其裏也。蓋茵蔯湯治熱結發黃。佐梔子去胃熱。通小便。更以大黃爲使。蕩滌之。雖然。治疸不可不分經重。如梔子柏皮湯。解身熱發黃內熱之未實者。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治表寒濕。內有瘀熱而黃者。大黃硝石湯。下內熱之實者。梔子大黃湯次之。茵蔯蒿湯又次之。又必究其受病之因有同異。旣病之人有勞逸。若得之膏粱食肥者。氣滯血壅。得之先貴

後賤。前富後貧。與脫勢慚愧，離愁憂患者。雖皆鬱積成熱。氣血失損。不可與食肥者同治。若始終貧賤不近水冒雨。卽殘羹冷汁。久臥濕地。多挾寒濕。致陰雨乖隔而病。又可與上二者同治乎。故攻邪同而先後調治亦不可不審也。

腹滿。舌痿黃。躁不得臥。屬黃家。一作身痿

〔衍義〕瘀熱內積爲腹滿。外連肌表成痿黃。身熱氣煩。血少榮微。夜不入陰。故不睡。屬黃家者。以其雖不似黃疸之黃。亦由積漸所致也。黃疸之黃深。實熱之黃。痿黃之黃淺。虛熱之黃。若舌痿黃燥者。亦有說。心脾脈絡舌上下。凡舌本黃燥卽是內熱。況舌痿乎。濕熱結積。雖不行肌表。然已見於舌。卽屬黃家也。

黃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爲女勞得之。膀胱急。少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疸。其腹脹如水狀。大便必黑。時溏。此女勞之病。非水也。腹滿者難治。消石礬石散主之。

消石礬石散方

消　石　　礬　石燒等分

右二味爲散。以大麥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隨大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

正黑。是候也。

〔衍義〕腎者。陰之主也。爲五藏之根。血盡屬之。血雖化於中土。生之於心。藏之於肝。若腎陰病。則中土莫得而化。心莫得而生。肝莫得而藏。榮衛莫得而行其血敗矣。將與濕熱凝瘀於腸胃之閒。腎屬水。其味鹹。其性寒。故治之之藥。必用鹹寒。補其不足之水。瀉其所客之熱。蕩滌腸胃。推陳致新。用硝石爲君。本草礬石能除固熱在骨髓者。骨與腎合。亦必能治腎熱可知也。大麥粥汁爲之使。引入腸胃。下泄鬱氣。大便屬陰。瘀血由是而出。其色黑。小便屬陽。熱液從是而利。其色黃也。

酒疸病心中懊憹。或熱痛。梔子大黃湯主之。

梔子大黃湯方

梔子十四枚　大黃一兩　枳實五枚　香豉一升

右四味。以水六升。煑取三升。分溫三服。

〔衍義〕酒熱內結。心神昏亂。作懊憹。甚則熱痛。梔子、香豉。皆能治心中懊憹。大黃蕩滌實熱。枳實破結逐停。去宿積也。傷寒論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

者。身必發黃。是知熱甚於內者。皆能成是病。非獨酒也。

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衍義〕黃家大約從水濕得之。經雖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脈浮者。濕不在裏而在表。表熱乘虛入裏。亦作癃閉。故須以脈別之。汗解攻下。各有所宜也。而攻下之法。既有淺深輕重。利小便與發汗之方。何獨不然乎。是方所主。惟和榮衛。非有發汗峻劑。必表之虛者用之。連翹赤小豆湯又是裏之虛者用之。利小便亦然。是宜知其大略也。

諸黃。猪膏髮煎主之。

附方

猪膏半斤　亂髮如雞子大三枚

右二味。和膏髮中共煎。髮消藥成。分再服。病從小便出。

〔衍義〕此但言諸黃無他證。必將謂證有變態。不可悉數。及方云女勞疸。身目盡黃。發熱惡寒。小腹滿。小便難。以大熱大寒。女勞交接。從而入水所致。用是湯。又云。五疸。身體四肢微腫。胸滿不得汗。汗出如黃柏汁。由大汗出。入水所致。猪脂

一味服。傷寒類略亦云男子女人黃疸。飲食不消。胃中脹熱生黃衣。胃中有燥屎使然。猪脂煎服則愈。因明此方。乃治血燥者也。諸黃所感之邪。與所變之藏雖不同。然至鬱成濕熱。則悉干於脾胃。胃之陽明經。更屬於肺金。金主燥。若濕熱勝。則愈變枯澁。血愈耗乾。故諸黃起於血燥者。皆得用之。攷之本草。猪脂利血脈。解風熱。潤肺痿熱毒。五疸身腫不得臥者。非燥之在上歟。胃中黃衣乾屎。非燥之在中歟。小腹滿。小便難。非燥之在下歟。三焦之燥。皆將猪脂潤之。而燥在下。小便難者。又須亂髮消瘀開關格。利水道。故用爲佐。此與前條消石礬石散。同治膀胱小腹滿之血病。然一以除熱去瘀。一以潤燥。礬石之性燥走血。安可治血燥乎。又太陽證身盡黃脈沉結。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乃重劑也。此則治血燥之輕劑也。

黃疸病。茵蔯五苓散主之。

茵蔯五苓散方

茵蔯蒿末十分　五苓散五分

右二味和。先食飲方寸匕。日三服。

〔衍義〕此亦治黃疸。不言他證。與猪膚髮煎並出者。彼以燥在血。此以燥在氣也。夫病得之汗出入水。何以成燥。曰濕熱相紐而不解。則肺金治節之政不行。津液不布而成燥也。燥鬱之久。濕熱蒸爲黃疸矣。本草茵蔯治熱結黃疸。小便不利。故主之也。燥因熱勝。梔子柏皮湯因濕鬱。茵蔯五苓散。然非徒治濕而已。亦潤劑也。桂枝開腠理。致津液通氣。白朮、茯苓生津。皆可潤燥也。古人論黃疸。有濕黃。有熱黃。濕黃者。色如熏黃。熱黃者。色如橘子色。更有陽黃有陰黃。陽黃者。大黃佐茵蔯。陰黃者。附子佐茵蔯。此用五苓散佐者。因濕熱鬱成燥也明矣。

黃疸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爲表和裏實。當下之。宜大黃硝石湯。

大黃硝石湯方

大黃　硝石　黃柏各四兩　梔子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內硝。更煮。取一升。頓服。

〔衍義〕邪熱內結。成腹滿。自汗。大黃、硝石。蕩而去之。膀胱內熱。致小便不利而赤。黃柏、梔子。涼以行之。此下黃疸重劑也。

黃疸病。小便色不變。欲自利。腹滿而喘。不可除熱。熱除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

〔衍義〕小便不變。欲自利者。內有濕。飲積而熱未盛也。脾太陰濕甚。土氣不化則滿。脾濕動肺則喘。有似支飲之狀者。故不可除其熱。熱除則胃中反寒。寒氣上逆爲噦矣。半夏、生薑。能散逆去濕。消痰止噦。此湯用在除熱之後。非治未除熱之前者也。

諸黃。腹滿而嘔者。宜柴胡湯。

柴胡湯方

柴　胡半斤　半　夏半斤　人　參　甘　草

黃　芩各三兩　大　棗十二枚　生　薑三兩切

右六味。以水六升。煑取三升。分溫服。日三服。

〔衍義〕邪正相擊。在裏則腹滿氣逆。在上則嘔。上猶表也。故屬半表半裏。小柴胡湯主之。柴胡、黃芩除裏熱。半夏散裏逆。人參、甘草補正緩邪。生薑、大棗和榮衞。合表裏。調陰陽也。又必隨證加減。法在傷寒論小柴胡湯後。

男子黃。小便自利。當與虛勞小建中湯。

〔衍義〕雜病中虛。致脾胃不化。濕熱畜積而爲黃。雖小便不利。亦當補瀉兼施。男

子黃者。必由入內虛熱而致也。反見小便自利。爲中下無實熱。惟虛陽浮沉爲黃耳。故與治虛勞之劑補正氣。正氣旺。則榮衞陰陽和而黃自愈矣。

〔補註〕傷寒論中云。小便利者。不能發黃。以熱從小便去故也。今便利而黃自若。則其黃亦必色澹氣虛。非誠有大熱也。故從補。不然。便既利矣。黃胡爲乎來哉。與瘀血在脾者不侔也。與熱積膀胱者不侔也。此明係虛黃上泛。從中下二焦虛得之。然仲景微示房勞之意。而仍補中焦者。正以黃終歸土色也。

瓜蔕散

古方多用此治黃。或作散。或吹鼻。皆取黃水爲效。此治水飲鬱熱在膈上者。何也。蓋瓜蔕吐劑也。內經曰。在上者。因而越之。仲景云濕家身上疼而黃。內藥鼻中。是亦邪淺之故也。

附方

千金麻黃醇酒湯方

麻　黃一把去節綿裹　美　酒五升

右二味。煑取半升。頓服。取小汗。春月用水煑。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十六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第十六（脈證十二條方五首）

寸口脈動而弱。動即爲驚。弱則爲悸。

（衍義）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不役形。不勞心。則精氣全而神明安其宅。苟有所傷。則氣虛而脈動。動則心悸神惕。精虛則脈弱。弱則怔忡恐悸。蓋驚自外物觸入而動。屬陽。陽變則脈動。悸自內恐而生。屬陰。陰耗則脈弱。是病宜和平之劑。補其精氣。鎭其神靈。尤當處之以靜也。

師曰。尺脈浮。目睛暈黃。衄未止。暈黃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衍義〕尺以候腎。屬水。主尅之則合相火。逼其陰血從膀胱而升。故脈浮也。腎之精上榮瞳子。膀胱之脈下額中而作衄。故暈黃退而血亦降。所以知衄止也。明理論。腎主陰。血統屬之。傷寒衄者。責邪在表。經絡熱盛。壅出。雜病衄者。責邪在裏也。心主血肝藏血肺主氣。開竅於鼻。血得熱則散。隨氣上逆。從鼻中出。則為衄。此云尺浮。不云寸口浮。知為腎虛血逆。非外邪也。

又曰。從春至夏。衄者太陽。從秋至冬。衄者陽明。

〔衍義〕內經太陽為開。陽明為闔。春夏氣主發生。以開者應之。故邪氣逼血從升發衝出。秋冬主收藏。以闔者應之。故邪鬱內極而後發出。衄為陽盛。獨不言少陽。以太陽陽明二經。皆上交額中故也。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衍義〕足太陽經主表。上巔入額。貫目睛。衄在上。絡脈之血已脫。若更發汗。是重竭津液。津液竭則脈枯。故額上陷脈緊急。牽引其目。視不能合也。無血陰虛。故不得眠。然亦有當汗。傷寒論云。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宜麻黃湯。又云。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汗自衄者愈。是經中之邪散。不待桂枝麻黃發之也。明理論。

衄者但頭汗出。無汗及汗出不至足者死。

病人面無血色。無寒熱。脈沉弦者衄。脈浮弱。手按之絕者下血。煩欬者必吐血。

〔衍義〕面色者。血之華也。血充則華鮮。若有寒熱則損其血。致面無色也。今無寒熱。則自上下去血而然矣。夫脈浮以候陽。沉以候陰。只見沉弦。浮之絕不見者。是無陽也。無陽知血之上脫。脈止見浮弱。按之絕無者。是無陰也。無陰知血之下脫。煩欬吐血者。心以血安其神。若火擾亂。則血湧神煩。上動於膈則欬。所湧之血。因欬而上越也。然則沉之無浮。浮之無沉。何便見脫血之證乎。以其面無色而脈弦弱也。衄血。陽固脫矣。然陰亦損。所以浮之亦弱。經曰。弱者血虛。脈者血之府。宜其脫血之處則無脈。血損之處則脈弦弱也。

夫吐血。欬逆上氣。其脈數而有熱。不得臥者死。

〔衍義〕此金水之藏不足故也。外不足則火浮焰。浮焰則金傷。夫陰血之安養於內者。腎水主之。水虛不能安靜。被火逼逐而血溢出矣。血出則陽光益熾。有升無降。炎爍肺金。金受其害。因欬逆而上氣。金水子母也。子衰不能救母。母亦受害。不能生子。二者之陰。有絕而無復。脈動身熱。陽獨勝也。不能臥。陰已絕也。陰

絕。陽豈獨生乎。故曰死也。若得臥者。如內經於司天。與陽明厥逆諸條。悉有喘欬身熱嘔吐血等證。未常言死。蓋陰未絕也。

夫酒客欬者。必致吐血。此因極飲過度所致也。

〔衍義〕酒性大熱。客焉不散。則肝氣不清。胃氣不守。亂於胸中。中焦之血。不布於經絡。聚而洶洶。因熱射肺爲欬。從其欬逆之氣溢出也。此傷胃致吐血者。

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寒虛相擊。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

〔衍義〕成無已謂減爲寒者。謂陽氣少也。芤爲虛者。謂陰血少也。所謂革者。既寒且虛。則氣虛血乖。不循常度。男子得之爲真陽衰而不能內固。故主亡血。女子得之爲陰血虛而不能滋養。故主半產漏下。此條出第二卷婦人證有旋覆花湯。

亡血不可發其表。汗出則寒慄而振。

〔衍義〕亡血則已傷榮。不可發汗以傷衞。若汗則榮衞兩傷。榮行脈中。衞行脈外。榮虛則經脈空而爲之振。衞虛則不溫腠理而寒慄。

〔補註〕傷寒云亡血。卽亡陰也。陰亡則陽氣孤而無偶。纔一發汗。其陽必從汗盡越。所以寒慄有加。陰陽兩竭也。大法宜小建中湯。

病人胸滿脣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無寒熱。脈微大來遲。腹不滿。其人言我滿。爲有瘀血。

〔衍義〕是證瘀血。何邪致之耶。內經有墮恐惡血留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又謂大怒則血菀於上。是知內外諸邪。凡有所搏積而不行者。卽爲瘀血也。脣者脾之外候。舌者心之苗。脾脈散舌下。胃脈環口旁。心主血。脾養血。積則津液不布。是以脣痿舌青也。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熱不在內。故但欲漱以潤其燥耳。脈大爲熱。遲爲寒。今無寒熱之病而微大者。乃氣丼於上。故胸滿也。遲者血積膈下也。積在陰經之隧道。不似氣積於陽之肓膜。然陽道顯。陰道隱。氣在肓膜者。則壅脹顯於外。血積隧道。惟閉塞而已。故腹不滿。因閉塞自覺其滿。所以知瘀血使然也。

病者如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爲陰伏。是瘀血也。當下之。

〔衍義〕血陰也。配於陽。神得之以安。氣得之以和。咽得之以潤。經脈得之以行。身

形之中。不須臾離也。今因血積。神無以養則煩。氣無以和則滿。口無以潤則燥。腸胃無以澤則渴。是皆陽失所配。榮衛不行。津液不化。而爲是病也。非陽之自強而生熱者。故曰如熱狀。

火邪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　蜀漆三兩洗去腥

龍骨四兩　牡蠣五兩熬　大棗十二枚

〔衍義〕此但言火邪。不言何證。考之卽傷寒證脈浮。醫以火逼刼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成無已註是方曰汗者心之液。亡陽則心氣虛。心惡熱。邪內迫則心神浮越。故驚狂臥起不安。與桂枝湯解未盡表邪。芍藥益陰。非亡陽所宜。故去之。火邪錯逆。加蜀漆之辛以散之。陽氣亡脫。加龍骨牡蠣之澁以固之。

心下悸者。半夏麻黃丸主之。

半夏麻黃丸方

半夏　麻黃

右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如小豆大。飲服三丸。日三服。

〔衍義〕悸者。心中惕惕然動。怔忡而不安也。悸有三種。傷寒有正氣虛而悸者。又有汗下後。正氣內虛。邪氣交擊而悸者。病邪不同。治法亦異。正氣虛者。小建中湯。四逆散加桂治之。飲水多而悸者。心屬火而惡水。不自安而悸也。汗下後正氣內虛。邪氣交擊而悸者。與氣虛而悸又甚焉。治宜鎮固。或化散之。皆須定其氣浮也。原病式又謂是病。皆屬水衰熱旺。風火燥動於中。故怔忡也。若驚悸亦以火藥刼金。不能平木。風火相搏而然。欲究心悸之邪。則非一言可盡也。或因形寒飲冷得之。夫心主脈。寒傷榮則脈不利。飲冷則水停。水停則中氣不宣。脈不利。由是心火鬱而致動。用麻黃以散榮中寒。半夏以散心下水耳。首論以脈弱為悸。而用此湯治者。其脈必不弱。非弦即緊。豈脈弱心氣不足者。猶得用此藥乎。

吐血不止者。柏葉湯主之。

柏葉湯方

柏葉　乾薑各三兩　艾三把

右三味。以水五升。取馬通汁一升。合煎取一升。分溫再服。

〔衍義〕夫水者。遇寒則沉潛於下。遇風則波濤於上。人身之血。與水無異也。得寒之和。則居經脈。內養五藏。得寒之凜冽者。則凝而不流。積而不散。得熱之和者。則運行經脈。外充九竅。得熱之甚者。風自火狂。則波濤洶起。由是觀之吐衄者。風火也。

下血。先便後血。此遠血也。黃土湯主之。

黃土湯方

乾地黃　黃芩　附子一兩　阿膠

白朮　甘草各三兩　竈下黃土半斤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衍義〕腸胃者。陽明二經也。陽明主闔。氣本收斂。血上者爲逆。下者爲順。以下血者言之。胃居大腸之上。若聚於胃。必先便後血。去肛門遠。故曰遠血。若聚大腸。去肛門近。故曰近血。雖腸胃同爲一經。然胃屬土。所主受納轉輸。大腸屬金。所主傳送。而土則喜溫惡溼。金則喜寒惡熱。二者非惟遠近之殊。其喜惡亦異。治

遠血者。黃土湯主之。然則血聚於胃者。何也。蓋血從中焦所化。上行於榮。以配於衞。榮衞之流連變化。實胃土所資也。胃與脾爲表裏。胃虛不能行氣於三陽。脾虛不能行津於三陰。氣日以衰。脈道不利。或痺而不通於血中。積隨其逆而出。或嘔或吐。或衄或泄也。若欲崇土以求類。莫如黃土。黃者。土之正色。更以火燒之。火乃土之母。其得毋燥而不溼。血就溫化。則所積者消。所溢者止。阿膠益血。以牛是土畜。亦是取物類。地黃補血。取其象類。甘草、白朮養血補胃和平。取其味類。甘草緩附子之熱。使不僭上。是方之藥。不惟治遠血而已。亦可治久吐血。胃虛脈遲細者。增減用之。蓋胃之陽不化者。非附子之善走。不能通諸經脈散血積也。脾之陰不理者。非黃芩之苦。不能堅其陰以固其血之走也。黃芩又制黃土、附子之熱。不令其過。故以二藥爲使。

下血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

〔衍義〕此出大腸。故先血後便。以溼熱之毒蘊結。不入於經。滲於腸中而下。赤小豆能行水溼。解熱毒。梅師方皆用此一味治下血。況有當歸破宿養新。以名義觀之。血當有所歸。則不妄行矣。

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主之。

瀉心湯方

黄連　黄芩各一兩　大黄二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頓服之。

〔衍義〕心者屬火。主血。心氣不足者。非心火之不足。乃眞陽之不足也。眞陽不足。則火熱甚而心不能養血。血從熱溢爲吐衄。大黄、黄芩。本草治血閉吐衄者用之。而傷寒家以瀉心湯之苦寒。瀉心之下痞熱。是知此證以血由心熱而溢。瀉其心之熱。而血自安矣。如麻黄、桂枝治衄。寒邪鬱其經脈。化熱迫成衄也。故散寒邪。寒邪散則熱解。熱解則血不被迫而自安矣。此用瀉心湯。正其義也。若濟衆方用大黄治衄血。更有生地汁。則是治熱涼血。亦瀉心湯類耳。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十七

嘔吐噦下利病脈證第十七 論一首脈證二十七條方二十三首

夫嘔家有癰膿。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衍義〕上卷肺癰證。必先咳而久久吐膿如米粥。桔梗湯白散皆主之。而此不言癰之所在。知其非肺癰可知。經曰。熱聚於胃口而不行。胃脘爲壅。胃脘屬陽明經。陽明氣逆則嘔。故膿不自咳出。從嘔而出。膿亦不似肺癰之如米粥者也。出胃脘。從濕化而聚結。若如結痰蛤肉者。謂不可治。不必治其嘔。嘔自膿之瘀。熏蒸穀氣。故嘔。若膿出則嘔自愈。夫癰之在胃脘上口者則然。若過半中。在肺之

下者。膿則不從嘔出。而從大便出矣。

先嘔卻渴者。此爲欲解。先渴卻嘔者。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嘔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飲故也。此屬支飲。

〔衍義〕傷寒言嘔多有因。因熱因寒因水因飲。皆屬胃家病。此獨以水飲者。分三節言之。初一段先嘔卻渴者。爲飲而嘔。嘔則飲去。飲去則陽氣回。津液猶未布。故渴耳。雖渴。終以邪去正回而必解也。第二段先渴卻嘔者。卽前痰飲條中小半夏茯苓湯主之。第三段本渴。今反不渴。亦痰飲條中小半夏茯苓湯主之。

問曰。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爲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之。今脈反弦。故名曰虛。

〔衍義〕凡脈以候病。陽盛則數。陰盛則遲。今言陽微而脈數。數而復胃中冷。其理安在。蓋脈病不可以槪論也。此數由藥之遺熱所客。胃中冷由陽不足而致。何也。中焦者陰陽之界。汗劑必用辛溫發散。不當汗而汗。損其中脘陽分。致令陽微。膈氣虛。藥之遺熱。從陰分而變。遂成數脈。古云客熱。非陽盛也。雖有客熱。胃

中之陽氣不足。故曰胃中虛冷也。醫反以寒劑瀉之。復損陰分之陽。故脈變弦。上下之陽俱不足。雖當日暮行陰之時。陽亦不能入於下。則糟粕不能輸大小腸不能輸將亦不能安於中。必吐而復出也。故曰胃氣無餘。朝入而暮吐也。

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無氣。無氣則榮虛。榮虛則血不足。血不足則胸中冷。

〔衍義〕此條敍脈不敍證何也。上條以脈數爲客熱。此獨言氣血虛又何也。亦承上條而言也。上條以汗下之過而致病脈之若是。此條以上焦榮衛之不逮。亦致反胃之證。故不復敍。惟言脈之本象。陽脈動而健。陰脈靜而翕。兩者和合。不剛不柔。不疾不遲。今微而數。微乃失陽之象。數乃失陰之體。奚止客熱而已。胸中榮衛之海。榮衛虛而不充於中。故胸中冷矣。夫榮衛之氣。出入藏府。健運周身。本生於穀。復消其穀。榮衛非穀不實。穀非榮衛不化。所以胸中冷者。亦必致胃不納穀也。王冰釋內經曰。食入反出。是無火也。雖然。謂之冷。當以正氣不足論之。正氣者。陰陽之精。非寒非熱。冲和純粹。不宜以之爲冷。與寒邪同治。若以熱治寒。不惟反助客熱。且復耗其氣。損其陽矣。所謂客熱者。不獨以上條藥之所遺。若五藏厥陽之火。乘尅於中土者。皆足以客之。况多得於七情鬱發之所

致賊。夫膏粱之變。皆足成客熱。安可復投之以熱乎。吁。世人治是病。非丁附則薑、桂。孰知正氣果何如則復也哉。

趺陽脈浮而濇。浮則爲虛。濇則傷脾。脾傷則不能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脈緊而濇。其病難治。

〔衍義〕趺陽者。胃脈之所過。故候胃脈。必於是焉。脾與胃以膜相連。皆屬於土。土有陰陽。胃爲陽土。脾爲陰土。陽主氣。主動。陰主血。主靜。今謂脾傷不能磨。何哉。此陰陽互爲體用之義也。蓋陽參於陰。則陰能動而不爲凝結。陰參於陽。則陽能固而不爲飛揚。斯脾動則脈不濇。胃固則脈不浮。若浮則胃家虛。而穀不能腐熟。濇則脾血傷。而穀不得消磨。所以在朝當陽時食入者。至暮行陰時反出。在暮當陰時食入者。至陽時亦出。以其兩虛不能參合。莫得轉輸於大小腸也。河間云。趺陽脈緊爲難治。胃之上脘血亡。則幷膈間皆濇不利。食不下入。脾統血。血亡。幷大小腸皆枯。而糟粕不化。食雖入。必反出也。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衍義〕欲吐。以其邪在陽也。若下。不惟逆其治陽。又反傷其無過之陰。豈獨反胃

而已。其爲害可勝言哉。

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

〔補註〕噦者。無物有聲之謂也。腹滿爲實。實則氣上逆而作噦。故必審其證。視其前後何部。以利之。則滿去而噦自止矣。

嘔而胸滿者。茱萸湯主之。

茱萸湯方

吳茱萸一升洗　人參三兩　生薑六兩　大棗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五升。煑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衍義〕傷寒以是方治食穀欲嘔。陽明證。以中焦反寒也。吳茱萸能治內寒降逆。人參補益陽氣。大棗緩脾。生薑發越胃氣。且散逆止嘔。逆氣降。胃之陽行。則腹痛消矣。此脾藏陰盛逆胃。與夫腎肝下焦之寒。上逆於中焦而致者。卽用是方治之。若不於中焦。其藏久寒者。則以本藏藥化之。如厥陰手足厥冷。脈細欲絕。內有久寒者。於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是也。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茱萸湯主之。

〔衍義〕此證傷寒厥陰證中。成註乾嘔吐涎沫者。裏寒是也。頭痛者。寒氣上攻也。用是溫裏散寒。與上條嘔而腹滿者。病異藥同。蓋同是厥陰乘於土故也。

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半斤　黃連一兩　人參三兩　乾薑

甘草各三兩　黃芩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六升。煑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衍義〕傷寒論。嘔而心下痞者。有屬半表半裏。亦有屬裏。半表半裏者。瀉心湯治。屬裏者。則以十棗湯、大柴胡湯。如心下痞。腹中鳴。有水氣不利。則以生薑瀉心湯治。有下利完穀不化。則以甘草瀉心湯治。治痞惡寒汗出者。用附子。關上脈浮者。用大黃。心下痞又不獨瀉心湯治。或用解表。或用和裏。或吐或下。或調虛氣。隨所宜而施治。自今觀之。是證由陰陽不分。塞而不通。留結心下爲痞。於是胃中空虛。客氣上逆爲嘔。下走則爲腸鳴。故用是湯分陰陽。水升火降。而留者去。虛者實。成註。是方連、芩之苦寒入心。以降陽而升陰也。半夏、乾薑之辛熱。以

走氣而分陰行陽也。甘草、參、棗之甘溫。補中而交陰陽。通上下也。

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

黃　芩三兩　甘　草　芍　藥各二兩　半　夏半斤

生　薑三兩　大　棗十二枚

右六味。水六升。煑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衍義〕傷寒論。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若嘔。有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成註。太陽陽明合病。自下利。爲在表。與葛根湯發汗。陽明少陽合病。自下利爲在裏。可與承氣湯下之。太陽少陽合病。爲半表半裏。則以是湯和解之。論方藥主治。則曰黃芩之苦。芍藥之酸。以斂腸胃之氣。甘草、大棗之甘。以補腸胃之弱。半夏、生薑散逆也。

諸嘔吐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

〔衍義〕嘔吐穀不得下者。有寒有熱。不可概論也。屬熱者。王冰所謂穀不得入。是有火也。此則非寒非熱。由中焦停飲氣結而逆。故用小半夏湯。

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猪苓散方

猪　苓　茯　苓　白　朮各等分

右三味。杵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衍義〕傷寒論。太陽病。發汗後。胃中乾。欲得水者。少少與之。令胃中和則愈。若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不可與。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蓋嘔吐猶汗之走津液。膈上猶表也。何用藥不同。蓋二方以邪內連下焦。故不用澤瀉、滑石、阿膠。猪苓之味淡。從膈上肺部滲其積飲。又防水入停腹。白朮和中益津。使水精四布。去故就新。奚必味多。但用之得其當爾。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四逆湯方

附　子一枚生用　乾　薑一兩半　甘　草二兩炙

右三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衍義〕穀入於胃。長養於陽。脈道乃行。今胃不安於穀。以致嘔。故其氣不充於脈。則脈弱。下焦虛。則小便自利。迫陽於表則微熱。經脈虛則寒厥。夫陽者。一身之主。內外三焦虛寒如此。誠難治矣。苟有可囘之意。必以四逆囘陽卻陰也。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衍義〕傷寒論。出太陽證。又出厥陰證。小柴胡湯。本少陽半表半裏藥也。何爲太陽厥陰亦治之。蓋太陽傳裏而未盡入。厥陰受傳而未盡受。二者俱在半表半裏之間。故嘔而發熱。病同方亦同也。自此而言。病之半表半裏。豈獨傷寒有哉。故更集要略。

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主之。

大半夏湯方

半　夏二升洗　人　參三兩　白　蜜一升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揚之二百四十遍。煑取二升半。分溫再服。

〔衍義〕陽明燥金也。與太陰溼土爲合。府藏不和。則溼自內聚爲痰爲飲。燥自外款。爲胃脘癰。玄府乾涸。而胃之上脘尤燥。故食難入。雖食亦反出也。半夏解溼

飲之聚結。分陰陽。散氣逆。人參補正。蜜潤燥。以水揚之者。內經云。淸上補下。治之以緩。水性走下。故揚以緩之。佐蜜以潤上脘之燥也。

食已卽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

大黃甘草湯方

大黃四兩　甘草一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論曰。胃氣生熱。其陽則絕。蓋胃強則與脾陰相絕。絕則無轉運之機。故食入卽吐也。用大黃瀉大熱。甘草和中耳。

王宇泰先生曰。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又用大黃、甘草。治食已卽吐何也。曰欲吐者。其病在上。因而越之可也。而逆之使下。則必抑塞憤亂而益以甚。故禁之。若旣已吐矣。吐而不已。有升無降。則當逆而折之。引令下行。無速於大黃。故取之也。

胃反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

茯苓澤瀉湯方

茯　苓半斤　澤　瀉四兩　白　朮三兩　甘　草二兩
桂　枝二兩　生　薑四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內澤瀉再煑。去滓。二升半。溫服八合。日三服。

〔衍義〕胃反吐。津液竭而渴矣。斯欲飲水以潤之。更無小便不利。而用此湯何哉。蓋陽絕者。水雖入而不散於脈。何以滋潤表裏解其燥鬱乎。惟茯苓之淡行其上。澤瀉之鹹行其下。白朮、甘草之甘和其中。桂枝、生薑之辛通其氣。用布水精於諸經。開陽存陰。而洽榮衛也。

吐後渴欲得水而貪飲者。文蛤湯主之。兼主微風脈緊頭痛。

文蛤湯方

文　蛤五兩　麻　黃　甘　草　生　薑各三兩
石　膏五兩　杏　仁五十枚　大　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溫服一升。汗出卽愈。

〔衍義〕是湯卽大靑龍去桂枝加文蛤也。大靑龍主發散風寒兩受。此證初無外邪而用之何哉。夫天地之氣。人之飲食之氣。分之雖殊合之總屬風寒溼熱之

氣化耳。足太陽膀胱。本寒水之經也。先因胃熱而吐。用竭其津。遂渴欲飲水。飲多則水氣內凝。其寒外應。而腠理閉矣。故將文蛤散水寒。麻黃、杏仁開腠理。利肺氣。甘草、薑、棗發榮衞。石膏解肌表內外之鬱熱也。而又謂主微風脈緊頭痛者何。蓋風熱循膀胱。上入巔。覆其淸陽則爲頭痛。而腎邪亦從而泛溢。故同一主治也。

乾嘔吐逆。吐涎沫。半夏乾薑散主之。

半夏乾薑散方

半　夏　　乾　薑等分

右二味杵爲散。取方寸匕。漿水一升半。煑取七合。頓服之。

〔衍義〕乾嘔吐涎沫者。由客邪逆於肺。肺主收引。津液不布。遂聚爲涎沫也。用半夏、乾薑之辛熱。溫中燥溼。漿水之寒。收而行之。以下其逆。則其病自愈矣。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憒憒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

生薑半夏湯方

生薑汁一升　半夏半升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半夏取二升。內生薑。煮取一升半。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嘔止停後服。

〔衍義〕夫陽氣受於胸中。布氣息爲呼吸。胸中心肺之分。淸者之道也。陰邪閉之。則阻其呼吸往來。令氣或促或搏或逆。有似喘嘔與噦也。且心舍神者也。聚飮停痰。則神不寧。故徹心憒憒然無奈也。用半夏之辛溫燥其濕飮。生薑之辛熱散寒折逆。則陽得以布。氣得以調。斯病可愈耳。〇按此方與小半夏湯相同。而取意少別。小半夏湯宣陽明之氣上達。故用半夏爲君。生薑爲佐。半夏湯通陽明之經。故用薑汁爲君。半夏爲佐。取其行於經絡。故用汁也。

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

橘皮湯方

橘　皮四兩　生　薑半斤

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下咽卽愈。

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

橘皮竹茹湯方

橘　皮二升　竹　茹二升　大　棗三十枚　生　薑半斤

甘　草五兩　人　參一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衍義〕中焦者。脾胃也。土虛則在下之木得以乘之。而穀氣因之不宣。變爲噦逆。用橘皮理中氣而升降之。人參、甘草。補土之不足。生薑、大棗。宣發穀氣。更散其逆。竹茹性涼。得金之正。用之以降膽木之風熱耳。

夫六府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上氣脚縮。五藏氣絕於內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

〔衍義〕六府主表爲陽。五藏主裏爲陰。陽爲衞。陰爲榮。六府絕。衞先不行於外。故手足寒。陽主升、在息爲呼。外絕則氣上出。出而不返。則下絕。下絕則筋急。故脚踡縮也。五藏絕。榮先不行於內。則陰氣去。大便屬陰。故下利不禁。甚則血離於外。故手足不仁。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衍義〕仲景傷寒論厥陰證中註云。沉為在裏。弦為拘急。裏氣不足主下重。脈大則病進。為利未止。脈弱數者。邪氣微而陽氣復。為欲自止。雖發熱。正由陽勝。非邪逆也。成註如此。然弱陰不敵所囘之陽發熱甚者。亦必治之。但不死而已。恐亦不宜大熱。內經曰。下利發熱者死。雖然。不惟厥陰。少陰下利亦然。傷寒論謂脈緊下利。脈暴微。手足溫。利自愈。又謂下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是皆少陰下利者說也。非滯下之利。滯下則多熱。若更發熱。必難治。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少陰負趺陽者為順也。

〔衍義〕手足諸陽之本。十二經脈之所由起也。論曰。脈者血之府。氣主煦之。血主濡之。是氣司脈之動息。血充脈之形體也。血不自至。必氣以運之。氣即陽也。火也。若陰寒之氣盛。則陽火之氣衰。不能布散通於經脈。津液亦不行。聚而下利。所以脈無而手足冷矣。若殘陽尚根於中。未竭於藏者。則以艾灸接引孤宿之火。布散經脈。手足溫則生。其陽已絕於藏。止息呼吸之息。用艾灸之。無根之陽。反從艾火上炎。奔迫為喘而脫矣。故死。夫趺陽胃脈。土也。少陰腎脈。水也。負者。尅也。若少陰受負於趺陽。是後天之陽尚存。陰寒猶可囘也。仲景謂下利脈不

出者屬少陰。灸少陰穴。此雖不言所灸之處。繫厥陰證中。則必當灸厥陰之穴也。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

〔衍義〕此條亦在厥陰證中。以上條發熱下利觀之。若同而異。以脈弱數爲陽復而陽勝。惟言不死耳。此脈獨弱。乃陰退陽復。在表作微熱。在裏作渴。終不與熱甚更勝者同。故曰自愈。雖然。病在乎審察毫釐。不惟熱有微甚渴亦不可一途論也。如少陰傷寒五六日。自利而渴。小便白者。則爲腎虛引水自救。病之變端。豈一言可盡乎。

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脈緊。爲未解。

〔衍義〕厥陰證中。註謂下利陰證也。脈數陽病也。陰病見陽脈者生。微熱汗出。陰氣得通也。雖然。本經亦自有陰陽退復之義。何也。內經曰厥陰之下。中見少陰厥陰者。兩陰交盡而陽乃復。陰是其本。陽是其標。從本則寒。從標則熱。所以厥陰不治標本。從乎中治。此下利者。是其本之陰寒過也。微熱是其標之陽火復也。復則內之陰邪從而之表。發熱汗出而散。散則標本和。不治自愈。設脈緊。爲

寒勝。故未解。

下利脈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圊膿血。以有熱故也。

〔衍義〕仲景少陰證中下利便膿血者。以桃花湯主治。留聚者刺之。此厥陰圊膿血者何。蓋爲脈數而有熱也。悉屬虛寒。以桃花主者。脈必不數也。此數非先有熱。初因陰盛而後陽復勝之。故數脈數而渴。令自愈。以陽復而可退其陰寒也。更不差。則是復之過。更勝其陰。逐陽熱而圊膿血也。非若上條微熱而渴。脈弱者。脈弱則熱不甚。不甚則不能更勝。惟與陰和而已。脈數下利。又不止。故成協熱也。

下利脈反弦。發熱身汗者自愈。

〔衍義〕此脈初不弦。後乃弦。故曰脈反弦。弦者。必輕虛。春脈也。見少陽之氣升發矣。陽氣久爲陰寒所覆。下陷聚液成利。一旦得升發之。攻其陰邪。從而之表。發汗而散。故利自愈。與上條脈數微熱汗出不同。其自表而解之義則同也。

下利氣者。當利其小便。

〔衍義〕下利氣者。氣與邪俱下也。由氣不化。以致水穀不分。并於下焦而成利。然

陰前通則陽氣行。氣行則水穀分而利止矣。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圊膿血。

〔衍義〕此證傷寒厥陰篇中云。寸以候陽。尺以候陰。陽爲氣。陰爲血。下利本屬陰寒之病。當脈沉。今反寸脈浮數。則是陽盛於上。而下不與陰和。陰血也。血不得與氣和則不榮經。不藏於肝。則散入腸胃。故尺脈濇。血積爲膿也。須用利而出之。

下利清穀。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

〔衍義〕成註下利者。屬胃虛也。胃爲津液之府。發汗亡液。故胃愈虛。必脹滿固也。何仲景不敍陽明太陽病中而敍於厥陰證。蓋有說焉。清穀非飧泄歟。內經曰。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清陽之氣。卽蒼天之氣。自肝木而生。少陽主生氣者也。其氣當升發於上。若反入於下。則穀氣升轉不得舉矣。故食入則完出。清陽下陷。卽少陽伏於厥陰之中。今不從厥陰起其少陽。乃反攻無辜之表。強發胃中穀氣之津液。故虛其胃而作脹滿也。

〔補辯〕厥陰下利。與竟下利有別。何以名厥陰。以邪傳是經耳。經何以下利。以厥

陰經雖非藏。由裏行。故厥陰必下利也。厥陰下利。有本經現證。何謂不敍於太陽陽明病中。如二陽經亦有下利。此爲協熱。乃先救裏之說在。何先生亦昧此。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衍義〕成註。下利清穀。脈沉而遲。裏有寒也。面少赤。身有微熱。表未解也。病人以下虛漸厥。表邪欲解。臨汗之時。以裏氣先虛。必鬱冒然後汗出而解。以余觀之。仲景敍六經形證。未嘗不由表而入裏。豈可便以身微熱爲表邪未解乎。寧知不因邪入厥陰也。厥陰氣化爲裏寒。格陽於外而然也。裏寒則下利清穀。必微厥。陽格於外。則身微熱。格於上則面赤。故曰面戴陽而下虛。下虛者。爲下無陽也。然陽欲復。必深入與陰爭。陰雖不得拒格。然猶散走發其陽。而陽不得宣通。佛熱神昏。故爲鬱冒。鬱冒然後陽勝而陰出爲汗矣。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衍義〕亦在厥陰證中。脈者氣血之候。下利脈絕。不惟無陽。亦且無陰。氣血養神者也。氣血亡。其脈亦絕。晬時復還。手足溫。此可見氣血暫息耳。故生。脈不還。則

亡矣。故死。所謂生者非不治自生。救其氣血。止其利也。如前條無脈而厥。灸之者。亦是治之而生。又少陰下利淸穀。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者。以通脈四逆治。利止脈不出。加人參補正。以救其亡血。病有二經之異。然厥而無脈則一。此證利止。手足溫。脈還。始可治。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衍義〕出厥陰證中。蓋內有虛寒。故下利腹脹滿。表邪未解。故身體疼痛。以下利爲重。先治其裏。後治其表者。若傷寒論太陽證以醫下之。續得下利淸穀。身疼痛者。當先以四逆治其裏。淸便自調。然後以桂枝救其表。卽此意。

下利三部脈皆平。按之心下堅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衍義〕傷寒論堅作鞕。註曰。下利脈當微。今反和者。此爲內實也。下利三部脈平。此非和平之平。氣下泄矣。或有宿食寒熱結於中焦。故鞕則邪甚也。宜大承氣下之。

下利脈遲而滑者。實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衍義〕成註。脈遲者。食乾物得之。滑者穀氣實。脾胃不消水穀。以致下利者。與大

承氣去宿食。利自止矣。

下利脈反滑者。當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氣湯。

〔衍義〕下利、虛證也。脈滑、實證也。以下利而反見滑脈者。當有所去也。上章以內實而阻經氣。故兼遲。此乃滑動而欲去。故惟見滑。然皆有形之實證。故並用大承氣。

下利已差。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者。以病不盡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衍義〕因四時之氣所感而爲積者。必有所合之藏畜之。病下利已去不盡。非其時。則所感之藏氣不王。故積伏而不動。再遇其時。則乘王而動。動則下利自作。腸胃病積聚不盡。故當下之。

下利讝語者。有燥屎也。小承氣湯主之。

〔衍義〕傷寒論。凡讝語燥屎。悉在陽明。此獨出厥陰病。成註。讝語燥屎爲胃實。下利爲腸虛。不言厥陰之由何也。嘗考陽明證無下利論。惟與少陽合病者有之。少陽木尅土而下利也。若自利。則爲陽陷下。必死。然則傷寒以陽明無下利者。陽明乃兩陽合明屬熱。其手經更屬之燥金。經主合。於是燥熱易於閉結。津液

易於耗竭。更遇邪熱入府。熱甚爲譫語。燥甚爲屎結。故陽明無下利病也。今下利多出厥陰者。乃兩陰交盡之極而復升。如邪熱傳入於陰。屈而未得伸者。遂從其陰降而爲下利矣。故下利證多少陰厥陰也。蓋陽明燥金屈其木。不得升。遂爲厥陰下利之證。厥陰盡而變升者。又是蒼天之氣淸淨。淸氣貴乎發越。內經淸氣在下。則飧泄也。在傷寒邪熱所傳言之。陽明無下利證。若經氣可屬者言之。則陽明病下利亦多矣。陽明與太陰爲表裏。盡屬於經。經曰。經勝則濡泄。陽明又屬燥金。一藏一府。亦常更勝。太陰勝則內外俱經。故身重而瀉。陽明勝則燥熱鬱甚。亦宜有燥屎焉。不必外之傳熱而後有也。故宜下。豈獨傷寒已哉。

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桃花湯方

赤石脂一斤一半剉一半篩　乾薑一兩　秔米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煑米熟去渣。內方寸匕。日三服。一服愈。止後服。

〔衍義〕此少陰證。少陰腎水也。腎寒則水盛。與血相搏。滲入腸間。積久化腐。遂成便膿。成註。下焦不約而裏寒。用赤石脂寸匕。日三服。一服愈。即止。澁以固腸胃

虛脫。乾薑散寒。粳米補胃。然赤石脂在血理血。在水理水。在脫則固。在澁則行。所以知其行泣也。本草用治難產。胎衣不下。乾薑非惟散寒。且能益寒止血。欲諸藥入腸胃。必粳米引之也。雖然。有不可固者。如云便膿血者可利。利非行氣血乎。然氣血欲行者不可溫。溫者不可行。二者實相反。仲景兩出之。後人不可不審也。若成註陽明下利便膿血者。協熱也。豈陰經病盡屬藏寒。而不有其邪熱畜之者乎。病邪相乘。不可一言窮矣。仲景不過互相舉例。以俟後人之消息處治耳。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二兩　黃連　黃柏　秦皮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七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再服。

〔衍義〕此亦厥陰證中成註。熱傷氣。氣虛不利。則後重。下焦虛。以絕苦之味堅之。雖然。後重不可槪論。前條有下利沉弦者。下重。爲氣虛寒不能升舉也。然亦有熱傷爲氣滯閉塞者。有血虛者。有血泣者。大孔痛亦然。不獨氣虛不能升也。

率皆因燥氣外鬱束斂所致。劉河間謂下利。由燥鬱腸胃之外。溼聚腸胃之內。又謂血行則糞自止。氣行則後重除。解燥鬱必分寒熱之微甚。熱微用辛溫以行氣。熱甚用苦寒以治熱。張子和歌曰。休治風。休治燥。治得火時風燥了。血虛補之。泣者行之。血調則氣和。氣和則鬱解。用苦寒以治燥。寧獨堅其下焦之虛乎。要略。於下利一證。獨引傷寒少陰厥陰二論爲多。然其論中又先指何經。今則去其經與各部所病之原。將謂傷寒有傳變之故。雜病則不問其傳否。隨所病處而云故耳。產後下利虛極。亦用白頭翁湯者。可概見矣。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梔子豉湯主之。

梔子豉湯方

梔　子十四枚　香　豉四合綿裹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煑梔子湯二升半。內豉。煑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進一服。得吐則止。

〔衍義〕傷寒論。太陽病。用藥下後而虛煩者。仍敘太陽證中。此必自下利虛煩。不由他故。註故敘厥陰證中。雖有二經之異。然熱乘虛入客。病煩則一。皆用梔豉

湯之苦。吐其客熱也。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通脈四逆湯方

甘　草二兩　乾　薑三兩　附　子生用一枚　葱　白四莖

右四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

〔衍義〕裏寒外熱。格陽於外也。陽不得內和。故下利清穀。陰不得外和。故發身熱。凡汗出於陰。陰陽氣和則熱解。此出於相格。故熱不去而陽氣反虛。不能布於手足。而厥不止者死。發熱汗不止者亦死。此二證兼之。猶可治者。爲其厥未至陽絕。汗未至陰脫也。方見解明理論矣。然尙有可言者。附子之熱。走而不止。通行經脈。自裏達表。以至手足。汗止治厥也。乾薑之熱。止而不走。內守府藏。消穀養正。溫補中氣。以和陰陽。解其拒格。更調二藥之走止。合適其用也。

下利肺痛。紫參湯主之。

紫參湯方

紫　參半斤　甘　草三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煑紫參取二升。內甘草。煑取一升半。分溫三服。

〔衍義〕下利。腸胃病也。乃云肺病何哉。此大腸與肺合故也。大抵腸中積聚。則肺氣不行。肺有所積。大腸亦不固。二害互爲病。大腸病。而氣塞於肺者痛。肺有積者亦痛。痛必通用。紫參本草謂主心腹積聚。療腸胃中熱積。九竅可通。大小腸可利。逐其陳。開其道。佐以甘草。和其中外。氣通則愈。積去則利止。註云非仲景方。以紫參非仲景常用也。

氣利。訶黎勒散主之。

訶梨勒方

訶梨勒十枚煨

右一味爲散。粥飲和。頓服。

〔衍義〕治病有輕重。前言氣利。惟通小便。此乃通大便。蓋氣結處。陰陽不同。舉此二者爲例。六經皆得結而爲利。各有陰陽也。訶梨勒有通有澁。通以下涎。消宿食。破結氣。澁以固腸脫。佐以粥飲引腸胃。更補虛也。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十八

瘡癰腸癰浸淫病脈證并治第十八 論一首 脈證三條 方五首

諸浮數脈。應發熱而反洒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

〔補註〕病之將發脈必兆之。夫浮數陽也。熱也。浮數兼見。爲陽中之陽。是其熱必盡顯於外矣。而反洒淅惡寒。證實不應何哉。必其血有凝滯。氣不得越。如經所謂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爲癰是也。況其身已有痛處乎。夫脈之見者陽也。其將發而痛者亦屬陽。故曰當癰。

師曰。諸癰腫。欲知有膿無膿。以手掩腫上。熱者爲有膿。不熱者爲無膿。

〔補註〕邪客經絡。則血必至於泣。泣則衛氣歸之。不得反覆。於是寒鬱則化熱。熱勝則肉腐而爲膿。欲知成膿與否。以手掩其上。熱則透出。否則未也。師之所以教知者。蓋已成欲其潰。未成托之起也。

腸癰之病。其身錯甲。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脈數。此爲腸內有癰膿。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

薏苡附子敗醬散方

薏苡仁十分　附子二分　敗醬五分

右三味。杵爲末。取方寸匕。以水二升頓服。小便當下。

〔補註〕血積於內。然後錯甲於外。經所言也。腸癰何故亦然耶。癰成於內。血泣而不流也。惟不流。氣亦滯。遂使腹皮如腫。按之仍濡。雖其患在腸胃間。究非腹有積聚也。外無熱而見數脈者。其爲癰膿在裏可知矣。然大腸與肺相表裏。府病而或上移於藏。正可虞也。故以保肺而下走者。使不上乘。附子辛散。以逐結。敗醬苦寒。以祛毒而排膿。務令膿化爲水。仍從水道而出。將血病解而氣亦開。抑何神乎。

腸癰者。少腹腫痞。按之卽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大黃牡丹湯主之。

大黃牡丹湯方

大黃四兩　牡丹皮一兩　桃仁五十個　瓜子半升

芒硝三合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一升。去滓。內芒硝。再煎沸。頓服。有膿當下。如無膿。當下血。

〔補註〕腸癰而少腹不可按。陽邪下結。部位牽引也。按之如淋。形容痛狀。情所必至。夫血病而氣不病。故小便自調。然陽邪已盛。衞氣斯虛。遂發熱汗出而畏寒。也。癰證如是。治之者。須以膿成未成爲異。欲知之法。舍脈無由。脈遲緊。知未熟。爲血瘀於內。勿使成膿。下之須早。非桃仁承氣湯乎。脈若洪數者。則已成矣。豈復有瘀可下。此大黃、丹皮以滌熱排膿。勢所必用也。然內經曰。腸癰爲病不可驚。驚則腸斷而死。故患此者。坐臥轉側。理宜徐緩。少飲稀粥。毋失調養斯善。

問曰。寸口脈微而濇。法當亡血。若汗出。設不汗者云何。答曰。若身有瘡。被刀斧所

傷。亡血故也。

〔補註〕微則陽虛。濇爲血虛。定理也。故濇則亡血。陽微當汗出。若不汗者云何。知汗爲血液。故汗多尙亡陽。況去血乎。然則驟爲刀斧傷者。陰去而陽亦隨衰。陽雖衰而不能復汗者。亡血故也。

病金瘡。王不留行散主之。

王不留行散方

王不留行十分八月八日採　蒴藋細葉十分七月七日採

桑東南根白皮十分三月三日採　川椒三分除目及閉口者去汗

甘草十八分　黃芩二分　乾薑二分　厚朴二分

芍藥二分

右九味。桑根皮以上三味。燒灰存性。勿令灰過。各別杵篩。合治之爲散。服方寸匕。小瘡卽粉之。大瘡但服之。產後亦可服。如風寒。桑東根勿取之。前三物皆陰乾百日。

浸淫瘡。從口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

〔衍義〕從口向四肢。由上及下。由內及外散也。火熱散則易消。反聚則難治。因久久愈熱也。經云。夏脈太過。令人膚痛爲浸淫。蓋夏脈洪大。心主火。脈主心也。故曰。三部洪數心家熱。舌上生瘡脣破裂。然必非其時有其氣則然。若立夏得洪大脈。又非所論可知矣。

浸淫瘡黃連粉主之。方未見

〔衍義〕黃連瀉手少陰之火。火去而氣血自復矣。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十九

趺蹶手指臂腫轉筋陰狐疝蚘蟲病脈證第十九

皆係筋病。故彙爲一篇。論一首。脈證一條。方五首。

師曰。病趺蹶。其人但能前。不能卻。刺腨入二寸。此太陽經傷也。

〔補註〕腨名承筋。在上股起肉處。脚跟上七寸。腨之中陷者是。法不可刺。或刺轉深。遂傷其經。以致能前而不能卻。此仲景自註已詳。

病人常以手指臂腫動。其人身體瞤瞤者。藜蘆甘草湯主之。

〔補註〕凡動皆屬風。而腫屬濕。故肝木主風。血虛則風生。氣虛則濕襲。手臂腫且動。知其血不足之養筋。陽亦不能以自固。而身體之瞤。勢不得已矣。豈非有痰氣在筋節間乎。夫見於外者。未有不因於內者也。窺仲景有吐之法。惜乎方缺焉耳。

轉筋之爲病。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弦。轉筋入腹者。雞屎白散主之。

雞屎白散

雞屎白一味爲散。取方寸匕。以水六合。和溫服。

〔補註〕轉筋者。脾胃土衰。肝木自盛。風火爍爍於筋。則筋攣而痛。故風氣甚急。則肝血失養。筋失其柔和之性。乖其屈伸之節。故臂脚直。至脈直上下行者。乃督衝之爲病。何者。督脈循陰器。陰器者。宗筋所主也。衝脈爲肝之幕。肝木多風。則衝亦病矣。若微弦則轉入於內爲病較重。因以雞屎白投之。其肝邪外出耳。

陰狐疝氣者。偏有小大。時時上下。蜘蛛散主之。

蜘蛛散方

蜘蛛十四枚熬焦　桂枝半兩

二味爲散。取八分一匕飲和服。日再服。蜜圓亦可。

〔衍義〕厥陰之筋病也。狐、陰獸。善變化而藏。睾丸上下。有若狐之出入無時也。足厥陰之筋上循陰股。結於陰器。筋結。故偏有大小。氣病。故時時上下也。蜘蛛布網取物。其絲右繞。從外而內。大風不壞。得乾金旋轉之義。故主治風木之妖狐。配桂枝以宣散厥陰之氣結。

問曰病腹痛有蟲。其脈何以別之。師曰。腹中痛。其脈當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蚘蟲。

〔衍義〕腹痛中焦濕土之爲病也。腹爲陰。痛爲陰類。故脈當沉。若脈弦。是見厥陰風木之象矣。反洪大者。風木盛而生火。風木之邪。賊傷中土。濕熱不攘則生蟲。故曰諸蟲皆生於風也。東方生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藏爲肝。風傷筋。此因風傷而生蟲。故蟲乃厥陰肝筋之爲病也。是以傷寒蚘厥。在厥陰篇內。此章蚘痛。列於筋病篇中。

蚘蟲之爲病。令人吐涎。心痛。發作有時。毒藥不止。甘草粉蜜湯主之。

甘草粉蜜湯方

甘　草二兩　胡　粉一兩　白　蜜四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先煑甘草。取二升。去滓。內粉蜜。攪令和。煎如薄粥。溫服一升。差卽止。

〔衍義〕夫飲食入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吐涎。蚘上入膈。故心痛。蚘聞食臭出。得飲則安。故發作有時也。毒藥不止者。蚘惡之不食也。蚘喜甘。故用甘草蜜之甘。隨所欲而攻之。胡粉甘寒。主殺三蟲。蚘得甘則頭向上而喜食。食之卽死。此反佐以取之也。

蚘厥者。當吐蚘。今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爲藏寒。蚘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臭出。其人當自吐蚘。

〔衍義〕蚘厥者。病蚘而手足厥冷也。蚘厥者當吐蚘。病者靜而復時煩。此因肝藏寒。而蚘上入膈。故煩。蓋言蚘生於肝。因臟寒而上入於膈也。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此蚘聞食臭而出於胃。故其人常自吐蚘。蓋言蚘因風而生於肝。藏寒則上入膈。聞食臭則出於胃也。

蚘厥者。爲梅丸主之。

爲梅丸方

烏梅三百個　細辛六兩　乾薑十兩　黃連一觔
附子六兩炮　川椒四兩去汗　當歸四兩　桂枝去皮
人參　黃柏各六兩
右十味。異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擣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圓如梧子大。先食飲服十圓。日三服。稍加至二十圓。禁生冷滑臭等物。
〔衍義〕烏梅味酸入肝。梅得先春之氣。主助生陽而殺陰類。細辛發少陽之初陽。以助厥陰之化。當歸啓少陰之血液。以資肝藏所藏之榮。黃連配蜀椒。助心火以殺蚘。益子氣也。附子配黃柏。資腎氣以回厥。助母氣也。乾薑佐人參。補中焦而止嘔。桂枝制風木。疎肝鬱。陰陽和而厥逆回。風邪散而氣血足。治蚘厥之法備已。蚘之化生。有若蜒蚰。生長極速。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二十

婦人妊娠病脈證治第二十 證三條 方九首

師曰。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名妊娠。桂枝湯主之。於法六十日當有此證。設有醫治逆者。卻一月。加吐下者。則絕之。

〔衍義〕婦人平脈者。言其無病脈也。陰脈小弱。其榮氣不足耳。凡感邪而榮氣不足者。則必惡寒發熱。不妨於食。今無寒熱。妨於食。是知妊娠矣。妊娠者。血聚氣搏。經水不行。至六十日始凝成胎。斯時也。氣血化於下。榮氣不足。衞不獨行。壅突中焦而不能食。津液少布。其人渴。用桂枝湯益榮和衞。設有醫以他治。則更

一月當化。若加吐下。復損其榮。土亦失其養育。條芩、白朮可也。芎、歸可也。參、耆可也。但要益榮生津。和中下二焦而已。

婦人宿有癥病。經斷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者。爲癥痼害。

〔衍義〕宿有癥痼內結。及至血聚成胎。而癥病發動。氣淫於衝任。由是養胚之血。不得停留。遂漏不止。癥痼下迫其胎動於臍上。故曰癥痼害也。凡成胎妊者。一月血始聚。二月始胚。三月始胎。胎成始能動。今六月動者。前三月經水利時。胎下血者。未成也。後斷三月。始胚以成胎。方能動。若血下不止。而癥乘故也。必當去其癥。內經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癥去則胎安也。桂枝、桃仁、丹皮、芍藥。能去惡血。茯苓亦利腰臍間血。卽是破血。然有散有緩有收有滲結者散以桂枝之辛。肝藏血。血畜者肝急。緩以桃仁、丹皮之甘。陰氣之發動者。收以芍藥之酸。惡血既破。佐以茯苓之淡滲。利而行之。

妊娠六月動者。前三月經水利時。胎下血者。後斷三月不血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當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桂枝茯苓丸方

桂枝　茯苓　牡丹　桃仁去皮尖熬

芍藥各等分

右五味。末之。煉蜜丸如兎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加至三丸。

〔衍義〕此復申明胎成三月而後動也。上章以經斷三月而漏下不止。然胎已成。故雖漏下。而胎動於上也。此章以六月動者。以前三月經水利時而成胎。胎雖成而血時下。至後三月始斷而不血。是以妊娠六月而胎始動。蓋前三月因下血而胎失養。前三月與後三月之血。下不止者。以其癥不去故也。當下其癥。此丸主之。

婦人懷妊六七月。脈弦發熱。其胎愈脹。腹痛惡寒者。少腹如扇。其所以然者。子藏開故也。當以附子湯溫其臟。

〔衍義〕妊至六七月筋骨堅強之時。若其脈弦。弦爲虛。爲寒。內格其陽於外而發熱。陰寒內逆而作脹。腹痛惡寒者。其內無陽。故子藏開。少腹如扇也。用附子湯復返其陽。以溫其藏。

師曰。婦人有漏下者。有半產後。因續下血都不絕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

中痛。爲胞阻。膠艾湯主之。

膠艾湯方

阿　膠二兩　艾　葉三兩　甘　草二兩　當　歸三兩
芎　藭二兩　芍　藥四兩　乾地黃六兩

右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煑。取三升去滓。內膠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作。

〔衍義〕經水與結胎。皆衝任也。衝任乃腎用事者也。腎屬坎。坎者時與離會。則血滿經水行。猶月之稟日光爲盈虧也。精有所施。心神內應。血卽是從。故丁壬合而坎離交。二氣凝結。變化𧏡胎矣。然持守其陰陽交合。長養成胎者。皆坤土資之也。陰陽抱負。則坤土隄防。故不漏。若宿有瘀濁客於衝任。則陰自結而不得與陽交合。故有半產漏下不絕也。若妊娠胞阻者。爲陽精內成胎。陰血外養胞。負坤土失其隄防。用此方皆治之。芎、歸辛溫。宣通其陽血。芍藥味酸寒。宣通其陰血。阿膠之甘溫。內經曰。肺合外皮毛。皮毛生於腎水。東垣謂其入於太陰足少陰厥陰。嘗思在身氣化成形。金石草木之藥。終不如血肉之資養同類者以

養之。此方用阿膠安胎補血。塞其漏泄宜矣。甘草和陰陽。通血脈。緩中解急。其氣內入。開利陰血之結。而通於陽。地黃猶是補腎血之君藥也。調經止崩。安胎養血。妙理無出此方。然加減又必從宜。若脈遲緩。陰勝於陽。則加乾薑、官桂。若數大。則宜加黃芩。

婦人懷妊。腹中㽲痛。當歸芍藥散主之。

當歸芍藥散方

當歸三兩　芍藥一觔　茯苓四兩　白朮四兩

澤瀉半觔　芎藭三兩

右六味。杵爲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服。

〔衍義〕此與胞阻痛者不同。因脾土爲木邪所尅。穀氣不舉。濁淫下流。以塞搏陰血而痛也。用芍藥多他藥數倍以瀉肝木。利陰塞。以與芎歸補血止痛。又佐茯苓滲濕以降於小便也。白朮益脾燥淫。茯、澤行其所積。從小便出。蓋內外六淫。皆能傷胎成痛。不但濕而已也。

妊娠嘔吐不止。乾薑人參半夏丸主之。

乾薑人參半夏丸方

乾　薑　人　參各一兩　半　夏二兩

右三味。末之以生薑汁和丸。如梧子大。飲服十三丸。日三服。

〔衍義〕此即後世所謂惡阻病也。先因脾胃虛弱。津液留滯。畜爲痰飲。至妊二月之後。胚化成胎。濁氣上衝。中焦不勝其逆。痰飲遂湧。嘔吐而已。中寒乃起。故用乾薑止寒。人參補虛。半夏生薑治痰散逆也。

妊娠小便難。飲食如故。當歸貝母苦參丸主之。

當歸貝母苦參丸方

當　歸　貝　母　苦　參各四兩

右三味。末之。煉蜜丸。如小豆大。飲服三丸。加至十丸。

〔衍義〕小便難者。膀胱熱鬱。氣結成燥。病在下焦。不在中焦。所以飲食如故。用當歸和血潤燥。本草貝母治熱淋。以仲景陷胸湯觀之。乃治肺金燥鬱之劑。肺是腎水之母。水之燥鬱。由母氣不化也。貝母非治熱。鬱解則熱散。非淡滲利水也。其結通則水行。苦參長於治熱。利竅逐水。佐貝母入行膀胱以除熱結也。

妊娠有水氣。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惡寒。起卽頭眩。葵子茯苓散主之。

葵子茯苓散方

葵　子一觔　茯　苓三兩

右二味。杵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則愈。

婦人妊娠。宜常服。當歸散主之。

當歸散方

當　歸　黃　芩　芍　藥　芎　藭各一觔

白　朮半觔

右五味。杵爲散。酒飲服方寸匕。日再服。妊娠常服。卽易產。胎無苦疾。產後百病悉主之。

〔衍義〕內經陰搏陽別。謂之有子。尺脈搏擊者。由子宮之氣血相搏。而形於脈也。精留血裹。陰陽絪合也。動搏則變化。而變化生於動。若靜而不動。則不生不化。是以妊娠之血不可以靜。靜則凝。凝則泣。泣則虧少而虛。皆不得與化胎之火相合。要其胎孕生化。必脈動搏。故調之者。先和陰陽。利其氣血。常服養胎之藥。

非惟安胎易產。且免產後諸病。芎、歸、芍藥之安胎補血。白朮之用有三。一者益胃。致安氣以養胎。二者胎繫於腎。腎惡燥。能燥溼而生津。三者皆致中焦所化之新血。去腰臍間之陳瘀。至若胎外之血因寒溼滯者。皆解之。黃芩減壯火而反於少火。則可以生氣。與脾土溼熱來傷及開血之瘀閉。故爲常服之劑。然當以脈之遲數虛弱加減之。有病可服。否則不必也。藥者。但宜攻邪扶正。不比米穀。性味偏而不正。不可久服。內經曰。味之所入。各歸所喜攻。氣增而久。夭之由也。

妊娠養胎。白朮散主之。

白朮散方

白朮　芎藭　蜀椒三分出汗　牡蠣四分

右四味。杵爲散。酒服一錢匕。日三服。夜一服。但苦痛。加芍藥。心下痛。倍加川芎。心煩吐痛。不能飲食。加細辛一兩。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後。更以醋漿水服之。若嘔。以醋漿水服之。復不解者。小麥汁服之。已後渴者。大麥粥服之。病雖愈。服之勿置。

〔衍義〕四味。本草皆謂能去血而養胎。何也。蓋血聚而後成胎。少遇邪則所聚之血。時宿而不運。反類瘀惡。必生新開陳。然後胎可養也。養胎不惟在血。而胎係於腎。養之又在於胃。所以補其腎。調其胃。補腎固其精也。調胃、和其中也。用朮調胃。蜀椒開痺。痺開則陽精至。牡蠣治崩。崩止則陰精固。川芎下入血海。運動胎氣。破舊生新。或陰血不利。肝木爲害。在內抑屈而痛者。瀉以芍藥之酸。通其陰。設衝過而痛者。則欲以芎藭之辛溫。宣通其陽。或挾瘀惡之氣。上逆於胃。而患吐。煩不能食者。用細辛溫中。去痰下氣。半夏治心下急痛。和胃進食。止吐逆。若嘔而不止者。由肝木不務德。捨己而忘用。小麥飲養其本氣以安之。又且平胃下氣止煩。一舉兩得。大麥主消渴。益氣調中。故中氣不足而渴者用之。

婦人傷胎。懷身腹滿。不得小便。從腰以下重。如有水氣狀。懷身七月。太陰當養不養。此心氣實。當刺瀉勞宮及關元。小便微利則愈。

〔衍義〕內經諸腹脹大。皆屬於熱。諸溼腫滿。皆屬於脾。三焦病者。腹滿不得便。溢則爲水。心、上焦也。而不下行於腎。腎、下焦也。不得上和於心。脾、中焦也。心之熱獨炎於上。腎不得和。則太陰上下不交。穀氣無所輸。不得養其胎而成閉塞。上

閉不通。則溼熱并而爲腹滿。下關不利。則腰以下如水狀。刺勞宮。心氣行矣。刺關元。腎氣化矣。手足少陰交則小便利矣。便利。則中焦之滿下焦之重皆愈矣。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衍義
清　周揚俊補註
曹炳章圈校

卷二十一

婦人產後病脈證治第二十一 論一首 脈證六條 方八首

問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痓。二者病鬱冒。三者大便難。何謂也。師曰。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病痓。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

〔補註〕陰與陽固相資者也。故曰陽生陰長。又曰陽根於陰。夫血陰也。汗爲血液。則亦爲陰。假如血去多。則汗亦少矣。乃偏易出者何哉。血大虛。則衞外之陽因而不固。必多汗而腠理疎也。疎則邪易入之。血既不足以養脈。乃風入又足以燥其血液。故令病痓。若汗多者亡陽。陽亡必畏寒。寒多遂令鬱冒。至若陰氣既

虛。津液必少。胃中燥結。大便轉難。容或有之。然三者總因血虛所至。乃若不明其理而復出汗下。未有不至於危亡者。故聖人先以新產血虛立言。使後世之工。即出於中才以下。亦必從養陰起見也已。

產婦鬱冒。其脈微弱。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所以產婦喜汗出者。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汗出。陰陽乃復。大便堅。嘔不能食。小柴胡湯主之。

〔補註〕產婦脈證極虛種種者。其理可得而晰言之也。婦人主血。重在衝脈。衝者。肝幕也。血去既多。邪中特易。邪入則必逆冷畏寒。由於遏抑。是血氣虧於中。陰邪冒於外。卒難解也。而其所以難解者。正以血虛不能作汗。而非汗復不解。故欲解者。必大汗出而後邪始退。正始越也。此言周身之汗者也。亦有血虛下厥。而陽氣孤而無偶。遂上升而汗亦出。則其汗又頭以下不得汗也。總由血虛陰亡。其陽獨盛。汗出之後。邪退正和矣。然其津液一傷於血去。復傷於汗多。安得大便不堅乎。假使大便堅而復有嘔不能食之證。仍是表邪未去。抑或血室受邪也。小柴胡湯爲正治之法矣。

病解能食。七八日更發熱者。此爲胃實。大承氣湯主之。

〔補註〕邪去則不歸於府。自能食也。七八日更發熱。明係食滯於胃。脾虛不能運之。能不急下以救其津液乎。然大虛者。當小作湯。要在臨證斟酌爾。

產後腹中㽲痛。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幷治腹中寒疝。虛勞不足。

〔補註〕產後本虛。則寒易入。今腹中爲肝之幕。爲脾之統。痛非正虛而邪實耶。此湯原治寒疝。取以治產後。未嘗不可。卽以治虛勞。又誰曰不宜。

產後腹痛。煩滿不得臥。枳實芍藥散主之。

枳實芍藥散方

枳實 燒令黑勿太過　芍藥 等分

右二味爲散。服方寸匕。日三服。幷主癰膿。以麥粥下之。

〔衍義〕仲景凡治腹痛。多用芍藥。何也。以其能治氣血積聚。宣行府藏。通則痛止也。陰氣之散亂成痛。用此收之也。以其能治血痺之痛也。以其能緩中而止急痛也。本草謂主邪氣腹痛。故多用之。益五氣之邪。莫如厥逆。肝木之性急暴。一有不平。則曲直作痛。又肝爲藏血之海。瘀積則海不淸。而肝木之氣塞矣。東方

震木。出於純陰。則振起發生。若出於散亂之陰。則肝木之氣旺矣。木強直。更值邪氣。則肝木與搏擊矣。由此三者而言。芍藥所治。皆肝木也。雖曰治之而亦補之。木之味酸。芍藥亦酸。故云補也。枳實炒黑。入血破瘀。麥粥補血脈也。

師曰。產婦腹痛。法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者。此爲腹中有乾血著臍下。宜下瘀血湯主之。亦主經水不利。

下瘀血湯方

大黃三兩　桃仁二十枚　䗪虫二十枚熬去足

右三味末之。煉蜜爲四丸。以酒一升。煎一丸。取八合服之。瘀血下如豚肝。

〔衍義〕血之乾燥凝著者。非潤燥蕩滌不能去也。芍藥、枳實不能治。須用大黃蕩逐之。桃仁潤燥。緩中破結。䗪蟲下血。用蜜補不足。止痛和藥。緩大黃之急。尤爲潤也。與抵當同類。但少緩爾。

產後七八日。無太陽證。少腹堅痛。此惡露不盡。不大便。煩燥發熱。切脈微實。再倍發熱。日晡時煩躁者。不食。食則譫語。至夜即愈。宜大承氣湯主之。熱在裏。結在膀胱也。

〔衍義〕太陽爲表。膀胱爲裏。七八日表證入裏。故曰無太陽證。惡露已爲病氣所鬱。不能盡去。邪因入裏。與惡露相搏擊。在膀胱而小腹堅痛。下焦熱極。故不大便。煩躁發熱。更切其脈微實。再倍發熱日晡時煩躁。此邪又攻於胃。胃熱則不食。食入則穀氣之熱更助。兩熱相併。故譫語。至夜愈。此產後血虛。邪易入血室。入血室。則夜如見鬼狀。言此以明其不在血室。而在膀胱與胃。故用大承氣湯。

產後風。續續數十日不解。頭微痛。惡寒。時時有熱。心下悶。乾嘔。汗出雖久。陽旦證續在爾。可與陽旦湯。卽桂枝湯加黃芩

〔衍義〕傷寒病。太陽證。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又太陽病。入九日不解者。表證仍在。當發其汗。此治傷寒法。凡產後感於風寒諸證。皆不越其規矩。舉此條與上文承氣爲表裏之例耳。東垣治勞役飲食所傷挾外感者。亦名兩感。必顧胃氣。大全良方。謂新產去血。津液枯竭。如有時氣之類。當發其汗。決不可用麻黃。取汗無取過多。活人書婦人諸病。皆用四物。與所見證如陽旦之類。各隨所感而消息之。

產後中風發熱。面正赤。喘而頭痛。竹葉湯主之。

竹葉湯方

竹葉一把　葛根三兩　防風　桔梗

桂枝　人參　甘草各一兩　附子一枚炮

大棗十五枚　生薑五兩

右十味。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半。分溫三服。溫覆使汗出。

頸項強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該是入字前藥揚去沫。嘔者。加半夏半升洗。

〔衍義〕此證太陽上行至頭表。陽脈過膈上循於面。二經合病。故如是。竹葉湯亦桂枝湯變化者。仲景凡治二經合病。多加葛根。爲陽明解肌藥也。防風佐桂主二經之風。竹葉主氣上喘。桔梗佐竹葉利之。人參亦治喘。甘草和中。生薑、大棗行穀氣。發榮衞。穀氣行。榮衞和。則上下交濟而汗出解矣。附子恐是後所加。治頭項強耳。頸項強。邪在太陽有禁。固其筋脈不得屈伸。故用附子溫經散寒濕。以佐葛根。若邪在胸中而嘔。加半夏治之。

婦人乳中虛煩亂嘔逆。安中益氣。竹皮大丸主之。

竹皮大丸方

生竹茹二分　石膏二分　桂枝一分　甘草七分

白薇一分

右五味。末之。棗肉和丸。如彈子大。飲服一丸。日三夜二服。有熱者倍白薇。煩喘者加柏實一分。

〔衍義〕婦人以陰血上爲乳汁。必藉穀氣精微以成之。然乳房居胃上。陽明經脈之所過。乳汁去多。則陰血乏而胃中益虛。陰乏則火撓而神昏亂。胃虛則嘔逆。用甘草瀉心火安中益氣。石膏療煩亂。竹皮主嘔逆。桂枝利榮氣。通血脈。又宣導諸藥。使無扞格之患。柏實本草主恍惚虛煩。安五藏。益氣。煩喘者。爲心中虛火動肺。故以柏實兩安之。

產後下利虛極。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方

白頭翁二兩　秦皮三兩　黃連三兩　黃蘗三兩

甘草二兩　阿膠二兩

右六味。以水七升。煑取二升半。內膠令消盡。分溫三服。

〔衍義〕傷寒厥陰證下利重者。白頭翁湯。四味盡苦寒以治熱。苦以堅腸胃。此產後氣血兩虛。因加阿膠補氣血而止利。甘草緩中通血脈。然下利。血滯也。夫人之血行則利自止。甘草尤為要藥。此方豈獨治產後哉。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

宋　趙以德　衍義
清　周揚俊　補註
　　曹炳章　圈校

卷二十二

婦人雜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二 論一首　脈證合十四條　方十四首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來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

〔衍義〕此下四條。皆出傷寒論中。成註。七八日邪氣入裏之時。本無寒熱而續得寒熱。經水適斷者。爲表邪乘虛入於血室。相搏而血結不行。經水所以斷也。血氣與邪分爭。致寒熱如瘧而發作有時。與小柴胡以解傳經之邪。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爲熱入血室。治之

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衍義〕成註。傷寒發熱者。寒已成熱也。經水適來。則血室空虛。熱乘虛入血室。若邪入胃。邪客於府而爭也。暮則譫語。如見鬼狀。是邪不入府。入於血室。而陰爭也。陽盛譫語則宜下。此熱入血室。不可與下藥。犯其胃氣。熱入血室。血結寒熱者。與小柴胡湯。散邪發汗。熱入血室。胸膈滿。如結胸狀者。可刺期門穴。此雖入而無滿結。故不可刺。必自愈者。以經行則熱隨血去。血下已。則邪熱悉除而愈矣。發汗爲犯上焦者。發汗則動衛氣。衛氣出上焦也。刺期門爲犯中焦者。刺期門則動榮氣。榮氣出中焦也。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脈遲。身涼和。胸脇滿如結胸狀。讝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

〔衍義〕中風發熱惡寒。表病也。若經水不來。表邪傳裏則入府。而不入血室也。經水適來。血室空虛。至七八日。邪傳裏之時。更不入府。乘虛而入於血室。熱除脈遲。身涼者。邪氣內陷。而表證罷也。胸脅下滿。如結胸狀。讝語者。熱入血室而裏實。期門者。肝之幕。肝主血。刺期門者。瀉血室之熱。審何經氣實。更隨其實而瀉

之。

陽明病。下血讝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濈然汗出則愈。

〔衍義〕陽明病。熱入血室。迫血下行。使下血譫語。陽明法當汗。以奪血者無汗。故但頭汗出也。刺期門以散血室之熱。隨其實而瀉之。以除陽明之邪。熱散邪除。榮衞得通。津液得復。濈然汗出而解。明理論。衝是血室。婦人則隨經而入。男子由陽明而傳也。

婦人咽中痛。如有炙臠。半夏厚朴湯主之。

半夏厚朴湯方　千金作胸滿。心下堅。咽中帖帖如有炙肉。吐之不出。吞之不下。

半　夏一斤　厚　朴三兩　茯　苓四兩　生　薑五兩

蘇　葉二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四升。分溫四服。日三服。夜一服。

〔衍義〕上焦、陽也。衞氣所治。貴通利而惡閉鬱。鬱則津液不行而積爲涎。膽以咽爲使。膽主決斷。氣屬相火。遇七情至而不決。則火亦鬱而不發。不發則焰不達。

不達則氣如咽。與痰涎結聚胸中。故若炙臠。千金之病證雖異。然亦以此而致也。用半夏等藥。散鬱化痰而已。

婦人藏燥。一作躁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甘麥大棗湯主之。

甘麥大棗湯方

甘　草三兩　小　麥一升　大　棗十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煑取三升。分溫三服。亦補脾氣。

〔衍義〕內經以肺之聲爲哭。又曰。并於肺則悲。靈樞曰。悲哀動中則傷魂。此證因肝虛肺并。傷其魂而然也。蓋肝、陽藏也。肺、陰藏也。陽舒而陰慘。肝木發生之氣。不勝肅殺之邪。并之屈而不勝。生化之火被抑。擾亂於下。故發爲藏躁。變爲悲哭。所藏之魂。不得並神出入。遂致妄亂。象如神憑。木氣被抑而不前。筋骨拘束而不舒。故數作欠伸。然治相并之邪。必安之和之。用小麥養肝氣止躁。甘草、大棗之甘。以緩氣之苦急。躁止急緩。則藏安而悲哭愈。然又曰亦補脾氣者。乃肝病先實脾。不惟畏其傳。且脾實而肺得母氣以安。庶不離位過中而復下并矣。

婦人吐涎沫。醫反下之。心下痞滿。當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龍湯主之。涎沫止。乃治

痞。瀉心湯主之。

〔衍義〕傷寒論表不解。心下有水氣者。用小青龍湯解表散水也。又曰表未解。醫反下之。陽邪內陷。實則結胸。虛則心下痞。由此觀之。吐涎沫者。蓋由水氣之爲病因反下之爲痞。吐涎沫仍在。故先以小青龍治涎沫。然後以瀉心湯除心下之熱痞也。

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氣。爲諸經水斷絕。至有歷年。血寒。積結胞門。寒傷經絡。凝堅在上。嘔吐涎唾。久成肺癰。形體損分在中盤結。繞臍寒疝。或兩脇疼痛。與藏相連。或結熱中。痛在關元。脈數無瘡。肌若魚鱗。時著男子。非止女身。在下來多。經候不勻。令陰掣痛。少腹惡寒。或引腰脊。下根氣街。氣衝急痛。膝脛疼煩。奄忽眩冒。狀如厥癲。或有憂慘。悲傷多嗔。此皆帶下。非有鬼神。久則羸瘦。脈虛多寒。三十六病。千變萬端。審脈陰陽。虛實緊弦。行其針藥。治危得安。其雖同病。脈各異源。子當辨記。勿謂不然。

〔衍義〕陰陽之運動。有上下。有中外。有歸宿。有倡順。得其道。則變化萬象。各司其用。若乖其宜。則隨所適而爲病。然二者之病。則以陽爲主。由陽主動用以施化

者也。而陰者惟虛其體以受之生育而已。若夫邪氣在陰。則凝結堅實。實則陽不得入而施化。致生諸病。不可窮已。仲景敍是數證。冷積下焦。以見變易無窮也。所謂經水斷絕。胞門寒傷。令陰掣痛。少腹惡寒。或引腰脊。下根氣街。氣衝急痛。膝脛疼煩。皆由陰結下焦。陽不得入。隨所著衝任之脈而爲病也。嘔吐涎沫。久成肺癰者。必陰結在少陰經。其經上連於肺。水因溢上爲涎沫。久迫上焦之陽。畜以成肺癰也。繞臍寒疝。或兩脇疼痛。與藏相連者。臍在人身正中面。四藏應之。其四藏則應於上下左右。蓋是生氣所出之原。五藏皆於此受之。今爲冷邪凝結。生發之氣絕少。正邪相擊而作寒疝。臍間冷結。連及兩脇。少陽發生之分。併爲疼痛。故曰與藏相連也。成結熱中。病在關元者。乃小腸火之幕也。足三陰任脈之所會。足三陰任脈。盡爲積冷於小腸。火氣不折。爲鬱熱在中。冷熱相搏。故痛在關元。脈數無瘡。肌若魚鱗者。陰不化血。無以輸化生肌。滋潤於外。徒是孤陽行脈。燥消皮毛耳。奄然眩冒。狀如厥癲者。衝任督陰蹻之脈衝突而逆。陽亂於上。所以如尸厥癲癇。或憂慘悲傷。倘多嗔者。此在下腎肝藏陰結。而陽不得入。精泄不固。下泄爲帶。魂不舒。志不寧故耳。非鬼神使之也。陰由冷積。榮

血內結。不與衝和。內外成病。求之於陰陽交變之道。不可一言而盡。仲景敍其證。復敍爲三十六病。千變萬端。同脈異證。恐後人膠柱鼓瑟。而不由於陰陽變易之道也。

問曰。婦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數十日不止。暮卽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脣口乾燥。何也。師曰。此病屬帶下。何以故。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證脣口乾燥。故知之。當以溫經湯主之。

溫經湯方

吳茱萸三兩　當歸　芎藭　芍藥

桂枝　人參　阿膠　生薑

丹皮　甘草各二兩　半夏半升　麥冬去心一升

左十二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分溫三服。亦止婦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治崩中去血。或月水來過多。及至期不來。

〔衍義〕下利不止。病屬帶下。何也。婦人二七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七七太衝脈衰。天癸竭。地道不通。經水遂止。今年五十。經絕。胞門閉塞。衝任

脈不復。輸泄之時。所積瘀血。自胞門化爲帶下。無所從出。大便屬陰。故就大便而下利矣。考大全良方集。是方出千金。治女人曾經小產。或帶下三十六病。以或字分爲二。金匱以帶下屬半產瘀血。豈帶下三十六病。無溼熱之實邪。而盡屬於瘀血虛寒哉。蓋爲帶脈居身形之半。凡十二經絡幷奇經入脈。各挾寒熱之邪。過而傷之。動其衝任。則氣血爲之不化。心腎爲之不交。變成赤白漏下。治之必察始感何邪。何經受害。爲虛爲發何狀。脈見何象。令在寒暑隨宜。以權變治之可也。豈概云三十六病。盡切是方乎。終不若仲景之有原委。而可爲後世法也。蓋小產是胞脈已虛。不能生新推陳。致血瘀積在下。而生發之氣。起於下焦。固藏之政。亦司下焦。下焦瘀積在下。而既結於陰。則上焦之陽不入矣。遂成少腹裏急。腹滿。四藏失政。則五液時下。其陽至暮。當行於陰而不得入。獨浮於上。爲發熱。爲掌上熱。爲唇口乾燥。故必開痺破陰結。引陽行下。皆吳茱萸主之。益新推陳。又芎歸爲臣。丹皮佐之。然推陳藥固多。獨用丹皮者。易老謂其能治神志不足。血積胞中。心腎不交。非直達其處者。不能通其神志之氣。用半夏以解寒熱之結。阿膠、人參補氣血之不足。麥冬助丹皮。引心氣入陰。又治客熱唇

口乾燥。桂枝、生薑發達生化之氣。甘草益元氣。和諸藥。婦人小腹寒不受胎者。崩中去血。皆因虛寒結陰而陽不得入耳。盡可治之。設有脈沉數而陽乘陰者。亦爲帶下不成孕。崩中去血等證。又爲可用是治之。必須脈辨也。

帶下經水不利。少腹滿痛。經一月再見者。土瓜根散主之。

土瓜根散方　陰癩腫亦治之

土瓜根　芍藥　桂枝　䗪蟲各二兩

右四味。杵爲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衍義〕此亦因瘀血而病者。經水即不利。一月再見之不同。皆衝任瘀血之病。土瓜根者。能通月水。消瘀血。生津液。津生則化血也。芍藥主邪氣腹痛。除血痺。開陰寒。桂枝通血脈。引陽氣。䗪蟲破血積。以消行之。非獨血積衝任者有是證。肝藏血。主化生之氣。與衝任同病。而脈循陰器。任督脈亦結陰下。故皆用是湯治之。癩腫非惟男子之睾丸。婦人之陰戶亦有之。多在產時瘀血。流入作痛。下墜出戶也。

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寒虛相搏。此名曰革。婦

人則半產漏下。旋覆花湯主之。方見十一卷

〔衍義〕本文之註見前方藥。本草謂旋覆花主結氣。脇下滿。通血脈。去藏家熱。慈管亦主寒熱。安胎。除肝邪。且更能主血。新絳疑是絲帛也。凡系帛皆理血。血色紅。用絳尤切於活血。肝爲藏血主生化。故衝任之脈成月事。及胞胎者。皆統屬之。三味入肝理血。除邪散結。豈非以氣陽也。血陰也。氣少則無陽。無陽則寒。血虛則無陰。無陰則熱。兩虛相搏。以害其肝之生化歟。所以用是湯。先解其結聚之邪也。而溫補其虛寒者。必另有法矣。

婦人陷經漏下黑不解。膠薑湯主之。方缺

〔衍義〕氣倡而血從。則百脈流動。以候其天癸。苟有邪以阻之。則血不從其氣而自陷於血海。血海者。腎主之。腎、寒水也。色黑。是以漏下黑矣。猶內經所云結陰下血也。方雖不全見。膠艾二物亦足治之。艾火皮膚灸之。尚能內入。況服之而不自陽引入於陰乎。薑以散其陰。開通腠理。致津液行氣也。

婦人少腹滿如敦狀。小便微難而不渴。生恐是經字後者。此爲水與血。俱結在血室也。大黃甘遂湯主之。

大黃甘遂湯方

大　黃四兩　　甘　遂二兩　　阿　膠二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頓服之。其血當下。

〔衍義〕內經謂水入經。其血乃成。則血由水化。今乃言血與水併何哉。嘗思水有清濁。清則入經化血。濁則爲溺爲唾。苟因氣之濁亂者入之。則不能化血而爲血害。其淸者。初雖爲水而色白。至於坎離之變。從火化而變赤。如月之稟日光爲盈虧。與陽隨動。流轉上下。行諸經脈。與水性異矣。水性惟能潤下。苟下流不通。必注於澤。所以水失其道。入於肌表者。作身腫。入於筋骨者。作肢節腫。此入於血室。故作少腹如敦狀。然血室雖與膀胱異道。膀胱是行水之府。水畜血室。氣有相感也。故膀胱之氣亦不化。而小便微難矣。若小便自如而少腹如敦者。則不謂之水併。當是他邪血積可知矣。用甘遂取其直達水停之處。大黃蕩瘀血。阿膠引爲血室向導。且補其不足也。

婦人經水不利下。抵當湯主之。

抵當湯方亦治男子膀胱滿急有瘀血者

水　蛭三十個熬　虻　蟲三十枚熬去翅足　桃　仁二十個去皮尖　大　黃三兩酒浸

右四味。爲末。以水五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衍義]傷寒論陽明證。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大便黑色。抵當湯主之。發熱下之不解。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亦宜是湯。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宜抵當丸。三者有病狀而後立方。今止云經水不利下。豈遂血畜不通而非虛損耶。此必有畜血情狀。而出是方也。

婦人經水閉不利。藏堅癖不止。中有乾血。下白物。礬石丸主之。

礬石丸方

礬　石三分燒　杏　仁一分

右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如棗核大。內藏中。劇者再內之。

[衍義]子宮血積。不與氣和。故新血不至。遂成乾血。堅癖外連於戶。津液不行。化爲白物。是用礬石消堅癖。破乾血。杏仁利氣開閉。潤藏之燥。蜜以佐之。內子戶。藥氣可直達於子宮矣。設乾血在衝任之海者。必服藥以下之。內之不能去也。

婦人六十二種風。及腹中血氣刺痛。紅藍花酒主之。

紅藍花酒方

紅藍花一兩

右一味。以酒一大升。煎減半。頓服一半。未止再服。

〔衍義〕註疑非仲景方。傷寒論一部。以風寒二邪。必覆言其傳變。然後出方。乃云六十二種風。盡以一藥治之。寧無寒熱虛實上下表裏之異。其非仲景法明矣。雖然。原其立方之旨。將謂婦人以血爲主。一月一瀉。然後和平。若風邪與血凝搏。或不輸血海。以阻其月事。或不流轉經絡。以閉其榮衛。或內觸藏府。以違其和。因隨取止。遂有不一之病。所以治之。惟有破血通經。用紅花酒。則血開氣行。而風亦散矣。

婦人腹中諸疾痛。當歸芍藥散主之。

〔衍義〕此腹痛者。由中氣脾土不能升。陰陽二氣乖離。肝木乘剋而作痛。故用是湯補中伐木。通行陰陽也。

婦人腹中痛。小建中湯主之。

問曰。婦人病飲食如故。煩熱不得臥。而反倚息者。何也。師曰。此名轉胞。不得溺也。

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則愈。宜腎氣丸主之。

〔衍義〕此方在虛勞中治腰痛小便不利。小腹拘急。此亦用之何也。蓋因腎虛用之。若飲而短氣者亦用。此利小便。則可見其轉胞之病。爲胞居膀胱之室。因下焦氣衰。惟內水溼在中。不得氣化而出。遂致鼓急其胞。因轉筋不正。了戾其溺之宗。水既不出。經氣遂逆。上衝於肺。肺所主之榮衞。不得入於陰。畜積於上。故煩熱不得臥而倚息也。用此補腎則氣化。氣化則水行。水行則邪者降而愈矣。然轉胞之病。豈盡由下焦腎虛致耶。或中焦氣虛土溼。下干害其胞。與上焦肺氣壅塞不化於下焦。或胎重壓其胞。或忍溺入房。皆足成此病。必求所因以治之也。

婦人陰寒。溫中坐藥蛇牀子散主之。

蛇牀子散方

蛇牀子仁

右一味。末之。以白粉少許。和合相得。如棗大。綿裹內之。自然溫。白粉卽米粉藉之以和合也

〔衍義〕風寒入陰戶。痺而或冷。或用蛇牀以起其陰分之陽。陽強則痺開而溫矣。

少陰脈滑而數者。陰中卽生瘡。陰中蝕瘡爛者。狼牙湯洗之。

狼牙湯方

狼　牙三兩

右一味。以水四升。煑取半升。以綿纏筋如繭。浸湯瀝陰中。日四遍。

〔衍義〕少陰脈滑。陰中血熱也。溼熱積陰戶。生瘡。甚則蟲出蝕爛。狼牙味苦酸鹹。主邪熱氣殺蟲。後人瘡藥多用之。

胃氣下泄。陰吹而正喧。此穀氣之實也。膏髮煎導之。

〔衍義〕陽明脈屬於宗筋。會於氣街。若陽明不能升發穀氣上行。變爲濁邪。反泄下利。予宮受抑。氣不上通。故從陰戶作聲而吹出。猪脂補下焦。生血潤腠理。亂髮通關格。腠理開。關格通。則中焦各得升降而氣歸故道巳。

重刊

金匱玉函經二註補方目錄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補方

苦參湯方治狐惑蝕於下部咽乾洗之要略目錄云龐氏方二註同

苦　參半觔　槐白皮四兩　狼牙根四兩

桂枝湯方

桂　枝三兩去皮　芍　藥三兩　甘　草二兩炙　生　薑三兩切

大　棗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煑。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

小承氣湯方

大　黃四兩去皮　厚　樸二兩去皮炙　枳　實三枚炙

右三味。以水四升。煑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三服。

附子湯方

附　子二枚生用去皮　茯　苓三兩　白　芍三兩　人　參二兩

白　朮四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以上四方。二註有目缺方。

天雄散方　要略脣詮喻先生曰治上焦陽虛

天　雄炮三兩　白　朮八兩　桂　枝六兩　龍　骨三兩

右四味。杵爲散。酒服半錢匕。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千金翼炙甘草湯方　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脈結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甘　草炙四兩　桂　枝三兩　生　薑三兩　麥　冬半升

麻　仁半升　人　參二兩　阿　膠二兩　大　棗三十枚

生地黃一觔

右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煑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

肘後獺肝散方　治冷勞。又主鬼疰。一門相染。

獺　肝一具

炙乾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千金甘草湯方要略註曰治肺痿之熱由於虛不可直攻

　甘草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減半。分溫三服。

千金生薑甘草湯方　治肺痿欬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

　生薑五兩　人參三兩　甘草四兩　大棗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方　治肺痿吐涎沫。

　桂枝三兩　生薑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枚

　皂莢一枚去皮炙焦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微火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外臺桔梗白散方　治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爲肺癰。

　桔梗三分　貝母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熬研如脂

右三味爲散。強人飲服半錢匕。羸者減之。病在膈上者吐膿。在膈下者瀉出。若下多不止。飲冷水一盃則定。

千金葦莖湯方　治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是爲肺癰。

葦　莖二升　薏苡仁半升　桃　仁五十粒　瓜　瓣半升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煑葦莖得五升。去滓。內諸藥。煑取二升。服一升。再服當吐如膿。

外臺柴胡桂枝湯方　治心腹卒中痛者。

柴　胡四兩　黃　芩一兩半　人　參一兩半　半　夏六枚

大　棗六枚　生　薑一兩半　桂　枝一兩半　芍　藥一兩

甘　草一兩

右九味。以水六升。煑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外臺走馬湯方　治中惡。心痛腹脹。大便不通。

巴　豆二枚去皮心熬　杏　仁二枚

右二味。以綿纏槌令碎。熱湯二合。捻取白汁飲之。當下。老小量之。通治飛尸鬼

攣病。

外臺黃芩湯方　治乾嘔下利。

黃　芩三兩　人　參三兩　乾　薑三兩　桂　枝一兩

大　棗十二枚　半　夏半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排膿散方

枳　實十六枚　芍　藥六分　桔　梗二分

右三味。杵爲散。取雞子黃一枚。以藥散與雞黃相等。揉和令相得。飲和服之。日一服。

排膿湯方要略註曰以上兩方槪治瘡癰不能散者不獨爲腸癰腫癰設也

甘　草二兩　桔　梗三兩　生　薑一兩　大　棗十枚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溫服五合。日再服。

千金三物黃芩湯方　治婦人在草蓐自發露得風。四肢苦煩熱不痛者。此湯主之。

黃　芩一兩　苦　參二兩　乾地黃四兩

右三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溫服一升。多吐下蟲。

千金內補當歸建中湯方　治婦人產後。虛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氣。或苦少腹中急摩。痛引腰背。不能食飮。產後一月日。得服四五劑爲善。令人強壯宜。

當　歸四兩　桂　枝三兩　芍　藥六兩　生　薑三兩

甘　草二兩　大　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分溫三服。一日令盡。若大虛加飴糖六兩。湯成內之。於火上煖令飴消。若去血過多。崩傷內衄不止。加地黃六兩。阿膠二兩。合八味湯成內阿膠。若無當歸。以芎藭代之。若無生薑。以乾薑代之。

小兒疳蟲蝕齒方

雄　黃　葶　藶

右二味末之。取臘日猪脂鎔。以槐枝綿裹頭四五枝。蘸藥烙之。

以上十六方。從要略第六卷至第二十二卷補入。

附補苦參湯方此要略中所載與其目錄龐氏方異不知何出今亦附補

苦參一升。

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熏洗。日三服。

重刊金匱玉函經二註終

〔清〕沈目南 編註

沈註金匱要略

中國醫學大成

沈註金匱要略提要

清、沈目南撰。目南字明宗。檇李人。康熙三十一年刻成。例言有云。晉王叔和編述傷寒雜證。原是一書。統名金匱玉函經。蓋金匱首章原概傷寒雜病。雜病通部之序例。其第一卷、乃通部察病治法之綱領。故立望聞問切。表裏陰陽。寒熱虛實標本汗吐下和溫之法。悉已闡明。不遺毫末。而叔和復添蛇足。更作序例。頻舉汗吐下諸條。余今一概删去。惟以仲景原論合梓是書。乃補靈素不足。故余每于註證之後。引經文會合一論。以證軒岐仲景本一源而出。俾後之學者。一覽曉暢。目南重編大意。謂從來著書立言。必先綱領。次及條目。而是篇乃以治病問答冠於篇首。序例大意。反次後章。後人未窺其微。以致分出編次失序。究非仲景之意。編仲景書者之誤也。故余不揣鄙陋。僭以次章冠首而爲序例。次以天時地理脈證湯法魚尾相貫於後。而使讀者易升堂奧。同登彀趣云。此目南編撰之大意。亦其與各註家不同之異諦也。

孟序

古人云。不爲良相。願爲良醫。余謂醫之良。猶不僅與良相等。何也。相主生人殺人。醫則專主生人。不主殺人。相能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醫直代天地調陰陽。消疵癘。能有功於天地。而讓善于天子者。良相也。能有功於民物。而告功於天地者。良醫也。故曰。醫良於相。雖然。余又疑之。夫賢相治天下。自臯夔伊呂以降。一代有一代之良相。上醫醫國。而岐伯越人以降。不聞一代有一代之良醫。是豈湯液之用。倍難于阿衡之任歟。又豈造物之生良醫。倍艱于良相。故曠世而始一覯歟。此其故由於世無善讀書之人。亦由於世無讀之而可用。用之而必效之書焉耳。東漢張仲景良醫也。其書教人爲良醫者也。沈子目南取教人之書。抉摘之闡明之。以翼天下後世之共爲仲景者也。考仲景祖神農。法伊呂。體箕子。作爲傷寒論、金匱要略。其初實一書也。至宋世分而爲二。似治傷寒者一書。治雜病者又一書。不知能明傷寒論者。乃可言醫。能明金匱要略者。乃可言傷寒論。唐宋以來。若孫、葛、朱、王。以醫名世者。無不用其法。而謂金匱玉函非讀之而可用。用之而必效之書乎

哉。然文詞互奧。非精于經絡。不能輒曉。今目南詳爲註釋。又得其徒施子學圃更端詰難。不獨仲景易會之詞。條分縷析。卽仲景未發之祕。亦巨昕細昈。我得古人而快意。古人亦得我而快意。此之謂歟。學者束髮受書。稍有所積。卽思握管立言。然言之而未必行。卽行之而未必悉副所言。若目南以其躬親體驗者。發明古人。天下後世。卽可以目南所發明者推之。爲明效大驗。良相爲國家樹人而忠皇接踵。良醫爲萬世垂敎。而人無夭札。謂目南爲仲景之肖子。而卽兩大之功臣也。豈有恧焉。傳云。深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願以是編爲夜室之燭。俾人不盲于目。以不盲於心。天下後世知金匱之不可不讀。卽可以知金匱之註之不可不讀矣。余故序其作述之梗概。以望天下後世之善讀書者。時

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仲冬穀旦吳門年家眷弟孟亮揆端士氏識

凡例

王叔和編集傷寒雜證。原是一書。統名金匱玉函經。誠仲景之功臣。德莫大焉。惜以己見插入。致使先聖之意反晦。蓋金匱首章。原該傷寒雜病通部之序例。而第一卷乃通部察病治法之綱領。故立望聞問切表裏陰陽寒熱虛實標本汗吐下和溫之法。悉已闡明不遺毫末。而叔和復添蛇足。更作序例。頻舉汗吐下諸條。余今一概刪去。惟以仲景原論合梓。以俟後之君子便覽。此刻雖該六氣發明。惟溫熱二證。幷內傷虛損。而無全論湯法。余故撰述四卷。附末問世。

一、靈素、難經、傷寒、金匱、迺醫門樑棟。世爲正學。而羣賢充棟之書。皆無能出其右者。人之讀者。但可取其所長。略其所短。不可拘以爲法也。近以陶氏六書明醫指掌。各承家技。豈其深明仲景者耶。

一、是書乃補靈素不足。故余每于註證之後。引經文會合一論。以證軒岐仲景本一源而出。俾後之學者。一覽曉暢。幸勿以余爲孖謬支離也。

一、內經以風暑火屬陽同類。寒溼燥屬陰同類。故是書惟以風寒二邪立說。欲人

觸類旁通。若能深明表裏陰陽。寒熱虛實。傳變標本諸法。乃爲善耳。不然徒執是書。而不究其理。拘成方以醫病。其于刻舟求劍何異。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是在善學者默會之而已矣。

沈註金匱要略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二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二十

婦人雜病……一

卷二十一

妊娠……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一

重編大意

金匱一書。文辭簡約。義理深玄。誠補軒岐之不足。爲後學之津梁也。但從來著書立言。必先綱領。次及條目。而是編乃以治病問答。冠於篇首。敍例大意反次後章。且諸方論頭緒參差不貫。使觀者如入霧徑。失其所之。棄而不讀者有之矣。嗟乎仲景去今千有餘禩。簡多遺亡。而原文夾於傷寒論中。後人未窺其微。以致分出編次失序。究非仲景之意。編仲景書者之誤也。故余不揣鄙陋。僭以次章冠首而爲序例。次以天時地理。脈證湯法。魚尾相貫於後。俾條理不紊。而使讀者。易升堂奧。同登㲄趣。未識鑒者。以爲何如。

敍例

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臟元真通暢。人卽安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爲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爲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多盡。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臟腑。卽醫治之。四肢纔覺重滯。卽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更能無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爲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此條是書中大旨。通部之綱領。前人誤編次章。玆冠於首。以正頭緖。不致紛紜也。蓋天元紀大論云。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爲風、寒、暑、溼、燥、火、之五氣。在地爲木、火、土、金、水、之五行。在人爲心、肝、脾、肺、腎、之五臟。又謂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化生身形萬物。故仲景曰。夫人稟五常。卽稟天地五運陰陽之常氣。氣卽風也。然風迺東方甲乙生發之氣。爲四時六氣

之首。而天氣化生。長養萬物。必隨八風動盪之機而發。發則寒暑燥濕火相隨。應時而化。人感此氣而成。謂因風氣而生長。然風有邪正。正風者。卽溫和之風。生育萬物也。邪風者。乃飄飄之風。肅殺萬物也。故以風氣始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之譬。五臟元真通暢。人卽安和者。謂人之內氣不虛。則不受邪而爲病也。若天氣寒時而反熱。熱時而反寒。爲客氣邪風。中人多死。乃謂衝方來者。傷人之風也。凡人身之病。不出表裏陰陽內因外因不內外之三因。故曰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爲內所因。卽大邪中表。感冒風寒。傳經入裏。乃經絡受邪之病也。二者邪從四肢九竅入於血脈肌肉筋骨。壅塞不通。卽拘攣癱瘓風痺之類。爲外皮膚所中。是軀殼井滎俞合募原受邪爲病也。三者不從六淫。而因房室蟲獸所傷。爲不內外因。卽自作勞傷之疾也。以此詳之。病由多盡。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謂無內損。則身無病。或中經絡。未流傳臟腑。卽醫治之。可免七傳之患。謂內因必須早治也。四肢纔覺重滯。便行導引吐納鍼灸膏摩諸法。勿令九竅閉塞。不致筋攣軟短痛痺癱瘓諸疾。謂外因必須早治也。更無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

其冷熱。苦酸辛甘。謂不因風寒致病。而過節勞傷。須當自慎。故曰不令形體有衰。靈樞曰。虛邪不能獨傷人。必因身形之虛。而後客之。故得三焦之氣。統領氣血津液。充溢臟腑腠理。則邪不能入。所謂病則無由入其腠理。然三焦之氣。充溢軀殼臟腑肌肉皮膚。相合罅隙之路為腠。故為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為血氣所注。而精津血液。灌溉滋滲臟腑筋骨肌肉皮膚。出入之竅為理。故為皮膚臟腑之文理。總皆賴三焦之氣。充溢臟腑。津液實之。則腠理密而不受邪為病也。

時令

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為至而太過也。

此以司天運氣。辨太過不及。以合三陰三陽。為察證治病之權衡也。經云。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然陰陽升

降進退。皆從二至爲始也。故仲景以冬至之後甲子。夜半起少陽。其義正合內經冬至四十五日。三陽開泰之意。以正來歲一年時令太過不及。則二甲子起陽明。三甲子，起太陽。四甲子起太陰。五甲子起少陰。六甲子起厥陰。而終一歲。蓋冬至之後甲子。乃一陽齊於地面。將發來春溫令。若未得甲子。而天得溫和。時令未至。其氣先至。爲未至而至。經謂來氣有餘。若已得甲子。天未溫和。而時令已至。其氣未至。爲至而不至。經謂來氣不及。已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乃新令已至。舊令不退。爲至而不去。亦舊氣有餘。新氣不及。若已得甲子。卽當天溫而反如盛夏五六月時。爲至而太過。亦爲來氣有餘也。然時正則人民安和。或遇不及。則乘年之虛。遇月之空。太過則失時之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故當占時令之蚤晏。則知六氣之虛實。然後治病無失。後人妄議仲景三百九十七法。無一言道及運氣。非略之也。蓋有所不取也。嗟嗟。既無一言及之。此上下二條。所談何事。要知不讀金匱之陋矣。

師曰。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脈。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時色脈。皆當病。

前言天時過與不及。為察證治病之權衡。此以人之色脈合於天時而相反者為病也。夫寸口者。概言兩手寸關尺部也。動者。因時令至而鼓動生氣之機行。故謂王時而動。所以人氣應之而顯於脈。乃四時生王之氣。隨時而變。故曰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脈。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是也。然春王脈當微弦。是合春平為無病。或色反見白。脈反見濇。乃賊尅之徵。非其時色脈。皆當病矣。觀此二條。察證治病。若不合天地人三才一貫之理。則為謬妄不經而談醫也。

問陰陽病十八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五臟病各有十八。合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為一百八病。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槃飥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風中於前。寒中於暮。濕傷於下。霧傷於上。風令脈浮。寒令脈急。霧傷皮腠。溼流關節。食傷脾胃。極寒傷經。極熱傷絡。

此以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手足三陰三陽經絡軀殼受邪。總爲陽病。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臟腑受邪。總爲陰病。乃提察證表裏之大綱也。蓋陰陽二病俱有十八者。乃風寒暑溼燥火。大邪中表。軀殼經絡受邪。皆致頭痛等疾。故爲陽病。然邪中一經衛分而爲一病。榮分受邪。亦爲一病。榮衛兩受其邪。亦爲一病。故一邪中於一經。變而爲三。六邪合之則成十八。靈樞謂病在陽者命曰風。病在陰者命曰痺。陰陽俱病。命曰風痺。以此觀之。則陰陽十八之數明矣。然一臟病有十八。以五臟合之。則成九十也。六微者。小邪中裏。邪襲六腑。亦以榮衛推之。一腑十八。六腑合之。則爲一百八病。蓋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臟腑經絡諸病。皆以榮分衛分。榮衛兩分推察。則病變無窮。總不越陰陽榮衛六淫所致也。如千金謂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而爲五勞。大飽傷脾。大怒氣逆傷肝。強力舉重。坐臥溼地傷腎。形寒飲冷傷肺。憂愁思慮傷心。風雨寒暑傷形。大怒恐懼不節傷志。而爲七傷。氣極、血極、筋極、骨極、肌極、精極。而爲六極。並婦人三十六病。皆屬內傷。非六淫邪氣爲病。故不在其中。蓋邪有大小清濁不同。第風暑火邪

屬陽。而人身上半爲陽。以陽從陽。所以感之而居上。寒溼燥屬陰。而人身下半爲陰。以陰從陰。故居於下。然天之六氣爲陽。感人肌表經絡。是爲大邪中表。故顯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軀殼經絡受病。卽四時傷寒之類。若微邪感入井、滎、俞合募原之間。延入臟腑。是爲小邪中裏。內顯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臟腑受病。卽四時之雜病也。槃飪者。米麵之食。從口而入。乃爲宿食。雖非風寒之比。因其過食停滯而傷脾胃。所以列入五邪之中。然五邪中人。各有法度。但風邪屬陽。前者。朝也。衞也。爲陽。以陽從陽。故風中於前。寒者屬陰。暮者。晚也。滎也。爲陰。以陰從陰。是故寒中於暮。溼邪重濁而下降。故傷於下。霧邪輕清而上騰。故傷於上。風傷於衞。其性輕揚。故令脈浮。寒入於滎。其性堅勁。故令脈急。肺主皮毛。其性輕凉。霧爲清邪。故傷皮腠。溼爲陰邪。擅走空竅。則流關節。食入於胃。健運在脾。過食氣壅。則傷脾胃。寒氣屬陰。經脈亦陰。以陰從陰。極寒所以傷經。絡脈屬陽。熱亦屬陽。以陽從陽。極熱故傷絡也。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時者死。其目正圓者痙不治。又色青爲痛。色黑爲勞。色赤爲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此邪入於內。色華於外。望而知之者也。經云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凡言色者。肝主之也。故肝邪乘脾。標顯於鼻。所以鼻頭色青而爲腹中痛。腎寒隨木侮土。陰盛陽虛。脾元欲絕。苦冷者死。若腎氣受邪。熱壅胃關。水道不利。反溢脾胃。上應鼻頭。故色微黑。爲有水氣也。夫脾受木邪。健運之機遲滯。津液畜蒸爲飲。上溢胸鬲。氣應於鼻。故色黃爲胸上有寒。寒即飲也。蓋血隨氣轉。而氣不上升。營血亦不榮於鼻。故色白爲亡血。經謂色白爲寒。乃指氣虛不升。但言其本也。又謂血脫者。色白。即金匱所謂亡血。乃以血隨氣轉而言其標。經論互明。理誠不悖耳。然赤爲心色。而氣王於夏。若微赤見於非時。乃木火妄動。刑於肺金。水源先絕。故主死也。若微赤而病痙者。因其眞陰衰憊。不能上灌於目。系絡乾枯。目瞋不轉。故謂正圓者。不治。乃指少陰之痙而言也。此上邪氣入內。乃有寒熱虛實之分。以下五色。但言風熱而無寒。即難經謂肝主色。入心爲赤。入脾爲黃之類。

然風木本臟受邪。壅逆血氣不通。故青爲痛。而房勞以致水衰受風。以挾腎火上熏。故黑爲勞。風邪挾肝入心。而火浮於外。故赤爲風。肝風入脾。風溼相搏。腸胃津液乾枯。故色黃者便難。然風熱抑遏。脾精不輸。化爲痰飲。然飲乃水類。水主潤澤。故黃色而鮮明者。有留飲也。

論曰。靈樞云。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臟次於中央。六腑挾其兩側。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乃言氣色見於鼻頭上下左右之部位也。素問謂黃赤爲熱。白爲寒。青黑爲痛。是以陰陽分寒熱而言也。又曰。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乃取色之神氣光明潤澤者生。枯雌晦滯者死。越人謂肝主色。入心爲赤。入肺爲白。入脾爲黃。入腎爲黑。自入爲青。乃以肝邪傳乘五臟。而顯五色。若見五色。吐下之五色。喜五色。惡五色。皆屬肝邪致病之常。若非肝氣入於他臟。則他臟之色不現。故凡內傷外感。虛實寒熱之病。而現五色者。必挾風木在其中矣。金匱以鼻頭觀五色。定五臟之徵者。因鼻屬脾土。而金木火水四臟。無土不生。但臟氣皆根於土。故鼻頭色青。乃木水入於土。

故腹中痛。苦冷者死。微黑者。木邪入腎。水熱上蒸。爲有水氣。木邪入脾。則色黃。胸上有寒。木邪入肺。則色白亡血。風邪入心。故微赤非時死。又曰色青爲痛。色黑爲勞。色赤爲風。色黃便難。鮮明有留飲。卽風熱所致之五色。仲景亦不離木邪臨土。標現鼻頭。以取氣色逆順有無。而定吉凶虛實寒熱。誠合靈素難經。當於此三家合參。則備而神矣。

再按難經謂肝主色。乃肝邪入於心肝肺脾腎。則現青黃赤黑白之色。是風木邪氣主病也。然見色而無病者。經謂經有常色。絡無常變之本色也。卽東方甲乙之氣。入於東南西北中。而爲生發之氣。若失其常。則生機化滅矣。故四時無病。皆有之耳。若有病而現色徵者。乃感邪風爲病也。或純一而無別色相兼。卽風木太過。土元虛敗。乃爲生氣將竭之徵。所以至危之證。必觀氣色生剋而定吉凶。然難經有肺主聲。心主臭。脾主味。腎主溼。肝主色。乃彼此互相而生。互相而殺。謂之顛倒五行。卽經五五二十五陽之義。若能明此靈素、難經、金匱望聞問切之情。方可稱軒岐門下客也。

聞聲

師曰。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

此以聲辨上中下三焦受病。卽聞而知之者也。語聲寂寂然。乃雖有語而其聲不揚。音屬羽角。邪居下焦肝腎。故聲不上徹而寂寂然。蓋肝之在聲爲呼。其病主驚駭。故喜驚呼。腎主靜而主骨。以肝腎互言。知骨節間病也。語聲喑喑然不徹者。乃渾濁遲鈍而聲不速。其音屬宮。經謂聲如從室中言者是也。邪鬱中焦。溼壅氣滯。胸間大氣不轉。聲濁不清。知心膈間病也。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乃尖細長而明亮。音屬商徵。邪居上焦軀殼而高不礙臟腑心肺胸鬲咽喉之氣。故聲徹而速。知頭中病也。

問治未病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當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也。

此有舊疾。復感新邪。當分先後治也。痼者。邪氣堅固難拔。卒者。邪氣驟來而易去也。若病者宿有痼疾。而忽加卒病。務當先治卒病。不使邪氣相併。轉增舊疾。

但久病乃非朝夕可除。須當緩圖。所以後乃治其痼疾也。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卽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准此。

此問答五臟病。當合時令虛實之治也。蓋望聞問切。四診精明。則預知傳變吉凶。故爲上工。而治未病者。乃今病爲已病。病邪乘所勝。後起而爲未病。卽肝病傳脾。脾病傳腎。腎病傳心。心病傳肺。肺病傳肝之義。本篇提肝病爲已病。預防木盛乘脾之未病。故當先實脾。俾脾氣實而金亦王。木得平而不乘脾土爲要。中工不曉相傳脾土之害。不解實脾。惟治其肝。以致木邪臨土。脾病陡起。經謂粗工兇兇。以爲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是也。在四季脾王之月。不受木乘。卽勿補之。其或誤補。是犯實實之戒矣。此言風木時令之實。則當培土之陰。以防木

乘之未病。此下乃明木令之虛。亦當培土之陽。資生營衞而濟肝虛。俾肝氣盛而火亦王。金氣平而不乘於木。亦爲治未病也。後人不明仲景立言。是以肝木一臟虛實。而明五臟之治。概以肝實混統註釋。故復明之。夫肝之病。補用酸者因肝臟藏血。而血虛受邪。故用酸味屬陰。從肝陰之性。而補陰血爲君。經謂補上下者。從之是也。又用焦苦入心養正。使心火不竊母氣爲助。益用甘味之藥調者。甘能入脾。資生營衞。充濟諸臟之虛。而肝得其濟。則金亦平而不伐於木。經謂佐君之爲臣也。因肝虛。故用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而調之。甘入脾者。謂甘熱之品也。又謂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復明木虛而受金寒之暴病。是互時令賊邪淫剋。吉凶在於瞬息之間。所以伐實救虛。乃勝復相制之理。實非縱火刑金。而爲治病之常。若常法以扶其不足。損其有餘。爲肝虛補脾。以防未病。若肝盛誤補。是助木乘脾。而致未病矣。此明肝虛金邪暴傷。故使肝氣盛。則肝自愈。重以前後互言。故曰治肝補脾之要妙。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又囑不可虛虛實實之誤。當以補不足損有餘。而爲治五臟虛實之常。

謂是其義也。然舉一隅而使三隅反。故曰餘臟准此。

論曰。臟氣法時論曰。肝臟用辛補之。酸瀉之。本論謂補用酸。以此觀之。古聖先賢。補瀉不同。孰爲是耶。蓋內經是言寒涼之邪。賊剋肝木。陰凝氣滯。鬱而不伸。而肝爲風木。其性溫而欲散。故用辛溫陽藥散邪。俾邪去則正氣自復。故爲補。乃氣分逆治之法也。金匱乃言肝臟藏血。以陰血爲主。因陰血虛而氣盛化火。氣散不歛。相招外風爲病。故以味酸屬陰滋養陰血而收欲散之氣。則邪自退。乃病發於陽。以陰法救之。故曰用酸補之。仲景是明血分從治。誠補內經之未發也。然以內經反覆推之。則五臟氣血。皆有逆從之治。茲復明之。夫肝藏血爲陰中之陽。其性溫而氣欲散。若血虛者。當以味酸從治而補之。血實者。當以味辛氣涼逆治而散邪。氣虛者。當以氣溫從治而補氣。氣實者。當以氣涼逆治而散邪。心主血。爲陽中之陽。其性熱而氣欲軟。血虛者。當以苦溫從治而補之。血實者。當以辛甘逆治而散邪。陽虛者。當以甘熱從治而補陽。陽實者。當以氣寒逆治而散邪。脾主濕。爲陰中之至陰。其性濕。而氣欲緩。血虛者。當以味甘從治而補陰。血實者。當以味苦逆治而瀉邪。陽虛者。當以甘熱從治而補陽。陽實者。

當以苦寒逆治而瀉邪。肺主氣。爲陽中之陰。其性燥而主氣。氣欲收。血虛者。當以味酸從治而補陰。血實者。當以味辛逆治而散邪。氣虛者。當以氣涼從治而補氣。氣實者。當以氣溫逆治而瀉邪。腎主水。爲陰中之陰。其性寒。其氣堅。陰虛者。當以味鹹氣寒從治而補陰。陰實者。當以味甘氣熱逆治而瀉邪。陽虛者。當以氣熱逆治而補陽。陽實者。當以氣寒從治而瀉邪。此乃五臟寒熱溫涼瘞正氣補瀉大綱之法。若感六淫。又當參邪氣寒熱而補瀉。不可拘定正法矣。今人但言內經氣分寒熱之從治。不究金匱血分而有從治之法。故復表出。

五臟病喜惡

師曰。五臟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爲病。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必發熱也。

此以得惡氣味。辨五臟虛實之病也。心、肝、脾、肺、腎、五臟之體。廼屬寒、熱、溫、涼、濕、之五氣。稟具緩、散、軟、收、堅之五用。苦、酸、辛、甘、鹹之五味。焦、臊、香、腥、腐之五臭。青、黃、赤、白、黑、之五色。然萬物亦具體用氣味。但不似人身之備耳。蓋臟氣不足。則

他臟之氣乘擾。欲求外物之體用氣味。而爲自救。所以五臟病。各有所得者愈。如肝欲酸。腎欲鹹之類。由臟氣之虛也。若臟腑感受外邪。內鬱化熱。則惡外物之體用氣味。故五臟病。各有所惡。卽心惡熱。肺惡寒之類。當隨其所惡之臟。則爲受邪之處。所謂不喜者爲病。乃由臟氣受邪之實也。若臟氣不足。邪氣擾損元氣。則欲求外物之體用氣味相救。故素不應食之物。而反暴思之。邪正兩氣相鬱化而爲火。故必發熱。發熱者。臟腑氣鬱而爲內熱也。蓋難經謂飲食勞倦傷脾。當喜味。仲景雖不言及。但氣味之病。必因飲食勞倦之由而起。當與難經參看則備。

五臟攻法

夫諸病在臟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猪苓湯。餘皆倣此。

此卽前條五臟蘊熱之攻法也。雜病攻法。與傷寒痞滿燥實堅。用陷胸承氣迥別。然傷寒乃無形之邪與有形燥屎熱結於胃。當從下奪。此言心、肝、脾、肺、腎五臟。感受六淫無形之大小諸邪中裏爲病。是非一概使邪腸胃而去。下則徒傷

脾胃。病變不測。是當隨其所得之臟。表裏出入之處而驅。故曰隨其所得而攻之。如邪在心。當瀉小腸。在肺瀉大腸。在脾奪其胃。在腎瀉膀胱乃使表裏相通。出入之門戶而去也。惟有肝膽不通皮毛前後二陰。前人謂膽無出入。惟有和解之法。或借胃腑之路而出。又當審胃氣之虛實而行焉。如渴與猪苓湯者。是以腎之一臟而發明五臟。因邪積於腎。故用阿膠以養肝腎之陰。使臟邪之機向表。澤瀉滑石引導腎間無形之邪。俾從膀胱而出。正所謂當隨其所得而攻之。若心病當用導赤之意。所謂餘皆倣此。蓋經謂攻裏不遠寒者。是邪在胃腑。故以硝黃鹹寒。直攻腸胃。隨其便處而出。此仲景自出手眼。另用甘淡滲洩小便。或從吐下諸法。乃使五臟無形之邪。各從其便處而出。誠補內經未備。開發後學之叚規耳。

猪苓湯

猪　苓去皮　澤　瀉　茯　苓　阿　膠

滑　石各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煑四味。取二升。去滓。內阿膠。烊消盡。溫服七合。日三服，

誤治救逆

問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也。師曰。病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體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體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也。

此病分表裏。治有先後也。問急當救裏救表者。乃病在表而醫反下之。誅伐無過。致傷脾胃之氣。所以下利清穀不止。雖身疼表證未解。當救誤下之逆爲急。不可顧慮表邪。以致內陽下脫。必俟元陽恢復。清便自調之後。急當救表。然表當急救何也。蓋恐內陽初復未充。外邪陷入。又變結胸痞滿耳。

切脈

師曰。病人脈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裏。腰痛背強不能行。必短氣而極也。

此以關脈前後分表裏。而辨內傷外感也。前者。關前寸口脈也。寸口屬陽主表。而浮者在前。邪在於表。卽風中於前之外感也。後者。關後尺脈也。尺脈屬陰。主

裏。而浮者在後。爲病在裏。卽內傷精血之病也。兩尺主腎。其脈貫脊。陰虛陽盛。則見脈浮。精血虛而受邪。痺着不行。不能上貫於脊。腰痛背強不能行。精虛不能攝氣歸源。氣反上逆。故短氣而急也。

厥

問曰。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此爲有陽無陰。故稱厥陽。

此卽內經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是也。陰衰於下。陽無所附。孤陽挾邪。獨厥於上。爲厥陽獨行。蓋有陽無陰者。乃非全無陰氣。但陰虛不能維持陽氣之謂耳。

問曰。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爲實。滑則爲氣。實氣相搏。血氣入臟卽死。入腑卽愈。此爲卒厥。何謂也。師曰。脣口青。身冷。爲入臟卽死。如身和。汗自出。爲入腑卽愈。

此卒厥脈與證也。寸脈主上爲陽。沈爲裏實。大爲陽盛。滑爲陰中陽氣有餘而上逆。逆則陰陽之氣相並於上。爲實氣相搏。血氣入臟者。卽邪氣入臟也。邪旣入臟。堵塞經隧。神明無主。卒倒無知。謂之卒厥。若脣口青。身冷。卽是邪氣入臟。堵塞血氣。神機不能出入。臟氣垂絕。所以主死。經謂血氣並走於上。則爲大厥

暴死是也。若身和汗出。乃邪氣入腑。閉塞腑氣不得出入。一時卒倒。非臟絕之
比。頃時陽機外達。邪氣隨之外洩。故知入腑即愈。

問曰。脈脫入臟即死。入腑即愈。何謂也。師曰。非爲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瘡。從
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即死。

前云寸脈沈大而滑。血氣入臟入腑。而爲卒厥。此云卒厥。有脈脫入臟即死。入
腑即愈之辨也。脈脫者。非虛脫之脫。乃邪氣堵塞正氣不行經隧。脈道不鼓。而
似脫也。夫邪氣入臟。塞閉經隧。氣脈不行。營氣不通。則唇口青。身冷。但邪進而
不退。臟氣敗傷。故主死矣。入腑脈脫者。邪氣壅於經絡。脈氣不行。臟氣內守而
不傷敗。故身和暖。而陰陽進退。氣機轉動之時。腑氣冲和。送邪外出。汗出即愈。
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邪從內發於外。洩而不進。故可治。若從四肢
流來入口者。邪往內入。進而不洩。臟氣傷敗。故不可治。此示凡病在表爲輕而
易治。入裏者深重。則難治也。

論曰。經謂厥則陽氣並於上。陰氣並於下。陽並於陰。則火獨光。陰並於陽。則足
寒而脹。又謂血之與氣。並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反則生。不反則死。又

謂內奪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又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又厥逆爲病。足暴淸。胸若將裂。腸若刀切。煩而不能食。脈大小皆濇。然厥證雖多。要皆不出陰陽偏勝。氣逆則一也。又謂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乃陽衰陰逆。手足厥冷也。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乃陰虛火逆。手足大熱也。二者因酒色內傷。偏虛脾腎陰陽之氣發病。若見氣逆面紅。卽便爲厥。弗執必欲手足厥冷。身體強直。方謂之厥。此爲陰陽兩大法門耳。金匱謂厥陽獨行。有陽無陰。正此之熱厥也。經又謂令人腹滿。或暴不知人。是卒倒無知。身形如尸。乃邪正之氣。閉逆不通而厥。卽扁鵲治虢太子之尸厥。俗謂之類中風。金匱謂之卒厥。唇口青。身冷。爲入臟卽死。身和汗出。爲入腑卽愈。經有巨陽之厥。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仆。陽明之厥。顚疾欲走呼。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少陽之厥。暴聾頰腫而熱。脇痛。胻不可以運。太陰之厥。腹滿䐜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臥。少陰之厥。口乾溺赤。腹滿心痛。厥陰之厥。少腹腫痛。腹脹。經溲不利。好臥。屈膝。陰縮腫。胻內熱。此皆經絡臟腑受邪。氣逆而爲之厥。非手足寒冷卒倒之比。仲景詳於傷寒厥陰。夫厥陰傷寒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

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乃肝氣逆胃。胃氣不和之厥。卽內經氣逆之實厥。若四逆吐蚘。乃虛寒之厥也。故治厥證。當以內經仲景諸書合參則備。後人不按經旨。臨證模糊。但以痰食寒熱氣厥。混言妄治。不惟無益。矇蔽後人。故續表出。

喘息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欬。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吐沫。

此言喘息。有痰氣、肺脹、肺痿、之別也。心中者。卽胸中也。風寒挾痰摶結胸中。肺氣逆而呼吸不利。故息搖肩者。爲心中堅。若無痰飲摶結。純是風寒傷肺。氣逆於上。則息引胸中。爲上氣者欬。乃屬肺脹也。若張口短氣者。是肺熱葉焦。氣弱不振。津液化而爲涎。上溢於口。故吐涎沫。謂之肺痿矣。

師曰。息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則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遠當作遲字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

此辨喘息分虛實。定可治與不可治也。息而微數。卽氣息微而喘促也。因外邪

而挾痰食燥屎鬱結。上中二焦之氣。滯而不能上通下達。故息而微數。病在中焦爲實。故當下之則愈。設無痰食燥屎阻滯而息微數。卽營衛虛敗。氣不歸源之虛喘。故爲虛者不治。而又以呼吸之遲促。分治心肺脾肝腎虛之據。然心肺居上爲近。若心肺之氣。虛而不能納氣歸源。其吸必細短而促。肝腎居下爲遠。若肝腎下焦陰虛。不能攝氣歸源。其吸必長而遲。故喘病屬實者。可用下法爲易愈。若上中下三焦元氣虛憊所致者。瀉之則愈損。補之則不及。故皆難治。見呼吸動搖振振者。是陰陽營衛俱敗。惟存一線浮游之氣。逼迫呼吸。頃刻垂絕。故不治也。

論曰。經謂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內實。壅滯之逆也。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乃肺之皮毛受邪。而絡脈逆也。不得臥。臥則喘者。是肺腎受邪。水氣之客也。皆明邪實致喘。而未言虛。本論謂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欬。是辨上焦之實。息張口短氣之肺痿。是辨上焦之虛。息而微數。是辨中焦之實。更以上焦之虛而吸之促。下焦之虛而吸之遲。呼吸動搖振振者。爲虛敗之證。金匱有虛有實。今業醫者。詳參金匱以備用。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二

痙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痙。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名曰柔痙。

此以風寒二證。辨定剛柔二痙也。痙病由於太陽受寒。重感溼邪。或傷風受溼而變爲痙。故提太陽發熱。無汗反惡寒之寒傷營證爲剛痙。發熱。汗出不惡寒之風傷衞證爲柔痙。然未具低頭視下。脊強反折。仲景遂爲痙者。何也。蓋欲明其無汗惡寒。營實爲剛痙之始。有汗不惡寒。衞虛爲柔痙之先。故揭此二條。著其要領也。

太陽病。發熱。脈沈而細者。名曰痙。爲難治。

此明痙病必挾溼也。太陽病發熱。卽寒傷營分。而脈沈細。不見下利手足逆冷。

是非裏寒外熱之比。乃太陰溼盛溼於太陽。滯凝氣血經筋。將來背反張硬。或低頭視下。發如癎狀。勢必卽至。所以未兆之先。直斷爲痓。此太陽而見太陰賊尅之脈。故曰難治。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痓病也。若發其汗者。寒溼相得。其表益虛。卽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脈如蛇。暴腹脹大者。爲欲解。其脈如故。反伏弦者痓。　夫痓脈按之緊而弦。直上下行。脈經云痓家其脈伏堅直上下

此言治痓不可大汗也。寒溼淫於太陽經筋。格陽於上。身熱而足寒。太陽經脈受邪。則頸項強急。寒溼居下。陽不下達。足寒而頭熱。太陽而兼陽明。故面目赤而卒口噤。太陽與督脈風爲主病。獨頭動搖。背反張而爲痓病。蓋痓乃經筋陽虛而受陰溼。治之不可大發其汗。汗則氣傷而邪反不去。寒溼相得。反爲留連。致表益虛。而惡寒甚。陽傷溼盛。則脈堅勁。動猶如蛇。乃譬搏紐奔迫之狀也。暴腹脹大者。似乎邪傳太陰。暴煩自利。欲解之徵。若其脈仍如故。而反伏弦。要知汗傷其陽。邪氣內傳而爲太陰痓矣。　太陽經筋。原挾督脈而行。筋受寒溼。

脈緊弦而強直上下。經謂督脈爲病。脊強反張。正指此痓而言也。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痓。　夫風病下之則痓。復發汗必拘急。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痓。

此三條。乃明他病汗下不當。則變痓也。太陽病。是當發汗散邪。然過汗。則傷津液氣血。經筋無養。血枯攣縮。則爲痓矣。　風病下之。則傷陰血。血不濡筋。以故作痓。復發其汗。又傷陽氣。以致陰陽津液俱傷。不能榮養筋脈。勢必拘急而爲痓也。瘡家營血素虧。若發其汗。更傷血液。筋脈無養。則成痓矣。以上或治他病。汗下之後而變痓者。務必參明此意。施治則善。

痓病有灸瘡。難治。

此有灸瘡致痓也。灸瘡乃用艾火燃之。百脈炅通。經穴疎暢。血氣因膿而虧。汗吐下三法。皆不能施。故曰難治。

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几几然。脈反沈遲。此爲痓。括蔞桂枝湯主之。

此出柔痓之方也。太陽證備。身體強。故爲痓病。几几然者。如短翼之鳥。欲飛而不能飛之狀。是兼陽明矣。然風少溼多。侵於肌肉。以致脈沈。溼鬱氣滯。脈則遲

矣。若以太陽較之。其脈當浮。此得太陰痙脈。故脈反沈遲。此之沈遲。必然有力。非虛寒軟弱之比。故為病痙。然雖不言有汗之柔痙。此用桂枝湯和營衞而解太陽衞分之邪。括蔞能清胸膈之熱。不出有汗風傷衞之大法。可以意會。

括蔞桂枝湯

括蔞根三兩　桂　枝三兩去皮　甘　草二兩炙　芍　藥三兩

生　薑三兩切　大　棗十二枚劈

右六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煑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痙。葛根湯主之。

此出剛痙之方也。太陽病無汗。是同寒傷營證。但濕鬱膀胱。氣化不行。故小便反少。邪入陽明。則氣上衝胸。而口噤不得語。故曰欲作剛痙。此太陽而兼陽明經腑。大筋受邪。所以無汗。故用桂枝湯和營衞。加葛根麻黃。汗解太陽陽明兩經寒痙之邪也。

葛根湯

葛　根四兩　麻　黃三兩去節　桂　枝二兩去皮　甘　草二兩炙

芍　藥二兩　生　薑三兩切　大　棗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煑麻黃葛根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痙爲病。胸滿口噤。臥不着蓆。脚攣急。必介齒。可與大承氣湯。

此太陽陽明之痙也。太陽之邪內入。爲胸滿。並侵陽明經筋。則口噤。臥不着蓆。脚攣急者。太陽角弓反張之變辭。介齒者。陽明口噤之變辭也。此太陽陽明兩經合爲痙病。故曰可與大承氣。僅疏陽明之邪耳。尙論謂太陽之邪。並兼陽明。其勢非緩法能解。用大承氣使太陽陽明之邪。盡從中土而出。蓋大承氣由胸至胃腸。而陽明邪去。勢如奔馬。若太陽之邪。未必盡由中土而出。表反內入。不爲害乎。詳仲景是欲狹小其制。惟疏陽明之邪。故曰可與。亦商酌之意。讀者詳之。

大承氣湯

大　黃四兩酒洗　厚　朴半斤炙去皮　枳　實五枚炙　芒　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煑枳朴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煑取二升。去滓。內芒硝。

更上微火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論曰。痓乃強直之貌。始因太陽感受風寒。更兼溼邪粘着經筋。故為痓病。經謂諸痓項強。皆屬於溼也。然寒溼相合為剛痓。風溼相合為柔痓。但發於太陰溼令。膀胱受邪。而有六經傳變虛實寒熱多少之分耳。如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而病痓者。乃血虛受風成痓。後人更名產後驚風。失其旨矣。本論首條發明無汗為剛。有汗為柔。次以太陽發熱而脈沈細。是兼太陰寒溼。土來尅水。故為難治。三條出其痓證之備。又戒發汗而傷其陽。又謂太陽病。發汗過多者。風病下之者。瘡家身疼者。痓病有灸瘡者。乃他證之戒。是非遂為痓矣。以栝蔞桂枝葛根二湯發明表證虛實之治。而傳變諸證。使人倣此消息活法治之。有竹葉湯加附子。以治產後頸項強。乃陽虛溼盛之痓。大承氣湯。或見內實。原有疏解。非為攻下而設。示此諸法。明其大綱。而令人觸類旁通。以虛實寒熱。臨證化裁為尙。勿以三方定治二痓之法為盡耳。蓋方中行傷寒條辨。謂小兒角弓反張。手足抽搐。後世兒科捻名驚風誤治。謂非驚風。亦為痓病。余詳此乃少陰少陽客氣所至。為驚為癎。感冒熱邪所致。實非驚風。並非痓病。故詳及之。

再按本論以太陽病。有汗表虛爲柔痙。無汗表實爲剛痙。是以虛實而定剛柔。其辨最切。後人妄以角弓反張爲剛。低頭視下爲柔。謬之甚矣。經謂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俛不伸。乃指胸背而言也。殊不知太陽經筋行身之背。挾脊並督脈上行巔頂。寒痙侵入大筋。故顯軟短拘急。而爲角弓反張。無汗故爲剛痙。而有汗則爲柔矣。陽明經筋行身之前。故低頭視下。肘膝相搆。若有汗爲柔。而無汗則爲剛矣。及至傳進三陰經脈。皆行於裏。但見拘急肘膝相搆。俛而不仰。並無角弓反張之勢。豈不爲痙乎。然剛柔誠因表之虛實。汗之有無爲的。若以俯仰辨之。即如少陽經絡行身之側。一手一目斜視抽搐。而無俯仰。以何辨別剛柔。讀者詳之。

溼

溼家之爲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黃也。

此概言傷溼之病也。經云。溼淫所勝。太陽受邪。流於關節肌表之間。血凝氣滯。則一身盡疼發熱。邪正鬱遏。化爲溼熱。蒸騰發越於肌肉皮膚之間。故顯爲黃。

然溼爲陰邪。以陰從陰。感於血分。身色猶如熏黃。若風邪入於陽明衞分。黃如橘子色矣。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沈而細者。此名中溼。亦曰溼痹。其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此中溼表裏並言也。溼淫所勝。流於太陽關節。營氣不和。則關節疼痛。陽鬱不伸。故發煩也。蓋溼傷陰土。脾陽氣滯。脈當沈細。則爲中溼。若胃家陽土受邪發熱。脈緩浮大。迺爲傷溼矣。然溼傷於營。粘着不移。故曰溼痹。膀胱氣化不行。故小便不利，邪流大腸。則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使周身之溼。皆從小便而出。乃溼淫於內之正治也。

溼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溼。故鼻塞。納藥鼻中則愈。

此溼淫於上。與溼從下受不同也。溼邪感於太陽。與肺氣相合。氣鬱於表。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也。邪居於表。故脈大。自能飲食者。腹中和而無病。當責病在頭中寒溼。寒溼者。以溼屬陰故也。蓋鼻爲肺竅。肺氣受溼則鼻

塞。故當納藥鼻中。搐去黃水。俾肺氣通調。大氣一轉。肌腠開而痙痺解矣。

痙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爲宜。愼不可以火攻之。

此傷痙之方也。寒痙居表。營實陽鬱。故無汗而身煩疼。須得微汗則解。所以麻黃湯加白朮。取微微似汗。則表痙俱去。朮得麻黃燥痙安土之功。更是。若以火攻。必致大汗淋漓。陽脫邪陷。爲患不淺。故當戒之。

麻黃加朮湯

麻黃三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甘草一兩炙　白朮四兩
杏仁七十個去皮尖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

痙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覆被向火。若下之蚤。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上有寒。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此言表痙誤下。邪陷之變也。痙痙所勝。痺着太陽。身背則強。鬱遏陽氣不得下達。氣反上蒸。故頭汗出。若太陽病不發熱。背強欲得覆被向火。乃屬衛虛痙盛。

則當溫經散邪爲正。此不溫經而反下之。痙邪乘虛陷入胸間。則噦而胸滿。與結胸痞氣頗同。胸邪拒格。肺不通調。故小便不利。熱蒸津液。膩滯於舌。則舌上如胎。實非胎也。下則傷陰。陰傷則火盛於下。爲丹田有熱。邪陷於胸。爲胸上有寒。寒卽痙也。邪格陽氣在上。燥爍津液。則渴欲得飲。而痙陷胸中制燥。故不能飲。但口燥煩也。

痙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此痙家誤下致死也。中痙之人。內陽必虛。痙邪在表。但欲微微似汗而散。經謂痙痓所勝。治以苦熱。佐以酸淡。燥泄痙邪。內經之正法也。誤以峻劑下之。徒傷脾腎之氣。陽從上脫。則額上汗出而喘。陰從下脫。則二便滑利不止。故皆主死。論曰。金匱方論六條。以痙痓所勝。膀胱受邪。顯一身盡疼發熱。身如熏黃。乃邪正鬱蒸之證也。關節疼痛而煩者。太陽表邪而兼太陰裏證。背強欲得覆被向火者。陽虛痙盛爲寒痙。而兼誤治之變。然邪從外入。須從外出。故用麻黃加朮湯。開腠通陽燥痙。而爲治病之常。若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非傷太陽。乃痙傷於上。故納藥鼻中。取嚏散邪。因病變法亦變矣。蓋痙邪傳裏。經有

痙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若痙熱爲病。當易苦寒。是爲正法。不似傷寒施攻下。致傷中氣。輕變則爲胸上有寒。丹田有熱。重則上焦陽脫。額上汗出喘。下焦陽脫。則前後二便自利。故皆主死。此乃仲景欲人以表裏寒熱虛實證。常變之法。臨證化裁處方。爲治病之權衡。非僅麻黃等湯。遂爲一定之法

風溼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溼。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此風溼兩傷表實之方也。風傷於衞。溼傷於營。邪在太陽陽明兩經營衞之溼。則一身盡疼。風則發熱。經云。地之溼氣。感則害人皮肉筋骨。然溼多風少。於肌肉。內連胃腑。故日晡申酉陽明王時則劇。蓋汗乃屬溼。汗出未乾。當風冷。風汗乘虛侵入。風溼合而成之。故曰汗出當風。久傷取冷所致。但無汗爲實。用麻黃開腠通陽。以驅營中之邪。甘草和中。薏苡淡燥陽明風溼。而健脾土。杏仁以通肺氣。則二經風溼無不解矣。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麻　黃五錢　杏　仁去皮尖十個　薏　苡五錢　甘　草炙一兩

右剉。每服四錢七。水盞半。煎八分。去滓。溫服。有微汗。避風。

風溼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蓋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溼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溼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溼俱去也。

此治風溼表實不可大汗也。風溼傷於營衞之間。邪正相搏。一身盡疼發熱。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溼陰過盛。陽虛不當發汗。而大發其汗。更傷其陽。風性輕揚易去。溼邪重濁留滯。故不愈也。欲治風溼者。但貴微微似汗。風溼俱去。若汗過多。反致病劇矣。

風溼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

此風溼表虛之方也。脈浮爲風邪在衞。身重爲溼氣在營。風多於溼。表虛不固。汗出惡風。然衞虛不可再汗。所以甘朮去溼安中。黃耆實表散邪。惟仗防己。善驅風溼。固護衞氣之中。略具驅邪之一面耳。

防己黃耆湯

防　己一兩　黃　耆一兩　甘　草炙五錢　白　朮七錢五分

右剉。每抄五錢七。生薑四片。大棗一枚。水盞半。煎八分。去滓溫服。喘者。加麻黃五錢。胃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服後當如蟲行皮膚中。從腰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腰。以下溫。令有微汗差。

風溼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此陽虛邪盛之證也。風溼傷於營衞。流於關節經絡之間。邪正相搏。骨節疼煩掣痛。陰血凝滯。陽虛不能輕蹻。故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也。衞陽虛而汗出。裏氣不足。則短氣。而小便不利。表陽虛而惡風。不欲去衣。陽傷氣滯。故身微腫。然表裏陰陽正虛邪實。故用甘朮附子。助陽健脾除溼。固護而防汗脫。桂枝宣行營衞。兼去其風。乃補中有發。不驅邪而風溼自除。蓋風溼證。須識無熱自汗。便是陽氣大虛。當先固陽爲主。

甘草附子湯

甘　草炙二兩　附　子炮二枚　白　朮二兩　桂　枝去皮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止。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服六七合爲佳。

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搏。骨節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如大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

此傷寒未解。重感風溼之邪也。傷寒八九日。肌表已虛。外邪易襲。重感風溼。營衞不和。故身體疼煩。陽虛不能輕蹻。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者。裏無病而證在表。脈見浮虛濇者。因先發汗而傷陽氣。重襲風溼。痺着三陽。故以桂枝湯去芍藥之酸收。和營衞而去表風。加附子行陽逐溼。以開風溼之痺。若中虛邪陷。逼迫津液偏滲前陰。不潤腸間。則大便堅。小便自利。所以去走表之桂枝。加白朮安中而生營血津液。滋潤腸間之燥耳。

桂枝附子湯

桂　枝去皮四兩　附　子炮去皮三枚　甘　草炙二兩　生　薑切三兩

大　棗十二枚劈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白朮附子湯

白　朮一兩　附　子一枚炮去皮　甘　草二兩炙　生　薑一兩半切

大　棗六枚劈

右五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分溫三服。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卽是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

論曰。經謂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爲痺。可謂邪之繁也。病之盛也。金匱更拈風溼二邪合病。誠補內經之未發。蓋風傷於衛。溼傷於營。營衛兩傷。在表則一身盡疼發熱。內連陽明肌肉。日晡則劇。若流關節。風溼相合而爲歷節矣。然風溼一證。須分溼多風少。無汗而爲表實。風多溼少。脈浮身重。汗出而爲表虛。以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通陽燥溼。而治表實。防己黃耆湯。固腠散邪而治表虛。此乃表證虛實之常也。若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痛劇。汗出短氣。乃溼陰邪盛。內外陽虛。與前常法不同。以甘草附子湯。固護真陽而防陽脫。更有傷寒

表未全解。重感風溼。亦因陽微氣弱。營衛不充。故以桂枝附子湯。行陽勝溼。調中而祛表邪。此與內外陽虛。又不同矣。然風溼發汗。與傷寒發汗亦殊。風性輕揚。溼邪粘滯。但欲微汗則除。不然風去溼存。病變增劇。仲景欲人以營衛陰陽表裏虛實處方。但以四方爲立方之法則可。不可以爲治風溼之常技也。

暍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此言正暑病也。邪之傷人。無有不從皮毛而入。故曰太陽中熱。但汗出惡寒身熱。似乎太陽感冒。而太陽風寒。必無作渴之理。此無形暑熱傷於皮毛。內應於心。心氣熱而汗出。肺氣受傷則惡寒。邪居氣分。故身熱而渴。卽動而得之爲中暑。此暑乘肺金。以白虎湯清金養胃。生津止渴。暑自清矣。

白虎加人參湯

知　母六兩　石　膏一觔碎綿裹　甘　草二兩炙　粳　米六合

人　參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煑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細芤遲。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卽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其汗。則惡寒甚。加溫鍼。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此暑月陰溼鬱遏肌表。外寒裏暑合病也。經云。巨陽主氣而先受邪。凡屬外感。皆從太陽而入。故曰太陽中暍。此由避暑納涼。陰溼外束。暑伏於內。表見發熱惡寒。身重疼痛。而兼溼滯。故脉弦細。或芤遲而虛也。夫小便必得膀胱氣化則出。故小便時。而氣化下行。皮毛失其護衞。故小便已。洒洒毛聳。手足逆冷。若小有勞。擾動內暑。發越於外。而身卽熱。蓋腎主骨。齒乃骨之餘。暑傷腎水。不能上制心火。爍乾口齒。故口開前板齒燥。夏月陽氣疎洩。膀胱氣虛受邪。設發其汗。更傷其陽。則惡寒甚。若溫鍼。反助內暑。故發熱甚。而下則傷陰。陰水耗而小便則淋。此卽靜而得之。內外合邪。表同外感。當以辛涼解表。甘寒清裏。卽後人所用香茹飲之類。不似傷寒而用甘熱發表。故汗下溫鍼。在所必戒耳。

太陽中暍。身熱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

主之。

此傷暑之時。非傷暑邪也。太陽氣虛則受水邪。陽氣抑鬱。身熱疼重。而脈微弱。以故汗法難施。惟宜瓜蒂湯湧吐其邪。俾胸中大氣一轉。膀胱與肺氣開洩。通調水溼自從汗便兩解。乃精義入神之妙法也。

一物瓜蒂湯

瓜　蒂二十個

右剉。以水一升。煑取五合。去滓頓服。

論曰。經謂氣虛身熱。得之傷暑。暑傷於表也。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者。傷於裏也。後夏至日爲病暑者。時令暑病之常也。本論謂中暍汗出惡寒。身熱而渴者。暑傷元氣之正病。以白虎湯益氣清金。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疼痛。其脈弦細芤遲者。內暑而兼陰溼之變也。身熱疼重而脈微弱。夏月傷水者。乃傷暑之時。非傷暑之邪。以瓜蒂湯乃病變法亦變矣。故治暑病須合內經金匱常變之法。則備。

霍亂

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

此言吐而瀉利。謂之霍亂也。內積痰飲、飲食。或挾外邪。內外合邪爲病。前人列於傷寒論中。今移於此。然霍亂雖因外邪。却在夏末秋初。四時間或有之。實因內蓄積飲傷食。而受風寒。肝脾不和。陡然上吐下瀉。故爲霍亂。下條頭疼發熱。乃兼表邪也。

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

此言霍亂。而帶表證也。發熱頭痛。身疼惡寒者。外感風寒表證。風寒乘胃而夾痰飲食積。鬱遏正氣不得宣行。陡然上吐下瀉。謂之霍亂。若吐利已止。復更發熱。乃裏氣和而表邪未解。當從傷寒解表之法。或無表證。但有腹痛吐利。此爲小邪入裏。當以和裏爲主。

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五苓散方 見痰飲

此言霍亂。須分寒熱而治也。頭痛發熱身疼痛者。風寒傷於表也。外風而挾內

熱食痰。以致吐利。必欲飲水。當以五苓兩解表裏。使邪從汗出。裏邪卽從小便而去。不欲飲水者。寒多無熱。胃陽氣虛。當以理中丸溫中散寒爲主。此以表裏寒熱。辨證治病。則霍亂一證畢矣。

理中丸

人參　甘草炙　白朮　乾薑已上各三兩

右四味。搗篩爲末。蜜和丸。如雞子黃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夜二。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加減法

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四兩。　吐多者。去朮。加生薑三兩。　下多者。還用朮。　悸者。加茯苓二兩。渴欲飲水者。加朮足前成四兩半。　腹中痛者。加人參。足前成四兩半。　寒者。加乾薑。足前成四兩半。　腹滿者。去朮。加附子一枚。　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有汗。勿發揭衣被。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

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方見少陰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卷三

百合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論曰。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嘗默默。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欲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每溺時頭痛者。六十日愈。若溺時頭不痛。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溺時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後見者。各隨證治之。

蓋詳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乃人身五臟六腑。十二經絡。皆致其病。然雖臟腑百脈皆病。終不離乎肺主氣。心主血。心營肺衛受邪也。夫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晝日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邪氣隨其營衛。流行經脈臟腑。朝會氣口。

以故見證不一。爲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若邪氣淫於胸中。連及上脘。則意欲食復不能食。走於肝腎。故常默默。傳入太陰脾胃。故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邪去於胃。飲食或有美時。壅抑胃氣不伸。則不欲聞食臭時。熱流於腎。故如寒無寒。虛邪鬱抑心包三焦。故如熱無熱。轉於膽腑。則生口苦。流於膀胱。並入小腸。故小便赤。然藥入此臟而邪往彼臟。藥力不能追病。所以諸藥不能治。反傷胃氣。得藥則劇。胃中營衞之氣不和。吐利如有神靈。外無表熱。身形如和。脈微數者。數爲陰虛。微屬氣弱。要知邪正氣血皆虛。纏綿爲病矣。以上諸證。非一日盡現。是數十日移易而見證。若始起於肺。遺與膀胱。則子母之氣合病。然膀胱之氣。下達則溺。而溺時邪鬱於巔。不能下達。故每溺時頭痛。然膀胱太陽屬寒水之經。當以地六成之之數定期。則當六日氣更轉過一臟。應當六十日。終於五臟六腑。故頭痛者。六十日愈。若邪氣積於肺之皮毛。而溺時通泄肺氣。故淅淅然。因肺之經脈。而不上頭。故溺時頭不痛。但洒洒然矣。以地四生金之數應之。四日氣更轉過一臟。當行四十日。終於五臟六腑。故頭不痛而淅淅然者。四十日愈。若邪鬱心包。而木火通氣。邪倂於肝。故作頭眩。溺時則小腸之氣下通。

而心氣亦通。故溺時快然。以地二生火之數應期二日氣更轉過一經。是當二十日。終於五臟六腑。故快然於胸中。曰愈者。寒邪未入臟腑。所以病而易退。或初起有寒無寒。後只如熱無熱。故四五日而出此胃脘。治感冒六淫之病。以汗吐下虛其正氣。餘邪藏伏營衛之中。故二十日一月後見病。是當隨證治之。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

此治百合病之要法也。邪正兩虛。微邪伏於營衛。邪正流行而病。當分陰陽。以施救治。陰陽者。卽心營肺衛之氣血也。病見於陰者。邪從陽分傳入於陰。必當先清氣分之邪。使氣邪清而不傳於陰。陰陽氣和而旋運。陰邪不能粘滯。則邪解而病自愈。故曰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若邪在陽。則陽盛陰虛。當濟其陰。以和其陽。使邪自去而熱自退。故曰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設不以見陰和陽。見陽和陰。而見陽反攻其陰。復發其汗。見陰反攻其陽。而復下之。逆施倒行。誅伐無過。陰陽盡傷。故爲逆也。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

此未病而預見之方也。不經吐下發汗而病形如初。乃始起病時。就顯如寒無寒。如熱無熱。是因氣血素虛受邪。以隨經脈流行臟腑。而現諸證。若拘證治證。則藥至此而邪往於彼。必無取效。矧不因吐下發汗而得。是無偏陰偏陽之可責。不必守其經證而治。但和心營肺衛之病源。俟源清則病自退。故用百合味苦氣涼入肺。以清氣熱。生地黃入心補血而涼血熱。同泉水補陰而抑陽。使陰陽和而積熱並瘀血。自從大便而去。故曰當如漆也。

百合地黃湯

百　合七枚　生地黃汁一升

右以水洗百合。浸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當如漆。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此病久不解。變渴之方也。一月不解。邪火偏熾而鬱於胃。消耗津液。肺胃熱燥。所以變渴。邪氣不隨營衛流行。痺着胃中。又非百合病之常治矣。病雖在胃。始終百脈一宗而爲治法之綱。故用百合漬蒸漿洗皮。用以清氣血統領之師。而

助淸肅之令。乃調肺臟。俾邪氣不入。諸證自瘳。食以煮餅。而調養其胃。勿以鹽豉。恐其引入血分故也。

右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餅。勿以鹽豉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蔞牡蠣散主之。

此用洗方渴不差而出方也。洗方乃獨調肺胃受邪。此母病子亦病。邪連下焦。腎與膀胱。氣熱水虧。因氣鬱不舒而上熱不散。故洗之而渴不差。更用栝蔞根。淸肺止渴而生腎水。牡蠣收陰補腎。又瀉膀胱之熱。俾子母相生。陰長陽消。渴自止矣。

栝蔞牡蠣散

栝蔞根 牡蠣熬等分

右爲細末。飮服方寸匕。日三服。

百合病。變發熱者。百合滑石散主之。

此邪鬱肺氣爲病也。邪滯肺氣。壅逆不流。故變發熱。方用百合。獨淸肺氣之熱。滑石甘涼。以利諸竅。使膀胱與肺。子母氣和。上通下達。便當微利。邪從膀胱而

去。熱自除矣。

百合滑石散

百　合炙一兩　滑　石二兩

右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當微利者止服。熱則除。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此下皆指二十日一月後見病之方也。先因感冒六淫之病。發汗而傷肺胃津液。餘邪未徹。淫舍營衛之間。故成百合病也。然肺氣熱而腎水則虛。膀胱之氣亦熱。故用泉水同百合。養陰而清肺熱之源。同知母以養腎水而瀉膀胱之熱。清金生水。肺得通調。膀胱之氣得化。病則愈矣。

百合知母湯

百　合七枚　知　母三兩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後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百合病。下之後者。滑石代赭湯主之。

此下後變病之方也。下傷腎與膀胱之陰。邪陷膀胱。邪正化而爲熱。流行臟腑。故致百合病也。此卽見於陰者。當以陽法救之之證。故用泉水同百合。先清肺氣上源之熱。而生腎水。俾膀胱之熱亦清。同百合代赭。鎭逆養血。而和營衞。以滑石通陽而利諸竅。邪從小便去矣。

滑石代赭湯

百　合七枚　滑　石三兩碎綿裹　代赭石如彈丸大碎綿裹

右先以水洗百合。浸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別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後合和重煎。分溫服。

百合病。吐之後者。百合鷄子湯主之。

此吐後變病之方也。吐傷胸胃之陽。津液亦傷。微邪以隨衞氣流行。而成百合病也。故用泉水同百合。專清肺氣之熱。鷄子黃同泉水。清熱而補胸鬲陽中之陰。俾陰陽和而邪自散。病則解。正謂病發於陽。以陰法救之之證也。

百合鷄子湯

百　合七枚　鷄子黃一枚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鷄子黃攪勻煎五分。溫服。

狐惑病

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嗄。甘草瀉心湯主之。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蝕於肛者。雄黃熏之。

此溼熱致病也。狐惑者。外感風邪。而挾木火相合脾胃之間。風溼相搏。鬱蒸爲毒。充斥流溢臟腑喉肛。隨處鬱結。腐化氣血爲蟲。故曰蝕於喉陰上下等處。然風溼相蒸。身表發熱。狀如傷寒。邪入肝腎。則默默欲眠。而肝竅開於目。肝熱上壅。目不得閉。邪乘於胃。臥起不安。蝕於喉者。連及心肺。所以爲惑。謂熱淫如惑亂之氣。感而生惑也。蝕於陰者。連於肝腎及肛。所以爲狐。謂柔害幽隱。如狐性之陰也。邪氣流溢。壅鬱於胃。不欲飲食。惡聞食臭。蓋陽明經脈循面入目。而肝主色。肝風以挾心火。乘入胃間。循經上逆於面。氣血不利。或疎或滯。則面目乍

赤乍黑乍白。蝕於喉間。連及肺氣。閉而不通則聲嗄。故用瀉心湯之芩連半夏。專瀉風溼痰熱。乾薑苦溫。散除脾胃之溼。而爲嚮導。以參朮甘棗。健脾養胃。使中氣不衰。升降之機得轉。則邪氣得瀉。若蝕腎間。腎水不能上供而咽乾者。用苦參煎水。外洗裏服。以燥陰分之溼。卽殺蟲去風之義也。或蝕大腸肛門而用雄黃熏之。亦取驅風燥溼殺蟲解毒之意耳。

甘草瀉心湯

甘草四兩炙　黃芩三兩　乾薑三兩　半夏半升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劈　人參三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煑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苦參湯

苦參一升。以水一斗。煎取七升。去滓。熏洗。日三服。雄黃一味爲末。筒瓦二枚。合之。燒向肛熏之。

病者。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臥。初得之。汗出。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眥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豆當歸散主之。

此風溼內鬱爲病。將成狐惑之機也。脈數無熱微煩。是表無熱。而裏有熱矣。風鬱肝腎之氣不升。故默默但欲臥。溢心則汗出。然初得之時。邪氣還在於上。三四日風熱氣壅於目。病在氣分。則目赤如鳩眼。至七八日。邪氣深入營血。壅滯不利。故目四眥黑。若能食者。風溼不乘於胃。乃流於腸。壅逆腸中血氣不利。而成腸癰臟毒之類。故謂膿已成。用赤小豆去溼清熱。而解毒排膿。當歸活血養正。以驅血中之風。漿水屬陰。引歸豆入陰。驅邪爲使。斯治風溼流於腸胃而設。非狐惑之方也。

赤豆當歸散

赤小豆（三升浸令毛出曝乾）　當歸（十兩）

右二味。杵爲散。漿水服方寸七。日三服。

陽毒陰毒

陽毒之爲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主之。

陰毒之爲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

鱉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陽者。在天爲氣。風暑火也。感於人身陽經氣分。猶似風傷衞證。未經發散。傳至陽明多血多氣之腑。羈留日久。壅滯營衞不通。血氣大熱。機將熱腐。則發陽毒。至在於肌肉皮膚之間。故面赤斑斑如錦紋。陽火內逆上冲。而咽喉痛。邪熱蝕喉侵血。則唾膿血矣。然定五日可治者。五乃土數而爲一候。土氣衝和。營衞未至殘敗。故爲可治。若經七日。陰機化滅。陽氣獨盛。致於自絕。故不可治。方用升麻鱉甲湯之升麻甘草。皆入陽明氣分。升散風熱之邪。雄黃以搜肝木諸臟之風。而和中解毒。然陽熱過盛。必傷陰血。而發於陽者。當以陰法救之。故用當歸鱉甲。擅走肝經。滋陰活血而宣風鬱。卽風氣通肝。血足風滅之義也。木火通氣。風鬱於中。勢必挾同相火上炎爲毒。故以蜀椒分導火熱下行。納歸其根。風邪則能上行。而從汗出解也。　陰者。天之殺氣。卽寒濕燥也。感於人之陰經血脈。猶似寒傷營證。未經發散。邪正相搏。羈留日久。一身營血受傷。凝濇不通。旋運之機不轉。營血大熱。機將熱腐。則肌肉面目皆青。身痛如被杖。而爲陰毒。熱毒上升。無所發越。冲於咽喉。故痛也。至於五日一候。土氣冲和。營衞未至傷敗。故爲

可治。若經七日。陽氣鬱極。陰血殘敗。不可治矣。然陰毒者。非陰寒之陰。卽陰血受寒爲陰而血凝不散。故成陰毒。非關氣分受風。故去雄黃之燥。不挾相火內炎。故除蜀椒之熱。但用升麻甘草。升散陽明血中之毒。當歸鱉甲。養陰宣血和肝。俾微汗出而毒自解矣。後人不解其義。視爲陰寒直中。變爲陰毒。擬用霹靂散、正陽丹。皆是未入仲景籓籬耳。惟元時王安道。辨非陰寒直中。可謂言直理正。惜其又云。天地惡毒異氣。混淆未明。使後人無所措手。近代徐註。亦謂直中陰寒。久而不解爲毒。然陰寒直中。頃刻真陽敗散而死。豈待久而不解。結成陰毒者乎。若陰毒果屬直中陰寒。仲景豈不知驅陰救陽爲急。反於升麻鱉甲湯中去雄黃之燥。蜀椒辛熱之理哉。試觀方後云。服後。老小再服。取汗。欲洩其毒。此意甚明。若屬陽虛陰寒。豈有取汗而反傷其陽。註家不察立言之意。故釋鄙語而辯之。

門生施學圃曰。少陰所至。爲瘍疹身熱。少陽所至。爲嚏嘔瘡瘍。乃時令風熱化爲斑疹。非陽毒也。金匱謂面赤斑斑如錦紋者。是感風寒。未經發散。凝滯氣血。外傷皮膚肌肉。內潰臟腑營衛氣血。生死立判。謂之陽毒。與內經不侔。故予表

之。

升麻鱉甲湯

升麻二兩　蜀椒一兩炒去汗　雄黃五錢研　甘草二兩

當歸一兩　鱉甲手指大一片炙

右六味。以水四升。煑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汗。陰毒。去蜀椒、雄黃。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卷四

瘧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師曰。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鍼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

脈之浮大遲數弦緊。而分表裏寒熱陰陽虛實。爲治瘧之綱也。瘧乃風寒各半兩傷營衛。邪正相搏。更盛更虛。故顯往來寒熱。而謂之瘧。然風氣通於肝。所以瘧脈自弦。或見遲數不弦。乃偏暑溼燥火之邪。不因風邪主病。若弦而兼數。乃陰虛陽盛。則多熱。弦而兼遲。乃陽虛陰盛。則多寒。弦小緊者。寒實之邪居於裏。故下之差。弦遲者。風挾虛陽而寒發。故可溫之。弦緊者。寒邪偏多而深居營分。寒凝表實。故可發汗。或針灸。浮大者。風邪偏多。衞分主病而淺。風性輕揚上浮。

故可吐之。弦數者。風多而資木火。謂之風發。邪乘於胃。消爍津液。熱渴煩寃。當以甘寒飲食而救胃中津液。煩渴則止。卽蔗漿梨汁之類。故曰消息止之。

陰氣孤絶。陽氣獨發。前熱而少氣煩寃。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内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脫肉。

此卽經謂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洩。或有所用力。腠理開發。風寒舍於皮膚之内。分肉之間而發。謂之癉瘧。而肺素受熱。重感寒邪。内藏於心。心陽益盛。乘尅肺陰。爲陰氣孤絶。邪偏陽火熾盛。爲陽氣獨發。肺受火刑。則少氣煩寃。手足熱而欲嘔。然陽氣獨發。乃微有洒淅惡寒。則肺熱挾併心火。齊轉發熱如灼。卽熱多寒少。一九二八之分。故爲癉瘧。卽溫瘧。其脈如平不弦是也。邪氣藏心。心陽發病。肺邪不能復心爲寒。故但熱不寒。邪氣外舍分肉之間。所以消爍脫肉。蓋瘧病乃營衞兩受其邪。故顯往來寒熱。此偏於心肺氣分邪多。故但熱不寒。而脈亦不弦也。

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此溫瘧。卽前癉瘧而出方也。瘧乃營衞受邪。風寒相半。故往來寒熱。必見弦脈

爲常。此偏肺素受熱。氣盛於身。陰氣先絕。陽氣獨發。邪熱偏客於心。不涉風木主病。故脈不弦而平。即內經火淫所勝。肺氣受尅。勝復之瘧也。然陽旣獨發於心。不入陰分。則身亦無寒而但熱。陽邪在表。惟有骨節疼煩。心火乘胃耗乾津液。邪火上冲。所以時嘔。故用白虎湯養胃生津救肺。加桂枝和營衛而驅偏表之邪。俾金清而生水。以水制火。則瘧自愈。

白虎加桂枝湯

知母六兩　石膏一斤　甘草二兩炙　粳米二合

桂枝三兩去皮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一云右剉每五錢。水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汗出愈。

瘧多寒者。名曰牝瘧。蜀漆散主之。

此寒多熱少之方也。瘧多寒者。如三七二八之分也。瘧發必因衞邪入於營分則寒。營邪出衞則熱。此屬衞邪多而營邪少。衞邪拒格營邪。不得外出入衞爲熱。故寒多而熱少。方用蜀漆散。和漿水。吐其胸中拒格之邪。則營分之微邪亦

隨上出。一舉兩得。而蕩逐無餘。蓋蜀漆。乃常山苗也。常山善吐。此不用常山而用蜀漆者。取其苗性輕揚。以入重陽之界。引拔其邪。合之龍骨。鎮心寧神。蠲除伏氣。本草謂雲母甘平屬金主肺。而肺金得補。則陰水自生。衞陽之邪。不得入陰。反從上出。牝瘧愈矣。

蜀漆散

蜀漆洗去腥　雲母燒二日夜　龍骨等分

右三味。杵爲散。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七。溫瘧加蜀漆半分。臨發時。服一錢七。

病瘧。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如其不瘥。當云何。此結爲癥瘕。名曰瘧母。急治之。宜鱉甲煎丸。

此明瘧母而出方也。天之寒邪賊風。感人虛經臟腑。營衞兩受。更盛更虛。證見往來寒熱。故爲瘧也。然瘧邪相搏。必應天地之氣。虛實進退。轉動病機。故月一日發者。發於黑晝月。月廓空時。氣之虛也。當俟十五日。一氣來復。白晝月。月滿之時。天氣實而人氣復。邪氣退而病當愈。設不瘥。必候天氣再轉。故當月盡解。

如其不瘥。又當云何。然月自虧而滿。陰已進而陽已退。自滿而虧。陽已長而陰已消。天地陰陽。運動進退。消長已週。病尚不愈。是屬營衛已虛。正氣不能敵邪外出。故不應天地之氣進退消長。邪反羈留。搏聚左右脇下。隱僻空處。相依痰血成形。結爲癥瘕。名曰瘧母。日久根深。牢不可拔。故曰急治。方用鱉甲煎者。以竈灰浸酒。煮甲如膠。其味鹹平。專入肝經血分。養陰而消癥瘕爲君。小柴胡、桂枝、合大承氣三湯。總去三陽表裏未結之邪爲臣。但嫌甘草之緩。枳實破氣直下。故去之。人參、白朮、阿膠。以養氣血之正爲佐。然外邪必假痰血結爲癥瘕。以四蟲合桃仁半夏。消血化痰。凡成癥瘕。正氣必結。以烏扇、葶藶。宣導肺氣之結。石韋、瞿麥。通利小便。而滲氣分之溼。乾薑以驅血中之寒。丹皮、紫葳。能行血滯。而清風化之熱爲使。千金方去赤硝鼠婦。加海藻、大戟。鹹能軟堅。破其堅壘。化水尤善。

鱉甲煎丸

鱉甲十二分炙　烏扇三分燒　黃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婦三分熬　乾薑三分　大黃三分　芍藥五分

桂枝三分　葶藶熬一分　石韋去毛三分　厚朴三分
牡丹去心五分　瞿麥二分　紫葳三分　半夏一分
人參一分　䗪蟲熬五分　阿膠炙三分　蜂窠炙四分
赤硝十二分　蜣蜋熬六分　桃仁二分

右二十三味。為末。取煅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侯酒盡將半。着鱉甲於中煑。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納諸藥。煎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論曰。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營氣之所舍也。令人汗空疎。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于皮膚之內。與衛氣並居。乃明營分受暑。衛分受風。或挾水寒。而營衛兩受其邪。更盛更虛。陰陽相爭。故為瘧也。然有衛分受風。營分受寒。或衛分受熱。營分受溼。皆顯往來寒熱。但營衛兩受其邪。瘧病之常。而後人不察經旨。但言上半日屬陽分。下半日屬陰分。遺其營衛兩受于邪之大陰陽。不用營衛二分之藥。故治瘧病。不中式者多矣。又有先傷于寒。而後傷于風。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故先熱而後寒。先寒而後熱

也。有五臟六經之瘧。一日發二日發之瘧。內經悉備。所以金匱不復再陳。僅補脈之弦緊遲數。而辨風寒偏多偏少。證補陰氣孤絕之癉瘧。寒多之牡瘧。邪結之瘧母。乃內經未發之旨。故出白虎加桂枝湯、蜀漆散、鱉甲煎丸。欲人觀其立方之意。卽偏多偏少偏寒偏熱。與陰陽平半等瘧。卽能觸處致方矣。

附外臺秘要三方

牡蠣湯 治牡瘧。

牡瘧。卽仲景謂瘧多寒者是也。因衞邪多。而拒格營之微邪不出。所以寒多熱少。故以牡蠣收陰養正而截瘧。甘草和中。以麻黃取汗通陽而驅營分之邪。蜀漆以吐上焦衞分之熱。深得仲景之意。故附錄參考。

牡　蠣四兩　麻　黃四兩去節　甘　草二兩　蜀　漆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煑蜀漆、麻黃。去上沫得六升。內諸藥。煑取二升。溫服一升。若吐。則勿更服。

柴胡去半夏加括蔞根湯 治瘧病發渴者。亦治勞瘧。

小柴胡湯。陰陽表裏兩解之方也。瘧乃營衞風寒兩受之證。故用之而爲兩解。

余謂方中加芎歸。以驅營分之邪尤妙。若瘧病發渴者。木火乘于胃中。消耗津液。故去半夏之燥。加括蔞根。清熱生津止渴。則營衛和而瘧自愈。勞瘧。必因擾動營衛不和所致。以此和之。故亦治也。

柴　胡八兩　人　參　黃　芩　甘　草各三兩
括蔞根四兩　生　薑二兩　大　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二服。

柴胡桂薑湯　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一劑如神。

寒多微有熱。亦三七二八之分也。衛邪入營則寒。營邪相隨衛氣行陽則熱。此衛邪多而營邪少。衛實拒格營中微邪。不能外出與衛氣相爭爲熱。故寒多微有熱。若衛邪過盛。營邪全不能出。但寒不熱耳。方用柴胡、桂枝、甘草。以驅衛分之邪。黃芩、半夏、括蔞根。清熱化痰而和裏氣。乾薑溫散營血之微寒。牡蠣以破堅壘。而益真陰。俾汗出則衛邪自去。瘧病頓除。故服一劑如神。

柴　胡半觔　桂　枝三兩去皮　乾　薑二兩　括蔞根四兩
黃　芩三兩　甘　草二兩炙　牡　蠣二兩熬

右七味。以水一斗。煑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五

中風

夫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爲痺。脈微而數。中風使然。

此分中風與痺也。風之爲病。非傷於氣。卽侵於血。故當半身不遂。但臂不遂者。邪氣入於肢節之間。故爲痺痺者。邪氣閉塞經隧。氣血不通。較之中風。則又輕也。然脈微爲陽氣微而受風。數則風邪化而爲熱。此氣血虛而風客。故脈微而數。爲中風使然。蓋微數之脈。是血虛風熱之實。若見浮緩。則爲陽弱虛風矣。

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卽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卽重不勝。邪入於腑。卽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卽難言。口吐涎。

此營血素虛。寒風入中也。風中於表則脈浮。冬時寒風中血。故寸口脈浮而緊。然寒風初入營血。故見脈緊爲寒。久則風化爲熱。則緩而不緊矣。血虛受風。謂浮則爲虛。內挾於寒。故曰虛寒相搏。邪在皮膚言始中之淺也。血虛不能充滿經絡。爲絡脈空虛。正氣不能送邪外出。所以賊邪不瀉。賊邪者。即從所不勝來者之風也。或左血右氣之中。賊邪纏綿不散。而反爲緩。正氣日衰。故爲即急。正氣虛處引邪而進。閉塞經絡。營衛不利。則爲喎僻不遂。喎僻者。邪犯陽明少陽經絡。口眼歪斜是也。不遂者。半身手足不用也。週身之絡。皆在肌肉皮膚之間。風邪痺於絡脈。氣血不行。則爲不仁。覊持經氣不能周行通暢。則重不勝。邪入於腑。堵塞胸間。神機不能出入鑒照。則不識人。入於五臟。併湊於心。臟眞不能漑灌於舌。舌即難言。風乘於胃。胃熱則緩。臟氣不攝。廉泉開而涎沫出矣。

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爲寒。緩則爲虛。營緩則爲亡血。衛緩則爲中風。邪氣入經。則身癢而癮疹。心氣不足。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

此衛陽氣虛而招風中也。寸口脈遲者。眞陽氣虛。陰寒氣盛。故曰遲則爲寒。正氣虛而受風。脈則緩而不緊。故曰緩則爲虛。然緩有二辨。若見亡血。爲緩在內。

氣虛不攝。則內病亡血。若見中風。爲緩在外。乃陽虛衞弱而招風中。若營衞未致大虛。邪氣不能內入。持於經絡風血相搏。風邪主病。則發身癢癮疹。邪機外出之徵。即風強而爲癮疹是矣。若心氣不足。正不禦邪。進而擾亂於胸。大氣不轉。津液化爲痰涎。則胸滿短氣。是心肺中風爲病也。蓋賊風內入。最怕入心乘胃而成死證。所以本論垂此二篇妙義。則思過半矣。

論曰。經謂四時風之爲病。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偏枯腦風。目風、內風、漏風、首風、腸風、泄風、五臟六腑之風者。蓋因風性善行數變。無所不至也。或腠理開。則灑然寒。閉則熱而悶。寒衰食飲。熱消肌肉。怢慄寒熱。目黃泣出。而爲大綱。須以靈素金匱互明脈證常變之法。使人觸類旁通治病。則妙用無窮。夫脈微而數。爲風脈之正。浮緊遲緩。爲風脈之變。浮爲血虛風入之正。緊爲血虛風入之變。遲乃真陽不足之正。緩爲衞氣不充之變。然半身不遂。爲中風之正。但臂不遂。爲中風之變。曰皮膚絡脈左右緩急喎僻不遂。皮膚不仁。即重不勝。即不識人。舌即難言。口吐涎沫。身癢癮疹。胸滿短氣諸證者。是欲後人悟明表裏陰陽臟腑氣血營衞。虛實寒熱。標本常變諸法。而治中風。則信手拈

來。頭頭是道矣。

侯氏黑散。治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外臺治風癲

直侵肌肉臟腑。故爲大風。邪困於脾。則四肢煩重。陽氣虛而風未化熱。則心中惡寒不足。故用參朮茯苓健脾安土。同乾薑溫中補氣。以菊花、防風。能驅表裏之風。芎歸宣血養血爲助。桂枝導引諸藥而開痺着。以礬石化痰除濕。牡蠣收陰養正。桔梗開提邪氣。而使大氣得轉。風邪得去。黃芩專清風化之熱。細辛祛風。而通心腎之氣相交。以酒引羣藥至周身經絡爲使也。

侯氏黑散

菊花四十分　白朮十分　防風十分　桔梗八分

黃芩五分　細辛三分　乾薑三分　人參三分

茯苓三分　當歸三分　川芎三分　牡蠣三分

礬石三分　桂枝三分

右十四味。杵爲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溫酒調服。禁一切魚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卽藥積在腹中不下也。熱食卽下矣。冷食自能助藥力。

風引湯除熱癱癇。治大人風引少小驚癇瘛瘲日數十發醫所不療除熱方外臺熱風而乘血虛中入。邪正相搏。木火互征。風化爲熱。則心熱熾盛。血脈痺着。故成熱癱癇也。是以大黃下徹心脾之熱。龍、牡收攝心腎相交。牡蠣同寒水石濟水之主而鎮陽光。赤白二脂、紫石英。以養心脾之正。石膏專清風化之熱。滑石以利竅通陽。桂枝、甘草。和營衛而驅風外出。然以大黃、石膏、牡蠣、寒水石、諸寒藥爲君者。因時令熱風之襲。恐寒涼太過。致傷胃氣。故用乾薑溫中爲佐。巢氏治脚氣。因其藥性下達。龍牡收鎮心腎故也。

風引湯

大黃四兩　乾薑四兩　龍骨四兩　牡蠣二兩

桂枝三兩　甘草二兩　寒水石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各六兩

右十二味杵。粗篩。以葦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三升。煑三沸。溫服一升。　巢氏云。脚氣宜風引湯。

防已地黃湯。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寒熱。其脈浮。　頭風摩散。

頭風應宜別論。原文不便分出。故連註也。蓋熱風邪入於心。風火相搏。神識躁亂不寧。故如狂狀妄行。而心主語。風火熾盛於心。獨語不休。經謂心風焦絕善怒嚇是也。風邪入內。表無寒熱。但脈浮耳。此少陰時令感冒風火入心。是爲溫熱病之類。非治中風之方。乃編書者誤入。然中風證。非四肢不收。即喎僻半身不遂。何能得其狂狀妄行。讀者詳之。因心經血虛火盛受風。故用生地涼血養血爲君。乃取血足風滅之義。甘草以和營衛。防風、防己驅風而使外出也。頭風用摩散者。乃寒風入於經絡。故用附子味辛大熱。摩其患處而散寒。鹽能引入血分。袪邪故也。

防己地黃湯

防己一分　甘草一分　桂枝三分　防風三分

右四味。以酒一盃。浸之一宿。絞取汁。生地黃二觔。㕮咀。蒸之如斗米飯久。以銅器盛其汁。更絞地黃汁。和分再服。

頭風摩散

大附子一枚炮　鹽等分

右二味爲散。沐了。以方寸匕。以摩疾上。令藥力行。附方。

古今錄驗續命湯。治中風痱。身體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處。或拘急不得轉側。

靈樞云。痱之爲病。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甚則不能言。不可治。故後人倣此而出方也。風邪入於臟腑。營衞經絡皆痺。則身體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痺着營衞。所以冒昧不知痛處。然風氣通肝。肝之經絡受邪。在外則拘急不能轉側。故用麻黃湯通陽。使邪從表而出。然痱因氣血大虧所致。故以乾薑芎歸人參溫補氣血爲本。加石膏辛甘。能散風化之熱。但邪機內向而無汗者。故用麻黃開腠散邪。若自汗者。當易桂枝湯加諸藥則善。

麻　黃三兩　桂　枝三兩　杏　仁四十粒　甘　草三兩

乾　薑三兩　石　膏三兩　川　芎一兩五錢　當　歸三兩

人　參三兩

右九味。以水一斗。煑取四升。溫服一升。當小汗。薄覆脊憑几坐。汗出則愈。不汗更服。無所禁。勿當風。並治但伏不得臥。欬逆上氣。面目浮腫。

千金三黃湯　治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經日不欲飲食。

肝主筋節。邪在肌表。筋節應之。手足拘急。百節疼痛。肝風乘心。則煩熱心亂。然心虛則熱收於內。外反惡寒矣。木邪橫格。胃氣不伸。經日不欲飲食。此邪尚在三陽經絡。故用麻黃開腠通陽。恐其虛風不任麻黃發散。以黃耆制之。獨活細辛。以疏心腎之氣相交。邪即外出。黃芩專清風化之熱也。

麻　黃五分　獨　活四分　細　辛二分　黃　耆二分

黃　芩三分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分溫三服。一服小汗。二服大汗。心熱。加大黃二分。腹滿。加枳實一枚。氣逆。加人參三分。悸加牡蠣三分。渴加括蔞根三分。先有寒。加附子一枚。

近効方朮附湯　治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煖肌補中益精氣。

脾腎氣虛。招風中入。風氣通肝。乘於脾胃。中氣虛而不能主持。風爲掉眩。故頭重眩苦極。胃氣不伸。則不知食味。然陽虛則肌肉不溫。所以附子補陽而生脾土。甘朮健脾溫胃。所謂煖肌補中。即是益精氣也。

白朮一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半　甘草一兩炙

右三味剉。每五錢七。薑五片。棗一枚。水盞半。煎七分。去滓溫服。

千金方。越婢加朮湯。治肉極熱。則身體津脫。腠理開。汗大泄。厲風氣。下焦脚弱。

風入於胃。風濕相蒸。則肉極熱。故腠理開。津液外越。則汗大泄。爲身體津脫。而陽明胃腑。營衞之源。多血多氣之經。賊邪壅遏於胃。熱蒸營衞則肌肉腐爛而爲厲風。下焦脚弱者。亦屬陽明氣虛風濕所致。故用甘朮薑棗。補胃而行營衞。麻黃輕浮。以徹風氣從表而出。雖汗大泄而爲表虛。得白朮石膏。清散陽明風熱。俾邪去汗不泄矣。

麻　黃六兩　石　膏半觔　甘　草二兩　生　薑二兩

白　朮四兩　大　棗十五枚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煎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煎取三升。分溫三服。　惡風。加附子一枚。

歷節附脚氣

寸口脈沉而弱。沉卽主骨。弱卽主筋。沉則爲腎。弱卽爲肝。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歷節痛。黃汗出。故曰歷節。

此肝腎虛而傷水。病歷節黃汗之因也。經以兩手寸關尺。皆爲寸口。此寸口者。卽兩手脈沉而弱也。沉爲腎氣不足。而主骨。弱爲肝血虛而主筋。然肝腎氣並不足。則寸口脈沉而弱。爲腎虛盜汗。汗出入水。水濕傷而流於關節筋骨之間。爲邪在表。則病歷節。而不病黃汗。或內入傷營。爲入水傷心。則病黃汗矣。然傷邪雖一。病分表裏不同。此總結爲歷節黃汗出。故又曰歷節也。蓋觀下文。是非盡屬外邪所致。或飲酒內濕。或汗出當風。風寒濕內外相合成痹。妙義無窮。讀者詳之。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營氣不通。衞不獨行。營衞俱微。三焦無所御。四屬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爲歷節也。

此亙前條飲食內傷肝腎。卽同虛勞。若受外邪。則爲歷節。黃汗之證也。經云。謹和五味。骨正筋柔。血氣以流。腠理以密。此因五味不調。味過於酸則傷肝。肝主

筋而肝傷則筋亦傷。筋傷則縱緩不收。血亦不斂。故名曰泄。味過於鹹。則傷腎。腎主骨而腎傷則骨亦傷。骨傷則髓不滿。痿弱內乾。故名曰枯。若受外邪襲於營血。則精血不流。所以爲斷。濕熱傷肝。消耗精血。而爲泄。筋緩精枯。故謂枯泄相搏。名爲斷泄。但營衛本相依附而行。邪侵營血。血濇營滯。衛不獨行。營衛不長。以致俱微。三焦而無所御。御者。統也。乃陰陽營衛。皆不統溢於四肢。故曰四屬斷絕。而邪熱內蒸。消耗氣血肌肉。外顯身體羸瘦。風濕下流。氣血壅滯。獨足腫大矣。若黃汗出。脛冷者。乃外水傷於營血。則爲黃汗。若發熱者。邪居關節之表。乃病歷節。而不病黃汗也。

趺陽脈浮而滑。滑則穀氣實。浮則汗自出。

此診趺陽。則知胃家內濕招風爲病也。趺陽脈浮。浮爲風邪入胃。滑屬水穀爲病。此顯脈浮而滑者。乃素積酒穀。濕熱招風。爲穀氣實。然內濕外風相蒸。風熱外越。津液隨之。故汗自出也。

少陰脈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爲風。風血相搏。卽疼痛如掣。

此少陰。乃指左寸心脈也。心主血。而脈弱則爲血不足。浮則爲風。血虛風客。與

着經隧。風血相搏。故疼痛如掣。卽經風氣勝者。爲行痺是也。

盛人脈濇小。短氣。自汗出。歷節疼。不可屈伸。此皆飲酒汗出當風所致。

此內濕外風。表裏合病也。體盛之人。脈應盛。而反濇小。卽知正虛濕盛之故。因素積酒穀濕熱。熱湊腠理開而招風內襲。挾痰痺着胸間。則爲短氣。風邪入胃。內濕合蒸。則自汗出。然表風連胃內濕應經。風濕交合於關節之間。故歷節疼。不可屈伸。此飲酒汗出當風。內外合邪所致病也。

諸肢節疼痛。身體尫羸。脚腫如脫。頭眩短氣。溫溫欲吐。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

此久痺而出方也。肢節疼痛。邪氣痺於骨節表裏之間。而脾主肌肉。胃爲表裏。胃受痺邪。脾氣亦不充於肌肉。故身體尫羸。風濕下流。脚腫如脫。上行則頭眩短氣。擾胃則溫溫欲吐。乃脾胃肝腎俱虛。足三陰表裏皆痺。難拘一經主治。故用桂枝芍藥甘朮調和營衞。充益五臟之元。麻黃防風生薑開腠行痺。而驅風外出。知母保肺清金。以使治節。經謂風、寒、濕、三氣合而爲痺。以附子行陽。燥濕除寒爲佐也。

桂枝芍藥知母湯

桂枝四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麻黃二兩
生薑五兩　白朮四兩　知母四兩　防風四兩
附子二兩炮

右九味。以水七升。煑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歷節不可屈伸疼痛。為頭湯主之

此寒濕歷節之方也。經謂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痺。此風少寒濕居多。痺於筋脈關節肌肉之間。以故不可屈伸疼痛。卽寒氣勝者為痛痺是也。所以麻黃通陽出汗散邪。而開痺着。為頭驅寒。而燥風濕。芍藥收陰之正。以蜜潤燥。兼制為頭之毒。黃耆甘草。固表培中。使痺着開而病自愈。謂治脚氣疼痛者。亦風寒濕邪所致也。

為頭湯　亦治脚氣疼痛。不可屈伸。

麻黃三兩　芍藥三兩　黃芪三兩　甘草三兩炙
為頭五枚㕮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卽出烏頭

右五味㕮咀。四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內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更

服之。

論曰。經云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謂痺之本也。又風勝爲行痺。寒勝爲痛痺。濕勝爲着痺者。乃痺證之三大綱也。經有五臟六腑之痺。有脈痺、皮痺、筋痺、肌痺、骨痺。靈樞有上下移徙。隨脈左右相應。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右。爲衆痺。有在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真氣不能周。而爲周痺。此皆外邪致病之常也。金匱補示飲食內傷脾胃心肺肝腎致病。名曰歷節。然出脈證。皆因飲酒濕壅內熱而招外邪合病。謂飲酒汗出當風所致。即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矣。然或外風而合內濕。內風而招外濕。外寒而合內濕。內熱而招外濕。此等關頭。不可不曉。又當分別風寒濕氣。偏多偏少而處發表溫中行陽補虛散邪之法。故治此當與靈素金匱合看則備。若泛用成方。則非良工所爲之事也。

礬石湯　治脚氣衝心。

夫脚氣一證。仲景不出專論。但附一方。觀其湯下云。治脚氣衝心。然脚氣因風濕、寒濕、濕熱所致。經云。傷於濕者下先受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因上中二焦

之氣先虛。脾濕下流。相招外邪。互蒸成熱。上衝於心。即地氣加天之謂也。故用礬石。味酸性澀。煎湯淋洗。善能收濕澄濁。清熱解毒。然濕從下受。當使下滲而去。則不衝心矣。

礬石二兩

右一味。以漿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

附方

崔氏八味丸　治脚氣。上入少腹不仁。

少腹乃屬肝腎之地。腎中元陽氣虛。胃關不利。陰濕上逆。以挾腎中寒濕。痺着少腹。故致不仁。而與濕熱衝心者大殊。用六味丸。固攝真陰。使不上逆。桂附行陽。以利機關。逐濕開痺。俾真氣漸充。少腹鬆軟而病自退矣。

乾熟地八兩　山茱萸四兩　薯蕷四兩　澤瀉三兩

茯苓三兩　牡丹皮三兩　桂枝一兩　附子一兩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六

血痹

問曰。血痹病何由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脈自微濇在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宜鍼引陽氣。令脈和緊去則愈。

此辨血痹之由而示鍼法也。靈樞曰。痛在陰者。命曰痹。此風邪痹着於營。故爲血痹。蓋大尊榮人。膏粱之體。素習安閒。不勞筋骨。膂力不出。爲骨弱肌膚盛。而氣弱陰強。重因疲勞傷力。或房勞汗出。衞氣疎怯。或臥露體軀。衞虛行陰失護。風邪乘入。謂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得之。如漏肩風之類。乃邪入於血也。但氣虛則脈微。血痹則脈濇。氣虛血痹。故微濇之脈見於寸口。關上微者。乃陽氣微

而不入於陰。陰邪居下。所以脈見尺中小緊。乃邪痺營而不痺於衞也。故宜鍼引陽氣入陰。陰得陽和。俾痺着通而脈和緊去則愈。

血痺。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風痺狀。黃耆桂枝五物湯主之。

此血痺脈證。而兼出方也。血痺。乃陰陽營衞俱微。邪入血分而成血痺。中上二焦陽微。所以寸口關上脈亦見微。微邪下連營血主病。故尺中小緊。是因氣虛受邪而成血痺。然因血痺。則氣不獨行於周身。故外證則身體不仁。如風痺狀。經謂臥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爲痺是也。用桂芍薑棗。調和營衞。而宣陽氣。雖然邪痺於血。實因表陽失護。而受邪致痺。故以黃耆。補其衞外之陽。陰陽平補。俾微邪去而痺自開矣。

黃耆桂枝五物湯

黃　耆三兩　芍　藥三兩　桂　枝三兩　生　薑六兩

大　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虛勞

夫男子平人。脈大爲勞。極虛亦爲勞。

此概言男子虛勞之脈也。謂男子無外感六淫之病而爲平人。勞者。由勞傷氣血內損所致之病。然勞有氣血之辨。若偏勞於氣。則元氣不攝。氣亂化火而脈大。或勞營血。故脈空虛而極虛矣。然脈大與勞營血。言陰陽氣血虛之兩大法門。後出芤、遲、動、微、緊脈。是互五臟氣血虛實寒熱之謂也。

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脈浮者。裏虛也。

此觀氣色而互脈證也。色乃神之旗。營衞之標。若面色薄者。是白而嬌嫩無神。乃氣虛不統營血於面也。然陰血虛而陽氣則盛。虛火上僭。津液不充則渴。氣傷而不攝血則亡血。虛陽上逆衝肺。卒喘。心營虛而真氣不斂則悸。血虛。則脈浮矣。由臟腑精血不足所致。故爲裏虛。

男子脈虛沉弦。無寒熱。短氣裏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時目瞑。兼衄。少腹滿。此爲勞使之然。

此虛勞偏於陰也。虛勞之脈。毋論浮沉遲數。必現虛而無力。故冠虛字爲首。下出芤、遲、動、微、緊。乃以心肺肝脾腎陰陽寒熱之分耳。然血虛則脈虛。氣鬱化火。熱收於內則脈沉弦。是屬陰虛。而概以陰血虛而言之。謂脈虛沉弦也。陰火內鬱。外無寒熱。但逆上衝而刑肺金。則短氣。衝脈受傷。則裏急。然衝脈逆。則膀胱氣化亦逆。故小便不利。營氣不充。面色白而無神矣。肝腎虛火陷於內。故目瞑。目瞑者。乃內火熾旺而羞外明。上衝清道。血熱妄行則衄。肝腎虛而元陽亦損。腎樞不得開闔。故小腹滿。此皆勞精氣所致。爲勞使之然。

勞之爲病。其脈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瘥。陰寒精自出。痠削不能行。

第一條脈大爲勞。概言虛也。此加浮字。又爲陰虛陽焰之脈也。蓋手心勞宮穴。屬心包絡經相火所司。足心湧泉穴。屬足少陰腎經。而腎爲精血之主。若勞之爲病。精血必虛。陰精虛而心相熾盛。故脈浮大。火熱臨脾浮越四肢。則手足煩。在於春夏木火熾旺。金水衰而不能制火。值天盛陽。助吾身陽。陽氣愈盛。故病劇。秋冬金水相生。陰長陽消。值天盛陰。助吾身陰。陰盛制陽。病故瘥也。陰虛者。龍雷之火浮越於上而無攝陰之能。反爲擾陰之害。上熱下虛。陰精不交自洩。

所謂陰寒精自出。實非真寒爲病。骨髓虛憊。則瘦削不能行矣。

男子脈浮弱而濇。爲無子。精氣清冷。

此以脈斷無子也。男精女血。盛而成胎。然精盛脈亦當盛。若浮溺而濇者。浮乃陰虛。弱爲真陽不足。濇爲精衰。陰陽精氣皆爲不足。故爲精氣清冷。則知不能成胎。謂無子也。蓋有生而不育者。亦是精氣清冷所致。乏嗣者。可不知之而守養精氣者乎。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芤。脈爲清穀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此營衞陰陽不足。虛勞脈證。以從中氣而治也。勞傷心氣。火浮不斂。則爲心腎不交。上熱下寒。火不攝水。精孤於下。不交自洩。故病失精。或精虛心相內浮。擾精而出。亦成夢交。然陽泛於上。陰氣下凝。少腹弦急而陰頭寒。相火內動於肝。則目眩。水虛火盛。則頭髮落。營虛不充於脈。故脈極虛而芤。此勞於精血所致也。若勞陽虛脈則遲矣。然亡血失精。是有心相二火之別。若傷心陽不振而失精者。其脈必遲。或真陽不充。脾胃氣弱。則脈遲而便清穀矣。芤動微緊者。乃以

陰陽氣血虛實之偏而總言也。但芤動。偏損於陰虛。陰虛則陽盛微緊。偏損於陽虛。陽虛則陰盛。故陰虛者。心相熾盛。神明不安而失精夢交。陽虛者。心相氣衰。神不收持。亦爲失精夢交。此概言男子失精。女子夢交者。而有傷心傷腎之分也。設非調營衞而生精血。何以塡補虛勞之體。故用桂枝湯。調營衞而生精血。加龍骨鎭心安神。而攝腎水。以牡蠣養腎濇精而制心火。俾心腎相交。則陰虛者得補。陽虛者得斂。失精夢交。庶可得瘳。若中焦陽虛不攝而失精者。或以天雄散主之可也。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小品云虛弱浮熱汗出者除桂加白薇附子各三分故曰二加龍骨湯

桂　枝三兩　芍　藥三兩　生　薑三兩　甘　草二兩
大　棗十二枚　龍　骨三兩　牡　蠣三兩

右七味。以水七升。煑取三升。分溫三服。

天雄散

天　雄三兩炮　白　朮八兩　桂　枝六兩　龍　骨三兩

右四味。杵爲散。酒服半錢匕。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喜盜汗也。

此明陰陽虛而皆致盜汗也。男子平人脈見虛弱細微者。外雖無病。內之營衞氣血必虛。而脈虛者。營虛也。營虛。夜臥則衞入於陰。擾亂陰血。反越於外。故盜汗出也。弱主陽衰。虛陽陷入陰中。陰陽相搏，皮毛失護。陰不內守。則盜汗也。細爲氣血皆虛。血虛陽陷。氣虛不歛。陰竄不守。故盜汗也。微爲陽弱。陽虛不攝。虛陽擾動於陰。陰不內守。故盜汗也。此概言四脈。推及陰虛而陽亦虛。故盜汗出。非止陰虛之一端耳。

人年五六十。其病脈大者。痺俠背行。若腸鳴。馬刀俠癭者。皆爲勞得之。

此因陰虛而陽氣痺也。經云。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年六十。陰痿。氣大衰。此謂人年五六十脈大者。乃營衞皆衰。更益過節勞頓。則精血不足而痺。衞不獨行。虛陽上浮。則脈大。營衞不充於軀殼。相循背之經隧。曰痺俠背行。然背外屬太陽經脈所注。背裏屬少陰精血所流。而陽氣不升於背。陰精亦不注於脊。以致氣血兩痺。必成背寒、背痛、背瘡之類也。若勞足太陰陽明。腸胃真氣不充。則爲腸鳴。或勞少陽厥陰。氣鬱化火。陰血痺滯。則爲馬刀俠癭。卽瘰癧之類。此皆

勞傷營衞所致。爲勞得之。

脈沉小遲。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當作急字）手足逆寒。腹滿。甚則溏泄。食不消化也。

此勞脾腎之陽爲病也。真陽衰憊。所以脈沉小遲。陽虛則氣亦虛。故名脫氣。蓋陽根於腎。而陰盛陽虛。不能歸納腎間。所以疾行則擾動虛陽上浮而喘急。陽虛則脾胃四肢不溫。故手足逆寒。脾失健運。腹滿溏泄。而食不消化也。

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虛寒相搏。此名爲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

此以革脈。發明木盛胃虛失血也。寸口主肺。肺金氣虛則木盛。木盛則脈弦。血虛則火旺。火旺則脈大。但弦屬陰木氣盛。木勝則胃陽氣減。謂弦則爲減。大屬陽火盛而陰血虛。謂大則爲芤。然胃氣虛而爲減。氣減所以爲寒。斯非真寒。即狂陽不治之謂也。失血脈芤。謂芤則爲虛。然以芤虛弦減。合而言之。爲虛寒相搏。名之曰革。革者。如按皷皮。乃取改革不常之義。是主木火盛而胃氣虛。然木盛胃虛。不能統血於諸經。故在婦人得之。爲中虛不能攝血蔭胎。則主半產漏下。男子得之。爲土虛不能攝血攝精。則主亡血失精也。

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

此營衞兩濟之方也。虛勞病。非傷先天陰陽。即傷後天營衞。若傷後天中氣。則營衞不充於五臟。臟腑無賴。精血漸衰。則臟腑各自爲病。顯證百出也。因營血不灌於衝脈。則逆氣裏急。腎陰不能旣濟心包。火氣內動。則悸衄。肝脾不和。則腹中痛。相火妄動。擾於陰中。則夢失精。營氣不充於四肢。則四肢痠疼。手足煩熱。胃津不輸於上。則咽乾口燥。此因中氣不充。故顯以上諸證。所以建中湯之桂枝行陽。芍藥收陰。一陰一陽。和調營衞。以甘草膠飴。一陰一陽。補和營衞。薑棗一陰一陽。宣通營衞。俾營衞冲和。溉灌臟腑。而臟腑受濟。則諸虛恢復也。蓋營衞陰陽兩建之方。欲補其血則加歸芍之類。欲補其氣。則加參耆甘朮之類。欲補其陰。則加地黃知柏之類。欲補其陽。則加桂附之類。以此類推。變化無窮矣。

小建中湯

桂　枝三兩去皮　甘　草三兩炙　大　棗十二枚　芍　藥六兩

生　薑三兩　膠　飴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煑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

附錄千金用小建中湯方註證。以見此方之妙。

千金療男女積冷氣滯或大病後不復常苦四肢沈重骨肉疼痠吸吸少氣行動喘乏胸滿氣急腹背強痛心中虛悸咽乾脣燥面體少色或飲食無味脅肋腹脹頭重不舉多臥少起甚者積年輕者百日漸致瘦弱五臟氣竭則難可復常六脈俱不足虛寒乏氣少腹拘急羸瘠百病名曰黃耆建中湯又有人參二兩

虛勞裏急諸不足。黃耆建中湯主之。

此胃中營衛不濟於五臟現證也。雖云諸不足。觀其立方之意。誠偏脾肺腎氣虛損所致。脾胃氣弱。不生於肺。肺氣反上逆而爲裏急。故以建中湯加黃耆甘味之藥調之。俾脾元健運。營衛溉灌於肺。裏氣不急。諸虛自富也。若痰氣阻遏。短氣胸滿。加生薑。宣潤胸中之氣。腹滿者。加茯苓。導濕下行。肺虛痰氣壅逆者。加半夏。滌痰鎮逆。而五臟見證。以此加減出入。則神妙在我。或火氣內鬱。暫除桂枝可也。

黃耆建中湯

於小建中湯內。加黃耆一兩半。　氣短胸滿者。加生薑。　腹滿者。去棗。加茯苓

一兩半。及療肺虛損不足。補氣加半夏三兩。

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腎氣丸主之。方見婦人雜病中

此勞腎中真陽之方也。腎氣受傷。精氣痺着不宣。腰痛而少腹拘急。陰痺陽鬱。開闔之機不轉。則小便不利。故用六味丸滋起真陰。桂附壯火通陽。陰陽相和。開闔有權。腎經諸病悉愈。

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薯蕷丸主之。

此治肝虛致病之方也。諸不足者。因肝臟血虛。木盛生風。乘吸胃中津液。以致營衛不生。五臟皆虛。故爲諸不足風氣百疾。所以四君四物平補肝脾氣血。麥冬阿膠。以養肺腎之陰。兼驅伏風。薑棗宣行營衛。桔梗杏仁。開提肺鬱。使治節有權。則風木得平。桂枝防風。行陽化鬱。使肝氣上升。而不凌土。以神麯去濕健脾開鬱。白斂引肺藥補肺。而生腎水。豆黃卷引脾藥補脾而生營血。柴胡升發少陽之氣。而爲轉運之樞。薯蕷獨多者。肝虛用甘味之藥。培土濟肝之義也。

薯蕷丸

薯　蕷三十分　人　參七分　白　朮六分　茯　苓五分

甘草二十八分　當歸十分　乾地黃十分　芍藥六分

芎藭六分　麥冬六分　阿膠七分　乾薑三分

大棗百枚爲膏　桔梗五分　杏仁六分　桂枝十分

防風六分　神麯十分　豆黃卷十分　柴胡五分

白斂二分

右二十一味。末之。煉蜜和丸。如彈子大。空腹酒服一丸。百丸爲劑。

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湯主之。

此勞心受病之方也。勞傷心血。虛氣不斂。木火氣壅。所以虛煩。然心虛則胃土無賴。陽明之氣上逆。故不得眠。所以芎藭疏肝而通心氣。茯苓宣導心胃虛氣下行。以棗仁和肝安神。甘草以瀉心家虛火。知母保肺生木。而制火煩也。

酸棗湯

酸棗仁二升　甘草一兩　知母二兩　茯苓二兩

芎藭一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棗仁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五勞。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飲食。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饑傷、勞傷、經傷、營衛氣傷、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緩中補虛。大黃䗪蟲丸主之。

此諸傷積血爲病也。諸傷臟腑則真氣不能統血於周身。營血痹着而不行於經絡。瘀積不散。內有乾血。以致形體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飲食。外顯肌膚甲錯。兩目黯黑。故用四蟲大黃桃仁乾漆。破血行瘀。峻攻其血。芩杏甘草涼順肺氣。以使通調而活痹着。芍藥地黃收養陰血。俾正氣實而瘀血得去。飲食自進。則氣血自復。故爲緩中補虛。此因乾血而設。非虛勞常用之方也。

大黃䗪蟲丸

大黃十分蒸　黃芩二兩　甘草三兩　桃仁一升
杏仁一升　芍藥四兩　乾地黃十兩　乾漆一兩
蝱蟲一升　水蛭百枚　蠐螬一升　䗪蟲半升

右十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小豆大。酒飲服五丸。日三服。

論曰。世知房慾所傷爲虛勞。補腎爲專門。殊不知靈素金匱。有七情勞傷五臟六腑。而無外邪。乃爲虛勞也。經曰。心怵惕思傷。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䐃

脫肉。脾憂愁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悗亂。四肢不舉。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皮革焦。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膝不可以俛仰屈伸。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是情志內傷神思氣血爲病也。又謂是以夜行。喘出於腎。淫氣病肺。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度水跌仆。喘出於腎於骨。然五臟所傷之氣則一。故喘病屬氣。此先傷其氣。而後致陰血漸虧也。又謂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其因雖異。致傷津液則一。而汗屬陰精。先傷精津血液。而後傷於氣。二者當分陰陽而治也。難經謂一損損於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損損於血脈。血脈虛少。不能榮於五臟六腑。三損損於肌肉。肌肉消瘦。飲食不能爲肌膚。四損損於筋。筋緩不能自收持。五損損於骨。骨痿不能起於床。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床者死。從下上者。皮聚毛落者死。謂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營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立五臟致傷現證。並治法之大綱。仲景補其脈。而述其證。謂男子平人脈大。極虛者。沈弦浮弱而濇

者。芤遲動微緊者。沈小遲者。弦而大者。皆爲虛勞之脈。但有營衞陰陽寒熱之分。證有面色薄。主渴亡血。喘悸者。無寒熱。短氣裏急。小便不利。面白。目瞑。兼衄。少腹滿者。手足煩。春夏劇。秋冬瘥。陰寒精自出。痠削不能行者。精氣清冷。而無子者。失精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清穀亡血盜汗者。痺俠背行。腸鳴馬刀俠癭者。脫氣疾行喘急。手足厥寒。腹滿溏泄。食不消化者。此皆勞傷臟腑營衞氣血陰陽偏勝之證也。然虛勞病。乃無邪可除。無病可療。惟有調和營衞陰陽爲主。仲景每於後天中氣。而爲營衞氣血之源。調養營衞。以生精氣血液。充溢臟腑。爲復虛勞諸證之良法。故裏急悸衄。腹痛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以小建中湯。爲治虛勞之總持。治失精夢交。以桂枝湯入龍骨牡蠣。是開後學之加減法也。有不因中氣。而自傷本臟致病者。則以心肝脾肺腎。各立一方。見肺虛不生腎水。而逆氣裏急。卽以土金相生之製。名曰黃耆建中。是偏補於氣也。肝氣盛而化爲風氣百疾。用甘藥。相和木土之製。故立薯蕷丸。若腎中陽虛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以陰陽升降開闔機關。而製八味丸。若心勞虛煩不得眠。則以酸棗湯疏滯而育神。以上爲治虛勞曲盡之法也。有五勞虛極

羸瘦。腹滿不能飲食。內有乾血。瘀積不行。而極虛之中。反見大實之證。庸流於此。目眩心迷。喜補畏攻。使病愈篤。不至於死。則不休也。仲景開大法門。故立大黃䗪蟲丸。峻藥緩圖。死裏求生之方。而治死裏求生之病。每日三服。陸續漸除。俾瘀積去而虛勞庶幾可復。但後人惟知補虛。未窺其至聖至妙之理也。蓋論中失血脈證雖多。不言失血而致咳嗽。此乃陰虛極證。當治其本。不必言標。故不論及。設以前之方論。參治虛勞一證。思過半矣。

附方

千金翼炙甘草湯　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脈結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此心勞以心腎爲關鍵。故心陰之虛則心火熾盛。熱收於內。火熱內蒸。心液外越。則汗出。心液少而氣不舒。則汗出而悶。心血不足。則脈道濇滯。結而悸也。蓋心爲君主而屬陽。狂陽未息。以故行動如常。欲知死期。必至火氣休囚。水旺之鄉。故斷百日而危急者。卽不應期。當在水旺火絕之日。曰十一日死。方用炙甘草湯。救其始萌之初。希圖萬一。是以桂甘通理中氣。而行營衛。薑棗宣通上焦

之陽。人參補心之正。麥冬地黃淸心生血。以阿膠善保肺腎之陰。麻仁入脾。養血而潤燥。以炙甘草爲君者。乃甘平補脾。中和之品。萬物以土爲稼穡。乃生長之司故耳。

甘草四兩炙　桂枝三兩　生薑三兩　麥冬半升
麻仁半升　人參二兩　阿膠二兩　大棗三十枚
生地黃一觔

右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

肘後獺肝散。治冷勞。又主鬼疰。一門相染。

蓋勞無不熱。此冷者。卽無陽之謂也。要知非傷營衞精血。乃傷肝中陽氣。而肝爲火之母。肝膽相爲表裏。爲一陽生發之源。夫一陽生。則諸臟之陽皆生。若肝膽之陽滅。則諸臟之陽亦滅。此傷肝臟溫和生發之氣。則心脾肺腎諸臟不溫。經云。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之義也。病必心神恍惚。夜臥多驚。不思飲食。食不消化。謂之冷勞。但治病必求其本。而獺爲陰獸。其肝應月而增減。乃得天地陰陽進退之正。獺肉皆寒。惟肝性溫。故以獸肝之溫。而補人肝溫氣之本。

是非桂附大熱。而補心相之標。是欲肝得其溫。則火源漸長。諸陽齊起。冷勞可愈矣。治鬼疰一門相染者。蓋鬼卽人之魂。而離體則爲鬼。是屬陰邪。而肝主藏魂。鬼邪侵襲於肝。使人魂不得歸室。故爲鬼疰。寃業情思不散。尸氣相傳同氣受邪。連綿不絕。謂一門相染。所以獺肝性溫。陰中陽物。獨補人肝之陽。陽能勝陰。而肝得其補。舍氣充盈。陽長陰消。故亦治也。

獺肝一具。炙乾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沈註 張仲景金匱要略

卷七

肺痿

清　槜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肺痿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樂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脈數。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爲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欬卽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者。此爲肺癰。欬唾膿血。脈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

此肺痿肺癰之辨也。心肺居上。腎水不足。心火刑金。爲熱在上焦。肺陰日消。氣逆則咳。故致肺痿。然本經明其始病之因。或從病後陰虛。過汗傷液。嘔吐傷津。消渴血虛津竭。或利小便數而傷陰。或便難。反被快藥下利而重亡津液。以致肺津枯燥。虛熱熏蒸。故寸口脈數。其人欬嗽。氣弱不振。津液不佈。化爲濁唾涎

沫。而成肺痿。若口中辟辟燥。欬即胸中隱隱痛者。乃風寒侵入肺中。凝滯營血爲癰。故脈滑數而咳唾膿血。然無形虛熱致痿。故脈數虛。有形氣血凝滯成癰。而脈數實。此明肺癰屬實。肺痿屬虛也。

肺痿。吐涎沫而不欬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爲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薑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此肺寒致痿也。前傷津液。虛熱成痿。乃肺痿之常。此肺氣虛寒。痿之變也。經云。上焦開發。宣五穀味。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漑。是胃中營衞之氣。相蒸於上焦而成宗氣。溫養於肺。散佈津液。而爲常度。此胃虛則營衞衰弱。宗氣虛微。上焦不溫。津液不佈。聚化爲沫。則吐涎沫。內無火氣動肺。不爍津液。故不欬而不渴也。遺尿小便數者。因肺之上源虛而不能制下。肺冷痿弱之故也。肺冷則腎陰上逆。必眩而多涎唾。方用甘草乾薑。溫補肺胃之氣。肺氣得溫。則津液佈而涎沫不聚。痿自愈矣。若服甘草乾薑湯已。渴者屬熱痿。又非肺寒之比。因涎多聚溢胸中而制燥熱。故不渴。實熱內伏。而服乾薑湯。助起肺胃之熱。遂作渴。故屬消渴也。

甘草乾薑湯

甘　草四兩炙　乾　薑二兩炮

右㕮咀。以水三升。煑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論曰。經謂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皮毛虛弱急薄着。則生痿躄者。是因七情思慮傷肺。火盛水虧。所以局方發揮。有瀉南方補北方之治。本經寸口脈數。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乃從汗出。嘔吐。消渴。小便利數。大便難。而重亡津液。過傷肺與大腸氣血所致。與內經不同。又吐涎沫而不渴。其人不欬。必遺尿小便數。上虛不能制下。爲肺中冷。必眩。多涎唾。以甘草乾薑湯溫肺起痿。經所不載。仲景創補之矣。但治熱痿之方。遺失無傳。余以內經治痿。獨取陽明。調和營衛。滋陰清熱潤燥。或溫中益虛。顯然有據。諒不罪予僭妄。宋人選入外臺千金等方。亦調陽明之意。臨證參酌用之。

附方

外臺炙甘草湯　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方見虛勞

肺熱則痿弱不振。通調失職。聚液成涎。故涎唾多而溫溫液液。即泛泛惡心之

意也。然肺之痿熱。必從胃虛。或濕熱傷肺而致。故經謂。治痿獨取陽明。但或瀉或補。隨其所宜。所以炙甘草湯補調脾胃。生津益肺。俾土金相生。涎沫止而痿自愈矣。

千金生薑甘草湯　治肺痿。欬唾涎沫不止。咽燥不渴。

生薑甘草湯。即炙甘草湯之變方也。甘草人參大棗。扶脾胃而生津液。以生薑辛潤。宣行滯氣。俾胃中津液溉灌於肺。則澤槁回枯。不致肺熱葉焦。爲治肺痿之良法也。

生　薑五兩　人　參三兩　甘　草四兩　大　棗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煑取三升。分溫三服。

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　治肺痿吐涎沫。

用桂枝湯。嫌芍藥酸收。故去之。加皂莢。利涎通竅。不令涎沫壅遏肺氣。而致喘痿。桂枝和調營衞。俾營衞宣行。則肺氣振而涎沫止矣。

桂　枝三兩　生　薑三兩　甘　草二兩　大　棗十枚

皂　莢一枚去皮子炙焦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微火煑。取三升。分溫三服。

肺癰

問曰。病欬逆脈之。何以知此爲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爲風。數則爲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營。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肺。其人則欬。口乾喘滿。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爲之凝滯。畜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此風入肺之營分成癰。辨已成未成之脈也。前言滑數。爲癰成之脈。此寸口脈微而數。是風邪傷肺。未成癰膿之脈也。脈微乃肺虛受風。曰微則爲風。邪化爲火。曰數則爲熱。蓋風性輕揚。能開腠理。表虛受風而自汗。爲微則汗出。風熱在肺。外應皮毛而惡寒。卽惡風之互辭也。但呼出心肺。衛氣主之。肺受外邪。阻遏衛氣。則呼氣不入。吸入腎肝。營血所司。邪傳血分。爲熱過於營。營氣壅塞。吸而不出。風傷皮毛。浸淫營血。爲熱傷血脈。卽傷肺之血脈也。風舍於肺。邪正搏擊。氣亂於胸。其人卽欬。熱鬱胸中。所以口乾喘滿。涎沫制燥。以故咽燥不渴。肺津

化而爲涎。則多唾濁沫。肺氣應於皮毛。時時振寒。熱之所過於營。凝滯爲癰。成膿吐如米粥。若始萌急瀉其肺。則可圖救。遷延至於肺葉腐敗。膿成則死。

肺癰喘不得臥。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此治標之方也。風中於衞。血氣壅逆。呼氣不入。則喘不得臥。因循日久。必致肺葉腐敗。吐膿而死。故用葶藶急瀉肺實之壅。俾氣血得利。不致腐潰吐膿。且以大棗先固脾胃之元。其方雖峻。不妨用之耳。

葶藶大棗瀉肺湯

葶藶熬令黃色搗丸如彈子大　大棗十二枚

右先以水三升。煑棗取二升。去棗內葶藶。煑取一升。頓服。

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爲肺癰。桔梗湯主之。

此癰成而出方也。風舍於肺。欬而胸滿振寒。內氣挾風化熱而脈數。然肺氣壅逆。津液化爲濁唾。而制胸鬲之燥。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者。明是肺爲腥臭。是熱過於營。吸而不出。氣血凝結。已成癰膿之兆。若緩時日。肺葉腐敗。吐膿則

死。故用桔梗。開提壅逆而破血結。甘草清熱解毒。以和中氣。使胸肺之邪。從吐而出。肺葉不致腐敗。故方後云再服。則吐膿血也。

桔梗湯亦主血痺

桔梗一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分溫再服。則吐膿血也。

論曰。汗出惡寒。呼氣不入。吸氣不出。口乾喘滿。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時時振寒。吐如米粥若此者。癰膿已成。治之遲矣。仲景欲人見微知著。始見口中辟辟燥欬。胸中隱隱而痛之時。即以肺癰治之。則免吐膿而死。故示葶藶大棗之峻。桔梗湯之緩。一峻一緩爲訓。意在開提肺氣。不使成癰而爲切務。若以泛常欬嗽。而施順氣消痰。迂緩日深。必致吐膿而死。

附方

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淸涕出。不聞香臭酸辛。欬逆上氣。喘鳴迫塞。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三日一劑可至三四劑此先服小靑龍湯一劑乃進

前條肺癰喘不得臥。仲景用此湯。瀉實補虛。此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

塞清涕出。不聞香臭酸辛。欬逆上氣。喘鳴迫塞。邪居衞分多而營分少。壅逆不宣。故先服小青龍湯以散表裏氣分之邪。繼以葶藶專瀉肺中氣血之結。俾衞邪已散。而營邪亦從衞出。則癰膿消散。諸證自平矣。

千金葦莖湯　治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是爲肺癰。

欬有微熱煩滿。邪在氣分而帶表證。胸中甲錯。則熱過於營矣。故用葦莖。體質輕浮。其味甘寒。能解在表之熱。桃仁以破血壅。薏苡補肺。而滲利痰濕。瓜瓣其形象肺。入肺而清肺熱。能吐敗濁之瘀。故方後云再服當吐如膿。卽去舊生新之意也。

葦莖二升　薏苡仁半升　桃仁五十粒　瓜瓣半升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煑葦莖得五升。去滓內諸藥。煑取二升。服一升。再服當吐如膿。

外臺桔梗白散　治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爲肺癰。

欬而胸滿。振寒。時出濁唾腥臭。內膿已成。若以緩圖。勢必吐膿。故以桔梗開提

肺氣。貝母清熱而化痰涎。巴霜峻猛熱劑。急破其癰。驅膿下出。病在膈上。則一吐盡除。而胸中肺氣。曠若太虛。膿雖已成。尚或圖救。乃逆流挽舟之治也。蓋觀方後云。病在膈下瀉出者。豈有肺癰在於膈下之理。是對腸癰臟毒。亦可用此方而言也。

桔梗三分　貝母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熬研如脂

右三味爲散。強人飲服半錢七。羸者。減之。病在膈上者。吐膿。在膈下者。瀉出。若下多不止。飲冷水一盃則定。

欬嗽上氣爲肺脹

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

此見肺癰當有肺脹之辨也。邪傷於衞。後入於營。而爲肺癰。此風傷於衞。內挾痰涎。壅逆肺氣。上逆奔迫。故喘而躁。是爲肺脹。然有肺氣壅逆。不得通調水道。水即泛濫皮膚。故曰欲作風水。治宜發汗驅風。從表而出。水即下滲。即下條小青龍之證也。

肺脹。欬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此互上條肺脹治法也。風寒之邪。入於營衞。挾痰上逆。則欬而上氣。煩躁而喘。肺氣壅逆。謂之肺脹。即肺癰未成之初也。此氣分邪多。故脈見浮。然氣逆則津液化爲痰飲。而痰飲乃屬陰邪。內積胸膈。爲心下有水。當用小青龍滌飲散表。此風多寒少。表裏相半。故加石膏。以清風化之熱。

小青龍加石膏湯千金證治同外更加脇下痛引缺盆

麻黃　芍藥　桂枝　細辛
乾薑　甘草各三兩　五味半升　半夏半升
石膏二兩

右九味。以水一斗。先煑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強人服一升。羸者減之。日三服。小兒服四合。

欬而上氣。此爲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

此風寒多而痰飲少之方也。邪氣壅逆於肺。欬而上氣。其人喘也。胸中賁鬱之極。故目如脫狀。脈浮大者。風多痰少。表盛所致。故用越婢湯驅散表邪。加半夏

一味。消痰下逆足矣。

越婢加半夏湯

麻黃六兩　石膏半觔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五枚

甘草二兩　半夏半升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煑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分溫三服。

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

此寒風束肺之方也。寒風壅閉肺氣而不下達。則欬而上氣。津液不佈化爲痰涎。滯礙呼吸之氣。不利。痰隨外邪上吸。往來有聲。喉如水雞聲也。然肺氣既壅。恐其熱過於營。將成肺癰。故用射干。專通咽閉。麻黃開發肺實之邪。細辛紫菀款冬。溫散爲助。半夏化痰而下逆氣。五味以收肺氣之正。薑棗宣通營衞。俾邪散則肺不成癰矣。

射干麻黃湯

射干十三枚一法三兩　麻黃四兩　生薑四兩　細辛三兩

紫菀三兩　款冬花三兩　五味半升　大棗七枚

半夏半升洗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煑麻黃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分溫三服。

欬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

此風邪致痰之病也。風邪壅逆肺氣。上而不下。則欬逆上氣。津液不佈。化爲痰涎。而時時唾濁。痰壅氣滯。但坐不得眠矣。設遷延時日。熱過於營。膿成則死。此風邪驟至之病。而無積飲相挾。故以皂莢一味。能開諸竅。而驅風痰最疾。服三丸者。是取峻藥緩散之意也。

皂莢丸

皂莢八兩刮去皮用酥炙

右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棗膏和湯。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欬而脈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欬而脈沈者。澤漆湯主之。脈沈之條當入肺癰因此原文不便分割共列於此也

此以脈之浮沈。而分肺之營衞受病也。欬而脈浮。風邪在衞。卽肺脹之類。其病尙淺。當使邪從表出。故以厚朴杏仁。下泄胸中氣實。麻黃開腠驅邪。石膏以清

風化之熱。辛半乾薑。兼驅客寒而滌痰飲。五味收肺之熱。小麥以調脾胃也。脈沈者邪入血分而深。卽熱過於營。勢必成癰吐膿。故用桂枝薑草。宣通營衞。人參以養正氣。黃芩能降風熱之標。半夏滌痰。以降逆氣。澤漆破血結開壅而下水。紫苑同白前。辛潤開結。而下氣止欬也。

厚朴麻黃湯

厚朴五兩　麻黃四兩　石膏如雞子大　杏仁半升
半夏半升　乾薑二兩　細辛二兩　小麥一升
五味子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煑小麥熟。去滓。內諸藥。煑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澤漆湯

半夏半升　紫參五兩一作紫苑　澤漆三斤以東流水五斗煑取一斗五升
生薑五兩　白前五兩　甘草　黃芩
人參　桂枝各三兩

右九味。㕮咀。內澤漆汁中。煑取五升。溫服五合至夜盡。

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此言肺死脈證也。上氣。面浮腫。肩息。乃脈寒壅逆於肺。邪實正虛。氣上不下。肺氣絕而正欲下脫。故脈浮大。氣已散而離根。故不治矣。然利則陰從下脫。所以尤甚。

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

此陰火上逆也。真陰之虛。陰火上逆刑金。爲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惟當壯水之主。以鎮陽光。曰止逆下氣。故用麥冬人參甘米大棗。滋培後天胃氣以生肺金。即生陰水。而降火邪。惟以半夏滌痰下逆。余竊擬爲肺痿之主方也。

麥門冬湯

麥門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參二兩　甘草二兩

粳米三合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論曰。詳金匱欬嗽。病本於肺則一。大綱有二。二者虛熱刑金。氣弱不振。欬而唾沫爲肺痿。二者風傷衞分。則病欬上氣。喘爲肺脹。三者。邪傳營血。凝滯不行爲

肺癰。然肺脹之中。又分風寒表裏。痰多風少。風多痰少之治。故氣喘而躁。脈浮者。爲心下有水。欲作風水。當以小青龍兩解表裏。加石膏以清風熱之多。目如脫狀。乃風寒多而痰少。以越婢驅風。加半夏而下痰逆。風寒外束。火熱內鬱。喉中水雞聲者。射干麻黃湯宣通表裏之邪。風熱壅逆。肺液不佈化而爲涎。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者。皂莢丸以驅風鬱之涎。若欬而脈浮。邪居肺氣。以厚朴麻黃湯俾從表解。欬而脈沉。邪入於營將成肺病。以澤漆而破壅結。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是無外邪。治當麥門冬湯清潤滋降。若見浮腫肩息。脈浮大而下利。真氣上浮下脫。則爲不治。以上皆氣喘與內飲合病。微細之辨。臨證又當合內經五臟六腑互相傳乘之欬。則能盡善。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八

奔豘

師曰。病有奔豘。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從驚發得之。

此驚氣入心。病有四變也。但心虛受驚。驚則氣亂神浮。腎家舊積內動。欲上凌心。故爲奔豘。然驚則氣散。散則血不歸經。滯留肺胃。凝結成癰。蒸腐爲膿。則病吐膿。蓋驚邪入心。神明失守。狂妄不精而爲驚怖。若燒針以治風熱傷衞之病。火氣入心。逼迫心神。狂亂煩躁。故爲火邪。然此四病。皆從心虛驚觸氣亂所致。謂驚發得之。

師曰。奔豘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

此出奔豘之證也。狀如江豚。故爲奔豘。心氣虛而驚入。神明不治。上中二焦氣

虛不復攔阻腎積之邪。直闖陽位。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氣逆神昏。所謂發作欲死。然陰邪上而不能久居陽分。卽返於陰。爲復還止。此從驚氣傷心氣亂。恐氣傷腎致積。謂驚恐得之。

奔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之。

此風邪引動腎積也。前乃腎中積寒。直衝陽道。而至咽喉。此因肝膽風邪相引。腎中積風乘脾。故氣上衝胸而腹痛。厥陰受風。相應少陽。則往來寒熱。是以芎歸薑芍。疏養厥陰少陽氣血之正。而驅邪外出。以生葛李根。專解表裏風熱。而清奔豚逆上之邪。黃芩能淸風化之熱。半夏以和脾胃。而化客痰。俾兩經邪散。木不臨脾。而腎失其勢。卽奔豚自退。按奔豚雖屬腎病。此仗風邪引動積風而發。仲景引明非僅寒邪一端致病。誠補素問之不及也。

奔豚湯

甘草二兩　芎藭二兩　當歸二兩　半夏四兩

黃芩二兩　生葛五兩　芍藥二兩　生薑四兩

甘李根白皮一升

右九味。以水二斗。煑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發汗後。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㹠。氣從少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主之。

此因風傷衞症。燒鍼取汗。而致奔㹠也。風寒在表。燒鍼令汗散邪。而汗則傷洩陽氣。針處重受於寒。則發核起而赤。內氣虛而應接表邪入裏。引動腎積。故氣從少腹上衝至心。治當灸其核上。以除新邪。仍以桂枝湯解表。加桂專伐腎積之邪耳。

桂枝加桂湯

桂　枝五兩　芍　藥三兩　甘　草炙二兩　生　薑三兩　大　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發汗後。臍下悸者。欲作奔㹠。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此汗虛陽氣而致奔㹠出方也。發汗而傷心氣。腎邪遂欲上凌。則臍下悸。欲作奔㹠。方用甘棗。坐鎮中州。以制賊邪。不得上凌心位。桂苓專伐腎陰。以水揚之

千遍。爲甘瀾者。取其力軟和平。不爲腎邪之助。蓋後人治奔豘。皆忌甘草。是不識仲景補脾制腎之妙義耳。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茯　苓半觔　甘　草二兩　大　棗十五枚　桂　枝四兩

右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煑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甘瀾水取水二斗置大盆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逐取用之

論曰。難經謂腎積發於少腹。上至心下。如豚狀。名爲賁豚。上下無時。久不已。令人欬逆。骨痿。少氣。以夏丙丁。脾病傳腎。腎當傳心。心旺不受。腎欲還脾。脾不肯受。所以留積腎間。衰者受邪而爲之本。蓋脾病傳腎。乃寒濕爲病。若從肝病傳脾而來。卽風濕爲病明矣。金匱標本互擧。謂驚恐得之。誠補靈素之不及也。然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乃明寒濕之邪爲本。腹痛往來寒熱者。謂風木受邪。引動舊積之風而發也。燒鍼令汗。鍼處受寒。引動舊寒所致。臍下悸。欲作奔豚者。過汗傷陽。腎邪欲上凌心。邪之淺也。然標本風寒。邪之新舊不同。故復論之。

沈註

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九

胸痺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卽胸痺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痺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

此胸痺陽虛陰盛。而挾外邪也。正氣微。則陽脈微。爲不及。陰邪盛。則陰脈弦。爲太過。陽氣微而客寒內侵。以挾肝腎之陰。上逆於胸。痺着氣血不利而痛。曰陽微陰弦。卽胸痺而痛。痺者閉也。是經脈氣血。鬱閉而不通也。求其所以然者。責其上焦陽氣極虛。下陰上逆。謂胸痺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

胸痺之病。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此當有一若字）關上小緊數。栝蔞薤白白酒湯主之。

此寒邪痺胸而偏於肺。以脈遲緊分虛實也。蓋胸中陽氣。猶如杲日當空。萬里無雲。陽和通利。倏忽地氣上爲雲。則太虛昏昧。日月晦明。而胸痺猶是者矣。但陰盛挾邪上逆胸中。痺偏於肺。則喘息欬唾。胸背痛而短氣。然陽虛。則肺氣亦虛。痺鬱胸中。故寸口脈沉而遲。乃言正氣虛寒之痺脈也。若中上二焦。陽氣未至虛極。寒邪挾陰上逆。邪正相搏而爲有餘。則關上脈現小緊而數。卽是寒實之證。法當行陽散邪。則胸痺得開。非似沈遲虛寒。而用附子同陽。故用栝蔞苦寒。潤肺消痰。而下逆氣。薤白辛溫。行陽散邪。以白酒宣通營衞。使肺通調。則痺自開矣。蓋此論。當以寸口脈沉而遲。爲虛寒之證。關上小緊數。栝蔞薤白白酒湯爲寒實之證。另作一節解。否則豈有遲數二脈同見之理哉。參水氣證

栝蔞薤白白酒湯

栝蔞實一枚搗　薤白半觔　白酒七升

右三味同煑。取二升。分溫再服。

胸痺不得臥。心痛徹背者。栝蔞薤白半夏湯主之。

此痺偏於心包與俞穴也。痺邪偏侵心包。氣逆不利。則不得臥。然心俞在背。心

包與俞相應。故心痛徹背。而上焦陽虛。火不生土。脾虛則津液化痰、以前湯開痹。加半夏而消痰飲也。

栝蔞薤白半夏湯

栝蔞實一枚搗　薤白三兩　半夏半升　白酒一斗

右四味。同煮取四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胸痹。心中痞。留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又人參湯亦主之。

此肝氣乘土挾濕痹於胸也。經云。風寒濕三氣合而爲痹。原非一邪所致。此上焦陽虛。而中氣亦虛。風乘於胃反挾濁濕。上逆胸中。以致心中痞滿。爲留氣結在胸。肝氣挾風逆上。故胸滿而脇下逆搶心。所以桂枝薤白通陽而行營衛。兼驅風邪外出。栝蔞化痰而利氣。枳實厚朴。以下濁濕。而開心下之痞。但中州氣弱。木必乘脾。故用參朮薑甘。溫補中上二焦之氣。輔正驅邪。胃陽升而厥陰退。痹着自開。所以人參湯亦主之。

枳實薤白桂枝湯

枳　實四枚　薤　白半觔　桂　枝一兩　厚　朴四兩
栝　蔞一枚搗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朴。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數沸。分溫三服。

人參湯

人　參　甘　草　乾　薑　白　朮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胸痺緩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此寒濕痺於經絡。即寸口脈沈而遲。虛寒之方也。胸中陽虛。風寒濕陰之邪。混合上逆。痺着胸背經絡。筋脈不和。或緩或急而痛。曰胸痺緩急。所以附子補陽驅寒。同薏苡舒筋燥濕。俾邪去。則不緩急矣。

薏苡附子散

薏　苡十五兩　大附子十枚炮

右二味。杵爲散。服方寸七。日三服。

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薑枳實湯主之。

此濕陰上痺。又互內經厥心痛之旨因風而出方也。上焦陽氣不治。風寒濕邪上逆。搏結於胸。清濁混亂。則心中痞。當以行陽驅邪開痞之治也。蓋諸逆心懸痛。乃發內經諸臟之邪上逆於心。內無痰飲相挾。故不滿而更空痛。爲諸逆心懸痛。與痰飲相結痞滿之痛逈殊。然厥心痛。必因風寒。挾引臟腑之氣上逆而發。此但以風邪立方。所以桂枝生薑以和營衞而驅邪外出。枳實下逆化痰。而開痞結用開心中痞五臟厥逆諸痛。共出一方。令人倣此以爲同治。具爲聖法。

桂枝枳實湯

桂枝三兩　生薑三兩　枳實五兩

右三味。以水六升。煑取三升。分溫三服。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丸主之。

此上焦陽虛受寒也。邪感心包絡。經氣應外俞。則心痛徹背。邪襲背俞。氣從內走。則背痛徹心。俞臟相通。內外之氣相引。則心痛徹背。背痛徹心。故用烏頭薑椒。味辛氣熱。通陽散寒。赤石脂入心養血。鎮墜輯浮之氣。而安中驅邪。俾正氣

復而邪散痛止。然有風客背俞。痛亦如是。非盡屬寒。臨證以脈辨之則的。

烏頭赤石脂丸

烏頭一分炮 蜀椒一兩一法二分 附子半兩炮一法一分 乾薑一兩一法一分

赤石脂一兩一法二分

右五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加增。

附方

九痛丸。治九種心痛。

內經有五臟胃腑心痛。並痰蟲食積。即爲九痛也。心痛之因。非風即寒。故以乾薑附子。驅寒壯陽。吳茱萸能降肝臟濁陰下行。生狼牙善驅浮風。以巴豆驅逐痰蟲陳滯之積。人參養正驅邪。蓋治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並冷氣上衝。落馬墜車。血疾等證者。因其藥品。氣血皆入。補瀉攻伐皆備故也。

附子三兩炮 生狼牙一兩 巴豆一兩去皮心熬研如脂 乾薑一兩

吳茱萸一兩

右六味末之。煉蜜丸。如梧子大。酒下。強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兼治卒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並冷衝上氣。落馬墜車血疾等證。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短氣

胸痺。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枳生薑湯亦主之。

此痺胸中之氣也。邪氣阻塞胸膈。肺氣不得往來流利。則胸中氣塞短氣。方用杏仁。通調肺氣。以茯苓滲導飲濕下行。甘草和中。俾邪去。則痺開而氣不短矣。然胸痺乃胸中氣虛土濕。寒濁陰氣。以挾外邪上逆所致。故橘枳生薑善於散邪下濁。所以亦主之。

茯苓杏仁甘草湯

茯苓三兩　杏仁五十個　甘草一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服。

橘枳生薑湯 附後千金治胸痺胸中愊愊如滿噎塞習習如癢喉中燥澁唾沫

橘　皮一觔　枳　實三兩　生　薑半觔

右三味。以水五升。煑取二升。分溫再服。

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

此短氣當分虛實也。但見胸痺心痛。腹疼諸疾。而無外熱表證。謂之平人。卽小邪中裏。相挾痰食氣壅。故短氣不足以息。而爲實證。若非胸痺外邪痰食壅滯之因。卽是七情內損短氣。氣不歸源之虛勞難治證也。

論曰。脈取陰弦爲太過。陽微爲不及。乃陽微陰盛之邪爲本。所以寸口脈沉而遲。是陽虛受寒。而爲虛證。或陽氣不至虛甚。邪正相搏。則關上脈見小緊而數。乃爲寒實之脈矣。若寒痺於肺。則喘息欬唾。胸背痛而短氣。用栝蔞薤白白酒。潤肺行陽而治其實。若偏客於心。則不得臥。而心痛徹背。或心氣滯而不行。脾濕生痰。以前湯加半夏。消痰下逆。或風客脾胃。相挾濁濕上逆而痺。則心下痞。留氣結在胸。以枳實薤白桂枝湯。下逆開痞而驅風。挾肝氣上逆於胸。則胸滿脅下逆搶心。以人參理中湯。溫胃養正。若挾腎寒痺於心之脈絡緩急而痛。用附子薏苡。驅寒燥濕而舒筋脈。或心下痞。諸逆心懸痛。而挾五臟厥心痛者。以

桂枝生薑枳實。下逆而和營衛驅風爲總法。若痺胸間。肺氣不得下達。用茯苓杏仁甘草橘枳生薑湯。宣順肺氣下行。或寒客直犯心包。而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即以烏頭赤石脂丸。大熱補陽而散寒。然邪痺於胸則一。但有虛實風寒五臟厥逆不同。當隨證而治。故分胸痺、心痛、短氣、諸門爲要領也。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卷十

腹滿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趺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

此診趺陽。而明腹滿之寒熱也。腹滿之病。其邪木乘脾胃者多。若挾心相風火。則成濕熱而爲實滿。或挾腎寒反侮。則爲虛滿矣。然脾與胃爲表裏。診趺陽胃脈。則能定其脾之虛實寒熱。但脈微者。是脾胃之陽微。弦乃肝邪乘於脾胃。腎寒相隨。肝氣上逆。卽臟寒生滿病之義。故當溫藥服之。或不滿者。脈必弦數。乃挾心相。未乘脾胃。與腎寒上逆不同。本經氣滯。故作便難。兩胠疼痛。又當涼利之治矣。

寸口脈弦者。卽脇下拘急而痛。其人嗇嗇惡寒也。

此邪入厥陰。陽證似陰也。寸口脈弦。肝家邪盛。鬱於本經。故脇下拘急而痛。然厥陰氣不外達。衛氣亦鬱於內。皮毛自失護衛之氣。所以嗇嗇惡寒。卽內眞熱而外假寒。此厥陰經本病也。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發熱色和者。善嚔。

此肺經受寒現證也。經謂陰氣積於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也。此肺胃虛而受寒。陰盛相引。喜欠而清涕出。邪氣在表。以故發熱。因不涉肝風主病。而無色可徵。故色和善嚔。

中寒。其人下利。以裏虛也。欲嚔不能。此人肚中寒。痛一云

此脾經受寒現證也。寒中太陰。陰寒濕盛。陽虛不固。其人下利。但通多不足。故爲裏虛。蓋陽和則嚔。而欲嚔不能。乃陰寒凝滯於裏。所以肚中痛也。

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爲寒。當與溫藥。

此虛寒腹滿之辨也。陽氣或運如常。滿則時減。而陽虛。終無恆期勝陰。陰復勝陽。則滿復如故。不似實熱常滿。減不足言之比。是屬虛寒。當以溫藥。補陽散寒。

迺爲定法。

病者痿黃。燥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此脾陽氣虛。猶如陰黃是也。脾胃陽氣不足。腎寒反侮於脾。壅滯脾氣。臓真散越於外。故病痿黃。卽黯淡而黃也。寒濕留中。燥而不渴。爲胸中寒實。若中下二焦陽氣下脫。則利不止。故主死也。

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實。可下之。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

此以手按辨腹滿虛實也。按之不痛。內無痰食燥屎壅滯。卽知虛寒而滿。當以溫藥。若按之痛。乃以外手而就內結食痰燥屎。則知內實。是可下之。而又以舌黃。驗定虛實。若舌有黃胎。卽是濕熱內蒸爲實。未經下過。必須下之。則黃自去。而脹滿自除。舌無黃胎。是近虛寒。又非下法矣。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須下之。宜大承氣湯。方見痙病中

此實滿之方也。腹滿晝夜不減爲實。時或雖減。亦不足爲減。曰減不足言。非似虛滿時減。復如故也。然邪正氣實。猶如兩國相持。終有一敗。惟恐正氣垂絕。故宜大承氣湯。峻滌其邪耳。

病腹滿。發熱十日。脈浮而數。飲食如故。厚朴七物湯主之。

此有表證腹滿也。發熱十日之久。脈尚浮數。當責風邪在表。然風氣內通於肝。肝盛乘胃。故表見發熱。而內作腹滿。風能消穀。卽能食而爲中風。所以飲食如故。用小承氣蕩滌腸胃之熱。桂甘薑棗調和營衞而解在表之風耳。

厚朴七物湯

厚　朴半觔　甘　草三兩　大　黃三兩　大　棗十枚

枳　實五枚　桂　枝二兩　生　薑五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煑取四升。溫服八合。日三服。嘔者。加半夏五合。下利去大黃。寒多者。加生薑至半觔。

論曰。腹滿之病。乃脾胃爲總司。風木爲轉運之樞。而木挾腎中陰寒臨土。則寒濕而爲寒滿。若挾心相而乘脾。則濕熱所司。是爲熱滿矣。或木不乘土。而脾濕自病。病輕易治。故本經以趺陽脈微弦。爲寒滿。發熱十日脈浮數。飲食如故而爲熱滿。又以按之不痛爲虛。痛者爲實。時減復如故爲虛。減不足言爲實。誠爲察病之兩大法門也。

腹痛

痛而閉者。厚朴三物湯主之。

此以暴病閉者。爲實而出方。非久病之疾。若痛屬虛寒。陽虛不固。則當下利。然通多不足。閉多有餘。此痛而閉者。不必審其痛之寒熱。但責邪壅氣滯。爲實。故用厚朴大黃枳實三物專攻壅實之邪取通則不痛之柴胡湯主之。

厚朴三物湯

厚　朴八兩　大　黃四兩　枳　實五枚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煑二味。取五升。內大黃煑取三升。溫服一升。以利爲度。

按之心下滿痛者。此爲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

此驗上實治法也。心下卽胃之上脘。若按之心下滿痛。乃胃中邪熱食壅。則當下之。但邪居上脘。稍連於表。表裏兩持。攻發難施。故用大柴胡湯。使上邪還從

表出。內邪從下而出。輕圓活潑之妙耳。

大柴胡湯

柴　胡半觔　黃　芩三兩　芍　藥三兩　半　夏半升洗

枳　實四枚炙　大　黃二兩　大　棗十二枚　生　薑五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煑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

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大建中湯主之。

此心胃受寒。引動下焦陰氣上逆而痛也。中上二焦。氣虛受寒。故心胸中大寒痛。寒邪引動下焦陰氣。而挾衝脈上逆。則痛嘔不能飲食。故上衝皮起。出見似有頭足之狀。即內經按之喘動應手之類也。邪氣充斥三焦。而爲寒實。故上下痛而不可觸近。方用人參膠飴乾薑。建其中氣。而溫散胸膈之寒。蜀椒能達濁陰下行。俾胃陽充而寒散痛止。此非腎經虛寒直中。故不用桂附回陽耳。

大建中湯

蜀　椒二合炒去汗　乾　薑四兩　人　參一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膠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一炊頃可飲粥二升。後更服。當一日食糜粥。溫覆之。

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

此外寒挾木乘於脾胃而痛也。外邪以挾內寒。侵於腸胃。邪正相搏。氣鬱不通。痰飲阻塞。則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然陰邪上僭中上陽氣必虛。惟恐胃陽隨其嘔吐而脫。故用甘棗粳米。補胃崇土。攔阻陰邪不復上干。專藉附子補陽散寒。逐陰下行。半夏消痰下逆而止嘔吐。

附子粳米湯

附子炮一枚　半夏半升　甘草一兩　大棗十枚

粳米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論曰。內經痛有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者。客於衝脈者。客於厥陰之脈者。客於陰股者。客於小腸膜原之間者。客於五臟者。厥逆上出。痛而嘔者。痛而後泄者。皆由寒邪所致。惟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癉熱焦渴。堅乾不得出。痛閉

而不通者。是屬風熱矣。然腹痛雖一。所感不同。金匱以補寒熱二方之妙。謂痛而閉者。按之心下滿痛者。爲實熱用厚朴三物大柴胡等湯逐邪下出。謂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爲寒。用大建中。附子粳米湯溫補散邪。觀此二義。眞爲後學入室之階梯。但本經凡病。僅言風寒。不言暑濕燥火何也。蓋以寒濕燥屬陰同類。以濕燥統於寒下。風暑火屬陽同類。以火暑統於風下。所以僅舉風寒二大法門。不言濕燥火暑之繁也。

寒疝

夫瘦人遶臍痛。必有風冷。穀氣不行。而反下之。其氣必衝。不衝者。心下則痞。

此互風寒爲痛。卽寒疝之類也。瘦人是無濕痰壅滯。乃肝腎之氣偏勝。相招外邪。乘於脾腎大腸之間。相依腸中。正氣盤遶。故遶臍痛。爲有風冷。然邪逆脾胃不和。則穀氣不行。要知胃氣已自先餒。而反下之。誅伐無過。胃中元氣又傷。風邪擾挾肝腎之氣上逆。所以其氣必衝。設不衝者。是非風邪。乃寒濕相挾。摶聚

心下。則爲心下痞。卽內經環臍而痛。風根之變證也。

脇下偏痛發熱。其脈緊弦。此寒也。以溫藥下之宜大黃附子湯。

此邪入肝經。爲偏脇痛也。脇下。乃肝膽經絡所過之地。寒客厥陰經之一邊。營血不利。則脇下偏痛。然肝氣逆而膽氣亦逆。則痛而發熱。脈緊爲寒。弦屬厥陰寒實。故用附子細辛。正陽而散風寒。蓋肝膽乃無出入。此用大黃。乃使厥陰之邪。借從胃腑而出。則偏痛立止。雖以寒熱並行。是不相悖也。

大黃附子湯

大　黃三兩　附　子炮三枚　細　辛二兩

右三味。以水五升。煑取二升。分溫三服。若強人煑取二升半。分溫三服。服後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

寒氣厥逆。赤丸主之。

此治心胃寒鬱之方也。寒氣內客。鬱遏胃陽。不行於四肢。故致厥逆。用烏頭細辛。善驅在裏寒風。茯苓滲濕。助半夏消痰而和脾胃。以眞朱爲色者。卽硃砂爲衣。取其護心而鎭逆也。

赤丸

茯　苓四兩　半　夏四兩　烏　頭二兩　細　辛一兩

右四味。末之。內真朱爲色。煉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爲度。

腹滿（滿當作痛）。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卽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卽爲寒疝。寒疝遶臍痛。若發。則白津（一云作汗）出。手足厥冷。其脈沈緊者。大烏頭煎主之。

此寒疝脈證也。肝腎素虛。而受風寒。木盛傳脾。故腹痛而脈弦緊。然弦緊屬陰。陰凝陽鬱。衛氣不行則惡寒。緊乃寒入血分爲實。乘胃則不欲食。反侮大腸。邪正相搏則繞臍痛。內無形狀。邪屬肝經。故爲寒疝。衛陽氣虛。發則自汗出。而手足逆冷。然寒風內鬱。脈必沈緊。故以烏頭能行臟腑十二經絡。燥濕行陽。而驅寒風外出。入蜜以調脾胃。而制烏頭之毒也。

烏頭煎

烏　頭大者五枚熬。去皮不必咀。

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內蜜二升。煎令水氣盡。取二升。強人服七合。弱人

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

寒疝腹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此連衝脈爲疝。治當溫補也。肝木受邪。乘脾則腹中痛。本經之氣不疏。故脇亦痛。連及衝脈。則裏急矣。所以當歸補養衝任。而散風寒。羊肉溫補營衛之氣。俾邪散而痛自止。方後云。痛多而嘔。乃肝氣上逆臨胃。故加橘朮補之。

當歸生薑羊肉湯

當歸三兩　生薑五兩　羊肉一觔

右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者。加生薑成一觔。痛多而嘔者。加橘皮二兩。白朮一兩。加生薑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服之。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

此寒疝而兼表也。肝受寒風。乘尅脾胃。故腹中痛。鬱遏營衛不行於四肢。則逆冷。而手足不仁。但身疼痛。是兼三陽表邪。所以灸刺諸藥不能治。惟用烏頭溫散臟腑之寒風。桂枝湯和營衛而散表邪。方後云。如醉狀得吐者。風欲上出。寒從汗出。即中病矣。

烏頭桂枝湯

烏　頭

右一味。以水二升。煎減半。去滓。以桂枝湯五合解（恐是煎之）之。令得一升後。初服二合。不知。卽服三合。又不知。復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狀。得吐者。爲中病。

桂枝湯

桂　枝（三兩去皮）　芍　藥（三兩）　甘　草（二兩）　生　薑（三兩）

大　棗（十二枚）

右五味。剉。以水七升。微火煑取三升。去滓。

其脈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脈數弦者。當下其寒。脈緊大而遲者。必心下堅。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

此補上條疝病脈證不一。當辨風寒虛實而施治法也。脈數而緊乃弦者。是緊脈而帶弦。乃寒邪而兼風也。狀如弓弦。按之不移。卽弦脈而帶緊。乃風邪而兼寒也。皆由肝風腎寒。乙癸同源。風寒兩傷。互相致疝。邪正兩實之證矣。脈數而弦。乃陰陽邪正有餘。當下其寒。寒卽外邪也。若緊大而遲。乃陽氣虛而陰寒邪

實上逆。挾痰凝結於中。故心下堅。卽當溫補之法治之。但大爲陽。緊爲陰。是陰陽俱盛。爲陽中有陰。所以緊弦。數弦。皆可下之矣。

論曰。經謂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乃血分爲病也。督脈爲病。少腹上衝心痛。不得前後。爲衝疝者。風之爲病也。邪客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者。燥淫所勝也。肝所生病。爲狐疝。丈夫㿉疝者。風濕流於筋也。三陽爲病。發寒熱。傳爲㿗疝乃子母相乘之病也。足陽明筋病。㿗疝腹筋急者。濕熱流筋之合病也。心脈急而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乃心移寒於小腸也。心脈微滑爲心疝。引臍小腹鳴者。心移風於小腸也。肝脈滑甚。爲㿗疝。風之爲病也。脾脈微大。爲疝氣。風熱爲病也。滑甚爲㿗癃者。風入於血也。濇甚爲腸㿗者。脾移濕於腸也。微濇爲內㿗者。濕邪盛也。多下膿血者。腸澼之類也。腎脈滑甚爲癃㿗者。風濕傳於腎也。陽明司天。丈夫㿗疝。婦人少腹痛者。燥淫所勝於肝也。而婦人無經有可徵。故少腹腫痛。則爲疝矣。太陰在泉者濕流於下也。太陽在泉皆爲疝。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者。寒淫所勝也。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邪在小腸。連睾系屬於脊者。寒勝移於腑也。以上諸條。總不出風寒六邪。侵入少腹氣血。有形而爲總

司。靈素盡之。本經故不再陳。而獨補其脈。與風寒入于肝腎無形而痛者。爲寒疝。但有表裏傳乘之變。如瘦人繞臍痛。乃風乘大腸之病也。腹痛脈弦而緊者。寒風乘脾也。腹中痛。及脇痛者。肝脾俱病也。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者。表裏皆病也。用烏頭煎。當歸生薑羊肉。烏頭桂枝諸湯。總屬溫經散邪。而爲大法。又分脈數弦者。爲風寒。肝腎內實而當下。脈緊大而遲者。爲陽虛陰盛而當溫。脈大而緊者。爲陰陽邪正俱盛。陽中有陰而寒實。疝證繁多。是非一言可盡。欲求其備。當與內經金匱合參則備。

附方

外臺烏頭湯　治寒疝腹中絞痛。賊風入攻五臟。拘急不得轉側。發作有時。使人陰縮。手足厥逆。方見上

風寒內入肝腎。乘侮於脾。腹中絞痛。而賊風傷於五臟。皆可致病。故謂入攻五臟。邪入於經。則拘急不得轉側。由肝脈循陰器。使人陰縮。乘鬱胃氣不伸。手足厥冷。故用烏頭驅散臟腑風寒。恐其過燥急烈。以蜜和中而潤之。

外臺走馬湯　治中惡心痛。腹脹大便不通。

中惡之證。俗謂絞腸烏痧。卽臭穢惡毒之氣。直從口鼻入于心胸腸胃臟腑。壅塞正氣不行。故心痛腹脹大便不通。是爲實證。非似六經侵入。而有表裏虛實清濁之分。故用巴豆極熱大毒峻猛之劑。急攻其邪。佐杏仁以利肺與大腸之氣。使邪從後陰一掃盡除。則病得愈。若緩須臾正氣不通。營衛陰陽機息則死。是取通則不痛之義也。

巴　豆二枚去皮心熬　杏　仁二枚

右二味。以綿纏。搥令碎。熱湯二合。捻取白汁飲之。當下。老小量之。通治飛尸鬼擊病。

外臺柴胡桂枝湯　治心腹卒中痛者。

心腹卒中痛者。由風邪乘侮脾胃者多。而風氣通于肝。故用柴胡桂枝。提肝木之氣。驅邪外出。白芍以疎土中之木。甘草人參。調養脾胃之氣。以半夏消痰。黃芩能淸風化之熱。薑棗宣通營衛。俾微汗出而病卽愈。予以此方每於四時加減。治胃脘心腹疼痛。功効如神。

柴　胡四兩　黃　芩一兩　人　參一兩半　半　夏六枚

大　棗六枚　生　薑一兩半　甘　草一兩　桂　枝一兩半

芍　藥一兩

右九味。以水六升。煑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二服。

宿食

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濇。尺中亦微而濇。故知有宿食。大承氣湯主之。

脈數而滑者。實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方見痓

此以脈辨宿食有虛實也。經云。五臟六腑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此寸口脈浮而大。乃胃氣充溢之象。按之反濇。尺中亦微而濇。即知胃中陽氣過盛。營虛所致。恐津精血液。轉盻涸竭。愈難開解。故當大承氣湯下之矣。數爲陽盛。滑爲陰氣有餘。乃血實氣壅。水穀爲病。然數滑爲實。當以味厚蕩滌。則宿食能去。謂下之愈。

下利不欲食者。此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傷食而致下利也。驟傷宿食。停滯胃中。壅遏升降之機不轉。腸中水穀不分。而下奔則利。宿食在胃。故不欲食。必當攻去宿食。利得止而卽欲食。故宜大承氣湯。若脈見浮洪無力。或胃家虛熱。禁口不欲食者。又不可拘用此法矣。

宿食在上脘。當吐之。宜瓜蒂散。

此驟食停滯胃之上脘也。食壅上脘。胸膈之間。脾氣不得轉輸。當遵內經高而越之之法。用瓜蒂、香豉、赤小豆煎湯湧吐。其邪立解矣。

瓜蒂散

瓜　蒂一分熬　赤小豆一分煮

右二味。杵爲散。以香豉七合。煮取汁。和散一錢七。溫服之。不吐者。少加之。以快吐爲度而止。

脈緊如轉索無常者。宿食也。

此寒食傷胃之脈也。經云氣口緊盛傷於食。此轉索無常。卽緊脈見於右手之寸關也。然胃虛氣弱。寒食傷之。壅逆營衛陰陽。邪正相搏。脈如轉索無常爲緊。知傷宿食。若非寒食。則是胃受寒邪而致宿食也。

脈緊頭痛風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

此外感風寒。以致宿食也。寒邪傷表。表裏營衛氣鬱不行。以致未病先食之物。停擱而不傳化。曰脈緊頭痛風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不必消食。但行解表散邪。食自化矣。嘗見時流一遇感冒。不別證之表裏胃之虛實。發表劑中雜投消導。先虛胃氣。邪陷致劇。病死不救。曷勝悲夫。

論曰飲食於胃。全賴胃氣充和。脾營純粹。則無停擱之患。若傷脾胃氣血津液。而食不傳化。則病宿食矣。所以金匱以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濇。尺微而濇。乃辨氣盛血虛之診。脈數而滑。血實氣壅之徵。一實一虛。而示氣血虛實致病之因也。脈緊轉索無常。乃寒食傷於胃。下利不欲食者。因食而致利。宿食在上脘者。邪實於上也。然宿食在胃則一。當分氣血虛實寒熱表裏上下。而爲治病之常。但脈緊頭痛。是因風寒鬱遏表氣。以致內食不行。不可與宿食同論。本經雖有承氣、瓜蒂、吐下諸法。若稍涉虛者。必以補衛養營而兼化滯。則圜機在我。慎勿膠柱鼓瑟而治病也。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李彣構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十一

五臟風寒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身運而重。冒而腫脹。

此言風寒中臟之證。補靈素之不足也。肺與大腸爲表裏。風中於肺。相達大腸之氣亦逆而大腸失津。逆則津液不能上供於口。故口燥肺氣壅逆則喘。風主上行又主掉眩。上盛下虛。故身運而重。氣鬱不行。冒而腫脹也。

肺中寒。吐濁涕。

此寒凝津液之病也。肺臟屬涼。寒中於肺。以寒從涼。肺氣歛而壅逆。通調失職。津液不布化爲濁涕而吐也。

肺死臟。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者死。

經云。厭厭聶聶。如落楡莢。上下輕浮而軟。爲肺平。此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者。是有浮上之氣。而無下翕之陰。陽無陰攝而離散。卽經謂如風吹毛。曰肺死。

肝中風者。頭目瞤。兩脇痛。行常傴。令人嗜甘。

肝脈上循督脈。會于巔。開竅於目。風入於肝。其性上搖。故頭目瞤。邪正相搏。則兩脇痛。傴者傴僂之狀也。肝主筋而膝爲筋之府。肝臟受邪。精不輸於筋膝。筋枯不伸。故行常傴。木盛乘吸胃中津液。胃虛求救。令人嗜甘也。

肝中寒者。兩臂不舉。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食則吐而汗出也。

此肝受微寒。與秋燥同治也。肝受寒邪乘脾。脾鬱則肺氣亦鬱不升。所以兩臂不舉。肝脈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挾舌本。邪鬱經隧。津不至喉。則舌本燥。然肝鬱。則膽氣不伸。故喜太息。母邪上逆於心。則胸中痛。肝之經絡自病。所以不得轉側。木鬱無暇疏通稼土。則胃不受食。食則吐。母邪臨子。故汗出也。

肝死臟。浮之弱。按之如索不來。或曲如蛇行者死。

肝屬木而主溫。其臟藏血。經謂微弦。輕虛而滑。爲肝平。此見浮之弱。是陽氣不

足。陰邪有餘也。微陽不能鼓動於脈。故按之如索不來。乃陽虛不能前導。努力奔掙。爲曲如蛇行。卽經謂新張弓弦。曰肝死。

肝着。其人常欲蹈(恐是掐字)其胸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旋覆花湯主之。

此肝邪痺于血分也。氣分受邪。而傳于血。血濇不利而痺。謂之肝着。如胸痺之類。第胸痺是上焦陽虛受寒。此肝虛受風。較之胸痺痛而不甚也。肝脈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邪氣隨經注逆胸膈。營衞不利。鬱悶脹疼。常欲蹈其胸上。以舒痺着。然其邪乃舉止有時。或陽明燥勝而發。或厥陰風勝則息。故曰先未苦時。卽將發未發之時。邪欲凌胃。所以但欲飲熱。助其胸胃之陽。衝開肝着之氣。則痛脹少疏。經謂厥陰之勝。胃鬲如寒之義也。故用旋覆花。鹹溫軟堅散結。以葱助其驅風。而下飲逆。新絳引入血分宣血。俾血行則風滅。着自開矣。

心中風者。翕翕發熱。不能起。心中饑。食卽嘔吐。

此心之經絡受風也。心爲君火。風中經絡。風火相煽。邪向于表。則翕翕發熱。翕翕者。若短羽之鳥。几几而熱也。心爲一身之主。病則主不明。十二官危。故不能起。風火合擾于胃。則心中饑。子母氣逆。食卽嘔吐矣。

心中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噉蒜狀。劇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譬如蟲注。其脈浮者。自吐乃愈。

此經絡受寒也。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若邪中心。則爲真心痛。頃刻而死矣。此徼寒客于經絡。內鬱心火。胸中嘈攪麻辣爲苦。故喻心如噉蒜狀。劇者。邪氣盛而鬱搏爲痛。經俞相引。所以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卽經謂寒氣客于背俞之脈。其俞注于心。相引而痛也。若緩者。邪正纏綿而不甚痛。譬如蟲注。綿綿不絕矣。脈浮者。乃受風邪所致。風欲上出。而非寒鬱。所以自吐卽邪去乃愈。

心傷者。其人勞倦。卽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煩。發熱當臍跳。其脈弦。此爲心臟傷所致也。

此辨心氣內傷多而風寒少也。心傷則主不明。十二官危。故人勞倦。心旣受傷。神氣不攝。火反上升。故頭面赤而下重。內鬱則心中痛而自煩。然心虛則火越于外。所以發熱。心虛不治水欲上凌。故當臍跳。子盜母氣。其脈見弦。乃心臟受傷所致也。

心死臟。浮之實如麻豆。按之益躁疾者死。

心主脈。而氣爲陽。血爲陰。氣血流利。脈亦潤澤。則心無病。經謂如循瑯玕。曰心平。此浮之實如麻豆。乃失潤澤之氣。純是狂陽躁急。按之益躁疾者。陰乘急烈無抵。陰陽俱盛。正氣敗絕。所以主死。

邪哭（恐是入字）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于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陰氣衰者爲顛。陽氣衰者爲狂。

此明顛狂同屬于心。但有氣血之分也。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但氣爲陽血爲陰。氣血虛而六淫感入。則爲癲狂。或無外邪侵入。即是他臟之氣。厥逆乘心亦能爲病。所以總謂邪入。使魂魄不安。

心主血而血氣少者。皆屬心虛。若心氣虛。則神識不斂。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因心之血虛而陽神不守。散越故耳。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而虛者受邪。若心陰之虛。他臟之陰。乘于血分。陰凝氣滯。厥逆氣喘。眴仆痰涎。神識昏冒。所謂陰氣衰者爲癲。即重陰而爲顛癇是也。若心陽之虛。爲他臟之陽。乘于氣分。陽邪熾盛。暴烈躁急。踰垣上屋。妄言罵詈。所謂陽氣衰者爲狂。即重陽者爲狂是矣。

脾中風者。翕翕發熱。形如醉人。腹中煩重。皮目瞤瞤而短氣。

此。子虛就母爲病也。火土而爲子母。賊邪傷脾。子邪乘母。故翕翕發熱。夫脾主四肢。而又主困。風入于脾。氣鬱不行。四肢怠惰。故形如醉人。然外風內濕。相合氣滯于內。則腹中煩重。氣虛不達于肌肉。皮目則瞤瞤。母病子虛。肺金無賴。故短氣也。

脾死臟。浮之大堅。按之如覆盃。潔潔狀如搖者死。

論日此五臟中風中寒之中字須要看得活變卽小邪中裏四時感冒臟受風寒本經自病現證而言毋作風痺中風之謂也但脾中寒腎中風中寒乃因脫簡無文可補予擬傷寒論中太陰自利不渴而補爲寒少陰黃連阿膠湯證補爲中風通脈四逆湯證補爲中寒不識以爲何如

經謂和柔相離。如鷄踐地。應不浮不沈。不疾不遲。爲脾之平脈。若浮之大堅。是陽邪過強。按如覆盃。陰邪亦盛。經謂重強是矣。潔潔狀如搖者。乃邪盛正虛。陰陽奔迫。欲脫之象。即經謂銳堅曰脾死。

趺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則堅。其脾爲約。麻仁丸主之。

此診趺陽。則知胃腑與臟病也。浮屬胃陽邪盛。爲胃氣強。濇屬脾陰血虛。而津

液不足。脾胃受邪。下逼膀胱。故小便數。然脾血既衰。陽氣過盛。約束胃中津液。不濡腸間。爲浮濇相搏。大便則堅。因脾約束。胃津不濡。故曰其脾爲約。所以麻仁、芍藥。生養脾血。而潤腸胃之燥。大黃、枳朴、杏仁。下氣宣行陰分之結。因陰虛津涸。不宜峻滌。故以丸藥緩攻耳。

麻仁丸

麻仁二升　芍藥半觔　大黃一觔去皮　枳實一觔炙

厚朴一尺去皮　杏仁一升去皮尖熬別作脂

右六味末之。煉蜜和丸桐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漸加。以知爲度。

腎着之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甘乾苓朮湯主之。

此寒濕浸淫腎之經絡病也。腰爲腎府。寒濕浸淫於腰。痺着腎之經絡。氣血不得轉運。故身體重。下連帶脈。則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名曰腎着。而臟腑胸腹之裏無病。所以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腎部。軀殼受邪也。

此因身勞汗出得之衣裏冷濕。而濕爲陰邪。痺於下焦。陽鬱不得輕蹻。邪應於外。則腰以下冷痛。內應則腹重如帶五千錢。以甘朮薑苓溫經健脾導濕。而清其源。則不治腎而着自愈矣。

甘薑苓朮湯

甘　草二兩　白　朮二兩　乾　薑四兩　茯　苓四兩

右四味。以水五升。煑取三升。分溫三服。腰中卽溫。

腎死臟。浮之堅。按之亂如轉丸。益下入尺者死。

腎以精血爲體。脈宜沈實而滑。反見浮堅。乃陰水全虧。陽泛于上也。按之亂如轉丸。則陰陽邪正奔迫。將欲散脫矣。益下入尺者。陰絕陽陷不至。以故主死。

問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故能噫耳。下焦竭。卽遺溺失便。其氣不和。不能自禁制。不須治。久則愈。

此上下二焦病。從中焦後天而致也。經云。上焦如霧。下焦如瀆。中焦如漚。漚者就如水之與泡相連爲一。誠有陰陽之分。而泡爲陽。水爲陰。泡之下。水之上。卽是中焦。分出上下二焦。陰陽平半矣。經謂食入於胃。長氣於陽。故上焦之氣。全

賴中焦胃氣冲和。則能生長上下二焦之氣。曰上焦受中焦氣。若中焦胃病。陰陽未和。不能消穀而長氣於上焦。濁邪反衝於心。心不受邪。故能噫耳。若胃中濁濕下流。腎間胃關不闔。不能自禁制。遺溺失便矣。所以不須治。其上下二焦。須調中焦。以待氣和。則二焦之病自愈。若果屬上下二焦自病。何云不須治耶。

師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熱在中焦者。則爲堅。熱在下焦者。則尿血。亦令淋閉不通。大腸有寒者。多鶩溏。有熱者。便腸垢。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熱者。必痔。

此分上中下三部治病也。心肺居上爲上焦。邪熱在上。勢必刑金。肺熱葉焦。因欬而爲肺痿。夫中焦乃脾胃所主。邪熱在中。與燥屎痰飲相結。而成痞滿消癉。鼓脹之類。謂之堅也。蓋下焦肝腎膀胱大小腸所主之處。或腎水虛衰。熱陷下焦。則尿血淋閉不通。或大腸受寒。傳道失職。水穀混雜不分。而爲鶩溏。鶩乃鴨也。蓋鴨乃一生無乾糞。水屑相雜。故爲鶩溏。若熱邪陷於大腸。蒸腐津液。化而爲膿。故便腸垢。或小腸受寒。寒凝血滯。而血不歸經。主下重便血。有熱者。濕熱流於大腸。而注于肛。肛受濕熱。故必痔也。

積聚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槃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臟病也。終不移。聚者。腑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爲可治。槃氣者。脇下痛。按之則愈。復發爲槃氣。

此腹中痛疾。大概有三。曰積、曰聚、曰槃氣也。仲景自下註曰。積者臟病。積因風寒暑濕感于臟陰。並挾痰飲氣血。凝結成塊。粘着一處。故終不移。而爲積。難治也。聚者。腑受六淫。邪正搏聚。隱伏不定。隨氣流動。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無形相依爲聚。故爲可治。槃氣者。由於胃氣不充。食入於胃。清濁不分。凝積脇下成塊。邪正相搏而痛。以手按之。氣散則愈。手起。邪氣復聚。而復痛。是爲穀氣之驗也。

諸積大法。脈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上積在臍旁。上關上。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少腹。尺中。積在氣衝。脈出左。積在左。脈出右。積在右。脈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

此積脈分部位而定治也。外感風寒。與痰飲凝結臟氣成積。而臟真之氣。不充於經。脈則來細。積氣沈鬱於內。故附骨也。然積之一證。非盡有形。或六淫之氣。

侵入於內。不挾痰食。附於空處。亦可爲積。嘗見積聚之脈。有沈遲緊緩滑濇弦數。又當以寒熱虛實之别。不盡細而附骨也。蓋寸口主上。經謂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脈見於寸。積在胸中。微出寸口。卽寸上微出分許。積在喉中。關上乃陰陽之界。所以積在臍旁。關前主陽。而上關上。故在心下。微下關。乃交於陰。積在少腹。而尺居純陰之位。積在氣衝。然脈出左手。氣應於左。積居在左。脈出右手。氣應於右。積居在右。脈出兩手。乃營衞氣血交會於中。虛而受邪。故積在中央。若見左右中央上下之積。卽當以其部位而處治也。蓋靈素有痃癖、腸覃、伏梁、息奔、肥氣、奔豘、痞塊。名狀悉具。仲景不復重出。但補其脈耳。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十二

痰飲

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

此以四飲爲飲病之大綱也。痰飲起於胃中。溢出胃外。上下左右臟腑表裏。隨其虛處受病。非僅痰飲、懸飲、溢飲、支飲、可盡其名所以下出諸條而互明也。

問曰。四飲何以爲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謂之痰飲。飲後水流在脇下。欬唾引痛。謂之懸飲。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欬逆倚息。短氣不得臥。其形如腫。謂之支飲。

此四飲之由而兼證也。四飲雖殊。其源同出於胃。內經總謂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溢入肌皮腸胃之外也。又謂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

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如是則津液佈於周身。氣血充於肌肉。而無痰病矣。脾虛失其常度。而脾不散精。肺不通調。水精不布。津液水飲化爲痰飲。則五臟失受胃濟。真氣不充於肌肉。所以其人素盛今瘦。若痰飲從胃下流于腸。如水走腸間。瀝瀝有聲。經謂溢入于腸也。飲後水流在脇下者。乃飲積于胃。腠理不密。如汗縶縶。橫溢胃外。流于脇下。而爲懸飲。懸飲者。猶物懸掛其處之義也。脇乃陰陽之道路。懸飲阻抑往來之氣。欬則氣吸弔動於脇。欬唾則引痛矣。蓋脾肺之氣不能轉運。飲水流行。泛於四肢皮膚肌肉之間。即當汗出而愈。設不汗出。凝逆經隧。身體疼重而爲溢飲。經謂溢入肌皮是也。若溢出于胃。從下注上。貯于胸膈之間。壅遏肺氣。上逆而內則欬逆倚息。短氣不得臥。外應皮毛。肺氣壅而不行。則如腫。故爲支飲也。

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　水在肺。吐涎沫。欲飲水。　水在脾。少氣身重。　水在肝。脇下支滿。嚏而痛。　水在腎。心下悸。

此邪氣壅逆致飲也。飲之爲病。內經但言溢入肌皮腸胃之外。仲景推廣其義。曰腸間。曰脇下。曰四支。曰胸膈。及于五臟。要知各隨虛處現證。無所不至矣。或

謂脾氣不運。津液化爲痰飲。但言其常。有五臟氣虛。邪襲成痰。言其變也。若包絡膻中。宗氣虛而痰飲隨虛上溢。貯于胸中。或邪實不宣。抑鬱心火。火不能降。水欲上凌而不能升。水火相持。故心下堅築。如痞氣之類。阻抑呼吸不利。則短氣。築水爲心賊。故惡而不欲飲也。　肺主呼吸。行營衛而布津液。虛則通調失職。水飲反溢于肺。實則氣壅不宣。津化爲痰。隨氣上溢。故吐涎沫。涎沫去而肺熱虛燥。故欲飲水而潤之。　脾具乾健之陽。爲生化之源。與胃行其津液。虛則水飲不行。反積在脾。實則痰壅。而脾氣不運。五臟無賴。則少氣。陰濕滯而陽氣鬱。故身重也。　肝經布于兩脇。與膽爲表裏。肝虛則膽亦虛。東方生氣不升。津化爲飲。反流脇下。實則生氣不升。痰阻經隧。脇下支滿。然嚏則氣促于胸。故痛也。　腎爲胃關。相火寄之而爲決瀆。腎氣虛實。關門皆致不利。飲反流腎。腎陰盛而欲上凌心。君主不寧。心下悸也。

夫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掌大。　留飲者。脇下痛引缺盆。欬嗽則輒已。　胸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脈沈者。有留飲。

此三條互明飲隨虛處而入也。心下即胸膈之間也。背爲胸之府。全賴宗氣宣

布。令胸曠中若太虛。其或氣虛。則心下之留飲。溢于胸中。偏着于背。阻抑督二脈不升。則胸背不溫。故背寒冷如掌大。　飲流脇下。鬱遏厥陰。經氣不宣。故痛引缺盆。然欬嗽則氣往上提。提通缺盆脇下之氣。則輒已。此復補懸飲之未備耳。　飲留胸中。偏阻肺之呼吸不利。其人則短氣。心火不能下降而反上灼喉舌。則渴。壅逆肺之治節。周身氣不宣行。痰飲橫流于四肢關節。爲歷節痛。此明支飲。甚則變爲溢飲矣。蓋留飲乃氣鬱水積。故謂脈沈者。有留飲也。

膈上病痰滿喘欬。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

此伏飲招邪發病也。肺與膀胱爲子母。其氣呼吸相通。然太陽之氣上貫于胸膈。太陰之氣下達于膀胱。二氣不利。則飲留胸膈。以致陽腠不密。內飲而招外邪。襲入。內外合邪。壅逆肺氣。則膈上病痰滿喘欬。但膀胱外受其邪。發則吐而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而招邪發病。乃因痰濕陰勝而致衞陽氣洩。所以其人振振身瞤劇。故曰。必有伏飲。

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虛。脈偏弦者。飲也。

此外感停水成飲也。邪熱乘脾。脾肺困極。故飲水多。轉輸失職。則水停心下。入脾射肺。必暴喘滿。脾虛胃熱。則食少飲多。甚者。氣弱不化。反挾腎陰凌心。則悸。微者。但阻肺氣不利。而爲短氣。蓋水停由于大下傷脾。陽不運化。以致水泛木浮。故脈雙弦。弦者。減也。乃胃陽氣減。故爲寒也。如雙弦之脈。非不屬飲。乃傷脾陽。水泛於脾。當救陽氣爲急。故不言飲而言寒。偏弦乃屬木火熾旺。火炎土燥而生熱痰。卽當平肝逐飲。故謂飲也。

肺飲不弦。但苦喘短氣。　支飲亦喘。而不能臥。加短氣。其脈平也。

此明肺飲支飲。脈不弦也。痰飲之源。由於木盛制脾。不與胃行津液。化而爲飲。故脈見弦。此因肺氣自傷。通調失職。不能佈散津液。化爲痰飲。存貯胸膈。阻抑呼吸。肺氣不得升降。苦喘短氣。不因木旺乘脾致飲。故脈不弦。乃指水在肺之脈也。　支飲因上焦宗氣虛而脾土不溫。津液化爲痰飲。隨虛上溢胸中。壅逆宗肺。胃氣不得升降。喘不能臥。而加短氣。亦不由木邪乘土。故脈平而不弦。卽水在心是也。

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

此言痰飲屬陰。當用溫藥也。脾失健運。水濕釀成痰飲。其性屬濕而爲陰邪。仲景闡發歲土太過。濕淫於內。治以苦熱之旨。故當溫藥和之。卽助陽而勝脾濕。俾陽運化。濕自除矣。

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苓桂朮甘湯主之。

此出支飲之方也。心下痰飲。由於清陽不運。肝腎之陰。反溢於上。津液化痰。貯於胸膈。則胸脇支滿目眩。方用桂枝辛溫。和營衞而通陽氣。甘草白朮。健脾燥濕。而治風眩。水濕同類。所以茯苓瀉腎而伐痰飲之源。故方後云服之小便則利。

苓桂朮甘湯

茯　苓四兩　桂　枝三兩　白　朮三兩　甘　草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小便則利。

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朮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方見婦人雜病中

此治微飲出方也。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若心肺陽虛不運。微飲畜于心下。呼氣不得歸源而短氣者。用苓桂通陽滲濕。朮甘培脾轉運輸滲。微飲自從小

便而去。蓋少陰爲樞。肝腎陽虛。開闔失職。水飲下流于腎。阻抑吸氣。不歸于腎而短氣者。當以腎氣丸。益火之源。俾陽機健運。開闔有權。淸濁分而微飲自從小便而去。故腎氣丸亦主之。卽水在腎之正方也。要知苓桂朮甘治脾虛水泛爲的。腎氣丸。陰陽開闔有權。乃治腎虛濕淫。此爲二大法門也。

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爲留飲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

此伏飲之方也。留飲壅積心下。陰霾陽鬱。以致營衞不利。經隧不通。脉則伏矣。然陽氣雖被陰邪所困。或時努力伸舒。伏飲無所容聚。故欲自利。而利去痰飲。心胸卽覺反快。第陽氣偶得伸舒而自利。然終不能恆敵其陰。所以留飲雖去。而不能盡除。仍復心下續堅滿。故當乘其陽氣轉動之機。以半夏滌飲。芍藥收陰。但甘草與甘遂相反。用之何也。蓋痰飲結伏。心下堅滿。所以借其反亂之勢。而居撥正之功。努力分爭。俾伏飲無地可容。剗盡堅壘之根。胸中卽得太虛之曠。可爲蟠蚌相爭。漁翁得利。恐急烈太驟。致傷眞氣。以蜜和之。而制其毒。

甘遂半夏湯

甘　遂 大者三枚　半　夏 十二枚以水一升煑取半升去滓　芍　藥 五枚

甘　草 如指大一枚炙 一本無

右四味。以水二升。煑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藥汁。煎取八合。頓服之。

脈浮而細滑。傷飮。　脈弦數。有寒飮。冬夏難治。　脈沉而弦者。懸飮內痛。病懸飮者。十棗湯主之。

此飮脈有寒熱表裏之分也。津液化飮而不化血。經脈無濟。故脈浮細滑。蓋滑屬陰氣有餘。而爲水象。見浮細之中而帶滑。爲傷飮也。　脈弦數者。木火過盛。土鬱不伸。水濕不流。化而爲飮。飮乃屬陰。故爲寒飮。若冬月脈應沉靜。而反弦數。夏月陽氣旺而反得水濕之飮。脈證與時相違。曰冬夏難治。　沉爲水鬱于裏。弦主衛氣不行。津液凝滯。化而爲飮。流注脇下。故爲懸飮。飮阻陰陽道路之氣不宣。則內痛也。是以十棗調固脾胃。而運水濕。大戟芫花甘遂。共逐臟腑經絡之痰飮。俾飮去則元氣自復。所以不畏其峻。即水在肝之主方也。

十棗湯

芫　花 熬　甘　遂　大　戟 各等分

右三味。擣篩。以水一升五合。先煑肥大棗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七。羸人服半錢。平旦溫服之。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錢。得快之後。糜粥自養。

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

此出溢飲之方也。溢飲者。風寒傷于胸膈。表裏氣鬱不宣。則飲水流行。歸于四肢。皮膚腫滿。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此表裏風寒兩傷。偏于表寒多者。故以麻桂二湯去芍藥。加石膏。爲大青龍。並驅表裏之邪。石膏以淸風化之熱。使陽氣通而邪從汗解。飲從下滲。或因寒邪而偏傷於內。脾胃氣逆。痰飲溢出軀殼肌肉之間。浮腫疼重者。當以小青龍湯。逐痰解表。使內外之飲。無地可容。故小青龍亦主之。

大青龍湯

麻黃（六兩去節）　桂枝（三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

杏仁（四十箇去皮尖）　大棗（十二枚）　石膏（如雞子大碎）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末。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溫粉粉之。

小青龍湯

麻黃三兩去節　甘草三兩炙　桂枝三兩去皮　芍藥三兩
五味半升　乾薑三兩　半夏半升　細辛三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沈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湯主之。虛者。即愈。實者。三日復發。復與不愈者。宜木防己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

此風寒並舉而出治法也。風寒入內。阻遏脾肺之氣。津液不行。化爲痰飲。凝塞胸膈。射肺則喘滿。寒凝心下而爲痞堅。腎邪上應。其色黑。卽鼻頭色微黑。有水氣之義也。所以甚者面色黧黑。其脈沈緊者。乃寒入于營之脈。邪機內向。所以吐下之而不愈。而醫者不識風寒兩邪。單用木防己湯。然而防己味辛氣溫。能散留飲結氣。又主肺氣喘滿。石膏辛甘微寒。主心下逆氣喘急。而清風化之熱。人參消膈飲而補心肺不足。以桂枝辛熱。通血脈開結氣而驅風。此但治其風。若風邪壅逆氣分者。服之風去卽愈。謂虛者卽愈。若挾寒邪入于血分。深連下

焦第風去而寒實未除。雖愈。故三日復發。所以復與木防己湯而病不愈。故就以此湯去石膏氣分之藥。加芒硝入陰以開痰結。驅逐病根。茯苓以伐腎邪。兼瀉心下之痞耳。

木防己湯

木防己三兩　石　膏十二枚雞子大　桂　枝二兩　人　參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分溫再服。

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

木防己二兩　桂　枝二兩　茯　苓四兩　人　參四兩

芒　硝三合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去滓。內芒硝。再微煎。分溫再服。微利則愈。

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

此卽水在心之主方也。心脾陽氣不振。津液水濕。混化爲飲。上溢胸膈。隔火上焰。故苦冒。水流入肝。則眩也。所以白朮健脾燥濕。使水不聚化痰而上逆。澤瀉味鹹入腎。以瀉水飲之源。俾支飲去而眩冒自止。

澤瀉湯

澤　瀉五兩　白　朮二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煑取一升。分溫再服。

支飲胸滿者。厚朴大黃湯主之。

此胸滿上焦病也。厚朴大黃。即小承氣湯。原爲疎滌傷寒氣分。無形熱結而設。此支飲胸滿。性屬濁陰而溢上焦。當以溫藥和之。設誤以小承氣。中焦寒潤之藥。而治上焦之滿。則誅伐無過。增害不淺。或因外感熱邪。傳于胃腑。燥爍津液。飲水過多而成支飲胸滿。用之通其熱結。俾支飲自化。若脈雙弦。又不可用。予竊思非仲景本意。編書者誤也。

厚朴大黃湯

厚　朴一尺　大　黃六兩　枳　實四枚

右三味。以水五升。煑取二升。分溫再服。

支飲不得息。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方見肺癰中

此支飲偏溢于肺也。支飲貯灌胸膈。上注于肺。氣逆則呼吸難以通徹。故不得

息。然急則治標。所以大棗養胃和中。葶藶以瀉肺實。俾肺氣通調。脾得轉輸則支飲下滲。卽水在肺之方也。

嘔家本渴。渴者爲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

先嘔却渴。此爲欲解。若嘔而不渴。則有寒飲在膈間作嘔。故不渴也。與小半夏湯以散之。

小半夏湯方

半　夏一升　生　薑半斤

右二味。以水七升。煑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半夏消痰飲。生薑下逆氣。氣下飲消。其嘔自止。幷主諸嘔吐。穀不得下。

腹滿口舌乾燥。此腸間有水氣。卽用防己椒目葶藶大黃丸主之。

痰飲留于中則腹滿。水穀入于胃。但爲痰飲。而不爲津液。故口舌乾燥也。上證曰水走腸間。瀝瀝有聲。故謂之痰飲。此腸間有水氣。亦與水飲不殊。故用此湯。以分消水飲。

防己椒目葶藶大黃丸方

防己　椒目　葶藶熬　大黃各一兩

右四味爲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大。先食飲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若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兩。

此水氣在小腸也。防己、椒目導飲于前。清者得從小便而出。大黃、葶藶推飲于後。濁者得從大便而下也。此前後分消。則腹滿減而水飲行。脾氣轉而津液生矣。若渴則甚於口舌乾燥。加芒硝佐諸藥。以下腹滿而救脾土。

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於前小半夏湯方加茯苓三兩。半夏用以去水。生薑用以止嘔。茯苓用以利水。三味相將。止嘔而治水飲。則眩悸自止。

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癲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腎邪凌心。則心下悸。自病則臍下悸。假令羸弱之人。腎氣素虛。腎主水。虛則水飲從而客之。則築築然作悸也。夫子病及母。水寒射肺。泛溢上焦。則清道不利。膈間爲濁。是以吐涎沫而癲眩也。與五苓散。以散水飲之方也。

五苓散

澤瀉一兩一分　猪苓三分去皮　茯苓三分　白朮三分
桂枝二分

右五味。爲末。白飲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煖水。汗出愈。

論曰。痰迺邪鬱氣逆。津液所化。飲因邪鬱外水內蓄而成。二者之質雖別。其治則一也。經謂溢飲者。渴暴多飲。溢入肌皮腸胃之外。一言包括。妙義無窮。而金匱推廣其義。曰四飲。曰五臟。曰背寒冷如掌大。脇下痛引缺盆。四肢歷節痛。吐發寒熱。背痛腰疼。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胸脇支滿目眩。種種諸證。皆從胃中一源流出。但標現不同。故立苓桂朮甘湯。腎氣丸溫藥。以治寒邪致飲之本。甘遂半夏湯反劑。以治伏飲之標。十棗湯峻劑。以治懸飲內僻。大小青龍湯。以治風邪而致飲溢于表。木防己湯涼劑。宣治風寒兩感之熱飲。澤瀉湯滲劑。以治冒眩氣虛之飲。厚朴大黃湯下劑。以治熱結之停飲。葶藶大棗湯瀉劑。以治痰實于肺。小半夏湯潤劑。以治飲停上逆而嘔。己椒藶黃丸通劑。以治腸間之飲。小半夏加茯苓平劑。以治嘔痞眩悸。五苓散滲劑。專治下焦腎氣鬱閉之飲。而仲景以慧光普照。週遍表裏臟腑。上下氣血虛實寒熱諸法。示人臨證。雖證變無

窮。自能方變無窮。若以成方療病。誠百病未有一二相恰其彀。當參方論之意。不可執用方論之方。凡病皆然。則爲良工。

附方

外臺茯苓飲　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後。心胸間虛。氣滿不能食。消痰氣。令能食。

脾虛不與胃行津液。水蓄爲飲。貯於胸膈之間。滿而上溢。故自吐出水後。邪去正虛。虛氣上逆。滿而不能食也。所以參朮大健脾氣。使新飲不聚。薑橘枳實。以驅胃家未盡之飲。曰消痰氣。令能食耳。

茯苓三兩　人參三兩　白朮三兩　枳實二兩
橘皮二兩半　生薑四兩

右六味。以水六升。煑取一升八合。分溫三服。如人行八九里。進之。

欬嗽　此與肺脹肺癰之欬嗽不同而肺脹肺癰乃從起之證此因飲蓄相搏而欬所以另立一門也

久欬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脈虛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

也。治屬飮家。

此當與前膈上病痰滿喘欬之條參看。則合金匱之意。然列欬嗽於痰飮之後。乃因痰飮致欬而立言也。蓋久欬數歲。是非虛勞欬嗽。乃脾肺素本不足。肺氣滯而不利。津化爲飮。上溢胸中肺葉空竅之處。即支飮伏飮之類。內之伏飮相招風寒襲入。內外合邪而發。世謂痰火。屢屢舉發者是矣。然久欬必是邪正兩衰。其脈故弱。脈證相應故爲可治。實大數者。邪熱熾盛。陰氣大虧甚者必造於亡。故主死也。脈虛者。乃上焦膻中宗氣不布。痰飮濁陰。上溢胸中。氣逆上衝。所以苦冒。冒者。瞑瞑黑花昏暈之類。因其人本有支飮。存蓄胸中。則當治其支飮。而欬自寧。故治屬飮家。

欬家其脈弦。爲有水。十棗湯主之。方見痰飮門

此懸飮脈弦致欬。當治水也。木盛則脈弦。乘脾則致飮不消。爲有水。水飮射肺則欬。因水致欬。故以十棗安和脾胃。大戟芫花。峻逐停蓄之水。俾水去則土強。而欬自止。

夫有支飮家。欬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宜十棗湯。

此支飲而欬當救陽也。上焦。乃清陽主之。陽微則支飲上溢胸鬲膻中。抑鬱心火不得下通。反淫於肺。則欬煩胸中痛。飲拒胸間。清陽氣亂。陽傷陰盛。故當卒死。其或陽氣未至敗絕。而不卒死。或至百日。或一歲。勢必陰邪擊剝陽氣散脫則死。故用十棗湯急逐其邪。俾陽得攸寧。則欬煩自止。未必盡至於死也。

欬逆倚息不得臥。小青龍湯主之。方見痰飲中

此表裏合邪之治也。肺主聲。變動爲欬。胸中素積支飲。招邪內入。壅逆肺氣。則欬逆倚息不得臥。是形容喘逆。不能撐持體軀。難舒呼吸之狀也。故用小青龍之麻桂甘草。開發腠理。以驅外邪。從表而出。半夏細辛溫散內伏之風寒。而逐痰飲下行。乾薑溫肺行陽。而散裏寒。五味白芍。以收肺氣之逆。使表風內飲一齊而解。此乃寒風挾飲欬嗽之主方也。

青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寸脈沈。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少腹上衝胸咽。手足痺。其面翕熱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衝氣。

此下皆服小青龍湯。外邪解而裏飲未除。擾動內陽之變也。表邪雖退。內飲未

消。拒格胸間。心火不得下達。反刑肺金。則多唾口燥。猶如肺痿之類也。但飲爲陰邪。而內僻則陽氣衰微。故寸脈沈。下焦陽微。故尺脈微。而手足厥逆。因服青龍散劑擾亂下焦虛陽。卽隨衝任之脈。厥而上行。故氣從少腹上衝胸咽。至於手足痺而不用。真陽以挾胃熱上衝。其面翕熱如醉狀。衝氣復反下流陰股。不歸腎間而行決瀆。故小便難。衝氣往返擾動胸中留飲。則時復冒。故易桂苓以逐衝氣歸源。五味收歛肺氣之逆。甘草安和脾胃。不使虛陽上浮。此乃救逆之變方也。

桂苓五味甘草湯

桂　枝四兩去皮　茯　苓四兩　五味子半升　甘　草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煑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衝氣卽低。而反更欬。胸滿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湯去桂。加乾薑細辛。以治其欬滿。

此衝氣低而更欬之方也。肺中伏匿之寒。爲飲所滯而未散。故服茯苓桂甘五味。衝氣雖低。而更欬胸滿。所以去走表之桂枝。加乾薑細辛。氣雄純陽。入肺散寒而治欬滿。

去桂加薑辛湯

茯　苓四兩　五味子半升　甘　草三兩　乾　薑三兩

細　辛三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欬滿卽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薑爲熱藥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爲支飲也。支飲者。法當冒。冒者。必嘔。嘔者。復內半夏。以去其水。

此支飲內蓄而復發也。欬滿卽止。肺之風寒已去。而更發渴。衝氣復發者。飲滯外邪。留於胸膈未除也。卽以細辛乾薑熱藥推之。若無痰飲內蓄。而服細辛乾薑熱藥。助其燥熱。應當遂渴。而渴反止者。是內飲上溢喉間。浸潤燥熱。故不作渴。但阻胸中陽氣。反逆上行而冒。然冒家。陽氣上逆。飲亦隨之而上。故冒者必嘔。嘔者。于前去桂茯苓五味甘草湯。復內半夏。消去其水。嘔卽止矣。

苓甘五味薑辛半夏湯

茯　苓四兩　甘　草二兩　細　辛二兩　乾　薑二兩

半　夏半升　五味子半升

右六味。以水八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水去嘔止。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其證應內麻黃。以其人遂痺。故不內之。若逆而內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

此肺虛皮膚致腫也。服前藥水去嘔止。屢因衝氣奔逆傷肺。通調失職。肌表氣滯不行。其人形腫。遂於茯苓去桂五味甘草湯。加杏仁。利肺氣而退其腫。然此腫。與無水虛腫爲氣水同義。當用青龍湯汗散。故曰其證應內麻黃。但衝氣數擾傷陰。病因屢變。表氣虛弱。厥逆痺而不仁。所以可嚀不可內之。若逆而內之。則陽氣解散。必爲厥矣。此痺而不仁。因血虛氣滯。陽無所附。汗則無陰可傷。反傷陽氣。謂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夏杏仁湯

茯　苓四兩　甘　草三兩　五味子半升　乾　薑三兩

細　辛三兩　半　夏半升　杏　仁半升去皮尖

右七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若面熱如醉。此爲胃熱。上衝熏其面。加大黃以利之。

此擾真陽動挾胃熱之治也。足陽明經絡。循面入鼻頞交。胃素積熱。衝氣擾動。上衝於面故面熱如醉。即於茯苓五味甘草湯。少加大黃。微微潤下。以洩胃火之逆。然雖寒熱並行。各自爲功。而不相悖也。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杏大黃湯

茯苓四兩　甘草三兩　五味半升　乾薑三兩

細辛三兩　半夏半升　杏仁半升　大黃三兩

右入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服。

先渴後嘔。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此渴嘔分先後而辨證也。水停心下。拒格心火。灼乾喉舌。爲先渴。然渴必欲飲。飲入於內。新舊之水。併聚於膈。勢必上逆而出。故爲後嘔。則爲水停心下因飲致嘔。爲屬飲家。當治其飲。不必治嘔。故以半夏茯苓滌飲。生薑止嘔而下逆也論曰。經謂邪氣在肺。則令人欬。又有五臟之邪。各傳與肺而欬。若臟邪不已。則移於六腑之欬。雖有外內合邪。總皆屬於肺也。金匱推廣其義。補示邪因痰入。欬爲痰興。而分表裏虛實。立法施治。故懸飲久欬脈弦。用十棗攻痰。小青龍兩

解外風內飲之欬。然服小青龍湯。發散之劑。擾動下焦虛陽。上衝諸變。則用茯苓、桂枝、五味、甘草。以收衝氣之逆。去桂加乾薑。溫治伏寒。加半夏治挾支飲之欬嘔。加杏仁。以退肺氣之腫。加大黃。治胃火上逆熏面之熱。此皆六經而挾內蓄痰飲。陰陽氣血虛實進退之治。然治欬最難。務須委曲搜求。當辨外感內傷。庶無悖謬。此因痰飲致欬立言。當與肺癰、肺痿、肺脹參合則備。然有內傷陰虛陽盛。吐血欬嗽。是屬虛勞標證。當以甘藥調之。所以仲景不與風寒並論也。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卷十三

消渴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卽吐。下之不肯止。

此傷寒論中。邪傳厥陰。縱橫爲病也。邪居厥陰。木邪挾火。縱橫無忌。乘吸胃中津液。兼耗腎水。上渴下消。故飮水多而小便少。謂之消渴。而水火通氣。邪逆於心。則心中疼熱。拒格胃氣不伸。則饑不欲食。邪機上向而氣逆。食卽吐矣。木邪盛而上氣必衰。若施下法。乃誅伐無過。徒傷胃氣。木邪肆逼胃中水穀下奔。則利不止。蓋引厥陰經文。而彰著雜證消渴者。何也。乃因木挾火邪。消耗胃中津液是同。然嘗見消渴。舌上黑胎眼瞎而死者。要知水絕木枯自焚而滅也。

寸口脈浮而遲。浮卽爲虛。遲卽爲勞。虛則衞氣不足。勞則營氣竭。趺陽脈浮而數。

浮卽爲氣。數卽爲消穀而大堅。氣盛則溲數。溲數卽堅。堅數相搏。卽爲消渴。

此明營衞兩虛而成消渴也。寸口主氣。先因營氣竭。而後致衞虛不歛。故寸口脈浮。是不因風而浮也。營氣竭而衞不獨行。則脈遲不因虛寒而遲也。此乃火爍營虛。曰浮卽爲虛。勞傷營氣。衞氣行滯。曰遲卽爲勞。互相言之。虛則衞氣不足。勞則營氣竭。正明營衞皆虛致病。此雖營衞兩竭。五臟皆虛。而惟腎精更爲不足。木火無制。乘吸胃中津液枯燥。故趺陽脈浮而數。然浮脈屬陽主氣。曰浮卽爲氣。數脈爲熱。熱卽爍胃而能消穀。消爍不已。熱結於中。則爲大堅。而氣盛逼迫。邪陷前陰則溲數。若溲數則腸胃熱結愈堅。津液愈竭。故曰堅數相搏。卽爲消渴。此叮嚀營竭衞虛。治當調和營衞。養陰配陽。毋以過伐衞氣也。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腎氣丸主之。方見婦人雜病中

此腎精不足。爲下消也。男子兩字。是指房勞傷腎。火旺水虧而成消渴。清徹底蘊。精妙極矣。蓋腎中真水虛衰。相火無制。胃關大開。但有消陰之勢。而無攝木之能。挾木乘胃。逼迫水飲。直從膀胱溺出而無抵止。故渴而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並及胃腎津精血液。盡皆消耗。然腎虛則相火散爛不收。故用六

味丸。滋起腎水。俾陽氣根於陰水。桂附收攝元陽入腎。蒸騰腎水。而制中上二焦之火。真乃取坎填離。以啓黃庭之祕。俾心相不致燎原。則消渴止矣。

渴欲飲水。口乾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方見中暍門）

此氣分之渴而出方也。渴欲飲水。口乾燥者。乃上焦肺胃之氣熱盛。津液枯涸。故以人參粳米。補養肺胃之元。石膏知母。專清風臨肺胃之熱。而生津液。甘草以和中氣。蓋此傷寒陽明證的藥。而消渴用之者。病同肺胃氣熱津枯。則一也。

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此傷寒外邪傳裏。堅固不散。則渴欲飲水不止。是以文蛤味鹹。軟堅而潤燥除熱。取用一味。專力而已。

文蛤散

右一味。杵爲散。以沸湯五合。和服方寸七。

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宜利小便發汗。五苓散主之。（方見痰飲中）

此非真消渴也。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是傷寒經邪傳入膀胱腑熱。連及肺之上源亦熱。故外有微熱。而內爲消渴。是以五苓散。潔淨府而發汗。兩解經

腑之邪。則不治渴而渴自止。若內傷消渴。豈有發汗之理哉。

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方見卷首中

此亦非真消渴也。傷寒太陽陽明熱邪未清。故脈浮發熱。渴欲飲水。胃熱下流。則小便不利。故以猪苓湯導熱滋乾而驅胃邪下出也。

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此亦非真消渴也。傷寒太陽腑熱入胃。渴欲飲水。裏邪拒格。所入之水則吐。名曰水逆。然太陽陽明經腑之邪未解。所以桂枝解表。合四苓而瀉腑邪也。以上四條。編書者誤入。

論曰。經謂二陽結。謂之消者。胃爲受病之總司。第有內傷外感。消穀消水之分也。又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傳爲風消。心移熱於肺。爲膈消。心移寒於肺。爲肺消者。乃受外邪而致消也。使外邪去而不治渴。則渴自愈。謂心肝脾肺腎之脈。微小爲消癉。五臟柔脆。善病消癉。大腸移熱于胃。善食而瘦。胃移熱于膽。曰食㑊消癉肥貴人。膏粱之疾者。皆由內傷營衞質弱所致。須養營調衞之治也。金匱補拈厥陰消渴。氣上衝心者。乃木盛土衰。雖因外邪所致。而內損則一也。又謂

寸口脉浮而遲。浮卽爲虛。遲則爲勞。虛則衛氣不足。勞則營氣竭。趺陽脉浮而數。數爲消穀。乃內傷營衛而血虛。氣盛化火。故消水穀。又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乃迺傷腎陰。相火熾盛。而爲下消矣。然觀內經金匱。皆由木火旺而金水衰。胃中營虛受熱。而爲總司。當須濟水之主。以鎭陽光。更以先後二天陰陽參治爲善。

小便不利淋

淋之爲病。小便如粟狀。小腹弦急。痛引臍中。

此言砂石淋也。小便滴瀝艱出。痛苦難忍。謂之淋。但淋者。乃胃中濕熱流于膀胱。氣滯而津液不行所致。然陰虛火熾。濕熱與津精凝結。互蒸如石。曰小便如粟狀。若熱在下焦血分。則爲尿血。氣分則淋閉不通。然火鬱氣閉。反從膀胱上逆于小腸。故小腹弦急。痛引臍中也。

趺陽脉數。胃中有熱。卽消穀引飲。大便卽堅。小便卽數。

此明胃中濕熱。非爲消穀。卽爲便數也。趺陽脉數。則爲胃熱。胃熱必傷津液。則

當上爲消穀引飲。下爲大便必堅。然不消穀便堅。乃胃邪下流。偏滲膀胱氣化急速。故小便數也。

小便不利者。有水氣。其人若渴。用栝蔞瞿麥丸主之。

此言胃中寒濕下流爲病也。寒濕下流。抑鬱膀胱之氣不化。則小便不利。爲有水氣。然寒濕壅于下。真氣反逆肺胃。化而爲熱。則渴。故用括蔞根專清浮上之熱。薯蕷健脾而燥胃濕。瞿麥茯苓。通利膀胱宿水。以附子驅寒。行陽化氣而爲嚮導。俾小便利而水卽除矣。蓋本經腫論腰已下腫者。當利其小便。而不見其方。觀此方後云。小便利。腹中溫爲知。似乎在于水腫。腹冷小便不利之方。想編書者誤入。俟高明細詳用之。

栝蔞瞿麥丸

薯　蕷三兩　栝蔞根二兩　瞿　麥一兩　附　子一枚炮　茯　苓三兩

右五味末之。煉蜜爲丸。梧子大。飲服二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溫爲知。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並主之。

此風熱下鬱之方也。風熱壅于下焦氣分。鬱化爲火。非凉滑之藥。則邪不除。故用蒲蓆燒灰。因其質輕氣薄。而生水澤。同滑石。能通諸竅。利小便而除濕熱也。若濕熱在于血分。當以白魚養。開胃下氣。善利水濕。蓋髮乃血之餘。以此引滑石白魚。入陰而利小便。除其濕熱也。夫濕熱壅于膀胱。則爲淋。然傷腑未有不傷于臟者。故用白朮健脾。茯苓滲濕。不使下流入腎爲病。以戎鹽養水軟堅。而除陰火。故二湯並主之。

蒲灰散

蒲　灰半觔　滑　石一觔

右二味杵爲散。飲服方寸七。日三服。

滑石白魚散

滑　石一觔　亂　髮燒一觔　白　魚一觔

右三味。杵爲散。飲服方寸七。日三服。

茯苓戎鹽湯

茯苓半觔　白朮二兩　戎鹽彈丸大一枚

右三味。先將茯苓白朮。煎成入鹽再煎。分溫三服。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此傷寒論中之戒語也。熱在下焦爲淋。而下焦腎與膀胱所主。若發其汗。重傷津液。膀胱氣化則亂。邪熱壅閉。必便血矣。

論曰。經謂手太陰虛。小便遺數者。乃肺金虛而受熱也。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者。胃陰虛也。有癃一日而數十溲者。心火盛而乘陰。陰不足也。肝所生病。遺溺閉癃者。風熱之盛也。思想無窮。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者。肝火盛而內傷陰血所致也。脾傳之腎。曰少腹寃熱而痛出白者。陰水虧而濕淫所勝。腎與膀胱受邪也。足少陰實則癃閉。脈微急。不得前後者。腎經本寒而標熱也。胞移熱于膀胱。則癃溺血者。精虛而火盛也。督脈爲病癃者。陽邪壅逆也。凡淋之一證。五臟六腑。寒熱虛實皆致其病。而金匱獨補趺陽脈數者。專明胃中濕熱下流。內蒸津液如粟狀。兼之寒濕風濕。致傷氣血。而胃爲邪之本。膀胱爲受病之總司。故出括蔞瞿麥丸以治寒。蒲灰散以治熱。白魚散以治血分之

濕。戎鹽湯補陰利水而軟堅。然氣血寒熱虛實皆備。當以靈素爲經。金匱爲緯。互相參治。則盡善矣。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携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十四

水氣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

此明浮腫則一。但有表裏陰陽虛實風寒濕熱之殊。故立五名爲之大綱。而脈證標本變化之微。詳悉諸篇。

風水。其脈自浮。外證骨節疼痛惡風。皮水。其脈亦浮。外證胕腫。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正水。其脈沉遲。外證自喘。石水。其脈自沉。外證腹滿不喘。黃汗。其脈沉遲。身發熱。胸滿。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膿。

此分辨四水黃汗脈證也。風傷于衛。衛盛風微。氣強致腫。故爲風水。邪居氣分。其脈自浮。衛受風邪。不與營和。身腫而骨節疼痛。邪在肌表。則惡風也。夫肺之

皮毛受邪。抑鬱肺衞之氣不利。身腫而爲皮水。邪傷皮毛。其脈亦浮。外證胕腫。按之沒指者。乃氣凝皮膚爲腫。但鬆軟不堅耳。軀殼受病。故不渴。邪鬱氣強。非風主病。而不惡風。其腹如鼓。乃言滿之甚矣。然風皮二水。邪皆在表。俱當發汗。開鬼門之法也。正水者。因房勞汗出。或風或寒。感入腎間。鬱遏真陽。不宣則胃關不利。外水聚胃逆氣皮膚泛溢爲腫。裏氣上逆則喘。寒盛陽虛。故脈沉遲。乃腎虛爲本。受邪爲標也。蓋內經闡明房勞受風致腫。而爲風水。乃邪感於氣分。而屬陽爲熱。金匱補發寒邪傷于精血。而屬陰爲寒。或有風寒兩傷精氣所致。而寒熱虛實。又當以脈證辨之。有不因外邪。而內傷腎中真陽。不能鎮攝陰水。泛濫皮膚而腫者。是爲虛寒。元氣傷敗之證。不在此列。然不惟風寒二邪致腫。卽暑濕燥火。皆能入腎爲腫。良工須在臨證參詳寒熱而治之。凡脾胃濕盛。內傷真陽。土濕流于小腹之間。與肝腎陰氣凝結。堅硬如石。謂之石水。陰邪下結而不上干。其脈亦沈。故外證腹但滿而不喘也。黃汗者。乃入水致傷心營。營衞兩痺。故脈沈遲。陽氣壅逆。則身發熱。邪鬱上焦。而爲胸滿。陽氣不運。則四肢頭面腫。營血受邪。濕熱相蒸。營氣外越。故黃汗出。久而不愈。營衞壅極。必致惡瘡。

而腐潰癰膿也。

脈浮而洪。浮則爲風。洪則爲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爲隱疹。身體癢。癢者爲泄風。久爲痂癩。氣強則爲水。難以俛仰。風氣相繫。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爲風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爲黃汗。

此風水痂癩黃汗。同見浮洪之脈。而以證辨也。浮爲風邪在表。洪爲裏氣有餘。然氣有餘便是火。而外風傷衛。風火相鬱于肌肉之間。故脈浮而洪。但浮洪之脈。當辨風氣之強弱。乃強者而爲主病。故風強侵于肌肉。則發癮疹而不病水。因風性輕揚而主動。與內火相繫。故身體爲癢。癢者。膚腠不密。陽氣疎泄。汗出津傷。故爲泄風。久而不愈。氣血兩痺。營衛熱腐蒸腐爲蟲。乃成痂癩而變癘風矣。若內氣強于風而化火。是氣爲主病。然氣雖強則邪正合而不去。以致風火相搏。壅塞決瀆之道不行。水即橫行于皮膚之間。肺氣鬱化而爲水。故曰氣強則爲水。若壅逆之極。則難以俛仰。風氣相繫。身體洪腫。言水成而腫之甚矣。邪尙在表。即當汗出乃愈。但傷風則惡風。而爲表虛。曰惡風則虛。當從虛而不從風治。以此括上文。故謂風水也。若脈浮而洪。身體但腫而不惡風。是非風強主

病。乃水濕壅逆所致。小便通利者。衞氣不爲邪阻。是水傷上焦營氣主病。謂上焦有寒。胸旣有寒。津液不利。則化而爲涎。所以其口多涎。蒸腐營血外越。而爲黃汗矣。

寸口脈沈滑者。中有水氣。面目腫大。有熱。名曰風水。視人之目窠上微擁。如蠶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時欬。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風水。

首云其脈自浮。乃言風水始起之脈也。次云脈浮而洪。乃言風挾內氣化火也。此云寸口沈滑。中有水氣者。乃示風邪合水。原有傳於肌肉胃脘之裏。但滑爲風入於血。是非裏水之謂。仲景恐人誤認爲正水。故以面目腫大有熱而別之。要知正水是不發熱。此發熱者。經謂面腫曰風之風水耳。目窠者。卽目眶之下。脾胃所屬。鼻頞精明穴之處。蓋濕氣通於脾胃。風氣通於肝。風性上行。土濕從之。上逆於面。則目窠上微擁。如蠶新臥起狀。頸乃足陽明人迎之脈。風入於胃。上逆氣鼓。其頸脈動。邪衝於肺。時時欬也。然風水逆於肌肉。則浮虛鬆軟不堅。故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則爲風水。若腹大。按之而不陷者。乃邪在臟腑。不在軀殼。若皮急腹硬。是屬鼓脹矣。

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反不疼。身體反重而痠。其人不渴。汗出卽愈。此爲風水。惡寒者。此爲極虛。發汗得之。渴而不惡寒者。此爲皮水。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爲黃汗。痛在骨節。欬而喘。不渴者。此爲脾脹（脾當作肺）其狀如腫。發汗則愈。然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皆不可發汗。

此見太陽脈證。而有風水、皮水、黃汗、肺脹之別也。凡病在表。皆該太陽皮毛二氣所司。此見太陽脈證。當別風邪傷衛爲風水。寒邪侵皮爲皮水。入水傷於心屬之營爲黃汗。風寒傷鬱肺氣爲肺脹也。蓋太陽寒傷營。經絡受邪。見脈浮而緊。則當頭疼身熱。骨節疼痛。此不疼。身體反重而痠。是非極寒傷經之正傷寒也。此浮爲風。緊挾寒。因風寒抑鬱。肺與膀胱腠理之氣。氣強挾風。營衛不利。合水則體重。合風則重而痠。故爲風水。風邪在表。其人不渴。所當發汗卽愈。若惡寒者。乃治他病發汗傷陽。水泛爲腫。曰極虛發汗得之。當從虛治。不可以風水之常法也。若見前脈證。渴而不惡寒者。乃寒鬱皮毛之氣。卽靈樞謂膚脹。寒氣客於皮膚之間。鼟鼟然不堅。邪氣在於皮毛。營衛之氣凝濇。故身腫而冷。內無寒水泛溢。但顯皮膚腫脹。浮軟不堅。卽前按之沒指。其腹如鼓爲皮水。然皮受

寒鬱。故身腫而冷。真氣不用。通身皆腫。狀如周痺也。若見前脈證。或因入水而傷於心之營血。邪正凝結。胸中則窒。痺着胃氣。則不能食。正氣不行。而反聚痛。營血受傷。故暮躁不得眠。邪居營衛。鬱蒸汗出色黃。而爲黃汗耳。若見前脈證。痛在骨節。欬而喘者。卽是形寒飲冷。風寒傷於肺之表裏。而邪在表。則骨節痛。在裏。則欬喘不渴。氣鬱不宣。其狀如腫。謂之肺脹。皮毛受邪。故當發汗則愈。蓋諸脈證。皆當發汗。然有渴者。小便數者。下利者。邪已深入。裏氣告虛。津液已傷。皆不可發汗矣。

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沈。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越婢加朮湯主之。方見中風。

此風邪入裏合濕之證也。風邪傷表。入裏合濕。風濕鬱蒸。則一身面目黃腫。似乎欲發黃汗。而無汗出。則不爲黃汗矣。夫風濕鬱蒸。衛陽覊滯。不能決瀆。故脈沈而小便不利。水卽泛於皮膚。則病水矣。假令身腫而小便自利者。當責邪氣入胃。偏走前陰。津液內亡。而胃燥令渴。故以麻黃通陽。石膏善清胃中風化之熱。甘草和中。以桂枝薑棗。宣通營衛。而驅風外出。加白朮。健脾而燥濕也。

趺陽脈當伏。今反緊。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醫反下之。卽胸滿短氣。　趺陽脈當伏。今反數。本自有熱消穀。小便數。今反不利。此欲作水。

此兼宿疾致腫也。病水。趺陽脈當沈伏。今反見緊。本自寒疝瘕。腹中痛病。又因他病。醫反下之。觸動疝瘕之氣上奔。則胸滿短氣。蓋有他病下傷內陽。決瀆無權。水泛皮膚。卽爲水腫。然有疝瘕日久。正氣衰憊因他病下傷陽氣。精血凝滯化而爲水。亦致水腫。故仲景以此預明。使人治腫。須審治別病而後腹滿痛者。因治他病而傷動疝瘕所致。或有先腹痛而後腫者。乃疝瘕自變爲腫也。　腫病。趺陽脈當伏。今反數者。胃中本自有熱。若不病消穀。則當小便數也。今反不利。乃胃中濕熱下流。壅閉胃關。以致膀胱氣化不利。水泛皮膚。故欲作水。蓋腫有誤施汗下。傷動疝瘕而變者。或胃熱消渴傷腎而變者。須察其本而治其標。愼勿一槪見腫而遂治其腫也。

寸口脈浮而遲。浮脈則熱。遲脈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沈。趺陽脈浮而數。浮脈卽熱。數脈卽止。熱止相搏。名曰伏。沈伏相搏。名曰水。沈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卽爲水矣。

此以寸口浮遲。趺陽浮數。互發陰陽營衛受邪。而致水腫。卽關格之義也。脈經云。浮而遲大爲虛脈。然虛爲血虛。今之寸口脈浮而遲。卽知血虛氣熱而受邪也。寸口主肺而法天。肺氣熱而受風。其脈則浮。衛邪拒格營氣不和。衛不獨行而脈遲矣。風氣化熱。爲浮脈則熱。陰氣伏而不與陽和。爲遲脈則潛。言風爲外熱。陰自內潛。卽關格之義也。營衛不和。合而言之。熱潛相搏。名曰沈。沈乃衛邪拒格。營氣不和而爲沈。非脈之沈也。趺陽主胃而法地。胃氣受邪。其脈則浮。衛盛營弱。而脈則數。營虛衛盛。則脈浮而數。然邪氣化熱。爲浮脈卽熱。營沈不與衛和。爲數脈卽止。是衛氣熱浮於上。營血沈止於下。衛浮營止。兩不相和。合而言之。爲熱止相搏。名曰伏。乃陽孤自化爲熱。陰孤伏化爲水。此亦關格之義也。蓋衛陽拒格。營氣下潛爲沈。營氣內止化水爲伏。營衛不和。合而言之。爲沈伏相搏。名之曰水。總言衛氣邪強而不運轉營血。伏化爲水。此亦見關格之義也。夫絡脈屬陽。陽氣受邪而強。眞不充絡。曰沈則絡脈虛。營不附衛而行。伏化爲水。泛溢皮膚。不行於小便。曰伏則小便難。然陽不充絡。則絡脈虛。營止化水。溢於絡脈。則水道不行而小便難。但絡空便難。合而言之。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卽

爲水矣。

寸口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卽惡寒。水不沾流。走於腸間。

此互風挾積寒。正水之脈也。脈弦偏於緊者。乃肝臟受風。腎臟受寒。鬱伏於內。衛氣不行於外。則惡寒。三焦不能決瀆。水飲不隨衛氣走於小腸。而傳滲膀胱。則不得不泛濫於皮膚。故爲水不沾流。走於腸間也。

少陰脈緊而沉。緊則爲痛。沉則爲水。小便卽難。

此腎臟獨受寒邪內鬱而爲正水也。少陰腎脈。緊則寒邪凝滯正氣於內。曰緊則爲痛。沈則衛氣鬱而不宣。三焦壅閉。水卽泛濫。曰沈則爲水。決瀆無權。小便卽難。卽絡空便難之謂也。

脈得諸沈。當責有水。身體腫重。水病脈出者死。

此脈沈爲水。浮則爲反也。脈得諸沈。沉爲氣鬱不行於表。則絡脈虛。虛卽水泛皮膚肌肉。故身體腫重。當責有水。但沈爲正水。而正水乃陰盛陽鬱。脈必沈極。若陡見浮起。是真氣離根外脫之象。故曰水病脈出者死。若風皮二水。脈浮而洪。不在此例也。

夫水病人。目下有臥蠶。面目鮮澤。脈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沈絕者。有水。可下之。

此水病脈伏沈絕者。當治標救陽也。若水外走。則泛濫於皮膚肌肉。內逆。則浸淫於臟腑腸胃。相隨胃脈上注於面。面目下如臥蠶之狀。水主明潤而光亮。故面目鮮澤。爲水病之驗也。然水病因陽微陰盛。經隧不利。所以脈伏。而胃中津液水飲外溢皮膚肌肉。不漑喉舌。故作消渴。誠非真消渴也。若病水腹大而小便不利。脈沈或絕。乃陰盛陽郁而不決瀆。則陽機將欲盡滅。故曰可下。俾水去陽回。而元自復矣。

問曰。病下利後。渴飲水。小便不利。腹滿因腫者。何也。答曰。法當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當自愈。

傷寒差後。有水氣一證。此因下利後。渴欲飲水而致腫也。但下利必傷津液。及腎中陰水。故渴欲飲水。而飲入於胃。脾氣散精。乃爲常度。此因下利致傷脾胃。土虛不運。日飲之水。不循膀胱。橫行皮膚。故小便不利。當病水矣。若元氣復而健運如常。衛氣通行。小便利而水不復聚。或表間汗出。故當自愈。此利後致腫。

元氣易復。非似陽虛陰結難治之比也。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臥。煩而躁。其人陰腫。　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脇下腹痛。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　肺水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溏。　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氣。小便難。　腎水者。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溺。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

此明水腫。有屬五臟也。七情內傷五臟。風寒侵入。閉塞經隧。水氣泛濫爲腫。故仲景示人。先察何臟受傷。而爲治病之本。則險證可活。若概以脾肺腎通套成方。則死危莫計矣。蓋心因暴喜。或憂思傷而受邪。脾失母氣之蔭。陰盛陽微。水寡於畏。挾木乘脾。泛濫肌肉。則身重少氣。脾虛胃氣亦逆。故不得臥。陰邪上逆。逼迫神明。則煩而躁。陽鬱不行。水凝於下。故陰腫也。　肝因暴怒鬱遏而傷。外邪侵襲。氣闔不開。木鬱不達。脾氣壅而化機不轉。水寡于畏。外入之水。並挾腎水泛濫中州。其腹則大。水逆肝經。兩脇不能轉側。而氣連少腹。故脇下腹痛。蓋肝主疎泄。雖被水淫。而生機尚未全息。故上疏則津液微生。下泄則小便續通。第不似平人之疎泄耳。　肺因憂思氣結傷之而受邪。木寡于畏。肆逆土中。寒

水以乘木勢。橫流皮肉。故身腫肺不通調。則小便難。水穀混走腸間。時時鴨溏。鴨溏者。如鴨糞淸稀而不實也。　脾因思慮所傷。或飮食不節。氣虛受邪。水反橫溢于肌肉四肢。腹大而四肢苦重。蓋脾爲生化之源。水泛于脾。生機不轉。故津液不生。而苦少氣。然母病子亦病。肺氣不能下輸膀胱。小便難也。　腎因驚恐房勞。或坐臥濕地。致傷腎水。或傷眞陽而受風寒。皆可致水。蓋少陰爲樞。腎傷則開闔失職。胃關不利。胃中津液水飮不行。泛濫皮膚肌肉。其腹故大。蓋臍內丹田眞氣所居。但眞陽傷而氣不收攝。則臍腫而腰痛不得溺。陽鬱于下。濕熱鬱蒸。津水滲于陰囊之外。所以濕如牛鼻上汗。晝夜漐漐不乾。陽不達于足而逆冷不充于面。營血亦不上升。則面反瘦耳。

論曰。經謂脾肺腎三臟。爲致水之源。後人不離通調水道。健脾補陽制水。而爲治法。此仲景重拈五臟之水。眞補軒岐未備。使人達本尋源。察其致病之臟虛實治之。弗拘脾肺腎通套成方。則治腫爲善。

師曰。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

此以腰之上下分陰陽。卽風皮正水之兩大法門也。腰以下主陰。水亦屬陰。以

陰從陰。故正水勢必起于下部先腫。卽腰已下腫。然陽衰氣鬱。決瀆無權。水逆橫流。當開門戶。以利小便則愈。經謂潔淨府是也。腰以上主陽。而風寒襲于皮毛。陽氣被郁。風皮二水。勢必起于上部先腫。卽腰以上腫。當開腠理。取汗通陽則愈。經謂開鬼門是也。竊謂利水發汗。乃言其常而未及其變。當審實者施其常。虛者施其變。但治變之法。欲汗者。當兼補陽。卽麻黃附子湯之類。欲利小便者。兼養其陰。卽五苓散加阿膠、地黃、桂附。或栝蔞、瞿麥丸之類。然開腠通陽而利小便。必兼變法。乃爲第一義耳。

師曰。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爲水。遲則爲寒。寒水相搏。趺陽脈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鶩溏。胃氣衰則身腫。少陽脈卑。少陰脈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通。經爲血。血不利則爲水。名曰血分。

此以先後二天。辨風寒侵襲血室。精血化而爲水也。寸口主氣。沉爲陽氣內鬱。鬱則絡脈空虛。陰水泛溢皮膚。故沉則爲水。元陽氣虛。虛則脈遲爲寒。寒則陽虛。水泛曰寒水相搏。卽寒水侵于脾胃。後天陽氣不伸。故趺陽脈伏。是因陰盛陽虛。所以水穀不化。第不化有二。若脾陽虛而健運失常所致者。則內爲鶩溏。

若胃陽衰而不化。即胃氣不充于肌肉。膚腠空虛。水邪泛溢。則爲身腫。可見水腫。無有不兼胃陽虛而所致也。又以先天腎氣辨之。若右尺少陽脈卑。卑者。即沉而弱。相火衰而爲病也。或左尺少陰脈細。細則微而損。水之虛而爲病也。二脈同屬下焦。第分陰虛陽鬱而受風寒水濕。侵淫氣血爲病。故以少陰主陰。少陽主陽。而別陰陽風寒虛實之兩途。若病在男子。則精血不流。凝化爲水而小便不利。在婦人則胞門血寒。經水凝化爲水。而經爲血。血不利則爲水。雖有男女之分。總皆屬于陰凝陽鬱不宣。故曰血分。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脈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欬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沉而緊。沉爲水。緊爲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尚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營衛相干。陽衰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咽喉塞噎。脇下急痛。醫以爲留飲而大下之。氣繫不去。其病不除。復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又與葶藶丸下水。當時如小差。食飲過度。腫復如前。胸脅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欬喘逆。當先攻擊衝氣令止。乃治欬。欬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當在後。

此水病積寒爲根。兼示誤治之變也。病者。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乃水腫本有之證。但病者竟不言此。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欬喘。然水病不當有此而見之。故問其脈何類。蓋寸口主氣。氣虛則脈沉。沉則水聚。曰沉爲水。寒邪入營。邪正相搏則脈緊。曰緊爲寒。此因陽虛以挾腎間積寒而爲病根。以致諸標之證也。然水寒內結。爲沉緊相搏。而邪結關元。陽氣未衰。正勝於邪。始時尚微。年盛不覺。日久陽衰始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相干營衛矣。然積寒不能獨自上升。必挾腎陰衝於心包。則胸中痛。逆於衝脈。則氣上衝咽。侵於任脈。上至咽喉。狀如炙肉。入肺則欬喘而咽喉塞噎。衝脇則脇下急痛。是隨虛處縱橫傳變爲病。而醫不識內挾舊邪。誤認留飲而大下。反傷中氣。所以衝氣不去。水病不除。復重吐之。誅伐無過。傷竭津液。則胃家虛煩。咽燥欲得飲水。此水腫陰病而反添陽燥。庸工目眩心迷。正未易識。所以吐下之後。水愈泛而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又與葶藶丸下水。然葶藶丸。但下水腫之標。不能除水之本。故但小差。而不盡徹。稍有食飲過度。腫復如前。胸脇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衝氣欬喘。種種復發。而新添衝氣。原因積寒所致。當以溫經

下逆之藥。攻擊衝氣令止。故曰先治新病。俟衝氣止而欬喘之標自差。謂病當在後也。

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腹痛者。加芍藥。

此風水挾濕。風多爲表虛而出方也。前云脈浮而洪。沉而滑。浮而緊。是兼風寒火濕而言。此風邪寒濕在表。故脈浮。水濕傷肉。則身重。表虛自汗。則惡風也。但有汗不可更汗。所以防己通腠理而袪周身風濕。黃耆固衞實表。卽是散邪。以朮草健脾除濕。而助防己之力更倍。薑棗和營衞而送表裏之邪外出。腹痛者。風氣乘脾。加芍藥。以疏土中之木。

防己黃耆湯

防己一兩　黃耆一兩一分　白朮三兩三分　甘草五錢炙

右剉。每服五錢。生薑四片。大棗三枚。水盞半。煎八分。溫服。良久再服。

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

此風多水少之證也。風多傷表。外應肌肉。內連及胃。故惡風一身悉腫。胃氣熱蒸。其機外向。不渴而續自汗出。無大熱者。則知表有微熱而爲實也。故以麻黃

通陽氣而散表。石膏入胃。能治氣強壅逆風化之熱。甘草薑棗。以和營衛。若惡風者。陽弱而爲衛虛。故加附子。錄驗加朮。並驅濕矣。

越婢湯

麻　黃六兩　石　膏半斤　生　薑三兩　大　棗十五枚

甘　草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煑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分溫三服。惡風者。加附子。風水。加朮四兩。古今錄驗

裏水。越婢加朮湯主之。甘草麻黃湯亦主之。

此風水深入肌肉。則一身面目黃腫。非臟腑之裏也。裏水。乃表裏相連。胃熱內向。腠實無汗。故以越婢加朮湯清熱開腠。培土散邪。而麻黃甘草湯亦通陽達表。培中而和營衛。使陽通。則風從外散。水從下滲。此方但與無汗面目黃腫宜之。若自汗亡津液者。不可輕試。當識有汗無汗分治耳。

甘草麻黃湯

甘　草二兩　麻　黃四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煑麻黃去上沫。內甘草。煑取三升。溫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服、愼風寒。

水之爲病。其脈沉小。屬少陰。浮者。爲風。無水虛腫者。爲氣水。發其汗卽已。脈沉者。宜麻黃附子湯。浮者。宜杏子湯。

此以正水並腎風、氣水而出方也。沉爲氣鬱水聚。小爲陽虛陰盛。邪鬱腎中。精血不流。故脈沉小。爲屬少陰。此卽寒結正水之脈也。若小而浮者。乃腎間陽分受風。經謂腎風之風水。乃與寒結對待而言也。或無水虛腫者。卽肺氣壅逆而腫。故爲氣水。經謂之皮水也。蓋氣水邪在肌膚。當發汗通陽。開鬼門卽已。然沉小乃少陰陽虛陰盛致水。而水源在腎。故發汗通陽之中。是又不侔。所以麻黃附子湯中以附子固護表裏之陽。且助麻黃甘草通陽散邪。俾邪出而眞陽不出。卽開鬼門之變法也。蓋麻黃附子湯。今人置之不講。余特舉而明之。第水病始得之源。未有不從腎虛而受風寒。鬱住衞氣。胃關不利。水邪泛溢。以致通身腫滿。故當補陽之中。兼用輕浮通陽。開鬱利竅之劑。則眞陽宣而邪自去。正謂不治水而水自愈。所以麻黃附子。一散一補。固本通陽。則病去而不傷陽氣之

妙。今人不知通陽開竅。惟用腎氣湯丸。陰重陽輕之劑。壅補其內。陽氣愈益不宣。轉補轉壅。邪無出路。水腫日增。因藥誤事。不知凡幾矣。蓋脈浮者。邪居氣分而屬肺。詳杏子湯。必以杏子爲君。而杏乃專瀉肺氣。使肺氣通調。邪去而腫自退。方雖遺失。意想可知也。

麻黃附子湯

麻　黃三兩　甘　草一兩　附　子一枚炮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煑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二升半。溫服八合。日三服。

杏子湯林億曰未見恐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皮水爲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動者。防己茯苓湯主之。

此邪在皮膚而腫也。風入於衛。陽氣虛滯。則四肢腫。經謂結陽者。腫四肢。卽皮水也。皮毛氣虛。受風而腫。所謂水氣在皮膚中。邪正相搏。風虛內鼓。故四肢聶聶動。是因表虛也。蓋肺與三焦之氣。同入膀胱而行決瀆。此肺虛抑鬱。不入膀胱。而水亦不行。則當使小便利而病得除。故用防己茯苓。除風濕而宣水道。以黃耆補衛而實表氣。表實則邪不能容。甘草安土而制水邪。桂枝以和營衛。又

行陽化氣。而實四末。俾風從外出。水從內洩矣。

防己茯苓湯

防　己　　黃　耆　　桂　枝各三兩　　茯　苓六兩

甘　草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方見消渴中

經謂寒氣客於皮膚之間。鼛鼛然不堅。爲皮水。此出二條。卽前之肺水。因風熱壅於皮膚。而有虛實之分。與內經不符。蓋風熱壅抑皮毛之氣。邪正內鬱。機不外向。故手足厥而身腫。乃皮水之實證也。然氣壅不當補陽而再壅其氣。所以不用前湯。而以蒲蓆燒灰。合滑石涼滑。以利週身之竅。俾竅通。則皮水厥而自退矣。

師曰。寸口脈遲而濇。遲則爲寒。濇爲血不足。趺陽脈微而遲。微則爲氣。遲則爲寒。寒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則營衛不利。營衛不利。則腹滿脇鳴。相逐氣轉。膀胱營衛俱勞。陽氣不通。卽身冷。陰氣不通。卽骨疼。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則痺

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寒實一作則失氣。虛則遺溺。名曰氣分。

此心腎陰陽。胃中營衞。合病之大法也。寸主心火。火虛則陽氣不足。故脈遲爲寒。而火虛則營血不流。衞不獨行。故脈濇。爲血不足。氣血皆虛。則脈遲而濇也。又以趺陽脈辨營衞之虛實。微爲衞氣不足。曰微則爲氣。遲爲陰盛陽虛。曰遲則爲寒。而衞虛陰盛。營血不流。故手足逆冷。陰盛上逆。則腹滿脇鳴。邪隨經脈。相逐氣轉。則膀胱營衞俱勞。經云巨陽主氣。爲諸陽所屬。要知膀胱。乃主周身陽氣。內行津液營衞。外護皮毛肌肉。若營衞俱勞。滯而不行。陽氣不通則身冷。陰氣不通則骨疼。然雖不通。或飲食之氣。充開膀胱之陽氣前通。而營氣仍自內鬱。則惡寒。或陰前通。陽氣仍自不熅於分肉。則痺不仁。必陰陽俱通。營衞相和。膻中宗氣一轉。大氣乃行。痺着之邪。相隨而去。謂大氣一轉。其氣乃散。而實者失氣。邪從大便喧吹而泄。虛者遺溺。邪從小便而去。此陽虛氣滯化水。而精血爲痺。故曰氣分。

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盃。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主之。

此氣分外腫而出方也。心胃膀胱陽虛爲氣分。前言已悉。茲述其方。心下者。卽胃脘之上也。雖上焦宗氣虛而不佈。誠因中虛氣餒。衛氣虛而不運。以挾外飲之水。津液痰涎。膠結於中。則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勢必外腫而內脹之篤。故以桂枝湯調和營衛。而去酸收之芍藥。加附子細辛。溫補上中下三焦之陽。兼逐水濕下行。以麻黃開腠而通表裏之陽。俾汗出如蟲行皮中。則飲濕之邪去。而胸中堅大如盤。曠若太虛矣。下出水飲所作。枳朮湯一方。乃內證似同。但身不腫爲異耳。

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

桂枝　生薑各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麻黃二兩　細辛三兩　附子一枚炮

右七味。以水七升。先煑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卽愈。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一作盤字水飲所作。枳朮湯主之。

此濕熱致痞。與上條證同而因異也。脾胃氣虛。風邪乘土。風濕相搏。氣虛不統。

津液水飲。化爲痰飲。而成痞滿。經謂太陰所至。飲積中滿是也。仲景遠慮後人。誤用桂甘薑棗麻辛附子之熱劑。所以重出枳朮湯而示別之方。以枳實驅逐痰飲。而瀉其實熱之滿。白朮健脾而燥濕補正也。蓋見心下堅大如盤。當審虛實寒熱脈之浮沉遲數大小爲異。毋得執方而誤用也。

枳朮湯

枳　實七枚　白　朮二兩

右二味。水五升。煑取三升。分溫三服。腹中耎卽當。論曰。靈樞云。水始起。目窠上微腫。如蠶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明正水之最備也。素問謂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聚水而從其類。上下溢於皮膚。則爲胕腫。胕腫者。聚水而生病。乃明腎受風寒而爲水病之根。然下爲胕腫。大腹。上爲喘呼不得臥者。明其本在腎。末在肺。皆積水也。又曰勇而勞甚。則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臟腑。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玄府。行於皮裏。傳於胕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此言腎陽氣虛受風而爲本。腫滿爲風水之標耳。有腎肝並浮爲風水。並沉爲石水。乃明風寒皆

可致腫。當以脈之浮沈分別也。帝問面胕龐然壅。害於言。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至必少氣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欬。名曰風水。乃腎風誤刺傷陰。熱逆之變耳。蓋靈素發明。邪入腎間之風水。而金匱以補風邪傷表之風水。謂其脈自浮。骨節疼痛惡風者。脈浮而洪。氣強爲水者。沈滑中有水氣者。脈浮而緊。寒風傷表者。浮而遲。真陽虛者。趺陽脈浮而數。風邪化熱者。種種之異耳。靈素謂正水。不從毫毛生。而五臟陽已竭。津液充郭。其魄獨居。精孤於內。氣耗於外。形不可與衣相保。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於內。形施於外。但言陽虛津精血液。化水之情狀。金匱以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脈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欬喘。寸口脈沈而緊。沈爲水。緊爲寒。沈緊相搏。結在關元。陽損陰盛。結寒微動。乃言積寒正水。而兼治逆之變也。蓋不言風水之治逆。因內經言之已悉。故不復贅。又謂寸口脈弦而緊。沈而遲。趺陽脈伏。少陽脈卑。少陰脈細爲血分。寸口脈遲而濇。趺陽脈微而遲。肺胃皆寒而爲氣分。乃言腫滿。當分氣血而治之矣。靈樞曰。寒氣客於皮膚之間。鼜鼜

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腫。窅而不起。色不變。是爲膚脹。金匱謂脈浮胕腫。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爲風熱抑鬱之皮水也。蓋內經治腫之法。謂平治權衡。去菀陳莝。是以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復。五陽已布。疎滌五臟。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爲治水腫表裏陰陽。虛實寒熱之大法也。然金匱推廣其義而明諸治。故用越婢湯治脈浮不渴之風水。加朮湯治風入之裏水。防己黃耆湯治汗出表虛之風水。甘草麻黃湯治風入無汗之裏水。防己茯苓湯治熱鬱之皮水。蒲灰散治風熱鬱抑。手足厥而之皮水。麻黃附子湯治少陰脈沉。陽虛受寒之正水。又補風寒暑濕六淫內侵五臟。皆致腫疾。而仲景補素問未發之旨。欲後人窺其立方之意。臨證化裁。自能處方。方爲入彀耳。

附方

外臺防己黃耆湯　治風水脈浮爲在表。其人或頭汗出。表無他病。病者當下重。從腰已上爲和。已下當腫及陰。難以屈伸。方見前

此乃濕從下受。濕多風少。故用黃耆實表。使水不得上溢。以防己驅除風濕。朮

草健脾。薑棗以宣營衞。俾營衞和而濕自除矣。

黃汗

問曰。黃汗之爲病。身體腫。一云重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脈自沉。何從得之。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黃耆芍藥桂酒湯主之。

此傷水濕。爲黃汗之根也。衞虛營弱。汗出入水。水傷心主之營。壅滯三焦所主之氣。營衞兩傷。邪正相合。氣滯於表。故身腫發熱。濕熱內蒸。營氣外越。則汗出也。汗乃營血津液所化。洩傷津液則渴。然身腫發熱汗出。謂狀如風水。第汗出沾衣。黃如蘗汁。脈沉與風水爲異耳。因汗出毫竅盡開。入水則從汗孔而傷營血。風濕蒸騰。而成黃汗。故以黃耆實表驅邪。桂酒芍藥宣血而和營衞。俾正氣實而邪自去。不治汗而汗自止矣。

黃耆芍藥桂酒湯

黃　耆五兩　芍　藥三兩　桂　枝三兩

右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合。煑取三升。溫服一升。當心煩。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一方以美酒醯代苦酒

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食已汗出。又身常暮盜汗出者。此營氣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必身瞤。瞤卽胸中痛。又從腰已上汗出。下無汗。腰髖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躁。小便不利。此爲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此辨黃汗傳變營衞諸證也。汗出入水。水傷心屬所主之營。然水氣通於腎。腎水應接。亦受其邪。水挾腎陰上逆心脾。使營衞之氣。則不下達。故兩脛自冷。卽難經腎主濕。入心爲汗。足脛寒而逆是也。腎濕上逆心脾。濕熱鬱蒸。營氣外越。則爲黃汗。汗傷營血。表裏有邪。所以發熱。若脛不冷。便爲歷節矣。蓋飲食入胃穀與邪氣鬱蒸。營氣外越。則食已汗出。邪入於營。故暮常盜汗。此汗乃營氣所化也。因汗出營虛。故反發熱。正虛邪實。久則營血枯竭。身必甲錯。甲錯者。如魚鱗乾枯之狀也。營虛則發熱不止。邪氣逆於肉理。營衞不利。必生惡瘡。身重汗出已輒輕者。邪從汗泄。暫覺輕舒。但眞氣不充肌肉。久久必身瞤。瞤瞤者。氣

虛。肌肉蠕動是也。邪氣上逆。營衞不利。即胸中痛。衞虛則汗從腰已上有。營閉下焦。故無汗。而腰髖弛痛。如有物在皮中堅硬不仁矣。若劇者。胃氣亦傷則不能食。而身體疼重。因黃汗出而洩傷陰血。邪氣上逆於心。故煩躁而小便不利。方用桂枝湯加黃耆。和營衞而固表氣。俾正氣足而邪自散矣。

桂枝加黃耆湯

桂　枝三兩　芍　藥三兩　甘　草二兩　生　薑三兩

黃　耆二兩　大　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八升。煑取三升。溫服一升。須臾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十五

黃癉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爲風。緩則爲痺。痺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以行。

此辨風濕成癉也。寸口主氣。氣分受邪。其脈則浮。曰浮則爲風。而緩脈爲濕。此風多於濕。故脈浮而緩。風濕鬱結。邪正爲痺。痺者閉也。因風拒閉營衛爲痺。非內經風寒濕三氣之痺。謂痺非中風。但風入脾胃。風濕鬱蒸。邪化爲熱而越於外。四肢苦煩。卽風淫末疾之義。然脾鬱困極。真色走於肌膚。脾色必黃。故爲瘀熱以行。

趺陽脈緊而數。數則爲熱。熱則消穀。緊則爲寒。食卽爲滿。尺脈浮爲傷腎。趺陽脈緊爲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卽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

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

此以趺陽脈辨疸病在於脾胃也。疸病始於脾胃。故以趺陽脈辨。見脈緊而數者。緊爲寒邪傷營而入脾。數爲風邪傷衞入胃而化熱。然胃風化熱。爲熱則消穀。脾寒不磨。食則爲滿。寒熱壅逆。正氣不能宣行。脾濕下流。致傷腎水。曰尺脈浮而傷腎。然外寒傳入脾胃。而寒屬陰。以陰從陰。則趺陽脈緊爲傷脾。乃脾受寒而胃受風。表裏通氣。故爲風寒相搏。若脾單受寒而胃單受風。與內濕相合。皆致成疸。非盡受風寒也。但食穀入胃。風熱互蒸。上衝於目。故食穀卽眩。寒邪傷脾。穀氣不消。津液停滯於胃。化爲苦濁。濁氣下流膀胱。濕熱壅閉。則小便不通也。若脾之寒濕下流於腎。爲陰被其寒。或胃中風濕流於膀胱。則爲熱流膀胱。氣鬱熱蒸。黃色走於肌表。則一身盡黃矣。此因酒食穀麪內傷脾胃。招邪致病。故曰穀疸。然非盡屬風寒兩受所致。乃明或風或寒。侵入脾胃而合內濕。以致成疸。此仲景立言章法之妙。諸篇類皆如此。

師曰。病黃疸。發熱煩喘。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火劫其汗。兩熱所得。然黃家所得。從濕得之。一身盡發熱而黃。肚熱。熱在裏。當下之。

此以火劫他病致癉也。火熱以挾外邪入裏。與內濕相合。表未解而裏熱熾盛。故發熱煩喘。胸滿口燥。火濕相蒸。爲從濕得之。故身發熱而黃也。蓋太陰主腹。外邪傳裏。太陰受之則肚熱。爲熱在裏。故當下之。卽梔子大黃湯之意也。

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皆發黃。

此言他病將變發黃也。邪熱傳裏故脈沉而渴。欲飲水。濕熱鬱於中宮。氣不下達。則小便不利。熱蒸外越。勢將發黃也。

腹滿舌（疑是身字）痿。黃燥不得睡。屬黃家。

此熱鬱於內也。邪傳太陰。濕熱鬱蒸。則腹滿身痿。而陽明熱逆。則津血枯燥。土色外越。故黃燥不得睡。爲屬黃家。

黃癉之病。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已上瘥。反劇爲難治。

此取陽病陰和。陰病陽和爲大綱也。十八。乃三六陰數之期也。十日者。二五陽土之數也。黃癉乃濕熱鬱蒸。陽邪亢極。脾陰大衰。故治之須候一六二六三六。陰氣來復制火之期。而爲定期。若至十日已上。土陰氣復。則當瘥而反劇者。乃脾陽亢極。陰機化滅。故爲難治。

癉而渴者。其癉難治。癉而不渴者。其癉可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

此言表病易治。裏病難治也。胃中濕熱。蒸越皮膚。則一身盡黃。雖發於外。當以表裏陰陽辨證。則知可治與難治。若癉而渴者。邪雖外越。胃中濕熱半居於內。耗竭津液則渴。津枯血燥。陽火亢極。表裏皆邪。故曰難治。不渴者。熱邪一發。盡越於表裏無餘蘊。一解表而即散。故曰可治。然邪在胸膈胃腑之裏。爲發陰部。內逆上衝。其人必嘔。其邪盡發皮殼之表。爲陽部。乃太陽所主。故振寒而發熱也。

陽明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癉。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此乃傷寒論中正虛邪實致癉也。陽明病而見脈遲者。是因脾濕氣虛。而不健運。故食難用飽。飽則風熱壅遏於胃。上衝則發煩頭眩。流於膀胱。則小便難。風濕鬱蒸不散。欲作穀癉。然正虛邪實。不當下而下之。則正愈虛而邪愈盛。腹滿如故。察其所以然者。因氣虛脈遲所致故也。

穀疸之病。寒熱不食。食卽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爲穀疸。茵陳蒿湯主之。

此穀疸證而出方也。邪在太陽之表。當發寒熱而能食。此濕熱在胃。流於所勝之膀胱。故寒熱不食。食則胃邪上衝。而爲頭眩。濁氣內壅。所以心胸不安。不安者。卽懊憹熱痛之類也。濕熱已自鬱蒸。相延日久。必致發黃而爲穀疸。故用茵陳苦寒。善解表裏之濕熱。梔子性涼。能瀉屈曲之火下行。以大黃微利而助梔子。開鬱解熱。擊其半渡而已。

茵陳蒿湯

茵陳蒿六兩　梔子十四枚　大黃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煑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煑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心中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欲吐。名曰酒疸。

前云。穀食傷於脾胃招邪。而爲穀疸。此傷酒濕招邪。故爲酒疸。酒味濕熱。鬱蒸中宮。上衝於心。陽火不寧。則心煩懊憹而熱。濕熱壅胃。故不能食。邪機上逆。則時欲吐。欲吐者。乃欲吐而不能吐也。若肌皮未黃而見此證。卽是欲發酒疸之

徵矣。

夫病酒黃癉。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

此補上條酒癉之未備也。酒爲熟穀之液。其毒入胃。先傷其陰。濕熱互蒸而爲黃癉。然母病移子。肺亦受熱。不得通調水道。下滲膀胱。故必小便不利。或胃熱流於膀胱。亦不利也。邪熱衝心。則心中熱。下耗腎水。則足下熱。若酒客在他病。而見小便不利。心熱足熱。卽知將成癉證矣。

酒黃癉者。或無熱。靖言了了。腹滿欲吐。鼻燥。其脈浮者。先吐之。沈弦者。先下之。（靖恐是猜字）

此酒癉當分濕熱多少而治也。外無惡寒發熱。裏無懊憹譫妄。神思不昏。爲無熱。淸言了了。而熱少濕多。邪鬱於脾。故腹滿欲吐。風消津液。上熏肺竅。則鼻燥也。當審脈之浮沈。而施吐下。則無誤治之患。然浮者。乃風多主病。其性輕揚。邪機上逆。當先吐之。沈弦者。屬陰在裏。乃濕多主病。濕性濁而下流。故當下之。卽梔豉茵陳蒿湯之類也。然詳先字。要知吐下之後。再以淸解餘熱。不待言矣。

酒癉心中熱。欲吐者。吐之愈。

此邪機上向之佮也。邪熱瀰滿於胃。上衝胸膈之間。則心中熱。偏於風多濕少。其機上行。故欲吐也。則當乘其上行之勢。以從高而越之則邪去所以吐之愈。

酒癉心中懊憹。或熱痛。梔子大黃湯主之。

此酒癉而出方也。酒熱之毒。傷積於胃。熏蒸心膈之間。則懊憹。或熱痛。其勢非輕。若緩時日。必傷心血。故用梔豉宣發在上之邪。而淸其標。大黃枳實蕩滌胃熱而下奪其本。

梔子大黃湯

梔子十四枚　大黃一兩　枳實五枚　豉一升

右四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分溫三服。

酒癉下之。久久爲黑癉。目靑面黑。心中如噉蒜虀狀。大便正黑。皮膚爪之不仁。其脈浮弱。雖黑微黃。故知之。

此酒癉大下而變證也。酒癉妄投大下。傷動胃腎津精血氣。濕熱隨虛下趨腎間。耗竭眞陰。膀胱氣鬱。腎火上逆。變爲黑癉也。然腎傷則肝氣亦傷。肝主色。發露於外。所以肝傷則血不上榮而目靑。腎傷則陰火上炎而面黑。陰水旣虧。陽

光獨焰於心胃之間。濕熱熏蒸。嘈雜酸辣。譬如啖蒜虀之狀。但腎傷則陰火煎熬。故外證面黑。內則大便正黑。是無雜色相兼。肺傷則津液不輸於皮毛。而皮膚黃燥。肝傷則血不濡筋。爪之不仁矣。蓋癉病邪氣在胃。是當下奪。何致變證耶。然酒癉乃熟穀之液。陳腐之毒。胃氣先傷。臟腑資生。久已無賴。所以一下則諸臟盡傷。故當嚴戒。夫濕熱成癉。脈得沈洪數大。乃爲正氣不虧。此傷陰血反浮弱矣。若酒癉變黑。其色必有微黃相兼。較女勞傷腎。純黑不同。故謂雖黑微黃。故知之耳。

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主之。方見水氣

此風多濕少。邪機向表。通治之方也。諸病黃家。乃胃中濕熱釀成。而濕性下流。當從下驅爲順。故但利小便而爲常法。假令脈浮。則濕少風多。而風性輕揚。邪機在表。當以汗解。不可拘利小便爲常矣。故用桂枝湯和營衛而解肌表之邪。風爲表虛。加黃耆而實腠理。歠熱稀粥爲助。使周身微微小汗。則肌表之邪去。而雖有裏濕。亦從下滲矣。

黃癉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爲表和裏實。當下之。宜大黃硝石湯主之。

此邪居裏實。通俗之方也。黃癉腹滿。小便不利而赤。濕熱壅逆中州極矣。但自汗乃表氣開通。一面爲表和裏實。然裏實必當下奪。故用大黃硝石。善攻濕熱瘀凝氣血之結。黃柏苦寒。以清下焦濕熱。梔子輕浮能使上焦屈曲之火下行爲助也。

大黃硝石湯

大　黃　　黃　蘗　　硝　石各四兩　　梔　子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去滓。內硝。更煑取一升。頓服。

諸黃腹痛而嘔者。宜柴胡湯。方見嘔吐

此風木乘土。痛嘔出方也。小柴胡湯。原爲傷寒傳入少陽邪高痛下而設。此風熱挾木乘於脾胃。欝蒸發黃而爲腹痛。邪逆上衝則嘔。故以小柴胡湯單提少陽厥陰風熱上行。不令陷入土中爲患。則痛嘔自已。再以清滲風濕之藥而和之可也。

黃癉病。茵陳五苓散主之。

此黃癉小便閉塞。氣分實證。通治之方也。胃中濕熱相蒸則一。但有氣血風寒

之分。故後人有陰黃陽黃之別。蓋胃爲水穀之海。營衛之源。風入胃家氣分。風濕相蒸。是爲陽黃。濕熱流於膀胱。氣鬱不化。則小便不利。當用五苓散宣通表裏之邪。茵陳開鬱而清濕熱。則黃自退矣。

茵陳五苓散五苓散見痰飲中

茵陳蒿末十分　五苓散五分

右二味和。先食飲方寸匕。日三服。

諸黃。猪膏髮煎主之。

此黃癉血分通治之方也。寒濕入於血分。鬱蒸氣血不利。證顯津枯血燥。皮膚黃而暗晦。卽爲陰黃。當以猪膏潤燥。髮灰入血和陰。俾脾胃之陰得其和。則氣血不滯。而濕熱自從小便去矣。蓋癉病皆因濕熱鬱蒸。相延日久。陰血必耗。不論氣血二分。皆宜兼滋其陰。故云諸黃主之。

猪膏髮煎

猪膏半斤　亂髮如雞子大三枚

右二味。和膏中煎之。髮消藥成。分再服。病從小便出。

黃癉病。小便色不變。欲自利。腹滿而喘。不可除熱。熱除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方見痰飲

此溼多熱少氣虛之證也。小便黃赤如金。則爲黃癉。此小便色不變。欲自利者。肌表必是淡黃而不枯燥。乃溼鬱熱微氣虛之證也。溼滯於脾。則爲腹滿。脾溼壅肺則爲喘逆。然有溼無熱。不可再除其熱。但除熱之劑。必以苦寒而傷胃陽。則陰溼不行。化爲痰飲。上逆作噦。故以半夏生薑。滌痰除飲而止噦逆。俟噦止。再治其癉。要知小半夏湯。非黃癉之專方。竊疑小半夏加茯苓湯可以善後耳。

男子黃。小便自利。當與虛勞小建中湯。方見虛勞

此虛黃通治之方也。凡病黃癉小便極黃不利而爲實。此男子黃而自利。知無外邪壅滯所致也。其人必因飲食先傷胃中營衛。入房而傷腎中之陰。數擾其陽。相火衝於脾胃。溼熱合蒸。脾陰虧極。黃越於外。則顯肌膚黃燥。斯乃脾腎內傷所致。是無發表攻下之理。當以虛勞同治。故用小建中湯補和胃中營衛。資生腎水而鎭陽光。俾相火不乘於土。則不治黃而黃自退矣。

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卽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勞癉。腹如水狀。不

治。

此因女勞而成癉也。黃癉由酒穀傷於脾胃。相招外邪釀成。已悉於前。此由房勞傷腎。陰水虧而陽火盛。外邪襲入。壅遏胃關。脾胃溼熱。聚而不化。相火挾邪上逆於胃。胃腎互蒸。則額上黑而微汗出。脾腎互蒸。則手足中熱。而肌膚黃黑。蓋申酉陽明自旺。溼熱下流膀胱與腎爲薄暮卽發。證顯發熱惡寒。此顯經病也。若府病。則膀胱脹急矣。陰精受邪。氣分不爲邪阻。故小便自利。日久必致脾腎氣血兩癉。則腹脹滿。曰腹如水狀。卽不治矣。

黃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謂女勞得之。膀胱急。少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癉。其腹脹如水狀。大便必黑時溏。此女勞之病。非水也。腹滿者。難治。硝礬散主之。

此女勞證治之方也。女勞癉。亦因濕熱而成。所以槪謂黃家。必因房勞。先傷腎水。並及膀胱亦虛。火起下焦。而爲女勞。然腎關鬱而胃氣不轉。日晡陽明旺時。濕熱下流腎與膀胱。證顯發熱而反惡寒。膀胱脹急。故少腹滿。然膀胱主周身陽氣。而受濕熱鬱蒸。達于皮膚。則身盡黃。腎水虛而陰火上騰。則額上黑。下流

則足下熱。夫黃爲土色。黑爲腎色。脾腎濕火。互相蒸發。則臉額與身之皮肉。黃中帶黑而爲黑癉。但房勞傷腎。則胃關不利。濕熱下趨膀胱。相火則上逆于胃。濕火互蒸。故腹脹如水狀。而腎火上入胃中。逼迫渣滓下奔。所以大便必黑而時溏。此女勞致傷精血兩虧。卒難解散。是非水腫腹滿。故曰難治。方用硝石鹹寒。取其慓悍疾趨病所。而淸濕熱。又逐熱瘀之血。本草謂礬石能除痼熱。深于骨髓。以淸腎與膀胱濕熱而消瘀結。大麥粥汁和服。引藥入胃。先淸濕熱之源。俾瘀熱不得流腎爲患。日以三服。欲使藥力繼續。當使小便微黃。大便微黑。則病隨大小便而去。曰小便正黃。大便正黑。是其候也。

硝礬散

硝　石　　礬　石燒等分

右二味爲散。大麥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隨大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是其候也。

論曰。飲食酒味。內傷脾胃。風寒襲入。濕熱鬱蒸而成。黃癉本之于胃。經謂已食如饑者。爲胃癉。然邪傷于胃。上逆則爲目黃。下流則溺黃赤。困鬱于脾。故安臥

而爲黃癉。若外越則皮膚盡黃矣。金匱從胃而推廣其義。食傷爲穀癉。酒傷爲酒癉。房勞傷腎。胃腎互蒸爲女勞癉。補其脈證。而兼治逆之變也。謂脈浮而緩者。乃胃濕挾風而言也。趺陽脈緊而數者。乃互風寒兩傷而言也。尺脈浮而傷腎者。土邪流尅于腎水也。趺陽脈緊爲傷脾者。以寒邪而從陰也。然濕邪上溢。食穀卽眩。而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則小便不通。爲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邪之陰陽。各從其類也。心中熱而懊憹。足下熱。目青面黑。如噉蒜虀狀。此乃熱多濕少。不能食。時欲吐。無熱。清言了了。腹滿。而爲濕多熱少。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卽發。膀胱急。小便自利。爲女勞癉。以消礬散去熱行瘀。大黃消石湯治肚熱內實之證。桂枝加黃耆。以治病邪在表。濕熱內蒸。寒熱不食。以茵陳蒿湯而瀉之。酒濕盛而熱痛在心。梔子大黃。以從下徹。濕從下受。邪在氣分者。以茵陳五苓而宣導之。邪傷血分。而以猪膏髮煎之潤。虛黃小便自利。而色不變。用小建中湯。專補營衞。或治逆而痰多。小半夏以爲救逆賊邪陷攣于土而腹痛。柴胡湯可以升提。以上數條。是明表裏陰陽。寒熱虛實標本。乃治癉至精至妙之法。今之俗輩。不讀金匱。記讀歌括方書。猶棄諸大海認一

浮漚而爲全潮矣。

附方

瓜蔕湯　治諸黃。方見暍

瓜蔕湯。吐藥也。若邪衝于胸膈。或心煩懊憹欲吐。而無他病者。當用此湯。吐去黃水。因其高而越之也。

千金麻黃醇酒湯　治黃癉。

外感風寒濕熱在表。鬱畜成黃。或脈自浮。當以汗解者。用此一味煑酒。使其徹上徹下。行陽開腠。而驅營分之邪。則黃從表解矣。

麻　黃三兩

右一味。以美酒五升。煑取二升半。頓服盡。冬月用酒。春月用水煑之。

沈註 張仲景金匱要略

卷十六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驚悸

寸口脈。動而弱。動卽爲驚。弱則爲悸。

此以動弱之脈。而定驚與悸也。驚從外入。悸是內發。而動脈屬陽。外邪入於心包。心氣燥盛。血脈不寧。邪正相搏。則脈動而爲驚也。弱脈屬陰。心氣不足。而血亦不能榮養。氣血兩虧。包絡之火以挾外邪。搏動則悸。或心氣虛而無外邪。腎水上凌亦悸。故曰弱則爲悸。悸者。心神恍惚跳動。不能自主之貌也。然驚與悸。皆屬于心。所以診脈同于寸口。但辨動則氣病爲驚爲實。弱則血病爲悸爲虛也。

心下悸者。半夏麻黃丸主之。

此外感心悸之方也。悸病雖屬心虛。然致病之因。有水停心下者。有心包血虛火旺者。有腎水凌心者。有痰飲上逆者。各各補瀉不同。此因外之微邪襲于心包。以挾內飲所致。故用半夏滌飲。麻黄通陽散邪。然老痰非此不能開豁。所以用之。

半夏麻黄丸

半　夏　麻　黄等分

右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小豆大。飲服三丸。日三服。

吐血

夫酒客欬者。必致吐血。此因極飲過度所致也。

酒爲熟穀之液。其性大熱。經謂因而大飲。則氣逆。逆則濕熱蓄聚于胃。下流傷腎。而挾相火上熏傷肺。肺傷則欬。欬則氣亂不能攝血。則吐血。所謂極飲過度所致。當先淸酒毒。勿治其血也。

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寒虛相搏。此名曰革。婦

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註見虛勞論中

夫吐血。欬逆上氣。其脈數而有熱。不得臥者死。

此陰氣素虧。外邪傳裏之吐血也。心包血分受邪。則氣逆不能主血。血熱妄行而吐血也。心氣既逆。並挾陰火上刑肺金。欬則逆上氣。然陰虧則火焰而挾表。故脈數有熱。乃真陰已竭。陽無所附。氣逆上升。故不得臥者死。

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主之。

此心氣受邪而爲不足也。心爲君火而主血。風火感襲。擾亂營血。卽心熱而絡脈溢也。然心火亢極。血熱妄行。肺氣不能攝血。故吐血或衄血。所以大黃、黃連、黃芩統瀉三焦實火。俾邪去而血自寧。因火製方名曰瀉心湯也。

瀉心湯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黃芩一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頓服之。

吐血不止者。柏葉湯主之。

此寒邪傳內吐血而出方也。外寒傳入心包。經絡之血。不得歸經。則吐血不止。

故用乾薑、艾葉。辛熱散寒而行瘀血。使邪去則血自歸經矣。然血既不止。則血亡火炎。故以栢葉養陰之正。馬通沉降。以瀉浮逆之火而爲助也。

栢葉湯

栢　葉三兩　乾　薑三兩　艾三把

右三味。以水五升。取馬通汁一升。合煑。取一升。分溫再服。

師曰。尺脈浮。目睛暈黃。衄未止。暈黃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此外感風熱致衄也。肝竅開于目。腎水華于睛。肝腎陰虛而膀胱之氣亦虛。故致尺脈浮。目睛暈黃者。乃風熱挾火。擾害手足陽明經絡。迫血妄行而致衄血。然風氣通肝。肝風愈盛。故目睛暈黃。知衄未止。若暈黃去乃邪氣解散。不迫于上。則目睛慧了。知衄止矣。

又曰。從春至夏衄者。太陽。從秋至冬衄者。陽明。

此火旺水虧致衄也。春夏諸陽氣浮于外。而手足太陽經絡亦在于外。手太陽小腸屬火。足太陽膀胱屬水。然水衰火旺。邪逼肺氣致衄。應補足太陽而瀉手太陽。故當從太陽而治。秋冬陽伏于內。手足陽明經絡居內。手陽明大腸屬金。

足陽明胃屬土。土金氣虛而不生水。邪熱內淫于金則衄。應補陽明而瀉太陽。故從秋至冬屬陽明也。

病人面無色。無寒熱。脈沉弦者衄。　浮弱。手按之絕者。下血。　煩欬者。必吐血。

此辨衄下吐血之脈也。面無色。卽面白而無神氣也。蓋血隨氣轉。氣行血行。氣虛不能統血上華于面。故面無色。邪入于內而外無寒熱。故脈沉弦。沉爲氣虛兼鬱。弦屬中虛衞結。然衞陷于血。血隨陰火上行經絡虛處而出。故衄也。　若面無色而脈浮弱者。浮爲陰虛。弱爲陽弱。按之絕者。氣不攝血。血垂降聚于腸胃。則下血矣。　若面無色。脈浮弱。按之絕者。乃陰陽皆虛而氣不攝血。則下血矣。而龍雷無制。上衝陽道。擾淫于心則煩。淫肺則欬。欬則氣逆于上。血亦隨之而上。故吐血也。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眴。不得眠。註見傷寒太陽篇

論曰。經云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因傷肝氣而不藏血也。少陰所謂欬則嘔血者。木虛不能制火。陽脈之逆也。肺脈搏堅而長。當病唾血者。木火盛而刑尅肺氣之衰也。悲哀太甚。則包絡絕。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者。心胞自傷也。陽

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者。概言衄吐下血。各有所傷之關鍵也。以上皆是內傷臟腑。而致吐衄血也。仲景拈出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寒虛相搏。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者。乃以革脈發明後天中氣虛而木勝尅土之失血也。又曰吐血欬逆上氣。其脈數而有熱。不得臥者死。乃傷先天陰氣。吐血之劇證也。酒客欬者。必致吐血。乃酒毒傷胃所致。此皆世所不言。誠補內經之未備耳。而以瀉心湯治風熱之吐血。栢葉湯治寒傷營血之吐血。此明外感吐血之兩大法門。俾人熱者寒之。寒者熱之。虛者補之。實者瀉之。不可一概混以滋陰而爲定法。但內傷僅言脈證而不出方。欲人反覆推明其義。則當補瀉而補瀉之也。

下血

下血。先便後血。此遠血也。黃土湯主之。

夫人五臟六腑之血。全賴脾氣統攝。健運流行。則肺氣通調。血隨氣轉。會于鬲

愈。而統分臟腑週身經絡。是無瘀逆之患。其或統運失常。胃氣不和。逆而上行。血隨氣轉。則吐血。若胃氣下陷。則血亦隨之下降。而爲便血矣。此先便後血者。乃因飢飽先傷脾胃。氣虛下陷。因虛而受寒濕。流于小腸。血瘀氣滯。相隨化物之氣。傳入大腸。渣滓前行而下。血繼後行而出。所以先便而後血。故爲遠血。即小腸有寒。其人下重便血是也。故用甘朮健脾養胃。竈中黃土同附子以燥寒濕而溫脾氣。使脾溫則健運如常。而腸胃之邪得去。則便血自止。地黃阿膠以養陰血。但慮附子辛熱。過傷庚金。以黃芩保護。除其腸熱耳。

黃土湯

甘草　地黃　白朮　附子炮

阿膠　黃芩各三兩　竈中黃土半斤

右七味。以水八升。煎取三升。分溫二服。

下血。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方見狐惑中

此大腸濕熱之蓄血也。大腸乃主清肅傳道之職。而濕熱之邪。蓄聚大腸。血瘀不行。小腸傳化渣滓入于大腸。則大腸所瘀之血。前行至于直腸。故先血後便

者。爲近血也。故以赤小豆味酸氣寒。專清血分濕熱。當歸養血。則血得歸經。兼驅其風。以漿水酸寒清熱。收斂而止血也。

胸滿瘀血

病人胸滿。脣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無寒熱。脈微大。來遲。腹不滿。其人言我滿。爲有瘀血。　病者如有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爲陰伏。是瘀血也。當下之。

此辨瘀血脈證也。設氣分受邪。壅逆痰飲。搏結而致胸滿者。則當煩燥氣逆喘滿。不應脣痿。此胸滿脣痿。乃血瘀于胸。故滿。不榮于脣則脣痿者。即淡白而不燥也。血凝上焦則舌青。氣滯化熱則口燥。漱水不欲嚥。然邪居于血。故無寒熱。氣虛不能統血。內瘀不充于經。經脈失血。故脈微大。血滯而氣不獨行。故脈來遲。即芤虛之狀也。假令氣分熱盛。則腹脹滿。今腹不滿而言我滿者。乃外雖不滿。內臟血壅氣滯而脹。故言我滿。知是瘀血矣。　如有熱狀者。非真有熱。即煩滿口乾燥而渴。如有熱狀耳。然脈無洪大數疾。爲反無熱。但脈與證。寒熱

不合。是非氣分受邪。乃血滯不行。而陰伏于內。是瘀血也。對有瘀血。則當下之。

即犀角地黃、抵當湯丸之類也。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十七

嘔

夫嘔家。有癰膿。不可治嘔。膿盡自愈。註見厥陰篇

先嘔却渴者。此爲欲解。先渴却嘔者。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嘔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飲故也。此屬支飲。

此以嘔渴之先後。審欲解與痰飲也。若因他病傳來之嘔。嘔則津液去而邪亦隨嘔而去。但胃膈乾燥則渴。故先嘔却渴爲欲解。若邪氣入內。內與痰飲貯積于中。阻抑陽氣。熏喉而渴。則渴而欲飲。飲則外水內飲滿而上逆。故嘔。謂先渴却嘔。爲水停心下。是屬飲家矣。夫嘔則必傷津液。謂嘔家本渴。今嘔反不渴者。是飲停胸膈。制其內燥。故反不渴。爲屬支飲。又以嘔後。渴爲邪解。不渴爲停飲之

辨也。

嘔而胸滿者茱萸湯主之。方註見厥陰篇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茱萸湯主之。方註見厥陰篇

乾嘔吐逆吐涎沫。半夏乾薑散主之。

此胃寒之方也。肺胃氣虛則寒。腎陰反乘于胃。故乾嘔吐逆而吐涎沫。即難經腎邪入脾爲涎。邪從所勝來者是也。但無木邪上逆高巔。故不頭痛胸滿。其病尙淺。僅宜半夏滌飲止嘔。乾薑溫胃。漿水引入陰中散寒足矣。

半夏乾薑散

半夏　乾薑各等分

右二味杵爲散。取方寸匕。漿水一升半。取七合。頓服之。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方註見厥陰篇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方註見厥陰篇

諸嘔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方註見痰飲中

此痰飲多而致嘔之方也。外邪內入而嘔。必自飲食稍進。此痰飲多而外邪少。

拒格胸胃之間。氣逆而穀不得入。故用生薑散邪。半夏以消痰飲。而止嘔逆。

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

此寒邪入裏致痞之嘔也。寒邪傳裏。與痰搏結成痞。居於心下。然病屬陰邪。壅逆風木。清陽之氣不和。反逆於胃則嘔。胃逆下注於腸。則作腸鳴。故用瀉心湯。參甘薑棗。補胃和中。半夏以滌痰飲。乾薑溫中散寒。芩連以清氣逆標化之熱耳。

半夏瀉心湯

半夏半斤洗 黃芩 乾薑 人參各三兩

黃連一兩 大棗十枚 甘草三兩炙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此木邪乘胃也。木邪乘胃。上逆則嘔。下行則利。今乾嘔而下利者。外之風寒相合。胃中痰飲搏結。上逆下注。故以小柴胡湯去走表之柴胡。倍半夏生薑。和中而滌飲止嘔。然嘔則氣逆。故去人參。加芍藥。是平土中之木也。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黃　芩三兩　甘　草二兩　芍　藥一兩　大　棗十二枚

半　夏半斤　生　薑三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

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此嘔吐飲去。以防內燥之方也。痰飲阻抑胸膈。挾邪上逆嘔吐。故爲病在膈上。吐後思水。乃外邪與胸膈痰飲已去。故思水者。即病解矣。猶恐餘邪內伏。而成胃熱膈燥。則當急與。以救胃中津液。是杜膈消之患。所以白朮安胃和中。二苓通滲胃家內伏之邪。使從膀胱而去。即首卷渴與猪苓湯之義。

猪苓散

猪　苓　茯　苓　白　朮各等分

右三味。杵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論曰。中上二焦氣虛。脾胃受邪而上逆。則爲嘔爲吐爲噦。經謂食則嘔。物盛滿而上溢。則知胃爲嘔之總司。乃脾失健運之常爲本也。又有他臟傳邪致嘔。經

謂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依從而嘔者。乃陰邪盛而入胃。格陽上逆之嘔也。足太陰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者。脾濕化痰而失轉運之嘔也。肝所生病。胸滿嘔逆者。木邪乘胃上逆而嘔也。腎脈微緩爲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乃腎氣虛而胃關不利之嘔也。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嘔苦爲嘔膽。膽邪乘胃而嘔也。以諸詳之則臟腑傳乘明矣。金匱謂癰膿而嘔。先嘔却渴。爲欲解。先渴却嘔。爲水停心下。嘔家本渴。今反不渴。爲心下有支飲者。嘔而胸滿者。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嘔而發熱者。諸嘔穀不得下者。嘔而腸鳴者。乾嘔而利者。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乃以表裏陰陽。寒熱虛實痰飲標本而補內經之未發。故當內經金匱合參則備矣。

吐胃反

趺陽脈浮而濇。浮則爲虛。虛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脈緊而濇。其病難治。

此診趺陽。則知脾胃氣之虛實也。浮爲血虛。濇爲氣滯。血虛氣滯。故脈浮而濇。

而浮則爲虛。虛乃脾營虛。爲虛則傷脾。然營虛而致衛氣亦虛。氣不獨行。爲脾傷則不磨。而脾既傷則胃氣亦傷。脾胃兩傷。故宿穀不化。則津液聚結化而爲痰。留滯中宮。則朝食暮吐矣。蓋朝屬胃氣稍旺而能食。脾虛不運。則暮吐。暮屬脾氣稍旺而能食。胃虛不納。則朝吐。所以朝食暮吐。暮食朝吐者。當分脾胃陰陽之虛實而治也。但脾胃脈當和緩爲平。此見緊濇賊剋之脈。故爲難治。

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無氣。無氣則營虛。營虛則血不足。血不足則胸中冷。

此上焦營衛俱虛而胃反也。寸口主氣。微脈見于寸口。是上焦氣虛。謂微則無氣。第氣虛則邪火妄行。脈即數矣。蓋血隨氣轉。氣行則血行。此衛虛不布于胸。營亦不隨濟于上。謂無氣則營虛。但營虛則血不調。氣虛則胸不煖。謂胸中冷。胸冷則不化穀。以故胃反也。

問曰。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飲。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爲胃反。寒在于上。醫反下之。令脈反弦。故名曰虛。

此治外感發汗傷陽。誤下傷胃。皆變胃反也。脈數爲熱。胃熱則當消穀引飲。而

反吐者。乃因他病發汗。致傷胸膈之陽。謂陽微膈氣虛。而膈氣既虛。邪反不去。客熱狂走。故脈數。數屬客熱也。然中焦元氣亦傷。胃中正虛。不能消穀。所謂胃中虛冷。脈弦者。胃虛也。因木火邪旺。則土氣衰弱。胃氣無餘。脾不健運。胸膈氣虛。不能攔阻。食氣上逆。故朝食暮吐。變爲胃反。若寒邪居上。醫反下之。徒傷胸胃之氣。木陷土中。亦致脈弦胃反。令脈反弦。故名曰虛。謂胃膈之氣虛也。蓋有不因汗下而得胃反。亦因木盛土虛中上二焦氣弱者同。故仲景引而互明也。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此上虛欲吐。毋更虛下也。膻中氣虛。兼之脾胃受邪。其機上逆。所以欲吐。若下之而違逆其機。更傷血分。則病變無窮。故不可下。

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主之。千金治胃反不受食食入卽吐者。外臺治嘔心下痞鞕者。

此偏痰多之方也。胃反本于營衛兩虛。木氣乘脾而不健運。津液化爲痰飲。衛氣逆而化火。痰火上溢。則胃反嘔吐。故用人參甘溫。滋潤補養脾胃。合蜜潤燥而生營衛。半夏滌飲下逆。而退其標。水蜜和揚二百四十遍。取其性柔。以養胃陰而不燥也。

大半夏湯

半夏二升洗　人參三兩　白蜜一升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揚之二百四十遍。煑藥。取二升半。溫服一升。餘分再服。

食已卽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外臺又治吐水

此偏火盛之方也。木火之邪。結於腸胃血分。氣反逆於胸膈。以故食已卽吐。經謂胃主血所生病。故用大黃以破血分之熱。甘草以調胃氣。俾腸胃通而食下。則不吐矣。此方脾胃乾結者宜之。當與上不可下之條反覆互看。始得仲景前後之意。

大黃甘草湯

大黃四兩　甘草一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分溫再服。

胃反。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

此外風乘胃。脾虛成飲之方也。風氣通肝。木盛制土。脾胃氣鬱而反上逆。則爲

胃反。然吐則痰飲去而風火熾盛。胃津枯燥。以故吐而渴欲飲水。但木旺土衰。則水寡於畏。腎水反溢爲飲。治當健脾。以除伏邪宿飲。故以薑桂朮草健脾和營衛。而驅邪外出。苓澤滲導胃腎之餘飲也。

茯苓澤瀉湯（外臺治消渴脈絕胃反者有小麥一升）

茯苓半斤　澤瀉四兩　甘草二兩　桂枝二兩

白朮三兩　生薑四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內澤瀉再煑。去滓。取二升半。溫服八合。日三服。

吐後渴欲得水而貪飲者。文蛤湯主之。兼主微風。脈緊頭痛。

此亦風邪入胃之方也。木火內燔。乘入於胃。而無痰飲相挾。風火上升則吐。傷其津液。餘風未散。故吐後渴欲得水而貪飲。乃外水不能制其胃燥也。故用文蛤鹹寒清熱。軟堅散結。以麻杏甘石清散在裏餘邪。而通熱鬱。薑棗以和營衛。蓋脈緊爲寒壅頭痛。麻黃散寒。所以兼主之。

文蛤湯

文蛤五兩　麻黃　甘草　生薑各三兩

石　膏五兩　杏　仁十個　大　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溫服一升。汗出卽愈。

噦

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卽愈。

此明實噦之治也。噦者。俗謂呃也。邪傳於胃。正邪壅遏。氣逆上衝於肺。肺不受觸。轉還入胃。兩氣相搏。則爲噦矣。靈樞謂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並相逆。復出於胃。爲噦。明是胃邪壅逆衝肺耳。然肺氣不達下焦。則二便不利。以故噦而腹滿。卽當視其何部不利。而利之卽愈。蓋利前部者。利小便也。使膀胱氣化。而肺氣則得下達。利後部者。卽通大便也。使大腸氣通。則肺氣得下。俾二氣通調。胃氣得轉。故利之則愈。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憒憒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

此形寒飲冷傷肺而挾痰也。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誠不是喘不是嘔

不是噦也。徹者通也。僅是通心中憒憒然無奈。卽泛泛惡心之義也。因形寒飲冷。肺家受寒。內挾痰飲。搏聚胸膈之間。所以生薑溫肺散寒。半夏滌飲。俾寒散而痰飲下降。憒憒然無奈卽止矣。蓋生薑半夏湯與小半夏湯何異。但小半夏湯主滌痰飲。所以半夏爲君。此因形寒飮冷傷肺。以生薑汁再煎。溫肺散寒爲君。故名生薑半夏湯也。

生薑半夏湯

生　薑一斤　半　夏半升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半夏取二升。內生薑汁。煮取一升半。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嘔止。停後服。

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

此木邪臨胃致噦。卽呃而乾嘔也。內無痰飲相挾。木邪乘胃。而胃氣不伸。故作乾嘔。胃邪衝肺則噦。胃氣鬱逆不佈四肢。則手足厥。然脈必沈實有力。是非沈遲虛寒之比。故用橘皮生薑。味辛氣溫。宣散胃家壅逆之氣爲主。俾胃氣佈行四肢。則嘔噦止而厥自退。經謂木鬱達之是也。

橘皮湯

橘　皮四兩　生　薑半斤

右二味。以水七升。煑取三升。溫服一升。下咽即愈。

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

此胃虛受邪致噦也。胃虛受邪。挾痰衝肺則噦。然胃氣雖虛。是非虛敗噦逆。但是胃中邪氣不散。故以人參甘草養胃和中。薑棗補胃。而宣通中上二焦營衞。俾中氣和而肺氣自能散布。竹茹善清風邪胃熱。能消熱痰。橘皮以散胃逆之氣。

橘皮竹茹湯

橘　皮二斤　竹　茹二升　大　棗三十枚　生　薑半斤

甘　草五兩　人　參一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論曰。噦逆病。有胃虛、痰火、瘀血、虛寒、實熱、胃絕、諸證。此上僅言外感風寒乘胃。氣壅所致。餘皆未盡。愼勿一途論治。

下利

夫六腑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上氣脚縮。五臟氣絕於內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

此下利將絕之徵。但重於胃腎也。六腑爲陽。氣行於外。蓋胃爲衆腑之源。而源氣衰。陽不充於四肢。則衆腑之陽亦弱。故手足寒。上氣脚縮。卽陽虛而現諸寒收引之象也。諸臟屬陰。藏而不瀉。然五臟之中。腎爲衆陰之主。眞陽所寄之地。但眞陽衰微則五臟氣皆不足。胃關不闔。瀉而不藏。則利不禁而下甚。甚者。陽氣脫而陰血痺着不行。故手足不仁。此仲景本意。欲人治下利必以脾腎爲要也。

下利淸穀。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淸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少陰負趺陽者。爲順也。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下利脈沉弦者。下重脈大者。
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
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脈緊。爲未解。
下利脈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圊膿血。以有熱故也。
下利脈反弦。發熱身汗者愈。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圊膿血。
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小承氣湯主之。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梔子豉湯主之。以上方註皆見厥陰篇
下利氣者。當利其小便。
此卽利而失氣也。木邪乘胃。邪正兩實之氣。陷滯腸間。下逼失氣。謂下利氣。內

經風淫於內。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之義。然腸間之氣。鬱而不得上行。故利小便。乃使肺氣下通於膀胱。而大腸之氣。則得上行於肺。胃氣不下迫。利氣自止。故當利其小便也。

氣利訶梨勒散主之。

此下利氣之方也。前云當利小便。此以訶梨勒味濇性溫。反固肺與大腸之氣何耶。蓋欲大腸之氣。不從後洩。則肺旺木平。氣走膀胱。使小便自利。正爲此通則彼塞。不用淡滲藥。而小便自利之妙法也。

訶梨勒散

訶梨勒十枚煨

右一味爲散。粥飲和。頓服。

下利三部脈皆平。按之心下堅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方見痓病

此傷食下利也。脈來不數不遲。不浮不沉。和緩如常。乃爲土氣冲和。則爲無病。此三部脈皆平。下利而按之心下堅者。脈證不符。是非風寒所屬。當責食填胃中。未傷血氣。而不形於脈也。故用大承氣湯。峻攻有形之滯。則下利自止。經謂

土鬱奪之。通因通用之法也。

下利。脈遲而滑者。實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亦食滯之利也。食壅於胃。氣道不利。故脈來遲。然脈雖遲。而非虛寒之比。但遲爲氣壅。滑爲血實。血實氣壅。水穀爲病。故爲實也。內滯中氣不和。利未欲止。但恐土實而傷腎水。水淺漸成停擱之患。故宜大承氣湯急奪其邪也。

下利。脈反滑者。當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氣湯。

此亦食壅致利也。若因風寒下利。脈必數疾。若屬虛者。脈必遲濇微弱。此反見滑。水穀爲病。乃屬有餘。曰當有所去。宜用大承氣奪之。

下利已瘥。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者。以病不盡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舊積之邪復病也。下利瘥後。至期年月日時復發者。是前次下利之邪。隱僻腸間。今值臟腑司令之期。觸動舊邪而復發。然隱僻之根未除。終不能愈。故當大承氣迅除之耳。

下利肺痛。紫參湯主之。

此木邪挾火刑金之方也。風木挾火刑金。肺氣壅而不利。即胸中痛。氣不利而

水走後陰。臟邪移腑。故肺痛而下利。猶如肺癰。欬即胸中隱痛之類也。故用紫參苦寒能通血氣。而治肺痛。本草謂主心腹積聚。寒熱之邪。好古謂治血痢。以此散瘀止痛。甘草以調中氣而淸熱。則痛利自止。

紫參湯

紫　參半觔　甘　草三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煑紫參取二升。內甘草。煑取一升半。分溫三服。

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方註見少陰篇

附方

千金翼小承氣湯　治大便不通。噦數譫語。

傷寒厥陰篇中下利譫語。利而有燥屎。以通因通用。用小承氣湯。輕利和中。此燥屎內結。大便不通。壅逆胃邪上行而噦數譫語。所以亦宜輕利和中而滌熱開結也。

外臺黃芩湯　治乾嘔下利。

木火熾盛。橫格中焦。邪氣上逆。則爲乾嘔。逼迫水穀下奔。則爲下利。然木火上

逆下逼。故用人參、大棗和養脾胃之氣。半夏、乾薑滌痰溫中而止嘔逆。以黃芩專清風化之熱。桂枝宣和營衛而通表裏。

黃　芩　　人　參　　乾　薑各三兩　　桂　枝一兩

大　棗十二枚　　半　夏半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卷十八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瘡癰腸癰

諸浮數脈。應當發熱。而反灑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師曰。諸癰腫。欲知有膿無膿。以手掩腫上。熱者爲有膿。不熱者爲無膿。

此辨癰疽陰陽脈證也。諸浮數脈。似乎外感風熱在表。然風邪應當發熱。而反灑淅惡寒。且有痛處。乃營氣不從。邪氣逆於肉理。凝滯氣血而發癰也。見癰腫既成。欲知陰陽則能定治。故以手按腫上。熱者乃邪熱壅氣所成而屬陽火熱腐化血肉。故知有膿。不熱者乃陽氣衰微。陰寒凝滯氣血。肌肉堅硬不仁而屬陰。不能腐潰血肉。則知無膿矣。蓋熱與不熱。是驗陰陽之大法。兼互成膿未成膿之辨也。

腸癰之爲病。其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脉數。此爲腸內有癰。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

此出腸癰證與方也。風寒感入軀殼之裏。大小腸間。壅逆氣血。營衛不利。則成腸癰。若婦人經產。瘀血不盡。亦可成之。然瘀血成癰。不充皮膚肌肉。故身甲錯。甲錯者。肌膚猶如風乾魚鱗之狀也。癰成於腸內。氣壅逆則腹脹滿而腹皮急。腸癰不在軀殼。故按之濡。猶如腫狀。腹無積聚者。言腹中素無血瘕癥痞。不由內疾之變。又無表症。謂身無熱。但得脉數。則內癰毒盛。當識其腸內有癰矣。若見諸證。腹中必然痛楚不堪。即是腸癰之徵。故用薏苡清燥腸中濕熱。而破壅腫。敗醬善排瘀血爲膿。而利結熱之標。因感外寒成癰。所以附子行陽散寒。破其壅滯之本耳。

薏苡附子敗醬散

薏苡仁十分　附子二分　敗醬五分即苦菜

右三味。杵爲末。取方寸匕。以水二升。煎減半。頓服。小便當下。

腫當作腸字癰者。少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脉

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大黃牡丹皮湯主之。前言腸癰始起之辨。此成膿未成膿之脈與方也。腸癰始起。必因風寒入內。壅逆氣血而成其形。然腸居小腹。故少腹腫痞。而小腸乃多血少氣。通於前陰。按之內着於癰。所以卽痛。氣攻小便。則如淋也。但內癰成於血結。不犯膀胱氣分。故小便自調。然心與小腸爲表裏。小腸有癰。心火逆鬱不散。則時時發熱。而自汗出。熱收於內。故復惡寒矣。若寒邪未隨血肉變膿。脈尙遲緊。可下瘀血。洪大者。邪已隨血變化爲膿。不可下而再傷腸胃之氣。僅宜攻膿破血消癰。故以丹皮、桃仁、辛涼破血行瘀。合大黃、芒硝、破其血分之結。冬瓜子散熱下氣。設有膿。使從大便而去。無膿則下血矣。

大黃牡丹湯

大　黃四兩　牡　丹一兩　桃　仁五十個　瓜　子半升卽冬瓜子

芒　硝三合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一升。去滓內芒硝。再煎沸。頓服之。有膿當下。如無膿。當下血。

排膿散

腸癰必起於邪壅氣血而成。壅氣爲熱。蒸腐血肉成膿。故以雞子黃、芍藥。專補陰血之正。桔梗開提肺氣而下行。枳實以宣腸胃氣結。俾氣利則膿成毒化。故爲排膿散也。

枳　實十六枚　芍　藥六分　桔　梗二分

右三味。杵爲散。取雞子黃一枚。以藥散與雞黃相等揉和。令相得。飲和服之。日三服。

排膿湯

腸癰乃屬大小腸受病。故用甘桔善走手足陽明。開提諸氣而宣行解毒。以薑棗通調營衞。而排血爲膿。蓋此兩方專治軀殼之內腸胃之癰而設。徐註謂概治瘡癰之方。則混言矣。

甘　草　桔　梗各二兩　生　薑一兩　大　棗十枚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溫服五合。日再服。

金瘡

問曰。寸口脈浮微而濇。法當亡血。若汗出。設不汗出者云何。若身有瘡。被刀斧所傷。亡血故也。

此亡血汗家金瘡。皆有濇脈。當以證別也。寸口。卽兩手之脈。皆屬手太陰也。浮爲血虛。微爲氣弱。血虛氣弱。虛則浮微。謂當亡血。然亡血陰虧。氣不獨行。所以脈濇也。蓋汗家液傷氣滯。脈亦見濇。若不汗出而脈濇。是金瘡去血之脈濇。謂被刀斧所傷。亡血故也。

病金瘡。王不留行散主之。

此金瘡所傷皮肉筋骨。故爲金瘡。乃屬不內外因。因傷而血去。氣滯不能統血。灌於皮肉脈絡。所以脈濇。然氣血得行。則瘡口易合。故用王不留行。苦平通利血脈。能止金瘡之血而逐痛。蒴藋主折傷續筋骨。通血脈。但金瘡當取生氣爲本。故利肺氣。卽諸氣長而血自生。俾血生則灌續於脈絡。瘡口易能收斂。故用桑東南根。乃得生氣而生氣血。燒灰存性取黑色而能止血。甘草補脾胃而和營衞。椒薑溫養氣血得煖。則行諸經筋脈。以厚朴疏導內鬱之氣。芩芍以清氣滯之熱。而溫補宣行。所以產後亦用。若風寒乃經絡爲病。當以發散爲主。桑根

下降。故勿取之。

王不留行散

王不留行（八月八日採）　蒴藋細葉（七月七日採）

桑東南根（白皮。三月三日採。各十分）　黃芩（二分）

川椒（三分。除目及閉口去汗）　甘草（十八分）　厚朴

乾薑　芍藥（各二分）

右九味。桑皮以上三味。燒灰存性。勿令灰過。各別杵篩。合治之爲散。服方寸匕。小瘡卽粉之。大瘡但服之。產後亦可服。如風寒。桑根勿取之。前三物皆陰乾百日。

浸淫瘡

浸淫瘡。從口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浸淫瘡。黃連粉主之。（方未見）

此卽脫疽遊丹之類也。邪熱蘊積臟腑營衛之間。從內而發。浸淫於皮膚肌肉。

爲浸淫瘡也。從口流向四肢者。熱毒自從六腑外洩於肌肉皮膚。漸走四肢。治從外解。故爲可治。若從四肢流來入口。熱毒先走經絡行於四肢。復散肌皮。歸於臟腑。內外充斥。傷殘真氣。故不可治。然黃連一味爲粉。外敷內飲。專解流向四肢之毒。非流來入口之方也。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十九

趺蹶手指臂腫轉筋狐疝蚘蟲

師曰。病趺蹶。其人但能前。不能却。刺腨入二寸。此太陽經傷也。

此趺蹶當辨經絡而治也。人身足陽明脈。絡於腿外側之前。太陽脈絡於腿外側之後。少陽脈。絡於腿外側之中也。夫趺而致蹶者。足不能行也。然不能行。又當辨其前後治之。但能前者。陽明無傷也。不能卻者。乃不能後抵。太陽經脈受傷也。當刺腨入二寸。腨者。卽小腿肚。本屬陽明。乃太陽經絡所過之處。與陽明經氣會合於陽承筋間。故刺之使太陽陽明氣血和而無滯。則前後如常矣。

病人常以手指臂腫動。此人身體瞤瞤者。藜蘆甘草湯主之。方未見

此治手臂病而出方也。手之五指。乃屬肺大腸。心包三焦。心與小腸。臂者。統屬

手之六經。但臂外屬三陽。臂內屬三陰。陽經從指走頭。陰經從胸走手。若手指腫動。則當依經而治。臂腫而動者。當責手足太陰陽明之經。乃被風痰搏擊所致。蓋足太陰脾主濕。而爲生痰之源。風邪內襲。風濕煽化爲痰。氣虛不充肌肉。故身體瞤瞤。瞤者。肌肉蠕動也。而肺爲貯痰之器。因脾之風痰上溢于肺。隨經走臂。痰氣壅逆經隧。故手指臂腫。邪正搏擊氣搖則動也。方雖未見。詳甘草和中。藜蘆善吐風痰。俾痰去。則經氣疏通而腫動自愈。此補痰飲走經隧之未備也。

轉筋之爲病。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弦。轉筋入腹者。雞屎白散主之。

此木土不和。風邪而轉筋也。風邪乘于脾胃。風濕相搏。以故表裏皆病。若風濕盛于經表。則臂脚直。脈上下行而微弦。經謂諸暴強直。皆屬于風。亦風痓末疾之義也。或中氣虛而木邪內逆。直攻于臟。則轉筋入腹。當以雞屎白下氣消積。去風安脾之治。非治臂脚直之方也。

雞屎白散

鷄屎白爲散。取方寸匕。以水六合。和温服。

陰狐疝氣者。偏有小大。時時上下。蜘蛛散主之。

此外腎睾丸之病也。陰狐疝氣。乃陰陽之氣偏虛受邪。故偏有小大。時時上下。卽縮入兩跨。如狐行狀。陰出陽沒之不定。由肝腎血虛氣弱。感受風濕。所注之處爲病也。故用蜘蛛。少腹抽絲者。能引入肝。通經攻毒而勝風濕。桂枝行陽化氣。以伐肝腎之邪。俾陽氣盛而陰狐自退矣。

蜘蛛散

蜘蛛十四枚熬焦　桂枝半兩

右二味爲散。取八分一匕。飲和服。日再服。蜜丸亦可。

問曰。病腹痛有蟲。其脈何以別之。師曰。腹中痛。其脈當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蚘蟲。

此蚘蟲腹痛之脈也。腹痛病因感風寒者多。若寒邪入裏。脈當沉緊。風邪在腹衞氣內結。脈當沉弦。今反洪大。卽當肌表發熱而反腹痛。是與脈證不合。知非風寒。當責之蚘蟲所致。若四時腹痛病而不見風寒之脈。當責蚘蟲治也。

蚘蟲之爲病。令人吐涎心痛。發作有時。毒藥不止。甘草粉蜜湯主之。

此蚘蟲心痛證與方也。上條謂脈反洪大。乃胃中熱濕蒸化爲蟲。若風寒致痛。

卽當連綿不絕。而不吐涎。此因蚘蟲行于上脘。壅塞氣道不通。令人吐涎心痛。蟲下則不痛。故發作有時。或壅下脘。卽作腹痛可知矣。然攻擊風寒猛烈峻劑而爲毒藥。非殺蟲之品。故痛不止。此用白粉殺蟲。甘草合蜜。和中安胃。草蜜味甜。誘開蚘口。俾其得藥。蟲頭下向。則痛自止矣。

甘草粉蜜湯

甘　草二兩　　粉一兩　　蜜四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先煑甘草取二升。去滓。內粉蜜。攪令和。煎如薄粥。溫服一升。差卽止。

蚘厥者。當吐蚘。令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爲臟寒。蚘上膈入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蚘厥者。為**梅丸**主之。方註見厥陰篇

沈註

張仲景金匱要略

卷二十

婦人雜病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氣。爲諸經水斷絕。至有歷年。血寒積結胞門。寒傷經絡。凝堅在上。嘔吐涎唾。久成肺癰。形體損分。 在中盤結。繞臍寒疝。或兩脇疼痛。與臟相連。 或結熱中。痛在關元。脈數無瘡。肌若魚鱗。時着男子。非止女身。 在下未多。經候不勻。令陰掣痛。少腹惡寒。 或引腰脊。下根氣街。氣衝急痛。膝脛疼煩。奄忽眩冒。狀如厥顛。或有憂慘。悲傷多嗔。 此皆帶下。非有鬼神。久則羸瘦。脈虛多寒。三十六病。千變萬端。審脈陰陽。虛實緊弦。行其鍼藥。治危得安。其雖同病。脈各異源。子當辨記。勿謂不然。

此血室受邪。傳於臟腑經絡現證。而與男子不同治。所以金匱另立女科一門

也。蓋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一月一行。乃爲常度。其或參差前後。或經後新產。胞宮氣血虛弱。而外邪以從陰門侵襲。則病變無窮。但稟氣有強弱。陰陽有偏勝。氣血有虛實。風寒有多少。五臟六腑十二經絡傳乘。以故見證不一也。然婦人之病。因氣血虛而風寒襲於子宮。氣血不行。謂因虛積冷結氣。爲諸經水斷絕。且非一日發病。至有歷年。而血寒積結胞門。乃虛爲受病之本。風寒爲致病之標。至於日久傳於諸經臟腑。氣血陰陽表裏上下。神志諸病。變化不測矣。但邪客胞中。相隨上焦氣虛之處。厥而上行。爲寒傷經絡。凝堅在上。或侵脾胃則嘔吐涎唾。逆於肺臟。營衛不宣。久成肺癰。然骨蒸咳嗽。皆括在其中矣。營衛既傷。則形體損分。若在中盤結。淫於衝脈。則爲繞臍寒疝。淫溢胠脇。則兩脇疼痛。然經臟相爲表裏。但經絡之痛。其源在於胞宮之臟。爲與臟相連。若風邪淫於本宮。鬱化爲熱。故曰或結熱中。邪正相搏。氣鬱不通。則痛在關元。夫風者。善行數變。鬱化爲熱。熱耗胞門陰血。血虛火盛而脈數。非瘡家之脈數。謂脈數無瘡陰血耗而不充於軀殼。則皮膚乾燥。爲肌若魚鱗。或逢交合。其邪傳與男子。亦病魚鱗。謂時着男子。非止女身。若感受日淺。未傳他經。謂在未來多。祇病丽

匀。若寒客凝結氣血。邪正相搏。爲令陰掣痛。卽抽掣相引陰戶而痛。陽微陰盛。則少腹惡寒。邪隨督脈上逆。則引腰痛。若依衝脉則氣衝急痛。蓋衝脈出於氣街。斜入膕中。循脛骨內廉。邪湊虛處而行。則下根氣街。下注厥陰經脈氣滯不行。爲膝脛疼煩。上逆衝擊心神。則爲奄忽。奄忽者。驟暴昏昧也。相隨肝脈上逆巔頂。則爲眩冒。逆而不返。其狀猶如厥顛。淫於心肺肝脾腎。五臟神魂情志受傷。故作憂慘悲傷多嗔。以上諸證。乃帶脈之下。血海受邪爲病。總謂此皆帶下。非今人所謂之白帶也。雖見眩冒厥顛。憂慘悲傷多嗔。奇怪之證。皆胞門受邪。傳於氣血。心神魂魄所致。非有鬼神所使之耳。邪傳脾胃。消削肌肉。久則羸瘦。耗傷心血。故脈虛傷陽則寒。謂脈虛多寒。又十二癥。九痛。七害。五傷。三痼。爲三十六病。然證現千變萬端。總屬胞門受邪。則一。治此必審脈之陰陽虛實緊弦。則知邪之風寒。氣血虛實。纔能行其針藥。治危得安。以上病雖同起於胞門。而有風寒氣血虛實。經藏上下之分。隨其虛處現症現脈。不能盡述。謂脈各異源。此乃婦科切要之綱領。故囑子當辨記。勿謂不然。此上數段。皆胞宮一源起病。乃邪隨五臟六腑氣血虛處現證。故現無窮之變。務須細心體究其意。方能入

彀耳。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七八日。熱除。脈遲。身涼和。胸脇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取之。

此謂中風。卽大邪中表。風傷衞。傳裏之病也。發熱惡寒。少陽證也。少陽與厥陰相爲表裏。而厥陰藏血。乃通衝脈血室。經水適來。血室空虛。少陽風熱。陷於血室。邪氣深入。故七八日來。外則熱除而身涼。血陰凝滯。故脈遲而胸脇滿。如結胸狀。血室之邪衝心。則發譫語。卽非有鬼神之義也。然肝與血室相通。故當刺肝之期門穴。隨其實處取之。卽瀉血室之邪也。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方見嘔中

此風邪陷入血室而出方也。風傷衞證。七八日來。續得寒熱。發作有時者。因經水適來。血室空虛。外邪乘虛內陷。邪血搏擊。正邪分爭。陰陽更勝。勢如瘧狀。故謂有時。然邪陷血室而得寒熱。當責邪在半表半裏。故用小柴胡湯。和陰陽而提風木之邪上行。使從表出。則病自愈。不必求其血室之補瀉也。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爲熱入血室。治之無犯胃氣。及上三焦。必自愈。

熱入血室。雖有風寒之别。而邪入則一。所以上下四條。相爲一貫也。寒邪傷營而陷於血室。故晝日明了。暮則血海陰邪盛而上衝於心。則發譫語。然肝臟開竅於目。熱血搏結。魂不歸舍。而反影於目。故如見鬼狀。此皆帶下。非有鬼神之義也。治此不可犯其胃氣。及上二焦之陽。是謂汗吐下之戒。俾中上之陽不傷。陽能正陰。使邪外出。則陰邪下退。經水適來未淨。必使經血再行。則自愈矣。

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臟腑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

此互風寒陷入血室。舍鍼法。惟小柴胡爲主治也。血室空虛。爲血弱氣盡。邪氣陷入。結於脇下。與正氣相搏。故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邪鬱胃間。故默默不欲飲食。然肝膽相連。臟邪凝於下。腑邪衝於上。血室爲病。故痛在下。邪高痛下。中州胃氣不和。則使嘔也。然小柴胡湯。表裏兩解之方。而上下亦可兩解。所以用此和之。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濈然汗出者愈。

此傷寒土邪反乘於血室也。大邪傳入陽明。濕熱熾盛。反淫衝脈血室。血熱妄行。故陽明病而見下血。爲熱入血室。胃熱上衝於心。則發譫語而頭汗出。故當刺肝之期門。隨其邪實之處而瀉之。使木能制土。陽明經腑餘熱。自從周身濈然汗出而愈。蓋血室證。非惟少陽與陽明之邪而入。要知十二經絡臟腑之邪。皆可入之爲病。又有血室受邪。傳於臟腑十二經絡爲病。餘臟倣此。則神機在我。何懼證見無窮。

婦人咽中。如有炙臠。半夏厚朴湯主之。

此血室之邪。淫於任脈爲病也。前謂凝堅在上。久成肺癰。與此如有炙臠。源同而證異。要知仲景立一言。豎一義。是有變化不盡之妙。倣此類推。則得金匱之意。蓋行經或產後。氣血虛而陰門感受風寒。積結胞宮。相隨任脈上衝。抵於咽嗌。氣逆噎塞。吞之不下。吐之不出。如有炙臠貼於咽中。故用厚朴、半夏辛溫。消痰散結而下逆氣。蘇葉善能歸氣入陰和血。同生薑以宣營衞。而散外入之邪。

茯苓滲溼。并導逆氣下行也。

半夏厚朴湯

半夏一升　厚朴三兩　茯苓四兩　生薑五兩

乾蘇葉二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煑取四升。分溫四服。日三夜一。

婦人臟燥。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甘麥大棗湯主之。

此子宮受邪。上淫肺氣之病也。子宮血虛。故爲臟燥。受風化熱。相隨任脈沖上。而挾心包之火。逼迫肺臟。然肺聲爲哭。魄氣不寧。則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而金虛肝盛。邪犯胃腎。故數欠伸。即憂慘悲傷多嗔。魂魄之病也。故以甘草緩瀉心包之火。小麥益心和肝。兼養胞血。大棗培土生金而和營衞。以濟子宮之燥。俾衝任得養。肺氣是無凌犯。則悲哭自止。

甘麥大棗湯

甘草三兩　小麥一升　大棗十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煑取三升。分溫三服。亦補脾氣。

婦人吐涎沫。醫反下之。心下卽痞。當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龍湯主之。涎沫止。乃治痞。瀉心湯主之。小青龍湯見痰飲

此凝堅在上。嘔吐涎唾。而挾新邪之方也。血寒積結胞門。復挾新感外風。相隨任脈而上。會合胸膈肺胃之間。凝聚津液。化而爲痰。故吐涎沫。然外邪當從表散。而醫反下之。誅伐無過。致傷中氣。則陰邪上逆與涎相併成痞。若不治涎餘涎盡併於痞。卒難分解。故當先治。用小青龍湯。散邪滌飲。風寒兩擅其長。使新舊之邪盡去。則涎沫自止。其或痞結未消。又當瀉心湯治其痞也。

問曰。婦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數十日不止。暮卽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脣口乾燥。何也。師曰。此病屬帶下。何以故。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證脣口乾燥。故知之。當以溫經湯主之。

此血寒積結胞門之病也。婦人年五十所。天癸應絕。而反病下利者。因昔半產。寒凝瘀血。積於胞宮。所以新血不能聚於血海。反從下出。而爲下利不止。卽血出崩倒之疾。非大便下利也。然新血不得留聚血海之內。則陰虛火盛。故暮卽發熱。血瘀少腹。則裏急矣。蓋心經脈絡。下通胞門。上走手心勞宮。血虛火盛。故

手掌煩熱。心病則脾亦病。故腹滿。而脾營不化。故脣口乾燥。病在血室。所以爲屬帶下。然何以知其血瘀少腹。蓋脣口乾燥。此乃血瘀而不上灌。故知之也。但瘀爲病根而不去。利何由止。故用溫經湯。芎歸參芍薑桂茱甘。調和營衛而益氣血。爲溫散寒結。半夏下逆消痰。丹皮散血。麥冬阿膠。保肺通調。但溫經散邪。俾瘀血行而病根去。血得歸宮。則下利止矣。

溫經湯

吳茱萸三兩　當歸　芎藭　芍藥
人參　桂枝　阿膠　牡丹皮
生薑　甘草各二兩　半夏　麥冬去心各一兩

右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溫三服。亦主婦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治崩中去血。或月水來過多。及至期不來。

帶下。經水不利。少腹滿痛。經一月再見者。土瓜根散主之。

此在下未多。經候不勻之病也。胞門受風。未經多日。所以祇見經水不利。未致不通。第不利者。乃似通非通。非通似通。來而不暢。止而復來。即行者自行。結者

自結。所以小腹滿痛而一月再見矣。故以土瓜根卽王瓜根也。味苦氣寒。能淸風化之熱。䗪蟲活血行瘀。桂枝芍藥以調營衛。而宣陽氣。俾風外出。酒引血分散瘀。經自利矣。

土瓜根散陰𡱁腫亦主之

土瓜根　芍藥　桂枝　䗪蟲各三分

右四味。杵爲散。酒服方寸七。日三服。

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寒虛相搏。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旋覆花湯主之。

此胞門受邪。挾木乘胃之脈與證也。血海邪通肝木。則木氣過盛而脈弦。然弦必傷胃。則胃虛。謂弦則爲減。胃虛不能生血。溉灌諸脈而空大。爲大則爲芤。然胃氣虛弱。爲減則爲寒。血不循經貫脈。爲芤則爲虛。胃寒脈虛。爲寒虛相搏。脈名爲革。而木邪熾盛。胃氣不能生血而攝血攝胎。故有妊則當半產。無孕則當漏下。然推其源。乃胞受風寒所致。脈弦而大。故用旋覆花。驅風而散寒結。以葱助其行散之力。新染絳絹。引入血海而散邪。俾邪散則正氣自復。非此卽養正

之方也。蓋前虛勞論中革脈。乃木火制胃。此因胞宮受邪傳木不同。（當參看）則備。

旋覆花湯

旋覆花三兩　葱十四莖　新絳少許

右三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頓服之。（方未見）

婦人陷經。漏下黑不解。膠薑湯主之。

此胞門受邪。以致陷經漏下也。蓋諸經血盈則灌於海。海滿復溢於經。經海相連。盈虧進退。升降出入。皆從於海。若血海受邪。拒格新血不歸於海。則新血降而漏下矣。然經血陷而不升。故爲陷經。若血寒則黑。漏下黑不解者。卽血海受寒所致漏下也。故以乾薑散寒。俾寒邪去而瘀黑自解。阿膠養血而驅伏風。則漏下得止。原方未見。但以膠薑詳之。其義可知。後人擬補膠艾湯。似乎未確。

婦人少腹滿。如敦狀。小便微難而不渴。生（當作經字）後者。此爲水與血俱結在血室也。大黃甘遂湯主之。

此經後受邪。水血兩瘀也。經後血室虛而受邪。水血內瘀。則少腹滿。如敦狀。如

人敎而不能起。言其下重之情也。血分受邪。故小便微難而不渴。非似氣分閉而不通矣。此有形水血結於血室。若不峻攻。何以破其堅壘之結。所以大黃攻血。甘遂以逐蓄水。而無留滯。又藉阿膠養血。善驅血中伏風。俾風去。則水血俱利矣。竊擬血分受風。而致水腫者。用之無不妙耳。

大黃甘遂湯

大　黃四兩　甘　遂　阿　膠各二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頓服之。其血當下。

婦人經水不利下。抵當湯主之。

此血寒積結胞門。未變他病之方也。胞門偶被風寒襲入。血凝不散。經水則不利下。非久閉也。或痛而不利。或少腹堅而有形可徵。故以食血之蝱蟲、水蛭。以破血結。桃仁、大黃。以攻其瘀。則無留滯矣。

抵當湯亦治男子膀胱滿急有瘀血者

水　蛭熬　蝱　蟲三十枚熬　桃　仁二十枚　大　黃二兩

右四味爲末。以水五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婦人經水閉不利。臟堅癖不止。中有乾血。下白物。礬石丸主之。

此肺氣不利。白帶而致乾血也。散字當作臟卽子宮也。堅癖不散。子宮有乾血也。白物者。世謂之白帶也。蓋子宮之氣。通連衝任督帶諸藏之氣。而衝任之氣爲至咽喉。會通於肺。然肺主通調諸臟之氣。連及子宮。故肺與大腸受邪。通調傳道之職皆失。以致脾胃濕熱。凝滯津液而成白物。淫入胞宮。阻滯內血不流而成乾血。是因白帶阻閉胞宮而結乾血也。經云。治病必求其本。故以礬石先去濕熱爲君。杏仁獨利肺與大腸之氣爲助。蓋肺與大腸爲表裏。納藥大腸之臟。俾藥氣以從大腸之氣上行於肺。肺氣卽得下行。通調於子宮。使濕熱津液不得凝爲白物。則白物止而乾血自散。此由他臟淫於子宮受病。不與胞門同治。正謂其雖同病。脈各異源也。

礬石丸

礬　石燒三分　　杏　仁一分

右二味末之。煉蜜丸棗核大。內臟中。劇者。再內之。

婦人六十二種風。腹中血氣刺痛。紅藍花酒主之。

此概以婦人血分挾風而病也。仲景每論婦人之病。皆從血海受邪起見。而推廣六十二種風疾。並腹中血氣刺痛。咸因血海氣血虛而招風。以致衝任督帶五臟六腑皆病。故以紅藍花一味。煎酒取其色紅。與血相類。味苦辛溫。能入心肝衝任血海。養血和血行血。專理血海。去舊生新。得酒入血。宣行之力更佳。正謂血足風自滅也。

紅藍花酒方

紅　藍一兩

右一味。以酒一大升。煎減半。頓服一半。未止再服。

婦人腹中諸疾痛。當歸芍藥散主之。方見妊娠

此脾虛而致腹痛也。腹中。即血海也。婦人雖以血海爲主。實賴脾胃資生之化。而統血於海。則無諸病。此因脾不健運。濕氣下流胞中。血濇氣滯。故腹中諸疾痛。當責脾虛而治。故以芎歸養血而行血中之氣滯。芍藥收陰之正。白朮、茯苓、澤瀉。健脾滲濕。俾脾健則血生。濕不下流。衝任氣行血利。則諸痛自止。此又重於脾。不當責於胞。此亦其雖同病。脈各異源也。

婦人腹中痛。小建中湯主之。方見虛勞中

此胃虛而致腹痛也。胃爲五臟六腑之海。虛則納穀少。而營衛亦虛。血海無濟。胞門血虛氣滯。故腹中痛。是非風寒所致者也。所以小建中湯。建中氣而生營衞。充灌血海。使陰陽和而氣血流利。則不治痛而痛自已。設因風寒致痛。而湯中桂枝。可以驅邪足矣。此上下二條。以後天脾胃生化之源不足。累及血海受病。故以健脾胃爲主。毋恃四物湯而養陰血。諸臟皆然。若胞門受邪。累及臟腑諸病。當治胞門爲主。是仲景暗度金針。人皆不識耳。

問曰。婦人病。飲食如故。煩熱不得臥。而反倚息者。何也。師曰。此名轉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則愈。腎氣丸主之。

此胞門陽虛致病也。表裏上中二焦無病。則飲食如故。下焦陽虛。不能統氣於尿脬。故胞系了戾。卽紐轉而不得溺也。然胞系既轉。上氣不得下通。逆衝心肺。故煩熱不得臥而倚息。名曰轉胞。不得溺。是因真陽虛而不得統氣於胞。故用六味丸以滋左腎之元陰。桂附專補右腎之真陽。行陽化氣。直達胞中。胞系滿直。開闔有權。則小便利而煩熱倚息頓愈。若以五苓、八正一概淡滲。元陽頓削。

反不得溺也。

腎氣丸

乾地黃八兩　薯蕷　山茱萸各四兩　澤瀉

牡丹皮　茯苓各三兩　桂枝　附子各一兩炮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五丸。日再服。

蛇床子散溫陰中坐藥。

此令陰掣痛。少腹惡寒之方也。胞門陽虛受寒。現證不一。非惟少腹惡寒之一證也。但寒從陰戶所受。不從表出。當溫其受邪之處。則病得愈。故以蛇床一味。大熱能補真陽。納入陰中。俾子宮得煖。邪去而病自愈矣。

蛇床子散

蛇床一味。末之。以白粉少許。和合相得。如棗大。綿裹內之。自然溫。

少陰脈滑而數者。陰中卽生瘡。陰中蝕瘡爛者。狼牙湯洗之。

此風濕合乘胞門。流於陰戶。而成蟲蝕也。少陰脈居左尺而應胞門。精血之地。外通陰戶。但脈滑爲陰氣有餘。數爲熱盛。此因風濕感入胞中。溼熱熾盛。流注

陰中。營氣不從。逆於肉理。邪熱鬱蒸。陰中卽生瘡矣。濕熱蒸化爲蟲。遍蝕陰戶。謂蝕瘡爛也。方以狼牙煎湯熏洗。本草謂其苦寒有毒。善治浮風瘙癢。殺腹臟一切蟲。但苦能燥濕。寒以除熱。俾濕燥熱除。不化爲蟲。則蝕瘡自愈。蓋後人論陰瘡數種。不若此論最詳。當以觸類旁通治證爲妙。

狼牙湯

狼　牙三兩

右一味。以水四升。煑取半升。以綿纏筯如繭。浸湯瀝陰中。日四遍。

胃氣下泄。陰吹而正喧。此穀氣之實也。膏髮煎導之。方見黃癉

此胃氣走於胞門而出前陰。謂之陰吹也。大腸與胃中津液枯燥。穀熱壅滯不下。胞門氣虛。胃氣不往後陰而反陷胞中。以從前陰而出。故謂胃氣下泄。乃移實就虛之義。卽腸胃累及胞門之病也。氣泄聲響如吹。爲陰吹而正喧。腸胃之氣。乘於胞門。謂穀氣之實也。故以猪膏滋潤腸間之燥。髮煎以養胞門之血。俾腸間得潤。穀食下而氣轉後陰。此通則彼塞矣。蓋有大便不結。中虛下陷而陰吹者。當用補中升提。不可槪爲胃實也。

小兒疳蟲蝕齒方

小兒疳病。乃從內發。先因金虛。木寡於畏。風乘於土。濕熱壅積胃間。隨脈上溢於齒。風濕蒸腐。化而爲蟲。浸淫於齒。故爲疳蟲蝕齒。方用雄黃善驅臟腑之風。又能殺蟲。葶藶以瀉肺實。使肺氣通調。金風一動。濕熱全消。則不化蟲。蝕齒之患除矣。蓋附此方於婦人證後。想昔有幼科而遺失無傳。去古既遠。不敢妄贅。

雄黃　葶藶

右二味末之。取臘日猪脂。鎔以槐枝綿裹頭。四五枝。點藥烙之。

論曰。經云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至於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形壞而無子矣。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故能有子。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臟盛乃能瀉。至於八八。則齒髮去。五臟皆衰。筋骨懈惰。天癸盡而鬚髮白。身體重而行步不正。故無子耳。蓋天癸者。即父母媾精而爲先天。合同天地陰陽生長之氣。乃爲精血之主。非精血而爲天癸也。然所得之氣。女藏於心。陽爲之主。男藏於腎。陰爲之根。各待陰陽至盛精血

滿足之期則洩。所以謂之天癸至。但男體外爲陽。而盛於八者。乃俟眞陰數足。以水而配陽。女體外爲陰。而盛於七者。乃俟眞陽數足。以火而偶陰。故女子二七。陽氣充盛。是與眞陰氣合。則陽機蠢動。陰卽隨之。任脈通而太衝脈盛。月事下而陰陽和平。故有子耳。男子二八。陰水充盛。與眞陽偶合。陽機蠢動。精氣溢瀉。陰陽和而有子矣。若在後天論之。女子二七。胃中氣血充盛於心。血盛則與先天氣和。先後之氣。附合而經行。故有子。男子二八。胃中氣血充盛於腎。精盛則與先天氣和。先後之氣。附合而精瀉。故有子。所以男女皆爲天癸至者。乃先天陰陽與後天氣血。會合充盛。斯時而至。故予謂氣血爲陰陽之橐籥。陰陽爲血氣之風帆也。夫男子外陽而內陰。以腎爲體。以心爲用。女子外陰而內陽。以心爲體。以腎爲用。蓋心屬火。爲陽主血。陽數奇。故二七眞陽氣盛。陰得陽和則行。統領諸臟之血。盈溢血海。則月事下而有子。腎屬水。爲陰主精。陰數偶。故二八眞陰水盛。陽得陰則化。而統諸臟之精。滿溢精海。精氣溢瀉而有子。可見男女配偶交合。必須陰陽和平。卽成胎而生子。是故男女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所以調經治病。當以陰陽先天分治。非僅調養後天精血而已。蓋一七少陽氣盛。

二七陽明氣盛。三七太陽氣盛。而二七十四。正在陽明盡而却交太陽之初。三陽開泰之時。故太陽始盛。萌機一動。合於少陰。則陰陽相和。衝任血海盛而月事下。則有子矣。然有未至二七。天癸至而生子者。乃屬天稟太過。或有已過二七。天癸未通。而不生子者。乃天稟不及。是稟先後二天之氣。厚薄不同也。夫女子陰血已盈。必俟真陽至而行化。行化之後。務須陰陽和平。則爲無病。設偏陽盛。則未及期而脉數。若偏陰盛。則過期而脉遲。此爲陰陽太過不及。皆當病也。或因後天營衞之氣太過不及而致病者。經云。營者。水穀之精氣。和調於五臟。灑陳於六腑。乃能入於脉也。衞者。水穀之悍氣。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脉。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膜。散於胸腹。若衞虛則脉微而經遲。營虛則脉數而經早。至於閉絕不通。各有陰陽氣血。寒熱虛實。辨於胃腎也。然經水有先期後期而至者。或多少紫黑淡白青黃黑色不一者。或二三月一行。一月二三行者。至於閉而不通者。或崩漏不止。赤白帶下。血瘕癥塊者。皆屬胞門之病。謂之帶下。治之非審經期。始有本據。或先經水不調。至於閉而不通。後致別病者。乃胞門受邪。當辨寒熱虛實。調經爲主。治俟經通。則諸病自愈。若先有別病而

後致經水不調或閉而不通者。乃臟腑受病。累及胞門。則當治臟腑爲主。調經次之。俟病退則不調經而經自調矣。故金匱發明經期胎產。血室空虛。邪從陰戶侵入胞門之病。述爲女科。其餘六淫中表。內傷七情。男女皆同。所以不贅一辭也。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二十一

婦人妊娠

師曰。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名妊娠。桂枝湯主之。於法六十日。當有此證。設有醫治逆者。卻一月加吐下者。則絕之。方見下利

此辨初孕之脈證也。六脈皆和。爲得平脈。則內外無病矣。然平脈之中。略見陰脉有異。而陰脈者。即關尺肝腎之脈也。是脈當微弦濡滑。而反小弱。且無病證。則知厥陰少陽。廕胎氣血不足之故。經云土得木而達。此木廕胎尚且不及。何暇疏通稼土。迺胃氣自壅。氣化爲火。則渴而不能食。無寒熱者。是無表證也。在於六十日。無病而見經閉脈弱。決是足厥陰少陽。廕胎所致。故斷其妊娠。然既已妊娠。補瀉之法用之無益。惟宜桂枝湯。調和營衞。以濟肝膽之源。但此湯用

之於表。則和營衛而去表邪。用之於裏。則和營衛而生氣血。充溢臟腑血海。然濟胎則自安胎矣。若見渴不能食。而醫不識此妊娠。反以病治。傷動胃氣。故加吐下。却有一月。則當止吐下爲急。所謂絕之。

婦人宿有癥病。經斷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者。此爲癥痼害。妊娠六月動者。前三月經水利時胎也。下血者。後斷三月衃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當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此妊娠宿有癥病而出方也。婦人經產之後。血室空虛。餘血未淨。而受風寒。或因飲食生冷。凝血成塊。則爲癥瘕。若結於偏旁。而不正居子宮。仍能行經受孕曰宿有癥病。此經斷未及三月。將已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者。見似經非經。胎衃疑似之間。以故詳辨。然懷妊娠應居當臍。而臍腹之地。却被癥塊占居。故動反在臍上。而癥居偏旁。故能受胎。但害經血。不廕胞胎。半途而出。以漏下不止。謂之癥痼害。蓋妊娠動時。當在六月之間。今祇三月就動。亦因癥痼害去其血。胎乾不安。如魚無水。則跳躍不定矣。然胎衃未能定其確實。所以推其經水未斷前之三月爲驗。若經水未斷前之三期。期期準節。而無參差前後者。乃氣血和

平。應當受孕。斯斷是胎非衃。所謂前三月。經水利時胎也。若前之三月。期期經水遲蚤不準淋漓閉塞者。乃氣血乖離。何能受孕。知今經斷。非胎是衃。故下血者。後斷三月衃也。然前三月經利。既是為胎。何因而漏血不止也。蓋因其癥不去。阻害蔭胎之血。不入於胞而漏下。所以當下其癥。胎始得安。則血自止。故以桂枝行陽。芍藥收陰。調和營衛。然癥病始成。必因風寒痰濕。氣血凝結為塊。以茯苓滲濕。丹皮、桃仁破血行瘀。而助消癥。但丹皮、桃仁為胎氣所忌。此不避者。經謂有故無殞。自無殞也。因胎在腹。欲去其癥。則服一丸而漸磨。不致動胎。立法最善。

桂枝茯苓丸

桂枝　茯苓　牡丹皮　桃仁去皮尖熬

芍藥各等分

右五味末之。煉蜜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加至三丸。

婦人懷娠六七月。脈弦發熱。其胎愈脹。腹痛惡寒者。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臟開故也。當以附子湯溫其臟。方未見

此土金氣虛。不能助廕胞胎而受邪也。妊娠六七月。應當肺胃廕胎之際。而肺胃氣虛。廕胎不暇。令其胞門之氣亦虛。寒風襲入相連肺胃。故見脈弦。邪鬱表陽。則發熱。乘於脾胃。則胎愈脹。深入胞宮。則腹痛惡寒。冷氣陣陣侵逼。爲少腹如扇。因子臟陽虛不斂。玉門不閉。寒風襲入胞宮。所謂子臟開也。故用附子溫起胞宮之陽。得煖則閉。而風冷自散。然方雖未見。但詳附子爲湯。必是驅寒補陽爲主。顧名思義可也。

師曰婦人有漏下者。有半產後因續下血都不絕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爲胞阻。膠艾湯主之。

此下血則一。其因各異也。漏下即崩疾也。崩有木火乘脾而致。有胞宮受風寒而致。或半產下血都不絕而致。或脾胃氣虛而致。或因胞宮氣血寒熱偏勝而致。此妊娠下血。腹中痛者。因胞胎阻塞。氣滯不能運血於經脈。故下血腹痛。然其因雖異而治法同於行氣。止血和陰。故概用膠艾養血調血止血。俾氣血歸於經脈。則漏下止而痛自愈。縱有風寒內襲。膠艾溫經。則驅散風寒。具在其中矣。

膠艾湯

芎藭　阿膠　甘草各二兩　艾葉

當歸各三兩　芍藥四兩　乾地黃六兩

右七味。以水五升。淸酒三升。合煑。取三升。去滓內膠令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作。

婦人懷妊。腹中㽲痛。當歸芍藥散主之。

此木取土氣爲病也。凡屬胎前之病。皆因胎處其中。而廕胎之臟受邪爲病也。蓋鎭攝胞胎。統運氣血。咸賴於脾。因其脾胃廕胎不暇。氣血不能分濟諸臟。故木氣自強。反來討氣於土。土弱氣滯。以致胞宮氣血不舒。所以腹中㽲痛。㽲痛者。乃綿綿痛而不止也。故以芍藥芎歸。宣和胞宮氣血。兼疏土中之木。白朮健脾。生化營衛。以濟諸臟之虛。苓澤導滲土虛不輸之濕。俾木土相和。胞宮氣血流利。則痛止而胎自安矣。

當歸芍藥散

當歸三兩　芍藥一觔　茯苓　白朮各四兩

澤　瀉半觔　芎　藭三兩或作半觔

右六味。杵爲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服。

妊娠嘔吐不止。乾薑人參半夏丸主之。

此木挾寒水之氣上逆而嘔吐也。蓋脾胃爲生化之源。五臟六腑。皆受其濟。而胞胎繫於脾。賴之以爲總蔭。此脾但有蔭胎之能。而無制水之暇。雖無水泛。乃寒濁之氣。以乘木勢。反衝於土。脾胃氣逆。津液化爲痰飲上溢。所以嘔吐不止。故以人參補養脾胃之元。乾薑以煖胃中之氣。俾脾胃溫而健運如常。則水陰不敢上逆。以半夏滌痰下逆。而止嘔吐。蓋半夏、乾薑。乃胎氣所忌。是有病則病當之。況用丸者。取其緩而不致動胎也。

乾薑人參半夏丸

乾　薑　人　參各一兩　半　夏二兩

右三味末之。以生薑汁糊爲丸。如梧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

妊娠小便難。飲食如故。當歸貝母苦參丸主之。

此下焦受邪。而致小便難也。飲食如故。知邪非從上中二焦傳來。乃從陰戶而

入。襲於胞宮。氣連膀胱。鬱而不化。故小便難。所以苦參味苦氣寒。燥濕驅風。本草謂其入陰。能驅大風。開結氣。除伏熱。以當歸養血而利血中之氣。善治衝帶之病。蓋肺與膀胱爲子母。故以貝母利肺氣。卽是利膀胱之氣。膀胱氣利。胞宮之氣亦利。氣利則邪除。小便不難矣。

當歸貝母苦參丸

當歸　貝母　苦參各四兩

右三味末之。煉蜜丸如小豆大。飲服三丸。加至十丸。

妊娠有水氣。身重小便不利。灑淅惡寒。起卽頭眩。葵子茯苓散主之。

此胎壓衞氣不利致水也。五六月。胎壅脾胃之氣不運。七八月。手太陰氣逆。九十月。膀胱三焦氣鬱。皆可致水。此因三焦氣鬱。決瀆無權。聚水泛溢。故爲水氣身重。小便不利。然三焦氣鬱於內。而不達於外。皮毛失護。則灑淅惡寒。胎居於下。火逆於上。木火通氣。而起動身軀。則擾動火氣上搖。則頭眩。然不畏其水。但畏小便不利。雖非陽虛致水。亦當開鬱瀉水爲主。故以葵子滑利諸竅。使通三焦之氣。茯苓滲水下行。而宣膀胱之鬱。俾下焦通則上焦氣轉。小便利而腫自

退。但葵子滑胎而不忌者。乃有病則病當之。功在利水宣壅。而不滑胎矣。

葵子茯苓散

葵　子一觔　茯　苓三兩

右二味。杵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則愈。

婦人妊娠。宜常服當歸散主之。

此上中氣熱。妊娠常服之方也。脾胃乃爲營衞之源。胎必賴之以爲總䕃。肝爲藏血之室。衝任督脉以滋。故妊娠全欲肝脾氣和。則子宮受䕃而無胎動之虞。所以芎歸專養肝血。能疏肝氣而不壅。白朮補脾燥濕。芍藥收陰。而平賊土之木。以黃芩能清木火而涼胎氣。不致氣壅血滯。則胎無疾苦而易產。然氣血平調之方。故宜常服。所以產後百病悉主之。

當歸散

當　歸　黃　芩　芍　藥　芎　藭各一觔

白　朮半觔

右五味。杵爲散。酒服方寸匕。日再服。妊娠常服。卽易產胎無疾苦。產後百病悉

主之。

妊娠養胎。白朮散主之。

此偏下焦陰火上逆之方也。脾胃乃生營衞而養廕胎元。爲鎮攝之主。故用白朮培脾養胃。芎藭疏利肝氣。俾肝氣利。則脾氣和而血長胎安。然又賴腎水壯而收攝陰火。不致上逆。則胎無患。故取椒性純陽。能達逆上之火而歸其根。但椒能導火下行。不能養陰攝火。故以牡蠣鹹寒純陰之品。補水而攝之。則胎長無虞。若脾氣不和腹痛者。加芍藥以疏土中之木。心氣毒痛。乃肝氣淫鬱於心。當倍芎藭以疏肝氣。心煩吐痛。不能食飲者。不獨肝氣抑鬱。且有客寒上逆。心火不寧。故加細辛驅寒。半夏止逆。以醋湯和血而安其下。復不解者。知非客寒。乃心液不足而煩。用小麥汁養心液而安其上。已後渴者。用大麥汁以和其胃。此藥性平和。所以養胎常服。此不用血藥滋陰制火。是非病偏陰陽。乃胎居其下。而陰火上逆。故但調其氣。則血自和也。

白朮散

白朮　芎藭　牡蠣　蜀椒三分去汗

右四味。杵爲散。酒服一錢七。日三夜一。但苦腹痛。加芍藥。心下毒痛。倍加芎藭。心煩吐痛。不能食飲。加細辛一兩。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後。更以醋漿水服之。若嘔。以醋漿水服之復不解者。小麥汁服之。已後渴者。大麥粥服之。病雖愈。服之勿置。

婦人傷胎。懷身腹滿。不得小便。從腰已下重。如有水氣狀。懷身七月。太陰當養不養。此心氣實。當刺瀉勞宮及關元。小便微利則愈。

此肺經廕胎致虛。所不勝來尅也。姙娠七月。太陰肺氣養胎。但有廕胎之氣。而無生水之暇。水虧包絡火旺。刑於肺金。太陰受傷。故爲傷胎。卽傷廕胎之謂也。懷身腹滿。因肺金受傷。氣鬱不得下輸膀胱。故不得小便。而腰已下重。乃肺氣壅逆。非水泛皮膚。故謂如有水氣狀。蓋七月太陰受制。不能廕胎。爲當養不養。當責心氣之實。刺瀉手心勞宮穴而瀉心火。及刺關元穴。宣通腎與膀胱之氣。使膀胱氣通。則三焦氣利。心腎相交。水火旣濟。不刑於金而通調。小便微利則愈。

論曰。胎孕一門。責在自慎起居。調七情。節飲食。不妄作勞。則氣血陰陽和而無

疾。設縱違諸禁。以致氣血乖離。陰陽偏勝。諸病集至。乃爲自傷臟腑氣血所致。非關胎氣爲病。或因胎處胞中。氣血不足。陰陽偏勝。以致下部感受六淫爲病、或胎肥壅塞臟腑。氣血不宣。又有每月廕胎之氣不暇。或惡阻、胎動、胎漏、子煩、子淋、子癇、子腫、子懸、子瘖、半產等證。乃爲胎氣所致之病。當察廕胎本經之虛實寒熱。而用升降補瀉保之。庶不悖金匱闡發之理。因晉唐歷代諸書。男女同病。一統混收。而爲胎前之病。不合金匱之義。故復表出。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二十二

婦人產後

問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痙。二者病鬱冒。三者大便難。何謂也。師曰。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病痙。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

此產後氣血虛而受邪致病也。新產有血虛氣虛有氣血兩虛。虛而招邪。則有三病。蓋三病爲綱。非只此三病也。因血虛氣熱。熱開腠理。則多汗出。而汗多則筋燥。故喜中風。風中則變痙矣。若亡血。則內火上逆。復外感寒。寒邪鬱住內火。謂寒多故令鬱冒。蓋此二條。因虛受邪而病。末節乃指產後氣血虛。不因受邪便難也。凡大腸主津。小腸主液。然津液乃屬於陽。因氣虛則津液虛。津液虛而血亦虛。則胃閒不潤。腸亦燥。故大便難。此提產後虛而感受風寒。與大便難無

邪三法。爲諸病之大綱也。

產婦鬱冒。其脈微弱。嘔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所以產婦喜汗出者。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汗出。陰陽乃復。大便堅。嘔不能食。小柴胡湯主之。方見嘔

此亡血。外寒鬱住內火上逆而致冒也。中氣不足。故脈微弱。木火盛而鬱遏脾胃之氣不運。所以嘔不能食。然氣血虛。則津液亦亡。故胃燥而大便堅。血虛則陽火上厥。故頭汗出。以血虛而陽氣上逆。故厥。外挾寒邪。矇昧於上。則爲鬱冒。但冒家欲解。必然大汗出。則內外之邪得散。又謂血虛下厥。孤陽上出而頭汗出。因頭汗出而損其陽。以陽損則陰長。曰陰陽乃復。第血氣津液內燥。則大便堅。木火乘胃。故嘔不能食。治當小柴胡湯和解表裏。使表裏氣和。脾胃之氣得轉。則鬱冒自愈。

病解能食。七八日更發熱者。此爲胃實。大承氣湯主之。

此卽大便堅。嘔不能食。用小柴胡湯。而病解能食也。病解者。謂鬱冒已解。能食者。乃餘邪隱伏胃中。風熱熾盛而消穀。但食入於胃。助起餘邪復盛。所以七八

日而更發熱。故爲胃實。是當蕩滌胃邪爲主。故用大承氣峻攻胃中堅壘。俾無形之邪相隨有形之滯。一掃盡出。則病如失。仲景本意發明產後氣血雖虛。然有實證。卽當治實。不可顧慮其虛。反致病劇也。

產後腹中疞痛。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并治腹中寒疝。虛勞不足。方見寒疝

此氣血兩虛而腹痛也。疞痛者。綿綿而痛。是屬虛也。產後氣血兩虛。或有微寒阻滯氣血。所以腹中疞痛。非如血瘀刺痛之比。故以當歸養血而行血滯。生薑溫散客寒而行氣滯。以羊肉味厚氣溫。補氣而生血。正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俾氣血得溫。則邪自散而痛自止矣。此但溫補宣行。所以並治寒疝虛勞不足。

產婦腹痛。煩滿不得臥。枳實芍藥散主之。

此氣滯腹痛也。產後中氣必虛。虛則氣滯而食亦滯。故腹痛煩滿不得臥。勿疑產後定屬瘀血而痛也。故以枳實破氣行滯。芍藥收陰而和脾養血。因產後血虛。所以用之。此劑行氣和血。故主癰膿。以麥粥下之。乃和肝氣而養心脾也。

枳實芍藥散

枳　實燒令黑勿太過　芍　藥等分

右二味。杵爲散。服方寸匕。日三服。並主癰膿。以麥粥下之。

師曰。產婦腹痛。法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者。此爲腹中有瘀血着臍下。宜下瘀血湯主之。亦主經水不利。

此與上條互相發明也。前因氣食阻滯腹痛。以枳實芍藥散行食下氣。收陰歛正。乃至當不易之治矣。然施之而不愈。要知非因氣分阻食之痛。當責瘀血着在臍下而痛也。故用大黃、桃仁、䗪蟲。入血攻瘀。俾瘀去則痛自止。蓋仲景意欲明產後腹痛。亦有氣分食滯。不可概攻瘀血之訓耳。

下瘀血湯

大　黃三兩　桃　仁二十枚　䗪　蟲二十枚去足

右三味。末之。煉蜜和爲丸。以酒一升。煑取八合。頓服之。新血下如豚肝。

產後七八日。無太陽證。少腹堅痛。此惡露不盡。不大便。煩躁發熱。切脈微實。再倍發熱。日晡時煩躁者。不食。食則譫語。至夜卽愈。宜大承氣湯主之。熱在裏。結在膀胱也。

此亡津液胃燥。邪壅而致血瘀也。七八日。無太陽證。是無太陽陽明表證。少腹堅痛。乃因陽明邪鬱而致惡露不盡也。但亡津液胃燥。邪熱入於胃腑。以挾宿食不行。故不大便。胃熱上衝。則胃躁發熱矣。然產後氣血兩虛。脈當微弱。此切微脈。而再倍發熱。明是外邪傳入陽明。氣壅食滯內熱之證。所以日晡時煩躁不食。食則助其邪熱而發譫語。設因惡露不盡之瘀血爲病。卽當夜間發熱。此夜反愈。知非瘀血血虛之故。不必拘疑產後瘀血。而施常法。當除胃中燥熱食滯爲務。然雖有瘀血。使熱食去而瘀血自行。故宜大承氣。而不用破瘀血藥也。蓋膀胱爲津液之腑。但胃熱則津液枯燥。氣鬱化熱。謂熱在裏。熱鬱不行則血瘀。故爲結在膀胱。此示產後亦有邪熱氣壅而致胞宮血瘀。則當治其胃中邪熱。不可專攻瘀血爲訓也。

產後中風。續續數十日不解。頭微疼惡寒。時時有熱。心下悶。乾嘔汗出。雖久。陽明證續在耳。可與陽明湯。卽桂枝湯加黃芩

上下三條乃產後感冒證也。世謂產後氣血兩虛。不論外感內傷。皆以補虛爲主。而仲景拈傷寒中之風傷衛發熱。仍以表裏陰陽去邪爲訓。故云產後中風。

續續數十日不解。頭微疼。惡寒。時時有熱。汗出。乃太陽風傷衞。表證未解。但心下悶。乾嘔。是外邪入於胸膈之裏。太陽表裏有邪。謂之陽旦證。故以桂枝湯加黃芩而爲陽旦湯。然風邪在表。所以桂枝湯解肌。邪入胸膈之間。當以清凉解其內熱。故加黃芩。正謂不犯其虛。是益其餘。不補正而正自補。不驅邪而邪自散。斯爲產後感冒入神之妙方也。奈後人不察其理。反謂芍藥酸寒。能伐生生之氣。桂心辛熱。恐傷其血。棄之不用。以致病劇不解。只因未窺仲景門墻耳。故千金方以此湯加飴糖當歸。爲當歸建中湯。治產後諸虛。或外感病。深得仲景之意。余嘗以此湯加減出入。而治產後諸病。屢獲神効。故表出之。

產後中風發熱。面正赤。喘而頭痛。竹葉湯主之。

前謂太陽表邪未解。此兼陽明證也。發熱頭痛。乃風傷太陽表證。兼傳陽明。熱邪上逆。所以面正赤而喘。然治之不離桂枝湯。調和營衞。芍藥酸收。則當去之。但產後氣血兩虛。若不用參附固攝陰陽之正。何敢以葛根防桔升發太陽陽明風熱之邪從表而出。以竹葉專清風邪。通於肝膽。乘胃之熱。蓋產後最易變爲柔痙。故發熱頭痛。雖屬太陽經證。恐隱痙病之機。所以方後云。頸項強。加大

附子一枚。以正陽燥濕祛風耳。徐註言其真陽上浮。大謬。然真陽既浮。何得反以溫覆取汗。復散其陽之理哉。嘔乃胃虛生痰。故加半夏。

竹葉湯

竹葉一把　葛根三兩　防風　桔梗

桂枝　人參　甘草各一兩　附子一枚炮

大棗十五枚　生薑五兩

右十味。以水一斗。煑取二升半。分溫三服。溫覆使汗出。頸項強。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入前藥。揚去沫。嘔者加半夏半升洗。

婦人乳當有閉字中虛。煩亂嘔逆。安中益氣。竹皮大丸主之。

此卽前條陽明證變。而方亦變也。婦人乳者。謂婦人乳閉而不通也。產後受邪。中氣虛而風邪傳入於胃。邪正抑鬱。故乳閉而不通。風必挾木上衝於心。所以煩亂。乘胃則嘔逆也。故以竹茹、甘草、石膏、甘涼和解風邪乘胃之熱。桂枝和營衞而驅風。白微甘寒。能驅血海之風。使從外出。俾邪去。則煩亂嘔逆止而胃氣宣行。乳閉亦通。正不補而自補。故爲安中益氣。有熱者。乃陰分熱盛。浮於肌表。

當倍白薇。昔賢謂其能去浮熱。喘加栢實。清心寧肺。而制風木之盛也。

竹皮大丸

生竹茹　石　膏各二分　桂　枝　白　薇各一分

甘　草七分

右五味末之。棗肉和丸。彈子大。以飲服一丸。日三夜二服。有熱倍白薇。喘加栢實一分。

產後下利虛極。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

此血虛風襲下利。卽痢疾也。產後血虛火盛。風乘腸胃。濕熱相蒸。津液化而爲膿。故下利虛極。然雖虛極。是非兜濇能止。當清風熱。則利自止。故以白頭翁、黃連、秦皮、蘗皮、味皆苦寒。能清風邪而除腸胃濕熱。甘草和中。阿膠養陰血而驅血海之風。俾邪去卽是補虛。而利自止。蓋仲景示產後雖有氣血虛而感受風寒內病。則當驅邪之中。兼用補虛而退病也。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

白頭翁　甘　草　阿　膠各二兩　秦　皮

黃連　蘗皮各三

右六味。以水七升。煑取二升半。內膠令消盡。分溫三服。

附効方

千金三物黃芩湯　治婦人在草蓐。自發露得風。四肢苦煩熱頭痛者。與小柴胡湯。頭不痛但煩者。此湯主之。

黃芩一兩　苦參二兩　乾地黃四兩

右三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溫服一升。多吐。下蟲。此分上下受邪而治也。草蓐。卽生產坐草也。產後血氣未復。或蓋覆不周。爲自發露得風。蓋四肢屬土。風邪屬木。風乘脾胃。淫於四末。故四肢苦煩熱。但當辨其上下受邪分治。則如鼓應桴。然邪從上受。必入陽經。勢必頭痛。當與小柴胡湯。和解表裏。風木之邪。由風氣通於肝故也。若胞門氣血虛。而風從陰戶侵入血海。風化爲熱。上衝心脾。故四肢苦煩熱。而頭不痛。所以地黃補其陰血。風與濕蒸。氣血化而爲蟲。以苦參燥濕而殺蟲。又去伏風。以黃芩能清風化之熱。服之多吐者。乃逆上之標。風從上出。下蟲者。胞門濕盛。卽從下出矣。

千金內補當歸建中湯　治婦人產後。虛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氣。或苦少腹中急摩。痛引腰背。不能食飲。產後一月。日得服四五劑爲善。令人強壯。

產後體雖無病。血海必虛。若中氣充盛。氣血雖虛。易能恢復。或後天不能生血充於血海。則見虛羸不足。但血海虛而經絡之虛。是不待言。因氣血不利而瘀。則腹中刺痛不止。衝任督帶內虛。則少腹中急摩。痛引腰背。脾胃氣虛。則吸吸少氣。不能食飲。故用桂枝湯。調和營衞。加當歸。欲補血之功居多。若大虛加膠飴。峻補脾胃。而生氣血。若去血過多。崩傷內衄。乃血海真陰大虧。故加地黃、阿膠以培之。方後云無生薑。以乾薑代之。乃溫補之中。兼引血藥入血分生血。其義更妙。

當　歸四兩　芍　藥六兩　生　薑　桂　枝各三兩

甘　草二兩　大　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分溫三服。一日令盡。若大虛。加飴糖六兩。湯成內之。於火上煖。令飴消。若去血過多。崩傷內衄不止。加地黃六兩。阿膠二兩。合八味。湯成內阿膠。若無當歸。以芎藭代之。若無生薑。以乾薑代之。

論曰。新產之婦。十人九虛。皆由懷胎十月。氣血半蔭其兒。加之產下去其惡露。子宮空虛。或身表經絡受邪。或從陰戶入於胞宮。則病狀千變。然虛中嘗帶實證。而實中嘗有藏虛。所以仲景拈傷寒論風傷衞表裏內外合邪之證。而示攻補兼施之治。不以純虛而爲常法。因胞宮受病。治具婦人雜證。故不多贅。蓋產後雖有氣血兩虛。然不畏其虛。但畏其實。畏受風而不畏受寒。寒則溫補而去之則易。風則虛中挾邪。驅之而最難。所以仲景不以寒邪立論。深有意焉。

沈註

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二十三

雜療方

以下二卷。有方無論。不敢妄釋。留俟博學君子。

退五臟虛熱四時加減柴胡飲子方

柴胡 白朮各八分 大腹檳榔四枚并皮不用 陳皮

生薑各五分 桔梗七分

以上冬三月。柴胡稍多。

柴胡 陳皮 大腹檳榔 生薑

桔梗 枳實

以上春三月。比冬減白朮。加枳實。

柴　胡　白　朮　陳　皮　大腹檳榔
生　薑　桔　梗　枳　實　甘　草

以上夏三月。比春多甘草。仍用白朮。

柴　胡　白　朮　大腹檳榔　陳　皮
生　薑　桔　梗

以上秋三月。與冬同。惟陳皮稍多。

右各㕮咀。分爲三貼。一貼以水三升。煑取二升。分溫三服。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如四體壅。添甘草少許。每貼分作三小貼。以水一升。煑取七合。溫服。再合滓爲一服重煑。都成四服。

長服訶黎勒丸方

訶黎勒　陳　皮　厚　朴各三兩

右三味。末之。煉蜜丸如梧子大。酒飲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

三物備急丸方

大　黃　巴　豆去皮心熬外研如泥乾　薑各一兩

右藥各須精新。先擣大黃乾薑爲末。研巴豆。內中合治一千杵用爲散。蜜和丸亦佳。密器貯之。莫令歇氣。主心腹諸卒暴百病。若中惡客忤。心腹脹滿。卒痛如錐刺。氣急口噤。停尸卒死者。以煖水苦酒服大豆許三四丸。或不可下。捧頭起灌。令下咽。須臾當差。如未差。更與三丸。當腹中鳴卽吐下便差。若口噤。亦須折齒灌之。

治傷寒愈不復紫石寒食散方

紫石英　白石英　赤石脂　鍾乳煆

括蔞根　防風　桔梗　文蛤

鬼臼　太乙餘糧各十分燒　乾薑　附子炮

桂枝各四分

右杵爲散。酒服方寸七。

救卒死方

薤擣汁灌鼻中。　雄雞冠割取血。管吹內鼻中。　猪脂如雞子大。苦酒一升煑沸灌喉中。　雞肝及血。塗面上。以灰圍四旁立起。　大豆二七粒。以雞子

白井酒和。盡以吞之。

救卒死而壯熱者方

礬石半斤。以水一斗半煮消。以漬脚。令沒踝。

救卒死而目閉者方

騎牛臨面搗薤汁。灌耳中。吹皂角末鼻中。立効。

救卒死而張口反折者方

灸手足兩爪後十四壯。飲以五毒諸膏散。有巴豆者

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方

馬屎一斗。水三斗。煮取二斗。以洗之。又取牛洞稀糞也一升。溫酒灌口中。灸心下一寸。臍上三寸。臍下四寸。各一百壯差。

救小兒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

狗屎一丸絞取汁。以灌之。無濕者。水煮乾。取汁。

救尸蹶方

尸蹶脈動而無氣。氣閉不通。故靜而治方。

又方

草蒲屑。內鼻孔中吹之。令人以桂屑着舌下。

又方

剔取左角髮方寸燒末。酒和灌令入喉。立起。

救卒死客忤死還魂湯主之方

麻黃三兩　杏仁去皮尖七十粒　甘草炙一兩

右三味。以水八升。煑取三升。去滓。分令咽之。通治諸感忤。

又方

韭根一把　烏梅二七個　吳茱萸半升炒

右三味。以水一斗煑之。以病人櫛內中。三沸。櫛浮者生。沉者死。取三升。去滓分飲之。

救自縊死方

救自縊死。旦至暮。雖已冷。必可治。暮至旦。小難也。恐此當言忿氣盛故也。然夏時夜短於晝。又熱。猶應可治。又云。心下若微溫者。一日以上。猶可治之方。

徐徐抱解。不得截繩。上下安被臥之。一人以脚踏其兩肩。手少挽其髮。當絃

絃勿縱之。一人以手按據胸上數動之。一人摩捋臂脛屈伸之。若已僵。但漸漸強屈之。並按其腹。如此一炊頃氣從口出。呼吸眼開。而猶引按莫置亦勿苦勞之須臾可少與桂湯及粥清含與之。令濡喉。漸漸能嚥吸稍止。若向令兩人以管吹其兩耳深好。此法最善。無不活者。

救中暍死方

凡中暍死。不可使得冷。得冷便死療之方

屈草帶繞暍人臍。使三兩人溺其中。令溫亦可。用熱泥和屈草亦可扣瓦碗底按及車缸。以著暍人臍。令溺須得流去。此謂道路窮卒無湯。當令溺其中。欲使多人溺取令溫若湯便可與之。不可泥及車缸。恐此物冷暍既在夏月。得熱泥土煖車缸亦可用也。

救溺死方

取竈中灰兩石餘。以埋人從頭至足。水出七孔。卽活。

治馬墜及一切筋骨損方

大黃一兩候湯成下　敗蒲一握三寸卽蒲席也　桃仁四十九個去皮尖熬　緋帛如手大燒灰

亂髮（如雞子大燒灰）甘草（如中指節炙剉）久用炊單布（一尺燒灰）

右七味。以童子小便。量多少煎湯成。內酒一大盞。次下大黃。去滓。分溫三服。先剉敗蒲薦半領。煎湯浴。衣被蓋覆。須臾通利數行。痛楚立差。利及浴水赤。勿怪。即瘀血也。

張仲景金匱要略

清　檇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卷二十四

禽獸魚蟲果食菜穀禁忌

凡飲食滋味。以養於生。食之有妨。反能有害。自非服藥煉液。焉能不飲食乎。切見時人。不閑調攝。疾疢競起。若莫恐是不因食而生。茍全其生。須知切忌者矣。所食之味。有與病相宜。有與身爲害。若得宜則益體。害則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難療。凡煑藥飲汁。以解毒者。雖云救急。不可熱飲。諸毒病得熱更甚。宜冷飲之。

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腎。四季不食脾。辨曰。春不食肝者。爲肝氣王。脾氣敗。若食肝。則又補肝。脾氣敗。尤甚不可救。又肝王之時。不可以死氣入肝。恐復魂也。若非王時卽虛。以肝補之佳。餘臟准此。

凡肝臟自不可輕啖。自死者彌甚。凡心皆爲神識所舍。勿食之。使人來生。復其對報矣。凡肉及肝。落地不着塵土者。不可食之。猪肉落水浮者。不可食。猪肉及魚若狗不食。鳥不啄者。不可食。猪肉不乾。火炙不動。見水自動者。不可食之。肉中有如朱點者。不可食之。六畜肉。熱血不斷者。不可食之。父母及身本命肉。食之令人神魂不安。食肥肉及熱羹。不得飲冷水。諸五臟及魚。投地塵土不污者。不可食之。穢飯餒肉臭魚。食之皆傷人。自死肉口閉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及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獸自死。北首。及伏地者。食之殺人。食生肉。飽飲乳。變成白蟲。一作血蟲 疫死牛肉食之。令病洞下。亦致堅積。宜利藥下之。脯藏米甕中。有毒。及經夏食之。發腎病。

治自死六畜肉中毒方

黃蘗屑。擣服方寸七。

治食鬱肉漏脯中毒方 鬱肉密器蓋之隔宿者是也 漏脯茅屋漏下沾着者是也

燒犬屎。酒服方寸七。每服人乳汁。亦良。飲生韭汁三升。亦得。

治黍米中藏乾脯食之中毒方

大豆濃煑汁。飲數升卽解。亦治狸肉、漏脯等毒。

治食生肉中毒方

掘地深三尺。取其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煑數沸。澄清汁。飲一升。卽愈。

治食六畜鳥獸肝中毒方

水浸豆豉。絞取汁。服數升愈。

馬脚無夜眼者。不可食之。食酸馬肉。不飲酒。則殺人。酸當作駿出秦穆公岐下野人傳蓋馬肉無不酸者馬肉不可熱食。傷人心。馬鞍下肉。食之殺人。白馬黑頭者。不可食之。白馬青蹄者。不可食之。馬肉。㹠肉共食飽醉臥大忌。驢馬肉。合猪肉食之。成霍亂。馬肝及毛。不可妄食。中毒害人。

治馬肝中毒未死方

雄鼠糞二七粒。末之。水和服。日再服。

又方

人垢取方寸匕。服之佳。

治食馬肉中毒欲死方

香　豉二兩　杏　仁三兩

右二味。蒸一食頃。熟杵之服。日再服。

又方

煑蘆根。飲之良。

疫死牛。或目赤。或黃。食之大忌。牛肉共猪肉食之。必作寸白蟲。青牛腸。不可合犬肉食之。　牛肺從三月至五月。其中有蟲。如馬尾。割去勿食。食則損人。　牛羊猪肉。皆不得以楮木桑木蒸炙食之。令人腹內生蟲。　噉蛇牛肉殺人。何以知之。噉蛇者。毛髮向後順者是。

治噉蛇牛肉食之欲死方

飲乳汁一升。立愈。

又方

以泔洗頭。飲一升愈　牛肚細切。以水一斗。煑取一升。煖飲之。大汗出愈。

治食牛肉中毒方

甘草煑汁。飲之卽解。

羊肉其有宿熱者。不可食。　羊肉。不可共生魚酪。食之害人。　羊蹄甲中。有珠子白者。名懸筋。食之令人癲。　白羊黑頭。食其腦作腸癰。　羊肝共生椒食之。破人五臟。　猪肉共羊肝和食之。令心悶。

猪肉以生胡荽同食。爛人臍。　猪脂不可合梅子食之。　猪肉和葵食之少氣。

鹿肉不可和蒲白作羹。食之發惡瘡。　麋脂。及梅李子。若妊婦食之令子青盲男子傷精。　麞肉不可合蝦及生菜梅李果食之。皆病人。　痼疾人不可食熊肉令終身不愈。　白犬自死。不出舌者。食之害人。　食狗鼠餘。令人發瘻瘡。

治食犬肉不消方

食犬肉不消。心下堅。或腹脹口乾。大渴心急。發熱妄語如狂。洞下方。

杏仁一升合皮熱研用

以沸湯三升。和取汁。分三服。利下肉片。大驗。

婦人妊娠。不可食兎肉、山羊肉、及鱉、鷄、鴨。令子無聲音。　兎肉不可合白鷄肉食之。令人面發黃。　兎肉著乾薑食之。成霍亂。　凡鳥自死。口不閉。翅不合者。不可食之。　諸禽肉。肝青者。食之殺人。　鷄有六翮四距者。不可食之。　烏鷄白首者。

不可食之。　鷄不可共胡蒜食之滯氣。一云鷄子　山鷄不可合鳥獸肉食之。　雉肉久食之令人瘦。　鷄卵不可合鼈肉食之。　婦人妊娠。食雀肉。令子淫亂無恥。　雀肉不可合李子食之。　燕肉勿食入水爲蛟龍所吞。

鳥獸有中毒箭死者其肉有毒解之方

大豆煑汁。及鹽汁服之解。

魚頭正白如連珠。至脊上。食之殺人。　魚頭中無腮者。不可食之。殺人。　魚無腸膽者。不可食之。三年陰不起。女子絕生。　魚頭似有角者。不可食之。　魚目合者。不可食之。　六甲日。勿食鱗甲之物。　魚不可合鷄肉食之。　魚不得合鸕鷀肉食之。　鯉魚鮓。不可合小豆藿食之。其子不可合猪肝食之。害人。　鯉魚不可合犬肉食之。　鯽魚不可合猴雉肉食之。一云不可合猪肝食。　鯷魚。不可合鹿肉食之。令人筋甲縮。　青魚鮓。不可合胡荽及生葵。並麥中食之。　鰌鱔不可合白犬血食之。　龜肉不可合酒果子食之。　鼈目凹陷者。及厭下有王字形者。不可食之。　其肉不得合鷄鴨子食之。　龜鼈肉。不可合莧菜食之。　蝦無鬚。及腹下通黑。煑之反白者。不可食之。　食膾飲乳酪。令人腹中生蟲。爲瘕。

食鱠不化方

鱠食之在心胸中不化吐復不出速下除之久成瘕病治之方。

橘　皮一兩　大　黄二兩　朴　硝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大升。煮至小升。頓服即消。

食鱠多不消結爲癥病治之方

馬鞭草

右一味。擣汁飲之。或以薑葉汁。飲之一升。即消。又可服吐藥吐之。

食魚後食毒兩種煩亂治之方

橘　皮

濃煮汁服之。即解。

食鯸鮧魚中毒方

蘆　根

煑汁服之。即解。

蟹目相向。足斑目赤者。不可食之。

食蟹中毒治之方

紫蘇

煮汁飲之三升。　紫蘇搗汁飲之。亦良。

又方

冬瓜汁飲二升。食冬瓜亦可。

凡蟹未遇霜。多毒。其熟者。乃可食之。　蜘蛛落食中有毒。勿食之。　凡蜂蠅蟲蟻等集食上。食之致瘻。　果子生食生瘡。　果子落地經宿。蟲蟻食之者。人大忌食之。　生米停留多日。有損處。食之傷人。　桃子多食。令人熱。仍不得入水浴。令人病淋瀝。熱病。　杏酪不熟傷人。　梅多食。壞人齒。　李不可多食。令人臚脹。　林檎不可多食。令人百脈弱。　橘柚多食。令人口爽。不知五味。　梨不可多食。令人寒中。金瘡產婦。亦不宜食。　櫻桃杏。多食傷筋骨。　安石榴不可多食。損人腹。　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動痰飲。　生棗多食。令人熱渴。氣脹。寒熱羸瘦者。彌不可食。傷人。

食諸果治之方

猪骨燒過

右一味末之。水服方寸匕。　亦治馬肝、漏脯等毒。

木耳赤色。及仰生者勿食。　菌仰卷。及赤色者不可食。

食諸菌中毒悶亂欲死治之方

人糞汁飲一升。　土漿飲二升。　大豆煮汁飲之。服諸吐利藥並此。

解食牲菌而哭不失。治之以前方。

誤食野芋煩毒欲死。治之以前方。其野芋根山東人名魁芋人種芋三年不收亦成野芋並殺人

蜀椒閉口者有毒。誤食之戟人咽喉。氣病欲絕。或吐下白沫身體痺冷。急治之方。

肉桂煎汁飲之。　多飲冷水一二升。　或食蒜。

飲地漿。　或濃煮豉汁飲之。並解。

正月勿食生葱。令人面生遊風。　二月勿食蓼。傷人腎。　三月勿食小蒜。傷人志性。　四月八月。勿食胡荽。傷人神。　五月勿食韭。令人乏氣力。　五月五日。勿食一切生菜。發百病。　六月七月。勿食茱萸。傷神氣。　八月九月。勿食薑。傷人神。　十月勿食椒。損人心。傷心脈。　十一月十二月。勿食薤。令人多涕唾。　四季勿食

生葵。令人飲食不化。發百病。非但食中。藥中皆不可用。深宜慎之。　時病差。未健。食生菜。手足必腫。　夜食生菜。不利人。　十月勿食被霜生菜。令人面無光。目澁心痛。腰疼。或發心瘧。　瘧發時。手足十指爪皆青。困委。　葱韭初生芽者。食之傷人心氣。　飲白酒。食生韭。令人病增。　生葱不可共蜜食之。殺人。獨顆蒜彌忌。棗合生葱食之。令人病。　生葱和雄鷄雉白犬肉食之。令人七竅經年流血。　食糖蜜後。四日內食生葱韭。令人心痛。　夜食諸薑蒜葱等。傷人心。　蕪青根。多食。令人氣脹。　薤不可共牛肉作羹。食之成瘕病。韭亦然。　蓴多食。動痔疾。　野苣不可同蜜食之。作內痔。　白苣不可共酪同食。作䘌蟲。　黃瓜食之。發熱病。　葵心不可食。傷人。葉尤冷。黃背紫莖者勿食之。　胡荽久食之。令人多忘。　病人不可食胡荽及黃花菜。　芋不可多食。動病。　妊婦食薑。令子餘指。　蓼多食。發心痛。蓼和生魚食之。令子奪氣。陰欬疼痛。　芥菜不可共兔肉食之。成惡邪病。　小蒜多食。傷人心力。

食躁或躁方

豉　濃煑汁飲之。

誤食鉤吻方

鉤吻與芹菜相似。誤食之。殺人解之方

薺苨八兩

右一味。水六升。煑取二升。分溫服二升。其莖有毛以此別之鉤吻生地旁無他草

誤入水莨菪方

菜中有水莨菪。葉圓而光。有毒。誤食之。令人狂亂如中風。或吐血。治之方。

甘草一味

甘草煮汁服之卽解。

治蛟龍病方

春秋二時龍帶精入芹菜中。人偶食之爲病。發時手背腹滿。痛不可忍。名蛟龍病。

硬糖二三升

右一味。日兩度服。吐出如蜥蜴三五枚瘥。

食苦瓠中毒治之方

梨穰煑汁。數服之解。

扁豆寒熱者。不可食之。久食小豆。令人枯燥。食大豆屑。忌啖猪肉。大麥久食。令人作癖。白黍米。不可同飴蜜食。亦不可合葵食之。蕎麥麵多食之。令人髮落。鹽多食。傷人肺。食冷物。冰人齒。食熱物。勿飲冷水。飲酒食生蒼耳。令人心痛。夏月大醉汗流。不得冷水洗着身。及使扇。卽成病。飲酒大忌灸腹背。令人腸結。醉後勿飽食。發寒熱。飲酒食猪肉。臥秫稻穰中。則發黃。食飴糖飲酒大忌 凡水及酒。照見人影動者。不可飲之。醋合酪食之。令人血瘕。食白米粥。勿食生蒼耳。成走疰。食甜粥已。食鹽卽吐。犀角筋攪飲食沫出。及澆地墳起者。食之殺人。

治飲食中毒煩滿方

苦參三兩 苦酒一升半

右二味。煑三沸。三上三下。服之吐食出卽差。或以水煑亦得。又犀角湯亦佳。

治貪食食多不消心腹堅滿痛治之方

鹽一升 水二升

右二味。煑令鹽消。分三服。當吐食出。便差。

礬石生入腹。破人心肝。亦禁水。商陸以水服殺人。葶藶子。傅頭瘡。藥成恐是氣字入腦殺人。水銀入人耳。及六畜等。皆死。以金銀着耳邊。水銀則吐。吐疑是出苦練無子者殺人。

凡諸毒多是假毒以損元。知時。宜煑甘草薺苨汁飲之。通治諸毒藥。

沈註張仲景金匱要略終